

武侠世界
第36年
24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雲劍飛先生撰著的另一個追捕故事「弄假成眞」。省民政廳廳長李伯禧之千金李秀馨下嫁富商之子張家顯，其父張宗昌在軍政商界長袖善舞，與李伯禧結成姻親，可謂門當戶對，因此一雙小兒女結婚之盛況堪稱空前，然而洞房花燭夜新郎居然離奇失踪了……省偵緝隊隊長任志新奉命偵查，幸得蕭原協助，幾經波折，才查明眞相。熟悉追捕手蕭原故事的讀友，請看蕭原如何又一次偵破了破天荒奇案，欲知勒索案「自己綁架自己」却弄假成眞內容，請閱本故事。

*　　*　　*

本期選刊中篇新故事「劍王傳奇」、「虎嘯來如風」，故事引人入勝，橋段新穎，文筆流暢凝練，獻給敬愛的讀友欣賞，請繼續捧場。

東門白先生所著的長篇故事「虎視天下」在本期刊完，請欣賞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大小說乃蕭玉峯先生撰著的「無名英雄」，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10.4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4期

（總號183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弄假成眞

洞房花燭　新郎失踪

省城巨富張宗昌的公子小登料之喜，自不免成爲哄動省城的一件大事，成爲人們茶餘飯後談話的話題。

據說，張宗昌的生意遍及省城內外，家財百萬，單就在當時號稱全國第一大都會的上海，亦有不少生意，乃是軍政商界中有數的聞人。

據說，省城軍政兩界中有數的幾個「猛人」，跟張宗昌頗有交情，因此之故，他不但在商界吃得開，在軍政兩界亦頗吃得開。

張家在省城稱得上家世顯赫。

張家公子張家顯大婚之日，據說不但省裏軍政商三界的頭面全都到賀，就連中央政府剛派到省城的特派專員亦來到賀，如此場面豈是常有，誰不想湊湊熱鬧，見識見識，因此，在張家顯迎親拜堂之日，大清早便有數十人圍聚在張家大宅門前，一睹那些到賀的頭面人物的風采，開開眼界。

張家那位快過門的媳婦亦不是等閒人家，俗語有云：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張家那位媳婦的父親乃是省府一位大官——民政廳長李伯禧，也是省府主席跟前的親信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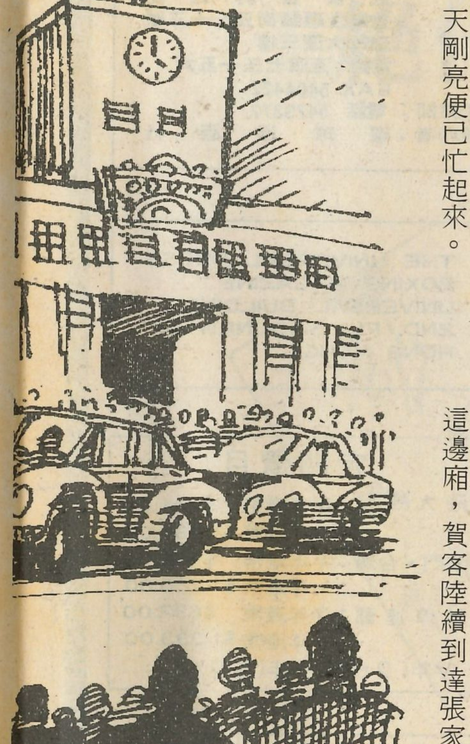
張家那位快過門的媳婦名叫李秀馨。不但容貌姣好，還是東洋留學回來的，說得上才貌兼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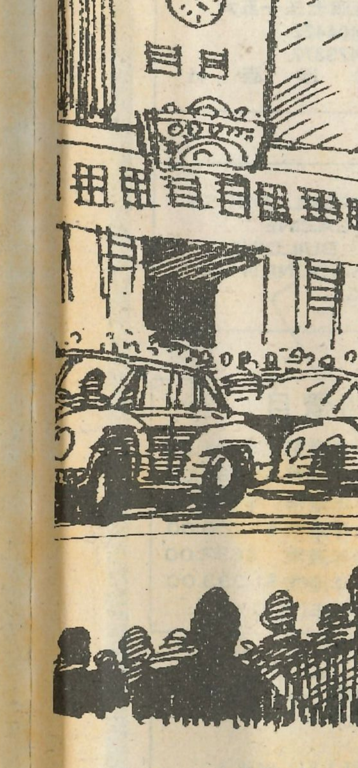
張家顯也不賴，亦曾留學法蘭西，而且一表人材，跟李秀馨可謂珠聯璧合。

* * *

九月初六，乃是嫁娶吉日，亦是張家迎娶媳婦過門的大喜之日。

這一日，張家大宅喜氣洋洋，張燈掛彩，天剛亮便已忙起來。





來看熱鬧的人比趕廟會，看戲的人還多，大清早便聚集了數十人，越近晌午，來看熱鬧的人越多，少說也有數百人，將張家大門前那一帶的地方站了個水洩不通，要不是張家的人吆喝着硬是弄開一個「缺口」，到張家祝賀的客人根本無法進入張家。

迎娶的時候已到，張家不用花轎迎娶新媳婦過門，出動一輛洋汽車迎親。

據說，用洋車迎親，在省城還是第一次，張家可說開風氣之先。

來看熱鬧的人開了眼界。

迎親的洋車一共有三輛，全都簪花掛紅，打扮得像花轎一樣，不同的是花轎要人抬，洋車自己會走。

那可是罕見的新鮮車兒，很快便傳了開去，在迎親車隊所經之處的路上，兩旁都站滿了看新鮮的人。

這邊廂，賀客陸續到達張家，張家大門前那塊空地上，停滿了洋車(汽車)及黃包車、轎子馬匹。從那些車轎馬匹，可以知道乘座之人的身份地位。

排場最大的要算省府主席，一共出動三輛洋車，在前後兩輛汽車的護衞下，當中那輛有主席乘座的「座駕」兩旁，各站了一個衞兵。如此威風凜凜的派頭，普通百姓可不是時常看到的。

張家這次娶媳婦，好不風光。省城的人都說，乃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風光喜事。

張家的婚宴設在省城那家最大，最有名氣的聚珍樓，筵開近百席，宴請到賀的親朋戚友、達官貴人。整座聚珍樓都給包下來，門外還有衞兵把守，確保到來飲宴的賀客來賓的安全。

蕭原亦是張家婚宴上的座上客，當張家派人送帖到他家的時候，他大出意外。他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跟張家亦沒有什麼交情，年前曾替張家尋回一些失竊古玩珍寶，並將偷竊之人捉拿歸案，如此而已，想不到張家還記得他這個人，送上請帖。

由於偵緝隊長任志新亦收到張家的喜帖，蕭原便相約任志新一起去赴宴。

張家不愧是大富人家，席上盡是珍饈美酒。蕭原平生第一次喝到洋酒，教他大開眼界。



一雙新人可說珠聯璧合。吃過幾道菜後，一雙新人在陪嫁娘及雙方家長陪同下，逐一到每一席去敬酒，贏來一陣陣讚美聲。蕭原看到一雙新人，亦打從心裏讚美——天公何其厚愛他倆。任志新亦是滿口讚美。

散席後，蕭原要扶着任志新離去，叫了一輛黃包車送他回偵緝隊部。

任志新喝醉了，不單他一個醉了，飲宴的賓客中，十個有二三個是扶醉離去。

翌日，省城的人仍在津津樂道昨天張家迎親的盛事。

誰也想不到，張家出了亂子——新郎張家顯於宴罷回家，一衆親朋鬧過新房後，無緣無故失了踪。

張家恐怕事情傳出去後，有失面子，引來蜚短流長，捂着沒有張揚開來，知道新郎失踪之事的人，只有張宗昌夫婦及新媳婦，還有至親的家人、管事張升、幾個信得過的家僕。新郎失踪，張家的人自然心焦如焚。特別是新媳婦，洞房之夜，本以爲何等旖旎溫馨，那知道卻獨守空幃，虛度良宵，心焦憂慮，原本明艷照人，變得容顏憔悴，臉頰凹了下去，暗暗流了幾回淚。

人不見了，總要找回來，張宗昌跟新媳婦想法一樣——報官。

省城偵緝隊負有緝盜捉賊，維持治安之責，找尋失踪者亦是偵緝隊職責。因此，張宗昌馬上想到偵緝隊隊長任志新，立刻派人趕去偵緝隊請任志新到張家一趟。

* * *

由於昨晚喝醉了，任志新在張家管事張升趕到偵緝隊的時候，仍然醉臥未起，當值的偵緝本不想叫醒任志新，聽張升說是十萬火急之事，加上張家的家勢，只好去叫醒任志新。

任志新昨晚喝過量了，醉臥沉沉，那個田青的偵緝叫喚了一會，更用手去搖他，才將他弄醒過來。

醒來的任志新似乎宿醉未醒，張開眼，含含糊糊地道：「什麼事……別吵着……我睡……」雙眼一闔，又欲再睡。

站在田青身旁的張升急忙大聲道：「任隊長，快醒過來啊！我家老爺有緊要事找你呀！」

任志新吃力地張開雙眼，眼珠緩慢地轉動着，停在張升臉上。「你……吵什麼？你是誰？」

張升大聲道：「我叫張升，是張家的管事，我家老爺張宗昌！」

任志新聽聞張宗昌三個字，登時像給兜頭潑了一瓢冷冰，雙眼陡睜，似乎一下子清醒過來，上身一挺，坐起身，看着張升，脫口道：「張升，哈，原來是張管事，我認出你來了，有何事幹啊？」睡意與酒意仍未清醒。

張升彎下身，將嘴巴湊到任志新的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任志新頓時腰身一挺，甩甩腦袋，屁股在床上一轉，跳下床，口裏疾聲道：「赫！當眞？」他已完全清醒過來了。

張升用力點了頭，「請任隊長新馬上隨我到張府。」

任志新一邊穿鞋，一邊抓起搭在床前一張椅子上的外衣穿上。「張管事請稍等，待我去洗個臉，跟你去見張先生。」說完，一陣風般走出房外。

來到張家，表面上一切如常，大門前一地的鞭炮紅衣仍未清掃，宅內各處仍是一片喜氣，並沒有透出任何異樣的氣氛。

張升帶着任志新直入內宅，張宗昌跟妻子及兩個兒子，還有剛過門的媳婦李秀馨幾人坐在內廳等着，看到任志新跟在張升後面走進來，紛紛站起來。「任隊長，請坐。」張宗昌向任志新拱手爲禮，便吩咐張升。「去捧杯香茶給任隊長。吩咐所有人，沒有呼喚，不准進來。」

張升答應一聲，馬上退出去，未幾，端了一杯香茗給任志新。

「任隊長請喝茶。」張宗昌雖則心焦如焚，仍不失禮數。

他妻子及兩個兒子，新媳婦全都恨不得快快跟任志新道出張家顯失踪之事，但又不敢擅自開口說話，只好乾着急。

任志新才起床便急急趕來，連水也沒有喝過一口，加上酒醉後醒來特別口渴，雖知事情緊急，也要喝口茶解解渴再說，當下客氣一句，拿起杯子，不顧失禮，一口氣喝光那杯茶，邊放下茶杯，邊開口道：「張翁，聽府上張管事說，三公子出了事……」

張夫人忍不住搶着道：「任長官，家顯昨晚無端失了踪，找遍了家宅裏外，都找不到他，急死人了。」

李秀馨雖然擔心丈夫的安危，而且心焦如焚，却沒有像一般沒見識的婦女那樣六神無主哭起來，顯得頗沉着，雖則一臉擔憂之色，畢竟是個漂過洋，有見識的大家閨秀。

張宗昌道：「任隊長，務請盡快找到小兒。咱一家人都爲小兒失踪之事焦慮不已……」

任志新道：「張翁，請將令公子失踪之事詳細道來，我必須要明瞭令公子如何失踪，才能着手找尋。」

張宗昌點點頭，轉對長子家揚道：「家揚，你說吧。」

張家揚於是將發覺三弟失踪的情由說出來：

一衆親友鬧過新房後，張家顯已有八分酒意，忽然感到便急，便對正在卸裝的新娘子說，去厠所解手，那知道一去便差不多半個時辰，新娘子在房內越等越不對勁，恐怕他在厠所醉倒，房內只有她一人，只好出房到厠所去找丈夫。

厠所在內宅的一角，新娘子來到厠所前，不敢貿然進去，站在外面呼喚了兩聲，聽不到丈夫回應，唯有硬着頭皮走入厠所內，那知道厠內空無一人，大感意外之下，她仍未想到丈夫會失踪，還以爲丈夫小解後到什麼地方去了，於是急急返回新房，那知道張家顯仍未回房，雖則心急，又不好出房到處去找，說不定丈夫去了那一個家人的房中坐坐，只好呆在房中再等，一個時辰了，張家顯仍未回房，新娘子再也按捺不住，出房到左面一個小房間喚醒已經睡了的婢女桂花，要她到老爺那裏及各處去看看，新郎在那裏呆着。

桂花在張家已經五年了，對張家各房的情形瞭如指掌，當下急急向老爺的寢居之處走去，張宗昌跟夫人還未睡——還有不少瑣碎事要料理，桂花以爲新郎在老爺那裏，那知道不在，却驚動了張宗昌夫

婦，聽聞新媳婦在找家顯，大爲訝異，洞房之夜，做新郎的怎會不在房中，冷落了新媳婦，却在外面躭着，不近情理。

夫婦兩人跟桂花逐處（兩個兒子寢居的地方）去找家顯，那知道找遍了家人寢居的地方，都找不到家顯，張宗昌仍未想到兒子失踪這方面，生氣地責駡兒子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不成體統。

長子跟二子亦想不到事態嚴重，猜測弟弟可能偷偷溜出外面去找朋友再喝酒，故意作弄新娘。

張夫人直說胡鬧，要長子家揚跟二子家盛馬上帶人去家顯幾個要好朋友那裏將人找回來。

夫婦兩人跟着到新房去看看新媳婦，替兒子說幾句好話，免得新媳婦生氣不安，及至聽聞新媳婦說家顯到厠所去小解，一去不回，便感到有點不對勁，再聽先後趕回來的家揚跟家盛說，找遍了家顯的幾個知交好友，得到的答復是，家顯沒有去找他們，並對家揚家盛深夜來找家顯一事大感奇異。

至此，張宗昌夫婦跟兩個兒子，還有新媳婦都感到事不尋常！家盛第一個想到，家顯可能失踪，並不是想像中的溜到那一個地方去了，而是指家顯發生了意外，失了踪影。

換言之，家顯的失踪，乃是人爲的。

張宗昌馬上想到綁票勒索這回事。

家揚認爲極有可能，尤其是據新娘子說，兩口子根本沒有發生口角，家顯去小解時還對新媳婦說，馬上回來。那麼，家顯怎會一去不回，在新婚洞房之夜，冷落嬌妻，開這麼大的一個玩笑！

家顯不是一個輕浮貪玩，少不更事的人。

因此，他們一致認爲，家顯的失踪，事不尋常，不排除被人擄走的可能。

可是，偌大的家宅內，半點不尋常的動靜也沒有，經過一番點算，宅內上下人等一個不少。詢問之下，亦沒有任何不對勁的情形發生。家顯失踪一事，教人感到離奇。

天剛亮，張家便派出下人趕去城裏城外的親朋戚友家裏查詢家顯的下落，得到的結果是自昨晚飲宴後，未有見過張家顯。

張家至此不得不判定張家顯失了踪。張宗昌立刻派管事張升趕去偵緝隊找任志新來商議找尋兒子之事。

聽完張家揚的叙述後，任志新仍然皺着眉頭，兩手用力搓一下，才開口道：「張翁，照家揚兄所述，令三公子的失踪，實在離奇得很。張翁，府上各人可有發覺三公子近來有異於平常的言行？」

張家各人互相看了一眼，全都搖頭。「沒有，近日家顯忙着辦婚事，雖然從早忙到晚，一樣精神奕奕，跟平日沒有兩樣。」張宗昌攤攤手。

任志新苦笑一下，「張翁，三公子失踪之事，眞教人摸不着頭腦。照說，凡事總有個原因，令公子失踪亦不例外，該有個原因才對。如今毫無頭緒之下，不知該從那裏下手追查……」

張宗昌馬上打斷任志新的話，「任隊長，無論如何，也要盡快替我找回小兒家顯，拜托拜托。」

任志新心裏很爲難，口裏說道：「張翁別客氣，此乃本人之職責。本人必定竭盡全力找尋令公子的下落。」

一頓，又道：「請問張翁，令公子近日可有與人結怨，或是遭遇到什麼事情？」

張宗昌看了妻子跟兩個兒子一眼，然後才搖搖頭道：「據我所知，大概沒有。」

一直沒有作聲的新媳婦李秀馨忽然開口道：「任長官，數日之前，家顯曾對我提及一件事，一個素來跟他有生意來往的朋友，騙了他一批貨物，詐稱沒有收到，拒不付貨款，家顯說時很生氣。一再說無論如何，也要追討那筆貨款……」

「三嫂，怎麼沒聽家顯跟我提及？」張宗昌看着新媳婦。

新媳婦李秀馨道：「老爺，大概家顯不想你替他操心，不想被人說他不會做生意，況且，他又是個最要面子的人，所以沒對你說。」

張宗昌嘆口氣道：「家顯從小便好强，怕給人看低，一直改不了這個脾性！」

任志新道：「三……少夫人，請問三公子做什麼生意？」

「家顯做的是洋行買賣，從法蘭西辦洋貨回來，然後分售出去。」李秀馨回答。

「三公子可有提及那個騙貨之人的姓名？」任志新問。

「有。」李秀馨道：「孫郁生。在玉川路開了一家大生貿易行。」

任志新記在心裏，起身道：「張翁，可否到府上各處看看？」

「可以，可以。」張宗昌連聲道：「家揚家盛，陪任隊長到各處走一遍。」

張家兄弟倆站起身，招呼任志新往外走。

任志新着重查看的地方，是厠所那一帶，在厠所裏外及附近查看了好一會，找不到任何可供追查的蛛絲馬跡，跟着再到張家各處走了

一遍，毫無所獲，於是返回內廳。

在返回內廳時，任志新忽發奇想：「會不會張家顯自己悄悄溜掉，躲藏起來？」他認為有此可能。一個人若給人擄走，試想想張家家大業大，雖是辦喜事，大概亦不會疏於防盜，昨晚負責打更巡夜的長工，不可能毫無所覺的，他決定問問張家昨晚巡更的人。

返回內廳，張宗昌馬上問：「任隊長，有何發現？」

任志新搖搖頭，「一無所獲，張翁，我想問問府上昨晚巡更值夜的人。」

張宗昌答應一聲，高聲對守在內廳的管事張升說，要他馬上去將昨晚巡更的長工帶來。

未幾，張升帶來四個年輕力壯的男子——昨晚負責巡更的人，他們是張家的長工。

張家原來一共僱了八個巡更值夜的長工，一更四個人，兩人一組，每晚在張家大宅內各處巡查，兩組人相對而行，每走一匝，必會碰頭一次。

張升帶來的四個人是值下半更的——亦即是下半夜，也就是張家顯失踪的時候，正是那四人在巡更。

「貴祥，任隊長問你們什麼，據實作答，知道沒有！」張宗昌對一個濃眉大眼，高大壯健的青年說。

那個青年恭敬地答應一聲。

任志新不外問那四個巡更的長工在昨晚可有發覺什麼特別的情形。得到的答復是：昨晚一切如常，平安無事。他們雖則喝過喜酒，都沒有喝醉，因管事張升只准他們每人喝一杯。

至此，任志新仍然茫無頭緒。陡地，他想到一個問題，猶豫了一下，硬着頭皮道：「張翁，請恕我唐突，請問你一個頗為難堪的問題。與張三公子的失踪可能有所關連，所以不得不問。」

張宗昌看了任志新一眼，「若事關重要，只管問。」

任志新又看了李秀馨一眼，才道：「請問三公子喜歡……是否風流？」

此言一出，張家各人無不愕然——想不到任志新會問出如此突兀的問題。

李秀馨第一個答道：「任長官，俗語有云：人不風流枉少年。家顯正當盛年，焉會不風流，但却不下流。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絕不是一個喜歡拈花野草的人。否則，我也不會嫁他。」

張宗昌夫妻待新媳婦說完，馬上連連點頭，表示贊同新媳婦的話。張家揚更道：「家顯為人正派，絕無不良嗜好。」

任志新聽張家各人那樣說，打消了從那方面着手追查的打算。

既然再說下去，亦無頭緒，任志新起身告辭。「張翁，不打擾了，我馬上回去派人全力追查三公子的下落，盡快找到他。」

張宗昌與兩個兒子起身相送，「任隊長，拜托了，請盡量不要張揚出去，你也知道，樹大招風，若傳了出去，外間不知會怎樣說，我不想鬧到滿城風雨。」

任志新點點頭，「張翁放心，我會吩咐手下，不可對外亂說。」

張宗昌送任志新到內廳外，便站住，向任志新拱手道：「任隊長，不送了。家揚家盛，送任隊長出去。」

兄弟兩人答應一聲，雙雙送任志新往外走。

才走了兩步，任志新突然站住，回身向正欲返回內廳的張宗昌道：「張翁，我忽然想起一個人，或許幫得上忙。」

張宗昌聞聲止步，轉過身道：「誰？」

任志新道：「蕭原。張翁大概還記得他吧？」

張宗昌雙眉一聳，「蕭原，怎會不記得他。昨晚在喜宴上便見到他，還跟他說了幾句話。」

一頓又道：「任隊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唉，怎麼忘了他。上次都憑他替我家尋回被竊的物件，捉到盜竊之人。早該想到找他來幫忙找尋家顯，全因為急昏了頭，才想不起來，任隊長，謝謝你提醒我。」

跟着對家盛道：「家盛，送了任隊長走後，馬上去請蕭先生來。」

張家盛答應一聲，與兄長送任志新往外走。

* * *

蕭原接受張家的請求，答應與偵緝隊一明一暗互相配合，全力找尋。

但他不同意張家捂着這件事情，主張任其傳揚開去。他持的理由是：與其紙包不住火，始終會傳出去，何必刻意捂着，那不但對事情毫無幫助，相反，可能會因而引人混水摸魚，增加偵查的困難。不如任其傳揚開去，雖則對張家聲譽有損，但却利於偵查。

若張家顯眞的遭人擄走，那一定會引起城裏人的注意，說不定有什麼人發現張家顯的行踪下落，便會自動跑去偵緝隊或到張家報訊。那找到張家顯的機會便大了。

若然張家顯並不是遭人擄走，而是自己躲藏起來，他在聽聞家裏人四出找尋他，並擔心他的生死後，說不定心裏有愧，為免家裏人焦慮不安，可能會自行返家，總之，傳出去對張家利大於害。

他還提議張家懸賞，任何人若能提供張家顯的行踪下落，或是找到張家顯，賞錢若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失為一個辦法。張家認為蕭原所言甚是，接納了他的提議。

蕭原同樣在張家內找不到一絲有關張家顯失踪的頭緒。對於張家顯失踪一事，他的想法跟任志新不同，他認為張家顯自行失踪的可能性高於被人擄走。

以張家防範之嚴，不要說從張家大宅內擄人，就是潛入張家亦不容易，更遑論在張家內擄走張家顯，居然鷄犬不驚，除非是神鬼所為。

不過，他後來仔細思想下，認為不是沒有可能，若張家大宅內有人做內應，便有可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說不定，張家顯仍在宅內——給人藏了起來。

他將這個想法告知張宗昌。

張宗昌跟新媳婦李秀馨都認為不是沒可能。既然無需捂着，還怕什麼，絕不可放過任何一個找尋到張家顯的做法，同意讓蕭原搜查宅內任何一個地方。

蕭原會同張家兩個兒子，還有管事張升，以及更頭田興，在張家大宅內逐處搜查。

除了張宗昌夫婦及張家揚張家盛三處寢居沒有搜查，其餘的地方都搜遍了，沒有搜到什麼，雖則幾乎弄到張家「天翻地覆」，但却讓張宗昌放下一件心事——張家並沒有人窩裏反，做出對不起張家的事，因此，張宗昌並沒有怪責蕭原「多此一舉」。

離開張家後，蕭原在張家附近走了一匝，順便詢問居住在附近的人昨晚可曾發覺有什麼不對勁的情形。一連詢問了幾戶人家，都說毫無所覺。

蕭原並不氣餒，繼續訪查下去，途中遇上兩個偵緝隊的人，一名王林、另一名何安，跟蕭原頗為稔熟。互相打過招呼，詢問之下，原來王、何兩人奉任志新之命來這裏訪查附近的居民，看看有否發現。

「查到什麼線索嗎？」蕭原問。

王、何兩人同時搖搖頭，「白費工夫，至今一點頭緒也沒有。誰都搖頭說不知情，聽聞張家出了事，莫不驚異。」

蕭原道：「前面那些人家，我都查過，都說一無所覺。兩位不用再往前查了，可以回去交差了。」

王、何兩人求之不得，「既如此，我們回去交差了，蕭兄，你也不用再查了，省點氣力吧。」

蕭原道：「兩位可是返回隊部？」

王、何兩人點點頭，蕭原道：「咱們一起走，我去找你們隊長。」

蕭原隨王、何兩人返回隊部，任志新却不在，向一個隊目詢問，才知道任志新帶了四個偵緝去找大生貿易行的孫郁生。

蕭原聽張家新媳婦說過孫郁生這個人，認為這個人嫌疑不大，想不到任志新却去找這個人。想想，眼下不知從何下手，橫豎暫時無事可幹，何不去大生貿易行找任志新，說不定他有發現。主意一定，離開隊部後，急急往玉川路走去。

* * *

玉川路果然有一家大生貿易行。

任志新帶着四個偵緝來到大生貿易行，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男子看到五人氣勢洶洶到來，心裏愕了一下，隨即從一張辦事桌內走出來，截住任志新五人，陪笑問：「請問五位有何事幹，貴姓大名？」

任志新正欲答話，一個叫杜坤的偵緝瞪眼道：「咱們是偵緝隊的人！這位是咱們的任隊長。這裏的老闆是否有一個叫孫郁生的？咱們來找他。」

那個男子聽聞來人是偵緝隊的人，頓時着慌起來，慌不迭道：「原來五位是偵緝隊的長官，快請坐。」

任志新厲聲道：「別說廢話！你還未答啊！」

那個男子嚇得全身顫抖一下，慌忙道：「是，長官，我的老闆正是孫郁生。」

「在嗎？」另一個叫朱標的偵緝喝問。

那個男子慌忙道：「在，在裏面。我……」

任志新伸手攔着那個男子，喝道：「你忙你的，我們自會進去找他。」說完，當先向裏面走去。

那個男子那敢阻攔，看着任志新五人往裏面走去。

任志新五人還未走入裏面，驀地從裏面一個房間內湧出三個人，當先的兩個人給隨後的一個用力一推，往前面搶跌，隨後那人立刻往後面竄去。任志新五人雖則未見過孫郁生，但却以為那往後竄的人就是孫郁生，否則，為何要跑？任志新急喝一聲：「站住！別跑！」拔脚往裏面奔去，同時拔槍往前指，作出開槍欲射的動作，四個偵緝紛紛拔槍，搶步往前跑。

往後面急竄的人沒有理會任志新的呼喝，竄得更快，眨眼間竄入後面，往左一閃，不見了。

任志新雖則拔槍在手，作狀而已，由於那兩個往前搶跌的人剛好遮擋着他的槍嘴，若他開槍，極可能誤中那兩個人，所以他不敢開

槍。

　那兩個人搶跌出數步，幾乎跌倒，嚇得臉青腳軟，剛站穩，任志新已衝到兩人面前，由於那是一條只有四尺左右寬闊的通道，不夠三人併排行走，而那兩個人正好站在通道當中，阻着任志新，情急之下，任志新推開一人，撞跌另一個，箭一樣往前衝過去，四個偵緝跟着疾奔而過，差點踏着那個給撞跌的人。那人雖則痛得很，却不敢呼叫出聲，縮着身子，嚇得直冒冷汗。

　任志新第一個衝出後門外面，却失去了竄逃那人的踪影。

　後門外是一條後巷，幾乎每座房屋的後門都開着，任志新斷定那人竄入了其中一個後門內往前面跑出去，要不，任那人跑得多快，也不可能在他追出後門外，能夠竄逃出後巷(後巷頗長而大生貿易行位於玉川路的當中，往那一頭跑幾乎一樣)，忙疾喝道：「快從隔鄰的後門追去！那人一定從其中一個後門往前跑。快！」

　朱標跟一個偵緝立刻衝入隔鄰那個後門內，往前門跑去。

　杜坤跟另一個偵緝跑過兩道後門，衝入第二個後門內。

　任志新站在後門外，往兩頭打量了一會，再仔細溜了一眼面對着的那堵圍牆——約有七八尺高，普通人不可能縱跳起來攀上牆頭，他同樣不能，因此，他斷定那人不可能攀牆翻入牆內。站了一會，他才轉身走入後門內，往前面走去。

　走到前面，只見那兩個給他推開撞倒的人正跟坐在進門處左面辦事桌後的男子在說話，全都臉有驚色，看到任志新折回來，吃一驚，慌忙住口，惶恐地看着任志新。

　任志新向那三個男子喝問：「剛才從房中竄出來逃跑的人是誰？」

　三個男子幾乎異口同聲道：「孫郁生。」

　任志新在三人臉上來回溜了兩次，突然說道：「當眞？」

　三個男子呆了一呆，異口同聲道：「確是孫郁生，我們怎敢騙長官。」

　「逐個報上名來。」任志新道：「在這裏幹什麼，家住那裏？」

　那個站在辦事桌後的男子首先說道：「我姓林，名海平，是這裏的伙計，家住城東二龍巷第三家。」

　接下來兩個男子亦分別報上姓名：一名吳玉泉，一名趙樂天，都是商人，來跟孫郁生談生意的。吳玉泉家住城西東上街，趙樂天住在北門大街。

　憑他多年的偵緝經驗，任志新看出三人不像說假話的人，當下語氣緩和下來。「林海平，這裏做什麼生意的？」

　林海平答道：「是南北土洋雜貨買賣。」

　「這裏有多少個伙計？」

　「五個。」林海平道：「四個搬運貨物的伙計。我負責將進出的貨物記在賬簿上，兼招呼客人。」

　「他住在那裏？」

　「從這裏往前走過兩個路口，那條街道叫金福街，孫先生住在左手面第九家。」林海平答。

　任志新又問了幾個問題，林海平都一問三不知，恰好杜坤、朱標四人返回，向任志新報告，追不到孫郁生，連他的影也見不到，不過，孫郁生確是從第六家後門竄出前面跑掉。

　任志新馬上說道：「快跟我趕去孫家看看。」帶着杜、朱等四個偵緝，搶出門外，往金福街跑去。

　趕到孫家，任志新跟四個偵緝一湧入孫家內，嚇得屋內的人驚叫起來，有人尖叫打劫。

　「咱們是偵緝隊！別叫！」任志新急忙表明身份。「孫郁生在嗎？」

　屋內一共五個人，一個年輕的婦女和兩個小孩，還有一男一女兩個老人。那個年約六十開外的男人仍然驚魂未定，抖着聲道：「你……眞的是偵緝隊的長官？」

　朱標接口道：「還有假的麼？莫非你見過假冒的偵緝？」

　一個叫冼正的偵緝伸手指着任志新，「你們都睜大眼看清楚，他就是咱們的隊長！」

　那個老人上下打量了任志新一眼，壯着膽道：「長官，我一家沒有犯事啊，你們因何氣洶洶闖進來？嚇壞了我兩個孫兒怎辦？」

　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早已嚇得哭起來，那個少婦一手摟着一個，連聲安慰，兩個小孩才哭喊聲漸小。

　任志新打量着兩個老人和少婦，問道：「你們是孫郁生的什麼人？」

　那老人道：「我是他父親，她是郁生的媽，她是我的媳婦，郁生的老婆。」

　一頓，略爲高聲道：「長官，你們到底來我家幹什麼？」

　「來找孫郁生！」朱標大聲道：「他是不是躲在家裏？」

　「他不在家啊。」孫父道：「長官們爲何找他？」

　「他犯了事！」任志新沉聲道：「剛才我們到他做生意的地方找他，他慌張地逃跑了，你們要說老實話，孫郁生是否跑回家裏躲起來？」

　「今早他到商行去辦事後，一直沒回來。」孫父臉上現出慌惶之色。「長官，郁生做的是正當買賣，從來不幹犯法的事，爲什麼要找他啊？」

　「我們思疑他跟張家第三子失踪之事有關連，所以找他。」任志新道：「他一見我們便跑，若不是心虛發慌，何需跑。」

　「長官，我丈夫不會做壞事的啊！」少婦急急道：「別冤枉好人！」

　孫父着急地道：「長官，那一個張家啊？」

　杜坤道：「張宗昌張家，他的三子名張家顯，就在昨天才成親，昨晚便失了踪！張宗昌的大名，你不會沒有聽說過吧？昨天他家娶媳婦，幾乎哄動全城，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孫父馬上道：「原來是張宗昌張家，怎會不知道。昨天娶媳婦的那個張家顯，還是郁生的同窗學友，郁生常提起，張家顯也曾到我家來坐過。長官，郁生跟張家顯既是同學又是朋友，怎會與張家顯的失踪有關連？」

　「那他爲何聽聞我們要找他，立刻逃跑？」任志新看着孫父，目光凌厲。

　少婦道：「張家顯是昨天晚上才失踪的。我丈夫昨天晚上都在家裏，沒有外出。怎會與張家顯的失踪有關連？你們別冤枉好人啊！」

　「既與張家顯是同窗學友，又是朋友，張家昨晚怎會不請他赴喜宴？」任志新問。

　「這個沒什麼稀奇的，我家跟張家一個天一個地，大概瞧不起我家郁生，認爲郁生不配喝他家喜酒，所以不請郁生赴宴。」孫父自卑負氣地道：「我們才不稀罕喝那杯喜酒！」

　任志新不想跟孫父說下去，「我們要搜查你家。」跟着對朱標四人道：「搜！」

　孫父跟妻子意欲阻止，嘴唇嗡動，欲言又止，眼巴巴看着朱、杜四人在屋內各處搜尋起來，孫郁生的妻子則緊緊摟着兩個孩子，生怕給嚇着。

　任志新一直留意着孫家一男兩女的神色變化。

　杜、朱四人搜遍了整座房屋，找不到任何人，只好轉告任志新。

　任志新對孫父道：「若你兒子回來，要他馬上到偵緝隊去投案。要是你們包庇他，給我們查出來，一樣犯了法，知道嗎？」

　孫父道：「郁生絕不會幹壞事的，他若回來，我定會叫他到偵緝隊去說個清楚明白。」

　既然找不到人，又問不出什麼，任志新只好與四個偵緝離開孫家。

　離開孫家，走不多遠，任志新吩咐杜坤留下來，在附近監視孫家，若發現孫郁生回家，馬上將他拘捕。

＊　＊　＊

　張家顯在新婚之夜莫名其妙失踪，如此大件事，張家當然要知會親家一聲。

　李家驚聞女婿離奇失踪，大爲緊張，李伯禧夫婦馬上趕去張家。張宗昌夫婦親自接待李氏夫婦。雙方都沒有心情客套，李伯禧急忙詢問女婿失踪的情形。李妻則在一旁小聲安慰女兒。

　聽完張宗昌的述說後，李伯禧沉吟道：「親家，聽你這麼說，對於家顯的失踪，一點頭緒也沒有？」

　張宗昌點了頭。「百思不解，家顯絕不會自行失踪，若說他遭人擄走勒索，不可能無聲無息，連巡更的都察覺不到半點動靜，而家顯又不是一個喜歡招搖，惹事生非的人，我想了不知多少遍，就是想不出他失踪的因由。」

　李伯禧淡淡道：「親家，爲了錢，有些人什麼事也會幹的。」

　張宗昌怔了一下，隨即明白李伯禧的意思。「親家，若說家顯給人擄走勒索，早該有消息的啊，如今似無消息……」

　李伯禧對自己的猜測似乎頗有信心。「等着看吧，遲早必有消息送來。」

　張宗昌吸口氣，「若如親家所猜，家顯給人擄走，倒不用太擔心他。綁匪擄人，全爲了錢，只要付錢給他們，家顯便會給放回來。」

　李伯禧吁口氣。「但願如我所猜的那樣。」

　李秀馨忽然起身走到父親的身邊，哀告道：「阿爸，一定要替我找回家顯，無論用什麼辦法。」

　李伯禧看到昨晚還是明艷照人，喜氣洋洋的女兒，於一夜之間憔悴失神，心裏一陣心痛，忙柔聲安慰女兒。「秀馨，不用太擔心，家顯不會……有事的，他一定能夠活着回來。待會我到偵緝隊及保安隊去走一趟，要他們全力緝查，加派人手把守關防，盡快找到家顯。」

　李妻上前扶住女兒，心痛地道：「秀馨，瞧妳一夜之間判若兩人，精神很差啊，阿媽扶妳回房躺下歇歇，看到你這個樣子，阿媽好心疼啊。」

　一頓，對丈夫道：「我要留下來陪着秀馨，待會你自個兒走吧。」

　李伯禧點點頭，對女兒道：「秀馨，身子要緊啊，別憂壞了身子，好好睡一覺吧。」

　張妻起身走到李妻身旁，說道：「親家奶奶，我跟你陪……三家嫂回房。」兩親家扶着李秀馨返回新房。

李伯禧跟張宗昌又說了幾句話，便告辭離去，先趕去保安隊，再去偵緝隊。

* * *

蕭原跟任志新在一家店內吃晚飯。

由於飯菜未到，兩人便喝着茶談話。「老蕭，連你也毫無頭緒，唉，張家顯失踪一事，眞敎人頭痛。」任志新苦着一張臉。「午後，李伯禧親到偵緝隊找我，一再對我說，無論如何，也要盡快找到張家顯，不管我用什麼辦法！唉！我可不是孫大聖，有千里眼，順風耳，還會飛天遁地，無所不能，眼下的情形，縱使拚了一條命，亦無從找到張家顯。」

蕭原喝口茶，安慰任志新。「健新兄不用太焦慮不安，俗語有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眼下雖則無策，說不定這頓飯還未吃完，便有消息，放開胸懷吃飽肚子，吃飽了才有精神氣力辦事。擔憂發愁只會令腦筋打結，於事無益。」

任志新仍舊苦着臉道：「老蕭，張家失踪一事，跟普通人失踪不一樣，以張家的家世，加上岳丈在省府身居高位，有如大石壓蟹，怎不令我有百上加斤之感。若我不能盡快找回張家顯。上頭一定會說我辦事不力，恐怕保不住職位。」

蕭原給任志新斟茶，放下茶壺，道：「志新兄，愁也解決不了問題。何不放開懷抱，俗語有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但求盡力而爲。」一頓，轉過話題道：「你眞的認爲那個孫郁生嫌疑最大？」

任志新點點頭，喝口茶，然後道：「他若不是作賊心虛，爲何我去找他查問時，急急逃走？老蕭，你能夠說出一個叫人信服的理由嗎？」

蕭原沉吟不語，一會，才道：「或許他誤會了你們的來意，而他本身又犯了另一件犯法的事，因此，他才會逃跑。」

任志新苦笑一聲：「老蕭，你這個說法很牽强。當然，不無可能，但我始終認爲，他是因涉嫌張家顯失踪一事，才心虛逃走的。」

蕭原笑笑，「志新兄，但願如你所猜，那麼，張家顯失踪一案便不難偵破。」

說到這裏，飯店伙計送上飯菜。蕭原拿起筷子，說道：「且將一切拋開，吃飽了再說。」

任志新點了頭，「老蕭，我想喝兩杯。」

「你有興趣，我當然奉陪。」蕭原招手叫來一個伙計，要他拿半斤酒來。

伙計馬上將他們要的半斤酒送上，任志新馬上放下飯碗，拿起酒瓶，替自己和蕭原倒了一杯酒，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後長長呼出一口氣，拿起杯子又要喝。

蕭原忙勸阻：「志新兄，別喝得那樣急，空肚喝急酒很易醉的。先吃碗飯再喝吧。若是你喝醉了，萬一有突發的進展，你如何應付？」

任志新確是想用酒來痳醉一下自己，但蕭原說的亦有道理，於是放下酒杯，拿起飯碗。

兩人剛吃了一碗飯，一個偵緝急匆匆找到來。「任隊長，剛才張家派人來找你，說有急事，要你立刻到張家一趟。」

「有沒有說是什麼事？」任志新停止往口裏扒飯，看着那個叫劉廣的偵緝。

「那個人不肯說，只說事關重要。」劉廣道。

蕭原站起身，「志新兄，快去看看吧，說不定那件案子有突發的進展！」

任志新點點頭，拿起酒杯，一口將剩下的酒喝光。「老蕭，走吧。」

蕭原已經招來伙計算賬，付過錢後，跟任志新急急離開飯店趕往張家。

兩人來到張家，由管事張升帶着直入內廳，一眼看到張宗昌跟兩個兒子，還有李伯禧皆在座，全都神色凝重，便知事非尋常，兩人不由緊張起來。

兩人跟張家父子和李伯禧打過招呼後，張宗昌二話不說，開口便道：「半個時辰前接到一封勒索信！綁匪要我家於凌晨五時前將一萬大洋送到城外沙溪河邊一個叫虎尾的地方，若逾時不到，會割下家顯一隻耳朵送來！」

任志新道：「張翁，可否將信給我看一遍？」

張宗昌點點頭，扭頭對長子道：「家揚，將信拿給任隊長。」

張家揚從衣袋拿出一張信箋，遞給任志新。

李伯禧開口道：「任志新，一定要將家顯無恙救回來，絕不能讓綁匪跑掉！」

任志新忙應一聲：「是！李廳長。」跟着將信紙展開，細看起來。

蕭原乘任志新看信時，對張宗昌道：「張翁，請問何人將信送來？」

張家揚代父答道：「一個小孩，我曾查問過他，那小孩說，是一個漢子叫他送來的，給了他一個銀毫，還說送了信後，再給他一個銀毫。可是，我吩咐四個長工跟那小孩回到那個地方，那裏人影全無，那個人早已跑了。」

「那個小孩可有看到那個人的樣貌？」說話的是任志新。他剛看過那封勒索信。遞給身旁的蕭原。

張家揚答道：「據那個小孩說，那人個子頗高，頭上戴了一頂帽子——那種鴨舌帽，戴得很低，遮住了眉眼，加上那個地方頗黑暗，小孩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所以說不出來。」一頓：「那個地方就在我家大門外左面第二個街口。」

蕭原看完那封信，交還給張家揚。

任志新跟着問：「張翁有何打算？」

張宗昌道：「當然是付錢，只要家顯平安回來，不要說是一萬大洋，五萬大洋也照付。」

「張翁要我們如何做？」任志新又問。

張宗昌這次不說話，望着李伯禧。

李伯禧道：「要你們捉人！將綁匪全部抓起來！不得讓其跑掉！」

一頓，放緩語氣道：「當然要顧及家顯的安全。所以，必須在家顯給放回來後，你們才去捉人，知道嗎？」

任志新那敢不聽從，應道：「知道了，一定照李廳長的吩咐去辦。」

蕭原插口問：「張翁打算派誰人去交贖金？」

張宗昌一拍大腿，「我們正爲這件事爲難，派家裏的長工去不放心，萬一在路上遇到什麼意外，未能依時去到那個地方，豈不是害死家顯？若派偵緝隊的人去，又恐被綁匪認出來，綁匪在驚怒之下撕票，家顯有命回來才怪！唉，一時間實在想不到合適的人選。」

任志新道：「張翁，眼前便有一個合適人選……」

李伯禧脫口疾聲道：「對！眼前的蕭先生便是最合適的人選，宗昌兄，你認爲如何？」

張宗昌一拍大腿。「赫！我怎麼想不到！對對對，蕭先生確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未知蕭先生願意幫這個忙否？」殷切地看着蕭原。

蕭原毫不猶豫地道：「蒙張翁信賴，蕭原怎好推辭。」

張宗昌鬆口氣。「蒙蕭先生你答應，我放心了。」

李伯禧對任志新道：「緝捕綁匪之責，你負全責，務需將之緝捕法辦！但要記着一點，在綁匪未放回家顯之前，切不可輕擧妄動，否則，我一定追究！」

任志新連聲應是，跟着對李、張兩人道：「李廳長、張翁，我跟蕭原有些事要商議，先回隊部一趟，安排妥當之後，再回來。」

張宗昌起身相送：「兩位好走。家盛送任隊長和蕭先生出去。」

張家盛站起來，送蕭、任兩人出了大門，才返回裏面。

* * *

從張家往城外那一處叫「虎尾」的地方走去，約需大半個時辰。蕭原從張家走出去的時候，大約是半夜三時左右，有一個時辰趕路，足夠時間趕到「虎尾」。

夜深人靜，雖是初秋時分，走在路上，夜寒露重，不免覺得有點寒意。

蕭原身懷一萬大洋票子，走在夜深人靜的街道上，伴隨的只有他的脚步聲，聽着像是有人在後面暗中跟着，若非他一向膽量大，又慣走夜路，要是換了膽小的人，不心驚膽跳才怪。

走出城外不遠，突地從路旁竄出一個人，標到他身旁，寒光乍閃，一把刀子抵在他腰上。「要命的別動也別叫！擧起雙手！」喝聲兇狠。

蕭原全身一震，站住不敢動，雙手慢慢擧起來，口裏驚慌地道：「別……亂來，兄台，我身上只有幾個大洋，你拿去吧。」

用刀抵着蕭原的人惡狠狠地道：「閉嘴！你若乖乖的讓我發財，我不會傷害你，要不，嘿嘿……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蕭原震抖一下。「別動刀子，你都拿去吧！」陡地怪叫一聲：「媽呀，鬼！」

那個攔路打劫的傢伙給蕭原那一聲怪叫嚇了一跳，還以爲蕭原眞的看到鬼，兩眼一轉，往外溜瞥，就在這刹那，擧起雙手的蕭原左手陡地一曲一沉往後一撞，一個曲肘疾撞在那傢伙的右胸上，那個傢伙挨了一肘，給撞得張口慘叫一聲，向後斜跌開去，抵在蕭原腰上的刀子跟着移開。

蕭原乘那一肘後撞之勢，身子往前搶出一步，接一個旋身，右脚飛踼向那傢伙，「啪」一聲踼在那傢伙的股側上，那傢伙慘叫一聲，整個人歪着跌開去。

「扔掉刀子，要不賞你一顆鐵蓮子！」蕭原於旋身的同時，右手已將身上的匣子槍拔出來，縱前一步，沉喝聲中，烏黑的槍嘴指着那個跌在地上的傢伙。

那個傢伙正欲從地上跳起來，一眼瞥到蕭原手上那支黑溜溜的短槍正指着他，他機伶伶打個寒顫，全身發僵，那裏敢動一下，驚駭地道：「別……開槍，朋友，我跟你開玩笑吧了。」嚐一聲，將手上那把七八寸長的刀子扔掉。

蕭原惡狠狠地喝道：「你是什麼人？若不說實話，一槍射斷你的脚！」卡一聲，扳開大機頭。

那傢伙嚇得全身震抖一下，恐

突地道：「我……我叫黃……官正，不要開槍，我家裏有老婆孩子，兩日沒……吃東西，不得已，我才……」

蕭原那有心情聽那傢伙胡謅下去，兩步走到那傢伙身前，手起掌落，砍在那傢伙的後腦上，那傢伙登時全身癱軟，暈了過去。

從那傢伙的說話及行徑，蕭原斷定那傢伙不是綁匪一伙的人。所以沒有心情聽他說下去，怕誤了趕去虎尾的時間。

於遇襲的刹那，蕭原曾懷疑那傢伙是綁匪一伙的，以至聽到那傢伙求饒時說出「家有老婆孩子」那句宵小鼠賊在求饒時慣說的話，馬上斷定那傢伙是個小毛賊。

將槍插回身上，蕭原頭也不回，急急往前走，身形很快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兩條人影很快從後面的路上跑前來，將那個被蕭原擊暈過去的傢伙拉起來，其中一人從身上拿出一副手銬，將那傢伙雙手反扣起來，另一人對那個同伴道：「朱標，這傢伙交給你押回隊部去，我繼續跟着蕭原兄。」說完，急急跟下去。

朱標是偵緝隊的，不用說，那一個急急跟下去的人亦是偵緝隊的人。

跟下去的人原來名叫姚青，是一個隊目。跟朱標給分派暗中跟着蕭原，萬一遇到什麼意外，隨時加以保護。

那是蕭原跟任志新經過一番商議後作出的安排。

蕭原一口氣趕到「虎尾」那個地方，才知道那裏就在沙溪河邊，河邊有一棵合抱粗的大樹，如此而已，他看不出那裏有何特別竟會稱爲虎尾，後來他才知道，由於那一段河道遠看像一條老虎尾巴，因而稱爲虎尾。

看看懷錶，距五時還有一刻多些時間，不但沒有誤點還來早了，蕭原頓時放下心來，鬆口氣。

這個時候，天將亮未亮，夜色特別深沉，但又似乎在慢慢淡化開來，秋蟲仍在鳴叫着，偶爾一陣夜風吹來，教人禁不住打個冷顫。蕭原站在那棵大樹前丈外的地方，雙眼炯炯，機警地四下掃視着，隨時準備應變。

從懷中拿出袋錶看一眼，五時已過了一點點，綁匪却仍未出現。莫非綁匪發現了什麼不敢露面，又或是作弄張家，令他白走一趟？

蕭原正自在心裏猜想，驀地河邊岸下傳出一把聲音：「來人可是張家派來的？」聲音不大，但在靜夜中，站在距河邊約十丈外的蕭原仍然聽得清清楚楚。

原來綁匪早已經到了，匿在河岸下，蕭原根本發覺不到匿在那裏。

蕭原循聲往河邊望去，仍然發覺不到發話的人，高聲說道：「是啊！朋友可是來拿贖金的？」

河岸下又響起話聲：「錢帶來了嗎？」

「帶來了，一共一萬大洋票子。」蕭原邊說邊從貼身處取出一疊用油紙袋裝着的大洋票子，舉起來揚動一下，好讓河岸下的人看到。

「拋過來。」

蕭原馬上將手上的油紙袋拋前去，「拿了錢，什麼時候放人？」

「放心吧，我們只要錢，不要命！拿到錢後，自會放他回家。」

「到底什麼時候才放？」

「午前，包保他回到家中。」河岸上那人忽然提高聲音：「還站着不走？快走！別耍花樣！別爲了一萬大洋，害死張家顯！」

「千萬別傷害我家少爺。」蕭原急忙道：「我走，我馬上走。」說完，轉身急步往回走，沒有回頭。

自始至終，蕭原一直沒有看到那個匿在河岸下，來拿取贖金的人。

蕭原已經走得不見了人影，匿在河岸下的人仍不現身上前去撿拾蕭原拋在地上的「錢袋」，大約又過了一刻鐘，一條人影才從河岸下竄上來，飛快地竄到「錢袋」拋落的地方，一手撿起來，馬上轉身回跑，竄回河岸下，跟着聽到一下水聲，一條小船自河岸下滑出來，往對岸輕快地滑去。

船上有兩個人，一個在划槳，另一個坐在船中，手上像是執着一支短槍，一直監視着這邊河岸上的情形。

兩個來拿贖金的綁匪原來躲在河岸下的小船上，這倒是個好主意，萬一有什麼意外，也可以利用小船作逃走的工具，還有那條河，足以令到他們能夠安然逃脫。

河流乃是天然的障碍，沒有船根本無法到達彼岸，縱使會泅水，亦怎及乘船渡河快速？

小船滑到河中心，隨即船頭一擺，順着水流像箭一樣往下游划去。

兩邊的河岸上依舊一點異動也沒有，教船上的兩個綁匪鬆口氣。

* * *

蕭原返回張家，將交付贖金的經過對早已在內廳等待的張宗昌、李伯禧等人叙述一遍。

原來李伯禧並沒有回家，李妻亦一直在新房內陪着女兒，與張宗昌父子三人未闔過眼，等待蕭原回來。

聽罷蕭原的叙述，張宗昌連聲向蕭原致謝。「蕭先生一夜未睡，來回奔波，一定很疲累了，請蕭先

生到客房吃點東西，然後歇睡一會。」

蕭原確實又疲又睏，也不客氣，跟隨管事到客房去。

待蕭原離開內廳後，李伯禧對張宗昌道：「宗昌兄，家顯午前便會回來，不要再擔心了。」

張宗昌吁口大氣。「伯禧兄，話是那麼說，看不到家顯安然無恙回來，我始終不能完全放心。」

李伯禧道：「我很明白你的心情，正如剛才蕭原所言，綁匪亦自言要錢不要命。他們收了錢，一定會放回家顯的，毋需再擔心，我去將好消息告訴秀馨和她母親，好令她母女倆放心。」站起來，往新房走去。

長子張家揚打個呵欠，對父親道：「阿爸，去睡一會吧，綁匪已答應放人，正如李姻伯所說，毋需再擔心，家顯一定會回來的。」

二子家盛接口道：「阿爸，你的精神很差啊，去睡一覺吧，我會吩咐張升，若家顯回來，馬上叫醒你，阿爸你放心去睡吧。」

張宗昌聽兩個兒子那樣說，自覺疲累睏倦，若坐等到午前，不知是否支持得住，倒不如去躺躺，總比坐着等兒子回來要好，於是點點頭道：「好吧，我回房去躺一會，你倆到新房去招呼三嫂父母到客房去歇息。」站起來，返回寢室。

家揚家盛待父親走出內廳後，呵欠連連，一起往新房走去，快快招呼李伯禧夫婦後，好回房去睡一覺。

距正午還有一個時辰，各自回房「養神」的張家三父子及李伯禧、蕭原先後醒來，陸續到內廳坐等張家顯回來。

張家三父子顯得最焦切，不時走出內廳張望。五人都很少說話，待到跟正午還有半個時辰左右，李妻跟張妻亦陪着李秀馨到內廳等待。

眼看着越來越近正午，張家顯仍未回來，各人都感到心焦不耐，除了三個女眷外，五個男的都無法坐着，穿梭般往外走，眼看還有一刻鐘便到正午，張家長子跟二子再也按捺不住，走到大門前等候。

可是，直教張、李二人望穿秋水，張家顯仍未回來，李秀馨坐不住，站起來道：「媽媽、奶奶，我到外面去看看。」

「噹噹噹……」內廳那座自鳴鐘突然敲響，一連響了十二下，仿似在各人心頭撞了十二下——給撞得往下沉。

李夫人恐女兒做出儍事，忙道：「阿媽陪妳到外面去等候。」與女兒雙雙往外走。

張宗昌看一眼最沉得住氣的蕭原，質問道：「蕭先生，已經午時了，怎麼還不見家顯回來？」言下之意，似有指蕭原騙了他們的意思。

蕭原很明白張宗昌的心情，因此沒有將他那句話放在心上。「張翁，那個綁匪是那樣對我說，我轉告你們而已！至於綁匪是否守諾，我無法擔保。你請稍安毋躁，或許三公子在路上躭誤了，所以未能在午前回來，耐心等等吧。」

李伯禧倒是明理的人，接口說道：「宗昌兄，蕭原代勞送交贖金而已，家顯能否依時回來，跟他無關。你的心情我很明了，我何嘗不急，千萬要沉住氣。家顯仍未回來，有可能像蕭原所說，在路上躭誤了，譬如走錯路，又或是餓得走不動。一般來說，綁匪爲錢才擄人，既拿到贖金，應該會放人，那是他們的規矩，若不守諾拿了錢放人，有誰還會拿出贖金？沉着氣再等候吧。」

張宗昌聽了親家那番話，自覺剛才那樣對蕭原說話不對，於是向蕭原道歉。「蕭先生，我一時情急失態，才會衝口說出那句話，請……」

蕭原忙道：「張翁思子心切，我很明白，我並沒有將你的說話放在心上。」

張宗昌轉對李伯禧道：「伯禧兄，綁匪眞的會放人？」

李伯禧點頭道：「我不敢絕對擔保。但是，以我所知，綁匪亦有他們的規矩——拿了贖金後照例放人，一般都不會壞了規矩的。你問問蕭原，他應該比我還清楚。」

張宗昌馬上問蕭原：「蕭先生，綁匪眞會放人？」愛子之情，表露無遺，教人感動。

天下父母心也。

蕭原點頭道：「照規矩必定放人，俗語有云：家有家法，行有行規，盜亦有道。擄人勒索者亦有他們的規矩。否則，收了錢不放人，那有人還肯付贖金救回親人。豈不自絕生財之道？」

「唉，家顯一刻不回來，我一刻放心不下。求神拜佛，保佑他快些回來。」

自鳴鐘又輕輕敲了一下，原來已是十二點半鐘了，張家顯依舊未回。

這時，連李伯禧也沉不住氣了。「蕭原，家顯這個時候仍未回來，會不會……」

蕭原此刻也不敢說綁匪不會撕票。因爲任何事情總會有意外的。「照規矩不會，但却無法擔保，凡事總有例外的。」

張宗昌聽兩人那樣說，大爲恐慌。「伯禧兄、蕭先生，他們收了錢，怎能夠不放人。他們絕不能那樣做！絕不能殺……」那模樣有點

歇斯底裡。

李伯禧忙安慰親家：「宗昌兄，放鬆點，別緊張，我不過……說說吧了。蕭原說的是萬一，家顯不會遭遇……萬一的。」

「快一點鐘了，爲何家顯還未回來？」張宗昌不大相信親家說的話。

驀地，張家揚兄弟跟張夫人李夫人還有李秀馨擁着一個人急急走入內廳，蕭原一眼認出那個給擁着走進來的人是偵緝隊一個隊目馮光，忙開口問道：「馮隊目，任隊長派你回來的？」他這樣說，乃因馮光一直跟任志新在一起，跟踪拿取贖金的人。

張家揚不等馮光答話，搶着道：「阿爸、李姻伯，馮隊目說，綁匪只有兩個人，躲在一個地方一直沒有動靜，又不見家顯給放出來，任隊長特地派馮隊目回來看看，家顯可是已給放回來，否則，他們不敢貿然採取行動。」

「沒有！綁匪仍未放家顯回來，至今仍不見他回來。」張宗昌馬上說，「家顯一定還在他們手上。」

「馮隊目，你們已發現了綁匪匿藏的地方？」李伯禧問。

馮光馬上立刻回答：「報告李聽長，我們已監視着綁匪藏匿的地方！兩個綁匪絕對逃不了。由於不見綁匪放人，所以一直不敢採取行動。」

蕭原道：「綁匪仍未放回張三少，至今仍未見張三少回來。」

馮光不解地道：「那兩個綁匪在搞什麼鬼？既已給了錢，爲何還不放人？」

蕭原忽然道：「莫非綁匪發現了你們，所以不放人，拿張三少作護身符。只要張三少在他們手上，任隊長便不敢對他們貿然採取行動。」

張宗昌馬上說道：「一定是如蕭先生所言，綁匪發現偵緝隊的人在附近，因而不肯放回家顯！伯……親家，快下命令要任隊長和他的人撤回來。否則綁匪不會放回家顯！只要家顯平安回來，捉不捉到那些綁匪也不要緊！」

馮光急急道：「李聽長，蕭原兄所言未嘗沒有可能，但我們察覺不到綁匪發現我們。若我們撤走，那便無法捉到綁匪，任由他們逍遙法外，那……」

「阿爸，我要家顯平安回來，暫時不要管那兩個綁匪的事。」李秀馨撲到父親面前，着急地執住父親的手哀告。

李夫人也道：「家顯的生命要緊。絕不能讓秀馨剛過門便……」

李伯禧咬咬牙，下了決心，道：「馮隊目，立刻趕回去對任隊長說，要他馬上撤離那裏，知道嗎？」

馮光雖則不情願，但怎敢不聽李伯禧的話，只好不情願地道：「知道了，李聽長，我馬上趕回去。」

蕭原忽然道：「馮隊目，我跟你去看看。」一頓，接對李伯禧道：「李聽長，任隊長他們不一定要撤回來，大可隨機應變，在務必不會令到令婿受傷的情形下，採取行動。」

張宗昌馬上反對，「不行！爲了家顯的生死，任隊長他們一定要撤回來！」

李伯禧搖頭道：「絕對不可冒險！馮隊目，照我的話告訴任隊長！」

馮光答應一聲，馬上往外走，蕭原跟着。

再付贖金 不見人回

兩個綁匪藏匿的地方在沙溪河下游一處偏僻的地方，從西門趕去那裏，大約要是十一里路。馮光是在路上截了輛馬車趕回張府的，趕回去時，他跟蕭原仍坐馬車，在距離約一里遠的地方才下車步行。

綁匪藏匿沙溪河左岸不到半里處的一塊坡地上，那裏只有兩座相連的小房子，但在坡地對下一片疏樹林後，却有十多戶人家，都是打漁種菜的。任志新跟十二個偵緝就在坡地上的兩面匿伏着，監視着那座房屋。

蕭原跟馮光趕到，見到任志新，馮光馬上將李伯禧的說話覆述一遍。

任志新聽完後，心有不甘地道：「就這樣撤走，豈不是任由那兩個綁匪跑掉！咱們白費心機氣力？眼看着手到拿來的鴨子飛走，眞不甘心！」

一頓，無奈地道：「既然李聽長那樣說，咱們怎敢不聽從。這叫大石壓死蟹。石仔，去通知羅隊目他們馬上撤到沙溪河邊會合，然後返回城裏。」

蕭原忙道：「志新兄，等一等。」

任志新轉眼看着蕭原，「老蕭，人命關天，何況張家顯不是普通人，萬一出了什麼紕漏，我恐怕擔當不起。」

蕭原道：「你甘心嗎？」

任志新呼口氣，「在我來說，當然希望捉到那兩個綁匪，如今是李聽長命令我返回去，我怎敢不聽？否則，萬一張家顯有什麼三長兩短，落個撤職算是僥倖的了，說不定會將我軍法查辦。」

蕭原道：「志新兄，我知道後果嚴重。所以，我並不想你逆抗李

聽長的命令。」

「你想我怎辦？」任志新問。

「我只想多留一會。」蕭原道：「我不是吃粮當差的，毋需理會李聽長的話，我打算一個人到那兩座房子去看看，伺機應變。既然綁匪只有兩個人，我相信憑我一人之力，或許能夠制服那兩個綁匪！你放心，我絕不會硬來蠻幹。能確保張家顯不會受到傷害，我才會動手。」

「老蕭，別敎我爲難……」任志新並沒有因爲蕭原那番話而顧慮全消。

「萬一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可以推在我身上，對於發生的事情概不知情，你……」

任志新打斷蕭原的話。「老蕭，你爲何一定要冒險？對你有什麼好處？」

蕭原道：「我只是不甘心讓那兩個綁匪從容遁逃，逍遙法外。」

「你打算怎樣接近那兩座房屋？」任志新似乎給蕭原說動了。

蕭原胸有成竹地道：「我打算公然走上去，那兩個綁匪根本不知我是誰，他們作賊心虛之下，不敢貿然對我怎樣的，否則，他們便會行藏敗露。那是兩個劫匪的一大顧忌。我則利用他們那種顧忌，伺機行事，志新兄，你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若我能夠一舉捉拿那兩個綁匪，救出張家少爺，省却日後再追緝兩個綁匪的麻煩。」

任志新被蕭原說動了，「好吧，千萬要小心行事，否則，我跟你都會有苦頭吃。」

蕭原點點頭，「眞的只有兩個綁匪？」

任志新道：「我們一直跟踪兩個拿贖金的綁匪到這裏，之後沒有見到第三個人出現，因此猜測綁匪只有兩個人，但不敢肯定。」

蕭原摸摸身上的匣子槍，說一聲：「我去了。」離開任志新他們匿藏的地方，掩到坡地下面那條路邊，在一棵樹下往上面偸望了一會，才一下子竄上路面，毫不掩藏，不快不慢地沿着通上坡地上那條路走上去。

往上走了一截路，蕭原便發覺左面那座房屋閉着的大門拉開一綫，有人自門縫中往外窺視。他詐作毫無所覺，繼續往上走。

走上坡地，快要走到左面那座房屋時，一個人忽然打開門從屋內走出來，惡聲惡氣道：「喂！你是什麼人？來幹什麼？」

蕭原裝出嚇了一跳的樣子，停下來，陪笑道：「朋友，我是下面村子裏陳大嬸的侄兒，年前曾來探望過我嬸娘，我很喜歡坡地後面那塊向陽地，這次來，特地再到那裏看看，是否適合安葬我過了世的父母。朋友，那塊地不是你家的吧？」

那個從屋內走出來的男子年約三十出頭，身體壯實，相貌頗兇，似非善類。瞪着一雙牛眼上下打量着蕭原，氣粗聲惡地道：「怎麼沒見過你，坡後那塊地是我家的，我家不會賣。你走吧，以後別再來看那塊地！」

蕭原剛才所說的一番話，雖是胡謅揑造出來的，那漢子居然信以爲眞，蕭原心裏暗笑，一番話，那漢子便露了底。他當然不會乖乖往回走，哀告道：「朋友，請讓我再看看那塊地吧，我父母臨死前，要我替他倆選一塊向陽地安葬，要是合適安葬先父母，我願意出一個你滿意的價錢買下來。」

那漢子極不耐煩，喝道：「走呀！快走！那塊地多多錢也不賣！別再嚕嚇了，否則對你不客氣！」

蕭原忽然跪倒下去，向那漢子叩頭。「朋友，求求你好不好，將那塊地賣給我吧，我願出一千大洋……」

那漢子見蕭原賴着不走，不由怒從心上起，幾步搶到蕭原面前，怒罵道：「滾！再不滾，我踢你滾下去！」罵聲未落，陡地整個人僵住。

看清楚，原來蕭原已挺起身，手上多了一支匣子槍，抵在那漢子的下體要害上，怪不得那漢子登時「呆若木鷄」了。

蕭原低聲道：「別叫，也別亂動，否則，一槍打爆你的子孫根！」說着話，慢慢站起來。「屋內除了你之外，還有什麼人？」蕭原伸手搭住那漢子的肩頭，兩人相距不到一尺遠，乍看上去，兩人像是朋友般相識甚歡。縱使屋內有人在窺視，由於那漢子背對着屋子，屋內的人無法看到那漢子的神情，亦看不到蕭原拿槍抵着那漢子，因此，應該不會知道那漢子已受制於蕭原。

那漢子咬着牙不作聲。

蕭原用槍抵住那漢子低聲道：「你要逞英雄？我成全你！」握槍的拇指一動，扳下大機頭。

那漢子頓時渾身一震，慌不迭道：「屋裏只有一個人。」

「有沒有槍？」

「沒有。」

「張家顯呢？」

「不在。」

「你們將他收藏在別處，還是放了他？」

「根本沒有擄走他。」

「那你們爲何勒索張家？」

「沒有啊。」

「我跟你到屋裏去，別作怪！否則有你受的！」蕭原跟着不着痕跡地將那漢子拉轉身，左手仍然搭

在他肩頭上，右手藏在背後，跟那漢子肩併肩往屋子走去。「進去後，將你的同伙叫出來。」

走入屋內，蕭原拍拍那漢子的肩頭，示意他呼喚屋內的人出來。

那漢子不敢不從，張口呼叫：「表弟，出來見見我朋友。」

話聲未落，左手一個房間內有人應了一聲，跟着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頗爲閃縮，一脚踏在房外，另一脚仍在房內，站住不再走出來。

蕭原的動作好快，藏在背後的手往前一揚，手上的匣子槍指着房門口那人，疾喝一聲：「站着別動！」同時間左脚抬起，踢在身旁那漢子的膝彎上，那漢子便不由自主的撲地跪倒下去，再在其背上一踹，那漢子便往前趴在地上。

站在房門口那人嚇得驚叫一聲，舉起雙手，驚慌地道：「別……開槍，你要幹什麼？」

「還有同伙嗎？」蕭原喝問。

「什麼……同伙，我們……是正經……人……」

「趴下去！」蕭原喝叫。

那人急忙趴在地上。

蕭原抬手舉槍，向屋頂開了一槍，通知匿伏在坡地下面的任志新及其手下偵緝趕來。

* * *

經過一番仔細的搜索，除了那兩個給蕭原制服的人外，兩座房屋沒有別的人。給擄走的張家顯自然亦不在屋內。

雖則搜不到別的人，但却從一個房間內搜出一個內藏一萬大洋票子的油紙袋，蕭原一眼便認出是張宗昌親手交給他的那些贖金，足夠証明那兩個傢伙就是向張家勒索的人！

兩個傢伙已給偵緝用手銬扣起來，搭拉着腦袋坐在地上，臉青唇白。

詢問之下，那個模樣斯斯文文，身穿洋服，年約二十七八，原來就是孫郁生。

那個漢子名叫邱大年，是孫郁生的表兄。

任志新對於自己猜對了張家顯失踪一案乃是孫郁生所爲，大感興奮。就在屋內詢問孫郁生和邱大年。

眼下雖則捉到綁匪，起回贖金，但仍未找到「肉參」，這是最重要的，因此，任志新着重追問張家顯的下落。「說！張家顯給藏在那裏！你們既收了贖金，爲何不放人？」任志新逼視着孫、邱兩人，聲色俱厲。

邱大年急急答道：「長官，我們根本沒有綁走那個張家顯，並不知道他在那裏，給什麼人綁走。」

任志新揮手抽了邱大年一個耳光，喝道：「你他媽的還矢口不供出將張家顯藏在那裏，不見棺材不流淚嗎？」

邱大年給一掌抽得半邊臉紅腫起來，幾乎連嘴也歪了，反而忍痛嚷叫道：「長官，冤枉啊，我們確實沒有綁走張家……的人！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張家新郎給人擄走這回事，表弟昨天匆匆找我，說要在我這裏住幾天，後來忽然對我說，有一個發財的機會，問我願不願幹，還擔保只要小心行事，絕不會出事，輕而易舉便發一筆大財——分三千大洋給我。我給表弟說動了，表弟對我說出發財大計，我才知道張家新郎失了踪，表弟就利用這件事，冒認綁匪，寫了一封勒索信給張家，張家居然相信在我們手上，依言付贖金，我們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想到……」

孫郁生接口道：「長官，他說的都是實情，我們確實沒有綁走張家顯。我聽聞張家顯被綁後，靈機一觸，借題發揮，希望發一筆橫財。你們試想一下，憑我一人之力，怎能從張家綁走張家顯。」

邱大年跟着接口道：「我前晚根本沒有進過省城，那天是我生日，請了下面村裏幾個朋友回家吃飯，吃喝談天直到深夜，若不相信，可到村子裏查問那幾個人。」

接着說出那幾個人的姓名。

蕭原聽孫、邱兩人那樣說，相信孫、邱兩人的話。

任志新却不相信，「孫郁生，爲何昨天我跟幾個偵緝到貿易行去找你，你倉皇逃走？分明作賊心虛！」

孫郁生急急道：「當時我逃走，跟張家顯失踪一事無關。我欠下一個人一筆錢，無法清還，那人揚言會找有勢力的人來討債，我以爲你們是來替那人討債的，而我又無錢還債，爲免吃眼前虧，所以才急急跑掉。」

「你他媽的還砌詞抵賴！」任志新又賞了孫郁生一巴掌。「快說出張家顯的下落，否則，他若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倆等着槍斃吧！」

孫郁生忍着痛，與邱大年連聲呼冤，力辯並沒有綁架張家顯。孫郁生還一再說，他在張家顯成親那晚，在省城一個賭窟內賭錢，差不多天亮前才返家。對於任志新指他曾騙了張家顯一批貨直認不諱。

蕭原眼見這樣問下去，無法証實孫郁生是否綁架了張家顯，於是將任志新拉到屋外，要任志新先押孫、邱兩人回去，然後查証兩人所言是否屬實，才能夠確定兩人的供詞。任志新剛才一口認定孫、邱兩人綁走了張家顯，全因先入爲主，如今聽蕭原所言甚有道理，慢慢冷靜下來，聽從蕭原所言，決定先將

孫、邱兩人押回去，再加查証。

在將孫、邱兩人押走前，任志新吩咐羅隊目帶四個偵緝到坡地下面的村子，查問邱大年所說的是否眞實。

羅隊目馬上帶了四個偵緝到下面村子去。

任志新跟其餘的偵緝押着孫、邱兩人返回省城偵緝隊。蕭原當然跟着。

雖則捉到孫、邱兩人，並起回贖金，由於找不到張家顯，任志新並沒有因破了勒索案而心情輕鬆。

* * *

由於不知張家顯是否自行回家，任、蕭兩人返回省城後，沒有返回偵緝隊，一逕趕去張家。

趕去張家之前，任志新吩咐偵緝石仔會同朱標、杜坤趕去孫郁生所說的賭窟去查問那晚孫郁生是否在那裏賭錢，什麼時候離開。

來到張家，任、蕭兩人看到張家三父子跟李伯禧焦灼如焚的神態，便猜到張家顯仍未回家。

張宗昌看到任、蕭兩人，劈頭便道：「到底怎麼搞的，錢付了，你們也撤了回來，爲何仍不見家顯回來？急死人了！綁匪到底想怎樣才放人？太過份了！」

李伯禧對任志新道：「全撤回來了？綁匪一直沒有動靜？」

任志新道：「報告李廳長，綁匪已經給抓了……」

張宗昌登時色然喜道：「既然已找了人，一定救出家顯了吧？」

李伯禧却板着臉道：「任志新，爲何不照我說的話去做，擅自行動捉拿綁匪？萬一家顯受到傷害……你好混賬！」

蕭原忙道：「李廳長，任隊長並沒有不聽你的話擅自行動，是我在任隊長下令撤走後，一個人偷偷摸摸上綁匪躲藏的房屋探察虛實，發現那裏只有兩個人，而且沒有槍，於是我賺門進入屋內，輕易制服兩個綁匪，然後向天開槍驚動任隊長他們趕回來，經過一番搜查，搜出張翁交給我帶到虎尾交付的那筆贖金，但却找不到三公子。」

審問孫、邱兩人的情形，則由任志新詳細說出來，並將搜回來的贖金交還給張宗昌。

張宗昌聽了之後，馬上生氣地道：「找不到家顯，捉到兩個人，起回贖金有什麼用！我寧起不回贖金，捉不到人，只要家顯能夠平安回來！」

李伯禧道：「任志新，雖則你們捉到勒索的人，並起回贖金，但救不回家顯，有何用？眼前最要緊是將人救回來，其他的都不重要！」

一頓，又道：「一定要盡快救回家顯！在未証實那兩個勒索之徒所供是否屬實之前，要再嚴加審問，知道嗎？」

任志新雖然心裏不舒服，也只好將那口氣硬吞下去。「知道，我一定會盡力偵查。」

蕭原却吞不下張宗昌那口氣，說道：「張翁，三公子失踪這件案子，我恐怕吃力不討好，倒不如請辭，免得……」

張宗昌料不到蕭原請辭不幹，呆了呆，隨即想到自己剛才情急之下所說的話難聽，忙道：「蕭先生，我並沒有責備之意，我剛才情急之下，衝口而出說的那番話請別放在心上。對蕭先生的本領，我是佩服不已，絕對相信蕭先生勝任有餘，請蕭先生繼續幫忙，不勝感激。」

李伯禧也道：「蕭原，請看在我的份上，不要見怪宗昌兄。」

蕭原聽兩人那樣說，不好再堅辭。「難得張翁看得起我，我會竭盡全力，盡我所能找回三公子。」

原來張宗昌於昨天請蕭原幫忙時，已先給予蕭原二百大洋，待找回三子家顯後，再給他三百大洋酬勞。

任志新聽蕭原願意繼續幫忙，暗地鬆口氣。有蕭原幫忙追查，對偵緝隊的偵查大有幫助。偵緝隊在偵查的時候不能夠任意胡來，蕭原却可以用他的方法去偵查，不用顧忌太多，比偵緝隊方便多了。兩方面着手追查下，自然比偵緝隊單方面追查機會較快較大。所以，任志新不想蕭原不幹。

由於還要返回隊部看看石仔和羅隊目分別到賭窟及那條村子查証所得的結果，加上在張家逗留只會白費時間，任志新不想再逗留，對李伯禧及張宗昌道：「李廳長、張翁，我有事要返回隊部。若有什麼情況，請派人到隊部找我，告辭。」

蕭原接口道：「我也有事要辦，正好跟任隊長一道走。」

離開張家後，蕭原對任志新道：「奔波勞碌了一天一夜，又累又餓又渴。志新兄，且拋開一切，吃飽肚子再說，管他是天皇老子還是皇帝老兒！」

給蕭原一說，任志新幾乎整個人癱下來，再想起張宗昌劈面所說的那番話，不由氣往上衝。「老蕭，有財有勢的人眞難侍候！正如你所說，吃力不討好。他媽的，咱們捱更抵夜，奔波冒險，還不是爲了張家那個寶貝兒子！雖則救不回張家顯，但也捉到人啊！讚獎也沒有一句，還噴了我們一臉口水，眞受不了，若不是要靠這份差事養家活口，我才不會忍下那口氣！」任志新大發牢騷。

蕭原拍拍任志新肩頭，說道：「算了，去找個地方喝兩杯伸伸

腿吧。」

任志新邊跟蕭原往前走，邊道：「老蕭，眞有你的！那句話回敬得好。張宗昌不愧是個吃得開的人，馬上知錯向你道歉，我們心裏也好受一點。」

快走到一家飯店前的時候，蕭原忽然對任志新道：「待會吃過飯，我要去找一個人，不跟你回隊部了。」

任志新道：「找誰？你不睏麼？」

蕭原道：「暫時不告訴你，今早我交了贖金返回張家睡了一會，不睏。」

兩人走入那家飯店，要了飯菜，再要了一斤酒，吃喝起來。

* * *

蕭原要找的那個人名叫歪嘴狗，是個不務正業的痞子，整天東逛西蕩，省城裏三教九流的人，幾乎無人不識他，而他性喜探聽旁門左道的消息，久而久之，變成一個通天曉，但凡道上的各種各樣消息，他都有本領知道，他亦因此以此謀生——出賣消息。

幾經打聽，蕭原才找到歪嘴狗。

原來他在家裏。

大凡幹見不得光的勾當的人，都喜歡在夜晚露面，歪嘴狗亦不例外，天黑便不在家，天亮才回家。

蕭原雖然不是出來混混的人，但却認識不少出來混的人，所以深知那些人的勾當。

他本以爲歪嘴狗不知溜到那裏去了，作夢也想不到，歪嘴狗竟然窩在家裏。

來到歪嘴狗那座房屋前，但見屋門緊閉，從門縫裏往內窺看，屋裏有一絲燈光，憑此，蕭原斷定歪嘴狗在家，於是舉手拍門：「歪嘴狗！開門，我是蕭原，快開門！」

拍了一會門，屋內沒人應，蕭原正欲再拍門，屋裏突然響起人聲：「誰呀，這個時候來找我。走吧，我要睡覺！」聲音喘促。

蕭原聽出是歪嘴狗的聲音，馬上提高聲音道：「歪嘴狗！是我——蕭原！快開門！你他媽的轉了性？這個時候睡覺？再不開門，我踢開門進來！」

屋內的歪嘴狗急急道：「等一等，我來開門了，蕭老兄，找我什麼事呀？」

說是等一等，結果要蕭原等了好一會，歪嘴狗才將門打開。蕭原邊走入屋內，邊打量着歪嘴狗，見他衣衫不整，頭髮蓬亂，臉紅氣促，那像是躺在床上睡覺的樣子，倒似剛剛跟人拚命，心裏已猜到是怎麼回事，不由微微笑道：「歪嘴狗，你在家裏搞什麼鬼？」

歪嘴狗臉露尷尬之色，發羞地道：「沒……幹什麼啊，我不是說在睡覺麼？」

蕭原哈一聲笑起來。「我知道你在睡覺，但不是一個人睡，是不是？」

歪嘴狗羞笑着點點頭，「我正在幹那回事，你遲不來早不來，擾了我的興緻。」

一頓，抬眼看着蕭原，壓着聲道：「找我什麼事？」

蕭原也壓低聲音道：「昌盛金銀樓的老闆張宗昌的第三子離奇失踪一事，你不會沒有聽聞吧？」

歪嘴狗連連點頭道：「除了聾子才會聽不到！打從昨天早上便已喧傳全城，街頭巷尾都在談說那件事。」

「你聽到什麼消息？」

歪嘴狗抓抓那頭亂髮。「蕭老兄，這一次我幫不了忙……」

「爲什麼？」蕭原急問：「不敢說？」

歪嘴狗搖搖頭。「關於張家三少失踪一事，我一點風聲也收不到，叫我怎樣說？」

一頓，又道：「自聽聞張家三少失踪一事後，我便四處打聽是什麼人幹的，但却毫無消息，不少人都感到奇怪，若張家三少給人擄走，絕不會風聲全無的，都說這件事透着古怪。」

「歪嘴狗，你的意思是說：張家顯的失踪，並非三教九流所爲？」

歪嘴狗點點頭。「不單我那樣懷疑，不少人都那樣懷疑。」

蕭原拍拍歪嘴狗的肩頭。「有什麼消息，馬上找我，不阻你睡覺了。」

歪嘴狗笑得好邪。「得了，我不送你了。」待蕭原走出門外，向他做個鬼臉，馬上關上門。

* * *

俗語有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何況張家居於鬧市之中，自從傳出張家的第三子失踪後，凡跟張家有交情及生意往來的人，絡繹不絕到張家去看望慰問，情形跟娶媳婦那天不遑多讓，門前的車轎馬川流不息。

蕭原出的主意——要張家不要捂着三子失踪之事任其傳揚出去——似乎收效了，有人來報訊，在城外一座小廟內，看到幾個人挾着一個人進入廟內，一直沒有露過臉，思疑給挾往廟內的人，可能是張家失踪的三子，特地趕來報訊。

張家顯已失踪了兩日兩夜，張家各人憂急得寢食不下，當然不放過任何一個找到張家顯的機會。如今有人來報訊，管他是否屬實，馬上通知任志新，要他帶人跟隨報訊之人趕去救人。

那個報訊的人得到張家五十大

洋賞錢，好不歡喜。

任志新帶了一小隊偵緝，跟着那個名叫黎民的人匆匆往北門外跑去。出了北門，往西面跑了三里路左右，來到一片小山林前，那個報訊者——黎民帶着任志新一行人穿過一片疏樹林，指着不遠處的小山脚上的一座有點破舊的小廟，對任志新說，幾個可疑的人物躲藏在廟內。

任志新往那座小廟打量了一會，然後將那小隊偵緝分成三撥，分從左右後三面掩向小廟，黎民跟着任志新那一撥。

結果是：他們小心翼翼掩到小廟前，撲入廟內捉人，只捉到一個廟祝，根本就沒有黎民所說的幾個可疑犯。

起先，任志新以爲躲在廟內的人早已溜走了，少不免向那個跛了一條腿的老廟祝嚴詞盤問。那個老廟祝聲聲說從沒有人躲藏在廟內。任志新察看過整座小廟後，認爲不可能躲藏幾個人，因爲那座廟實在很小，廟堂後只有一個小房子，是跛廟祝睡覺的地方，後來發覺那個黎民不知什麼時候跑了。至此，任志新肯定那個黎民爲了騙取張家的酬金，揑造了一個謊話。

那個黎民不但騙了張家的錢，還害他們如臨大敵白跑了一趟，爲此，任志新很生氣，發誓若是捉到那個黎民，非要好好整治那無良之徒。

當他趕返張家，向張宗昌及其家人說出受騙白走一趟的事，張宗昌已向他搶着說出，他到來之前，又有人向他報訊，有一個貌似張家顯的人與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城南一條僻巷出現，恰好蕭原來到。於是他給了那人三十大洋報酬，請蕭原跟那人到那條僻巷去查看一下。

張宗昌這樣做，應了一句老話，病急亂投醫。不管眞假虛實，只要有關張家顯的消息，都抱寧信其「是」的心態，絕不錯過。

受了那個黎民的誆騙後，任志新認爲另一個來通風報訊的人亦是個騙子。將趕去小廟所得的結果向張宗昌說出來，張宗昌才知道受了騙，怒罵那個黎民不是人，藉着張家顯失踪一事騙他們的錢，不理會他們的感受，以及對他家人的傷害。

事實上，張家各人從滿懷希望，到知道受騙，全都很激憤難受，新媳婦李秀馨更是咬牙切齒。

任志新猜對了，蕭原跟那個報訊的人到那條僻巷查看詢問的結果，根本沒有一個像是張家顯的男人及一個女子在那幾戶人家出現，而那個報訊者亦乘蕭原拍門查詢時，一溜烟跑了。

對於那兩個無良之徒的所爲，蕭原亦很氣憤。看到張家各人那種憤怒難受的樣子，他很同情張家各人，心裏同樣感到難受。

之後，陸續有人來報訊，有些是來騙錢的，但亦有人眞心誠意來報訊，並不要張家的酬勞，可惜都是捕風捉影，苦了任志新跟他手下的偵緝，還有蕭原，疲於奔命，結果一無所獲。

張家雖然明知來通風報訊的人中有人藉此騙錢，在未辨眞假之前，不敢不信，正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結果，每一次都敎他們失望。

由於曾上當受騙，任志新學乖了，此後每個來報訊的人都派一個偵緝盯着，查出虛報後，便將之抓起來，處以詐騙之罪。

那一日，蕭原跟任志新及其手下偵緝共跑到幾處地方，全都撲空。

張家也知道他們辛苦，沒有虧待他們，在前廳招呼他們吃飯，由長子家揚和二子家盛代張宗昌作陪。

吃過晚飯，辭別張家兄弟，在返回偵緝隊部的路上，蕭原將他昨晚去找歪嘴狗打聽消息的結果對任志新說出來，末了，他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志新兄，連歪嘴狗這麼消息靈通的人也說毫無有關張家顯失踪一事的消息，我猜有可能並不是道上的歹徒所幹，否則，絕不會沒有半點風聲傳出來。我懷疑張家顯是自行失踪的可能性較大。你想一下，以張家防盗之嚴，外人豈能輕易潛入張家擄人而毫不驚動張家的人，更沒有留下一絲一毫痕跡，令人難以置信，志新兄，你認爲如何？」

任志新沉吟了一會，才點點頭道：「老蕭，對於你的猜疑，我亦有同感。」一頓，忽然道：「老蕭，你有沒有發覺，張家至親之人當中，有兩個人並不怎麼悲憂焦急……」

蕭原忙問：「那兩個？」

任志新道：「就是張家大少跟二少。」

蕭原道：「這個我倒沒有怎樣留意，照說，兄弟連心，對於兄弟的失踪，應該憂慮着急才對。志新兄，莫非你懷疑……」

任志新點點頭，「老蕭，我也是今日才察覺到的。既然外間毫無頭緒，那便要改變偵查的方向，轉向有關人等查察。老蕭，再對你說一個秘密，我還發覺張家那個新媳婦那種悲苦憂急的神情是裝出來的。」

任志新倒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蕭原便爲之驚訝不已，「志新兄，你倒是……越說越危言聳聽，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任志新肯定地道：「老蕭，我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亦不是忽發奇想。在束手無策之下胡說八道。我自信沒有看錯，我還看到張家大少跟二少不時交換目光，亦看到新媳婦李秀馨三少夫人嘴角冷笑一瞥目光。本來那很平常，可是這樣的神態教人起疑。」

蕭原越聽越感興趣，伸手拉拉任志新。「去喝兩杯酒好嗎？」

任志新馬上道：「正有此意。」

兩人在附近找了家飯店，要了一斤酒，三個下酒菜，邊喝邊談起來。

「志新兄，張家兄弟跟新媳婦既然有可疑之處，你打算怎辦？」蕭原喝口酒，拿起快子挾菜。

任志新咽下一塊肉，咂咂嘴唇，才道：「當然暗中留意及監視他們的舉動，好歹也要查個清楚明白。眼下一絲頭緒也沒有，絕不能放過任何可供偵查的人和綫索。」

蕭原頷首贊同任志新的話。「這未嘗不是一條線索。可是在未証實他們是否涉嫌之前，千萬不能讓他們察覺。萬一他們並無涉嫌，那會令我們很難堪。」

「這個當然，」任志新拿起酒瓶替蕭原倒酒。「因此，我想請你暗中留意及監視他們的舉動。」

蕭原一口答應，「好，但是也要派幾個人在張家外面看着。我可沒有三頭六臂，亦不懂分身之術，不可能整天監視着他們。」

「這個當然。」任志新道：「我派石仔、杜坤、朱標三人輪流在張家外面暗中監視着，成了吧？」

蕭原點點頭，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志新兄，再來半斤酒如何？」

原來那一斤酒已喝掉大半。

任志新連聲道：「好！要喝便喝個暢快，半斤酒不夠，一斤吧。」

結果兩人又要了一斤酒，足足喝了一個時辰，才帶着六七分酒意結賬離去。

* * *

又有張家顯的消息。

張家馬上派人到偵緝隊去找任志新。

由於昨晚喝了一斤酒，帶着六七分酒意上床睡覺，加上奔走了一天，疲累不已，一覺睡到天亮，仍未醒來，要勞煩一個當值的偵緝叫醒他。

任志新雖則醒來，仍然睡意未消，迷糊中聽到那個偵緝說張家接到張家顯的消息，特地派人來請他到張家。頓時精神一振，睡意全消，一骨碌坐起來跳下床，馬上跟張家派來的人趕去張家。

張家接到的又是一封勒索信。

這一次並沒有人將信送到張家，是有人在天未亮時，從張家大門左面牆外扔進張家。

張宗昌與家人看到那封勒索信內裝着的一隻寶石戒指，都認定張家顯落在發出勒索信的人手上，一時間既擔憂又驚喜。

擔憂的是不知張家顯到底如何——是生是死；驚喜的是：終於得到張家顯的確實消息，這一次絕不會是假的了。

因爲，他們都認出那隻寶石戒指是張家顯跟李秀馨訂婚時，特別訂造的，男女各一枚，李秀馨手上便戴着一枚一式一樣的寶石戒指，絕對錯不了。

既然張家顯的婚戒給送回來，那他肯定在綁匪的手上，絕無疑問。

以往得到的消息，都是無憑無証的，唯有這一次有憑記，絕對不會是借此而騙取張家的贖金。

關於孫郁生和邱大年勒索張家贖金一事，偵緝隊已查証清楚，孫、邱兩人確實沒有綁走張家顯，只不過利用張家顯失踪一事，想藉機發一筆橫財。邱大年所言屬實。村民在邱家談天說地，直到深夜才離去，那時候，邱大年已有五六分酒意，根本不可能再夤夜趕入省城，潛入張家綁走張家顯。至於孫郁生，經查問過那個賭窟的老闆及孫郁生所說的幾個賭徒後，異口同聲証實孫郁生那天晚上在賭窟內賭錢，直賭到天亮前，才離開賭窟返家，孫郁生的一個鄰居亦証實看了孫郁生於天亮後，返回家中，他剛好出門做工，那麼巧遇上。這足以証實，孫郁生並沒有在那一晚犯案。

偵緝隊還查出，孫郁生因爲好賭，但運氣不好，輸了很多錢，欠下不少錢債，其中欠下一個放錢的惡人洪三爺一大筆錢，總數不下五百大洋，一直無法清還，而洪三爺手下不但有十幾個弟兄，保安隊又有幾個好朋友，不到十日前曾到貿易行去找孫郁生討債，可是，搜遍了孫郁生全身，只有十幾個大洋，連利息也不夠，臨走時揚言，若下一次來討債，孫郁生不能本利清還，便會請他在保安隊的幾個好朋友來對付孫郁生。就因爲洪三爺那句話。孫郁生以爲任志新跟四個偵緝是洪三爺的朋友，慌忙竄逃，以至令到任志新認定他作賊心虛，與張家顯的失踪有重大嫌疑。

偵緝隊還查出，孫郁生確曾騙過張家顯一批貨，將所得的貨款拿來還債，卻對張家顯說，他將那批貨賣給另一個人，那個人卻連人帶貨失了踪，他討不到貨款，無法清付那批貨款。張家顯不相信他的話，但念在同窗共讀的份上，沒有再向他追討貨款，卻跟孫郁生斷絕



蕭原開口道：「張翁、李廳長請稍安毋躁，我明白……」

來往。

任志新已在昨天早上到張家把偵查所得，向張宗昌及兩個兒子一一說出來。

還有那個在路上截劫蕭原的人，經過盤問，得知那人是個小毛賊，那麼巧，他那天晚上出來做案，遇上蕭原獨自一人摸黑趕路，以爲天降肥羊，那知道天降尅星，合該他倒霉，居然向蕭原下手，結果當然難免牢獄之災。

這一次勒索之人好大的胃口，居然要八萬大洋，不要現洋，只要票子，還要不同錢號開出的票子，由此看出，勒索之人該是個此中「老手」曉得不要同一錢號開出的大洋票子，恐防給偵緝隊從大洋票子上追查到他的身上。只有此中「老手」才會顧忌到這一點。像孫郁生跟邱大年，便想不到這一點。

綁匪還在信上寫明，要張家將贖金於明天午後二時，派一個人將贖金拿到朝天宮前等着，自會有人去拿取贖金，然後放張家顯。

勒索之人還在信上警告張家，切不可派人跟踪，否則後果自負。

任志新看到勒索之人要八萬大洋贖金，咋舌不已。這個數目，他幹十輩子也賺不到，張家當然拿得出。他不由在心裏慨嘆，天公何其不公，有人窮得飯也沒得吃，有人卻家財百萬。

將信交還給張宗昌，任志新問：「張翁想我怎樣做？」

張宗昌道：「我想偵緝隊不要插手，待我贖回家顯後，你們再緝拿那些綁匪。」

任志新點點頭：「既然張翁這麼說，我們按兵不動。未知張翁打算派那一個人拿贖金到朝天宮？」

張宗昌居然仍無主意，沉吟道：「這個……那麼大筆錢，當然要派一個信得過的人去，我打算……派張升去。」

任志新道：「張翁，財帛動人心，八萬大洋可不是小數目，坐着吃一輩子也吃不完，萬一……見財起意，挾款溜逃，豈不害了三公子？」

張宗昌聽到任志新那番話，頓時呆了呆，隨即連連點頭：「嗯，任隊長所言甚是，多虧你提醒。正是防人之心不可無，關係到家顯的生死，確實要愼重一點，找一個完全信得過的人，可是，一時間我又想不到有那一個人完全信得過。」

任志新道：「莫非張翁連家揚兄和家盛兄也信不過？」

張宗昌忙道：「自己的兒子怎會信不過。我是擔心要他兄弟兩人其中一個拿錢去朝天宮，萬一像家顯那樣給人綁去，豈不是禍不單行？前車可鑑，不得不顧慮到有此可能性。」

任志新點頭道：「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張翁的顧慮未嘗沒有可能。既然家揚家盛兄不宜涉險，若你信得過我和蕭原，何不請蕭原再拿贖金去朝天宮？」

張宗昌一拍大腿。「對！任隊長我怎會信不過，蕭先生亦是個可信賴的人！年前他替我尋回的幾件珍玩，價値數萬大洋，他悉數替我起回，並沒有見財起意。若他吞沒一兩件，我亦無從追查究竟，但他沒有，足見他是一個誠實可信的人。我馬上派人去請蕭先生來。」

馬上到外面吩咐張升趕去找蕭原。

蕭原來到張家，看過那封勒索信，聽過張家揚述說發現勒索信的經過，亦認爲張家顯在勒索之人的手上。

他亦贊成偵緝隊按兵不動，贖回張家顯再說，但却不同意再要他拿贖金送去朝天宮。

張宗昌跟任志新都想不到他會拒絕，忙問爲什麼。

蕭原說出他的想法：「張翁，我不想送贖金到朝天宮，並不是不願意。我想張翁另派一人送去，我則一直在暗中跟着照應，那比我獨自一人拿贖金到朝天宮安全多了。我在暗中看着，可以冷眼看清楚附近的動靜及附近的人的一舉一動，若發現有意外，我可以現身接應，或是暗中跟踪，那便不怕有什麼過失，說不定，運氣好的話，我還可以暗中跟着來拿取贖金的人，確保拿贖金的人確是綁走三公子的歹徒，並查出綁匪的巢穴！當然，我絕不會輕舉莽動，先要三公子給放回來才說。」

張宗昌跟兩個兒子都認爲蕭原所說的主意不錯，但仍有一點不放心。「蕭先生，萬一給你發現……」

蕭原忙道：「張翁請放心，我跟綁匪應該未碰過面，亦不會認識，綁匪亦不會知道我幫張翁你辦事。我不是誇口，若我不願意給人發現我在幹什麼，別人絕不會識破我的意圖！」

任志新接口道：「張翁，蕭原的本領你已見識過，毋需擔心他會被綁匪識破他的所爲。」

聽任、蕭兩人那樣說，張宗昌才完全放心。「好吧，就照蕭先生的主意去做。我叫張升拿贖金到朝天宮。」

* * *

朝天宮是個上香拜神的好去處，宮前那塊大空地更是熱鬧，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攤檔，有賣香燭的，有算命解籤的，更有擺賣衣物針綫脂粉的，亦有賣布匹的，賣吃食的也不少，儼然是個「小市集」，縱使不是到朝天宮去上香參神，亦有很多人到「小市集」上逛逛，因此，雖不是神誕之期，平常日子亦是熱熱鬧鬧的。

張升手上提着一個小藤箱子，裏面裝了八萬大洋票子，來到朝天宮前的空地上，在一處當眼——一個大旗之下的地方站下來，兩眼左張右望，等待勒索的人前來跟他接頭。

蕭原亦在空地當中，扮作一個賣刀剪的人，一直留意着在空地上走動的人的動靜。暫時未發覺有舉動可疑之人。

提着那個裝了八萬大洋票子的藤箱子，張升一直提心吊膽，緊張得從心裏顫出來——雙腿兩手不自禁微微發抖，只盼綁匪早點出現，無險無驚交出贖金，那便上上大吉。

可是，事與願違，他盼綁匪快來拿取贖金，那知道綁匪遲遲不現身，站在旗下等了半個鐘頭，仍然不見有人在他面前出現。

一個鐘頭過去了，綁匪仍未出現，張升緊張得幾乎支持不住，軟倒下去。

蕭原正在賣刀剪，亦好不焦急。

驀地，有四個人走近張升。張升頓時緊張起來，兩眼眨也不眨，什麼也沒有說，上下打量了他們一眼，看着他們往朝天宮走去。

張升在那四個人走到他跟前時，緊張得手心冒汗，一顆心卜卜直跳，緊提着藤箱子，以防萬一。

蕭原亦不由緊張地望向張升那面，隨時準備應變，看到那四個男人走開，登時鬆口氣，突地看到一顆紙團擲在張升的身上落在地上，頓時心頭急跳一下——勒贖的人終於有動靜了！急忙偸眼四下掃視，但却看不出是誰人將紙團擲向張升，亦看不出從那個地方擲出。

張升一顆心才定下來，陡覺身上給一物擲在身上，看清楚，原來是一個紙團，怔了一怔，還以爲是那個頑童惡作劇作弄他，搜視一下，彎腰伸手撿起那個紙團，展開來，赫然發現紙上寫了幾行字：速到朝天宮大殿後，在第三根拄下有一張識紙，照紙上所寫去做。

張升看見那張紙上的字後，猶豫了一會，才往朝天宮走去，並將那張紙揑成一團，放入袋中。

這是他細心之處，萬一到了朝天宮內，有什麼關係，他可以拿出那個紙團做憑証——他是依照綁匪的說話去做，責不在他。

蕭原將張升的舉動看在眼內，但他並沒有暗中尾隨張升往朝天宮走去。恐怕「小市集」內有綁匪的綫眼在監視，他若是尾隨去朝天宮，肯定會給混在「市集」內的綁匪綫眼發覺，將事情弄砸，而他相信在「小市集」內，肯定有綁匪的綫眼，只要不是傻瓜，也會那樣安排。

因此，他集中精神留意「小市集」內的各色人等，果然給他發現一男一女神色舉動有異——不停東張西望，神色透着緊張，對隨後走向朝天宮的人特別留意，連婦女也不放過，就憑那雙男女有異常人的舉動，蕭原斷定那是綁匪安排在「小市集」內的綫眼，他只要盯着那雙男女，不難找到綁匪的巢穴。因此，一直不動聲色，盯緊那雙男女。

那雙男女似乎發覺不到有那一個在張升之後走向朝天宮的人有可疑，一直留在「小市集」內，大概在監視附近的動靜。

在張升走入朝天宮後，那雙男女飛快地說了兩句話，那個女的隨即往朝天宮走去，男的則繼續留在「小市集」內。

大約一句鐘之後，張升終於從朝天宮內走出來，那個小藤箱已不在他手上，走出朝天宮後，張升頭也不回，往回走。

留在市集內的那個男子看着張升走出老遠，仍然沒有離去的意思，待到張升走得人影不見，再逗留了好一會，大概沒有發覺有何不對，終於離開「小市集」。

蕭原沒有馬上暗中尾隨那人而去，待那人走出頗遠，確定「小市集」內沒有可疑之人，才收起刀剪，遠遠的跟着那個男子。

* * *

張升一口氣趕回張家，對等得正自坐立不安的張宗昌父子道：「老爺，辦妥了，我已依照綁匪的指示，在朝天宮後園內的茅厠外交出贖金。綁匪在一張識紙上吩咐我到那個茅厠外說出寫上的暗語，茅厠內的人答對了暗語後，才可以將贖金放在茅厠門口，然後離去。他們收了贖金，三少爺應該很快便會放回來。」

張宗昌父子三人頓時鬆口氣，臉上微露喜色。「張升，辛苦了你。」張宗昌好言對張升說。「綁匪有沒有說什麼時候放家顯回來？」

「有。」張升道：「天黑之前，三少爺一定會回來。茅厠內那個答對了暗號的人對我說的。」

「太好了。」張宗昌自三子失踪後，第一次臉上現出笑意。「家揚家盛，快去告訴你娘和三嫂母女這個好消息，免得她們再焦憂悲愁。」待兩個兒子往裏面走去後，便對張升道：「張升，快去吩咐廚子準備一應辟邪驅穢的物品，弄幾個家顯愛吃的菜，熬一盅參湯，辦好後，你去歇一會吧。」

「是，老爺。」張升向張宗昌哈哈腰，走出內廳。

張宗昌看看只有他一個人在內廳，做什麼也不會讓人看到，於是舉起雙手，大大地伸了個懶腰，張口打個呵欠，長長吁口氣，仰起頭喃喃道：「張家列祖列宗有靈，終於保佑家顯給放回來，全家上下都有覺好睡了……」

突然外面有人匆匆走進來，嚇得張宗昌忙閉上嘴巴放下雙手，一時間好不尷尬，看清楚進來的是長工方柏，頓時沒好氣地道：「阿柏，這麼急走進來，有何事幹？」

方柏垂下雙眼，不敢看着張宗昌，「老爺，偵緝隊的任隊長來了，在前廳等着，我……」

「快請任隊長進來。」張宗昌對於方柏冒冒失失走進來看到他剛才「不雅」的樣子，仍然很生氣。

方柏亦聽出張宗昌生氣，嚇得心頭直跳，那裏還敢再稍留，急急忙忙往前廳走去。

未幾，任志新快步走入內廳，對張宗昌道：「張翁，聽剛才那個阿柏說，張升已回來，他帶去的贖金已順利交給綁匪了吧？」

張宗昌連連點頭，將張升對他說的那番話覆述一遍。「謝天謝地，這一次家顯一定能夠平平安安回來。全家人都不用再日夜擔憂悲慮，食無味，寢難安，任隊長，這幾天辛苦你和隊上的弟兄了。」

任志新也替張宗昌高興，「張翁，三少能夠平安回來，我也感到高興。張翁，再怎樣辛苦，我跟隊上的弟兄都應該的，那是我們的職責。張翁毋需向我致謝。」

張宗昌連連搖手道：「任隊長，雖說那是你們的職責，但我仍然心裏感激，待家顯回來後，我再向你和隊上的兄弟致謝。」「致謝」那兩個字，只要不是傻子，都聽得出另有意思。

張宗昌不愧是個長袖善舞，在軍政商界皆吃得開的人，對任志新這個不大不小的偵緝隊長，亦討好結納，示以恩惠。

任志新當然明白張宗昌的意思，那時候當差吃粮的沒有多少個不沾腥的，只要不過份，不昧着艮心，算是個「好人」了，任志新亦歸於「好人」一類，所以，他沒有拒絕張宗昌的好意。「張翁，我也替隊上的弟兄向你致謝。」他所說的致謝當然跟張宗昌所說的「致謝」不一樣。

張宗昌哈哈一笑，「任隊長，請賞面留下來喝杯我替家顯備下的壓驚酒。」

任志新也不客氣，「張翁，那我不客氣了。」

一頓，忽然道：「蕭原仍未回來，不知他是否有所發現，追踪到綁匪窩賊的地方。」

「任隊長，蕭先生不會在家顯仍未放回來之前，輕舉妄動吧？」

張宗昌頓時擔心起來。

任志新忙道：「張翁，請一萬

個放心，蕭原辦事一向穩重，識得輕重緩急，絕不會亂來。」

「你這麼說，我放心了。」張宗昌吁口大氣。

＊ ＊ ＊

蕭原跟踪那個男子，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終於跟踪到一個地方——一條僻巷後面的一座獨立房屋前，看着那個男人走到獨立房屋的大門前，扭頭張望了兩眼，才舉手扣門——急促地一連扣了七下，左面一扇大門隨即拉開來。那個男人飛快地前後張望了一眼，閃身進入門內，那扇門立刻閉上。

蕭原匿在僻巷，在破牆下匿了一會，確定那座獨立房屋附近沒有匿着人，才退出僻巷，從另一面向那座獨立房屋後面掩去。

那座獨立房屋分前後兩進，中間是個頗大的天井，第二進後面是個院子，圍牆足有丈二高，若有人想徒手攀牆進去，可說妄想。

蕭原有自知之明，雖然身手不俗，却自問無法攀牆潛入後院。而他亦不打算那樣做，在未知道張家顯給放走之前，他決不會貪功冒進，輕舉莽動。

他肯定那座獨立房屋就是綁匪藏「參」躲匿的地方。

雖然不敢輕舉莽動，蕭原却很想一窺房屋內的情況，在後面張望找尋了一會，終於給他找到一個可以往房屋內窺望的地方——一棵兩人合抱的大樹。

那棵大樹距那座房屋頗遠，在十多二十丈外，但有數丈高，爬到樹上，若是目力好，可以望到房屋天井及院子內的情形。當然不可能看得十分眞切。

剛爬上樹上，蕭原馬上望到那座獨立房屋內的第二進有人自屋內走出來，數一下，一共有五個人——四男一女，由於距離遠，蕭原無法看清楚那五個人的樣貌，但却望到其中一人很像張家顯——身形很似。

那五個人穿過天井，匆匆走入前進，走得似乎很匆忙，很快，那五個人走出大門外，急匆匆往僻巷內走去。

蕭原立刻從樹上溜下地，急急跑向隔巷，追上那五個人。

那知道他一頭跑入隔巷內，頭上重重地挨了一下，腦袋嗡一聲響，隨即失去知覺，重重跌落地上。

在隔巷左面的牆下，一個男子手執一根兩尺長短的木棍，看了一眼倒地不起的蕭原一眼，冷笑一聲：「想跟踪我們，沒有那麼輕易！你以爲你很高明，我們察覺不到你暗中跟到這裏來？嘿嘿，你這傻瓜大概沒有聽過，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句話了！」輕輕踢了踢昏倒不醒的蕭原，隨即飛快跑出隔巷外，一閃不見。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時辰之後，不是給人救醒的，是給一條狗弄醒的。

那是一條又老又大的黑狗，不知是餓得緊還是有靈性，慢吞吞從隔巷那頭走前來，走到蕭原的身旁便停下來不再往前走，將狗頭湊到蕭原身上，幾乎嗅遍了全身，然後發出一聲嗚咽，跟着伸出舌頭在蕭原的臉上舔着，將蕭原從昏迷中舔醒過來。

那頭大黑狗看到蕭原動了動，醒過來，抬起腦袋發出一聲歡嗚，跟着向蕭原歡快地吠叫了兩聲。

蕭原醒來後的第一個感覺是頭痛欲裂，頭側挨了一記重擊的地方劇痛如燒，忍不住呻吟出聲，伸手摸摸那個地方，感覺那裏腫起一大塊。

吸口氣，咬着牙，蕭原用手撐着地上慢慢坐起來，腦袋一陣劇烈疼痛，兩眼金星直冒，幾乎又昏倒下去。

定定神，緩緩吸了口氣，感覺好了一點，那頭大黑狗又將嘴湊到蕭原的臉上黏着，似是要安慰他，還輕輕地嗚咽兩聲。

蕭原對大黑狗頓生感激之心，伸手輕輕撫摸大黑狗的頭，跟着將大黑狗摟住。

人狗依偎了一會，蕭原感覺好了一些，於是放開大黑狗，慢慢站起來，忍着痛，向那座獨立房屋一步步走去。

那頭大黑狗亦步亦趨，彷彿跟蕭原是老朋友，恐怕蕭原會不支倒下，要護着他。

走到那座房屋前，蕭原停下來歇了歇，才伸手去推那兩扇關上的大門，試試是否推得開。一推之下，兩扇大門應手而開。原來只是關上，並沒有在裏面上門。

那隻大黑狗似乎知道蕭原要走進去，搖動尾巴掃掃蕭原的腿脚，搶先走進屋內。

蕭原看着大黑狗讚許地笑笑，從身上拔出匣子槍，跟着走入屋內。

從大門走進去，便是第一進，迎面有一塊屏風，繞過屏風，便是大廳，左右兩邊有廂房，大廳後面亦有一個房間，左面有一條通道到後面。大廳當中擺放了一張楠木雲石圓桌，配上六張圓櫈子，正中牆下是一張紫檀木造的供案，左右兩邊牆下擺放了一排紫檀木造的椅子和几子。單是前廳的擺設，便顯出房屋的主人不是普通人家。

蕭原打量了一遍，跟着逐一搜查左右廂房及正房，全都沒有人，只有正房床上放了被子，蕭原由此猜到，有人在正房寢宿。

那條大黑狗每一次都搶在蕭原前面走進房中，像是怕他遇到意外，替他先行探路。

蕭原對大黑狗好不感激。

前進沒有人，蕭原便往後面走去，那條大黑狗又搶着走在前面，走到前座與後進之間的天井中。

天井頗大，種了幾棵花樹，牆下擺着放盆栽的木架子，空空的，一棵白蘭樹下放了兩張櫈子。蕭原略爲看了一遍，便往後進走去，大黑狗馬上豎起尾巴走入後進。

後進有四個房間，當中是一個內廳，擺放的桌椅都是紫檀木造的，左面一條穿廊直達後院。四個房間的床上皆有被枕，都是沒人，內廳的桌上擺放着一個茶壺，幾個杯子，壺中的茶水有餘溫，三個杯中亦有餘茶，蕭原在後進內搜了遍，正要往後院走去，驀地聽到後院傳來大黑狗的吠聲，霎時心頭劇跳，急忙緊一緊手中槍，同時扳開大機頭，身子貼着牆下往後疾走，看看大黑狗爲何吠叫。

打從進入房屋後，大黑狗第一次吠叫。

此刻，蕭原已忘記了頭上的傷痛，全神戒備，提防突如其來的驟變，小心翼翼走出後院，看到大黑狗站在右面一牆下一列兩間屋子前，朝其中一間屋內情急地吠叫兩聲，又回頭向蕭原這面張望，看到蕭原走出來，馬上歡嗚一聲，一頭跑入那間屋內。

看到大黑狗那個樣子，蕭原稍爲放鬆下來，大黑狗不像發現了什麼危險，否則，牠不會毫無戒備跑入屋內。不過，蕭原仍然不敢大意，一步步走到那間屋子前，手上的槍指向屋內，一眼看到大黑狗站在一個灶前，歡欣跳躍的樣子，不禁失笑起來。

原來那間屋子是灶間，相連的一間是柴間，大黑狗所以吠叫，大概察覺到灶間內有吃的東西，因而發出吠叫，驚動蕭原。

蕭原查看過灶間和柴間沒人後，才走回灶間，打開灶上的鍋蓋，原來鍋中放着一碟吃剩的魚、一碟豬肉，還有些米飯，怪不得大黑狗那麼雀躍了。不用說，大黑狗一定餓了。反正房屋內的人都跑了，他拿出鍋中的魚肉米飯放在地上讓大黑狗吃。

大黑狗似乎餓極了，向蕭原搖頭擺尾，跟着馬上低頭大吃起來。

看着大黑狗只顧吃東西，此時，蕭原才看清楚，大黑狗，肚側肋骨顯現，不用說，是餓成那樣的，油然生出憐憫之心，若牠是沒主之狗，便收養牠。

看着大黑狗吃得津津有味，蕭原突然感到口渴，走到水缸前，拿開缸蓋，舀了一殼水來喝，又拿了一塊布浸在水中，然後拿起來放在傷腫的地方，頓時疼痛稍減。

蕭原眼見宅子內空無一人，再搜下去也搜不到什麼，於是離開宅子，趕去偵緝隊部。

那頭大黑狗跟着跑出來，搖着尾巴繞着蕭原的脚跟轉了一圈，緊隨不捨，蕭原不忍心趕牠走，由牠跟着，結果收養了大黑狗。

＊ ＊ ＊

趕到偵隊緝部，向當值的偵緝詢問之下，知道任志新去了張家，至今未返，蕭原頓知不妙，馬上急趕去張家。

若綁匪收了贖金，放回張家顯，任志新絕不會在張家逗留，縱使要向張家顯詢問口供，亦不會急於一時，張家亦不會准許。如今，任志新似在張家，極可能綁匪仍未放回張家顯。

趕到張家，由下人帶着蕭原來到內廳，一眼看到張家夫妻父子還有新媳婦、親家李伯禧夫婦，還有任志新，全都坐立不安，神色焦灼，他便知道，張家顯至今仍未放回。

莫非綁匪收了錢，撕票不成？一念及此，蕭原一顆心頓時往下沉。

任志新一時看到蕭原，頓時像個遇溺的人，一手抓到一個救生圈那樣，急迎向蕭原，邊急聲道：「老蕭，有什麼收穫？」

張家夫妻父子新媳婦，還有親家李伯禧夫婦，莫不將目光落在蕭原身上。

蕭原邊步入內廳，邊不答反問：「志新兄，張三少仍未回來？」

任志新的腦袋馬上搖起來，「至今未回！老蕭，可有收穫？快說啊！」

張宗昌情急地接口道：「蕭先生有什麼……發現啊？贖金送了出去，綁匪亦已收了，却不見家顯回來，急死人了！豈有此理！」

李伯禧亦按捺不住，「他媽的！再不見家顯回來，我親自去對省主席說，派軍隊來個大搜查，非要找到家顯不可！將那些可惡的綁匪一個個槍斃！示衆三日！」

張宗昌救子心切，急急道：「伯禧兄，好主意啊，還不快去見省主席……」

蕭原可不想因一個張家顯而勞動到軍隊，鬧得省城裏的平民百姓鷄犬不寧，搶着說道：「李廳長，萬萬不可動用軍隊，還請三思，我們對付的是幾個綁匪，不是去打仗。這種事，軍隊根本派不上用場。」

張夫人幾乎哭着說：「管他呢！只要能夠找回家顯，動用軍隊又何妨！」

李夫人附和道：「伯禧，親家

奶奶說得對，快到省府去見蔡主席，調派軍隊大舉搜查。」

此時，連任志新也感到不宜調動軍隊，急急道：「張夫人、李夫人，調動軍隊搜查全城，恐怕不大妥當……若能夠一舉救回三少固然好，萬一找不到，不但擾民，恐亦會逼虎跳牆，逼使綁匪爲求脫身，不惜殺……害三少，那時候……」

張、李兩位夫人聽了任志新那番話後，登時張口結舌，不知所措。新媳婦李秀馨忙開口道：「爸！調派軍隊大搜查之事，萬萬使不得。正如任隊長所說，恐會適得其反，我不要才過門便守寡。」

李伯禧急得頓足道：「秀馨，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如何是好？」

蕭原忽然開口說道：「張翁、李廳長，請你們稍安毋躁。各位的心情我很明白，不過，急也沒用，希望三少遲些便回來，那便上上大吉。就算綁匪不肯放人，相信不敢殺害三少。他們無非爲了錢，在他們眼中，三少就像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雞，絕不會笨到殺雞取卵，只要他們再有所要求，我敢擔保，一定將綁匪一舉緝獲，救回三少。」

張夫人跟李夫人聽蕭原那樣說，心裏稍安，齊聲道：「但願如蕭先生所言，求菩薩保佑，家顯待會便回來。」

任志新突然脫口對蕭原道：「老蕭，差點忘了問你，有什麼收穫？」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落在蕭原身上。

蕭原於是將跟踪一個漢子到綁匪的巢穴，到遇襲昏倒，醒來後綁匪已人去屋空的經過，詳細述說出來。

當各人聽聞蕭原發現了綁匪「藏參」之處時，莫不臉露喜色，可是，待到蕭原述及遇襲暈倒，醒來後已人去屋空，張李兩家的人莫不頓足嘆息，連說可惜，神態語氣，流露出對蕭錯失救回張家顯，擒獲綁匪之良機的不滿之意。

待蕭原說完後，張宗昌更是宣諸於口：「蕭先生太大意了，要不是你給綁匪擊暈，這時已救回家顯，將綁匪一網成擒！唉，如今如何是好？」

任志新忍不住道：「張翁，老蕭像我們一樣，是個人，不是法力無邊的仙佛。狗兒也有打磕睡的時候，何況是人，總有顧及不到的地方。換了是我，結果一樣！」

張宗昌也知道剛才一時情急之下，口不擇言。如今兒子仍未放回來，說不定還要蕭原大力幫忙，於是馬上向蕭原道歉：「蕭先生大人大量，請不要見怪，我剛才所言，情急之下衝口而出，實乃無心之言。」三子一日未回來，可能仍要蕭原幫忙，所以，張宗昌不得不低聲下氣向蕭原道歉。

蕭原並不是一個氣量淺窄的人，對於張宗昌剛才那番話並沒有放在心上，料不到張宗昌向他道歉，待他說完，忙道：「張翁的心情我很明白，怎會介意呢。張翁請放心，那伙綁匪雖然人去屋空，但我已認得被我在朝天宮盯上的那個人。那是一條綫索，循此偵查下去，不難查出那伙綁匪的下落。」

一頓，又道：「還有，那座房屋亦是一條綫索，只要查出那座房屋的主人是誰，便極有可能查出那伙綁匪是什麼人！」

任志新第一個點頭。「對！那座房屋是一條重要的綫索，待會返回偵緝隊部，我馬上派人去查。」

張、李兩家的人全都點頭稱是。唯有李秀馨不作聲。

蕭原却道：「志新兄，事不宜遲，我看你還是立刻趕回隊部，派人查明那座房屋的業主是什麼人，然後順藤摸瓜，一直查下去，將那伙綁匪一網打盡！這裏若有什麼情形，我會趕去隊部告訴你。」

李伯禧迭聲道：「蕭原所言極是，任志新，馬上返回偵緝隊帶人從那座房屋着手追查。」

任志新應了一聲：「是！」馬上離開張家趕返偵緝隊部。

內廳那座自鳴鐘一連敲了九下，每一下鐘聲仿似一記重擊敲在張、李兩家人的心頭上，本已焦灼難耐，坐立不安的張李兩家人心頭直往下沉。

張宗昌再也沉不住氣，對親家道：「伯禧兄，看來那伙綁走家顯的賊匪不會放回家顯！要是放了，早已回來。你要想個辦法讓家顯盡快回來。萬一家顯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剛過門的女兒往後的日子怎樣過啊！」

李夫人抓着丈夫的手，哀求道：「伯禧，爲了秀馨，你一定要想個辦法啊！」

李秀馨失聲哀哭起來。

李伯禧搓着雙手，苦着臉道：「唉，這不是打仗，只要調動軍隊，打垮對方便成。是擄人勒索！縱使出動軍隊，無異狗咬耗子，幫忙不大。這種事，非要依靠偵緝隊不可！」

蕭原插口道：「李廳長，軍隊雖然幫不上大忙，但也能幫個小忙——將各處進出省城的地方封鎖起來，令到綁匪不易逃逸遠走。綁匪既逃脫不了，自然不敢輕易殺害令婿，起到威嚇之效，未知李廳長以爲然否？」

李伯禧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我馬上去跟城防李司令說一聲，調派軍隊把守各處通行要

道！」他可是說做便做，馬上趕去城防司令部。

蕭原逗留到自鳴鐘敲了十下，仍不見張家顯回來，猜度綁匪不會放張家顯回家了，於是向張宗昌告辭，返回家中，打算好好睡一覺。

那知道前腳才踏屋裏，便有人找到來。

歪嘴狗奮夜來找他。

「蕭原，我找得你好辛苦，怎麼這樣晚才回家？害我跑了三趟才找到你。」歪嘴狗劈面便埋怨蕭原。

蕭原見是歪嘴狗，馬上猜到他的來意，急忙道：「可有張家三少爺的消息？」

歪嘴狗連連點頭。「正是，要不我怎會接二連三來找你，急死人了。」

「快說。」蕭原登時目光發亮。

歪嘴狗吁口氣，說道：「有人在傍晚時分，看到張家三少爺跟兩個人在城南白龍廟後出現。我得到消息後，馬上趕來找你。」

「確實？」蕭原打斷歪嘴狗的話。

歪嘴狗咧咧嘴，正色道：「絕無虛假！」

蕭原責備道：「既然找不到我，爲何不到張家或是偵緝隊去報訊？」

歪嘴狗翻翻眼。「蕭原，我是什麼人，你知道，偵緝隊的人亦知道，若我到偵緝隊去報訊，他們會相信我嗎？只怕我還未開口說話，他們便將我抓起來關禁。張家門高狗惡，豈容我這種人進去，那都是廢話。你曾救過我，不是你，我那能活到現在。我一直想報答你，如今終於有機會，我怎會爲了幾個錢而不報恩。而我亦沒有打算到偵緝隊或張家去報訊，我只想將消息告訴你。」

蕭原頓足道：「唉，救人如救火，豈能延誤。第一次找不到我，你便該去偵緝隊報訊！如今距傍晚足有四個多鐘頭，恐怕擄挾張家三少爺的人已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歪嘴狗聽蕭原那樣說，頓現後悔之色，抓抓那頭亂草般的頭髮，說道：「我一心要報答你，一時間想不到那樣多！唉，我怎麼不開竅，死心眼只想着告訴你？眞他媽的糊塗。」

蕭原眼見歪嘴狗一臉懊悔之色，心裏不忍，再說，那不過是他猜測之言，未必如此。何況歪嘴狗一番好意，怎好怪他，當下說道：「歪嘴狗，謝謝你的幫忙。剛才不過是我猜測之言，作不得準。擄挾張家三少爺的綁匪說不定還躲在白龍廟附近，我這就趕去偵緝隊部，會同偵緝隊的人搜查。你回去吧，一點意思，拿去吧。」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塞在歪嘴狗的手上。

歪嘴狗沒有推辭不要，老實不客氣將票子放入內衣袋內。「謝謝，祝你馬到功成找到張家三少爺。」說完，馬上離去。

疲於奔命　徒勞無功

蕭原亦立刻鎖好房門，急急趕往偵緝隊部。

本已躺在床上睡了的任志新聽了蕭原的話後，即時從床上跳起來，邊下床邊向站在房門外的一個偵緝道：「傳我命令，着第一第二小隊集合候命。」

那個偵緝答應一聲，急急往左面走去。

任志新邊穿鞋子，邊對蕭原道：「老蕭，消息確實？」

蕭原正色道：「絕對確實，而且可靠！」

任志新沒有再說什麼，穿好鞋子後，與蕭原往外面走去。

帶着兩小隊偵緝急匆匆趕到白龍廟，任志新下令將那一帶地方封鎖起來，然後逐家逐戶展開搜查。

一時間，砰砰彭彭的拍門聲在夜空中震響着，引來了一陣陣的狗吠聲。

搜查結果，根本搜不到張家顯，但卻有收穫——在白龍廟一條小巷的一所房屋內却發現有人逗留的痕跡，據鄰里所言，那所房屋丟空了有好一段日子，自從屋主林老根死後，便空置着。如今房屋內遺下明顯有人逗留過的痕跡——一個瓦壺內的水尚有餘溫，滿佈塵灰的傢具中一桌數椅却塵灰不沾。分明曾有人在屋內偷偷逗留，極可能就是綁架張家顯的綁匪。

雖則搜不到人，但有所獲，任志新雖則有點失望，仍認爲值得。

由於那所房屋上了鎖的，若要進去，必須將大門上的銅鎖打開，只有持有鑰匙的人才能開鎖進屋。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任、蕭兩人當然不會放過，從左鄰右里的口中得知，林老根只有一個姪兒，名叫林富有。林老根的後輩便由林富有料理，遺下的房屋自然歸林富有所有，至於林富有幹什麼營生，家住那裏，左鄰右舍都不清楚。後來從一個住在另一條巷子內的老頭兒口中得知，林富有幹的是商販營生，住在菜市街裏頭，至於那一家，他亦說不上來。

有了這條綫索，蕭、任兩人顧不了疲睏，跟着帶隊趕去菜市街，將那條街道封鎖起來，然後叫開頭一戶人家的大門，詢問林富有居住在那一座房屋，應門的人回答林富有住在街尾第五家房屋，蕭原與任

志新帶了幾個偵緝來到那所房屋前，一個偵緝不等吩咐，搶先上前拍門。

一會，有人應門：「誰呀？」

「快開門，我們是偵緝隊的！」拍門那個偵緝隊喝叫。

「偵緝隊的長官？什麼事呀？我家一向奉公守法，從沒有犯事……」

「撞門進去！」任志新眼見屋內的人遲遲不開門，忍不住呼喝一聲。

那個偵緝立刻退後數步，然後側着身子往緊閉着的大門上撞去，「彭」然一聲大響，兩扇大門給撞開來，那個偵緝亦乘勢衝入屋內，幾乎與屋內一人撞上，嚇得屋內那人發出一聲驚呼：「幹嗎……撞門……」屋外的偵緝隊即一擁而入，不待任志新下令，已在屋內各處搜查起來。

任、蕭兩人隨後走進屋內。

那個幾乎給撞倒的人是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一副驚恐失措的樣子，站在那裏張惶地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半夜三更闖進來。我家的人從沒幹過犯法的事啊，你們不能這樣……」

「老伯，我們來找林富有，你是他的什麼人？」任志新在那老人面前一站。「林富有犯了事，我們來抓他！」

那老人瞪大眼看着任志新。「長官……我是阿有外公，他做的是正當生意。」

「報告隊長，找到林富有。」一個偵緝從屋裏快步走出來向任志新報告。

任志新「嗯」了一聲，問道：「還搜到什麼？」

那個偵緝道：「報告隊長，除了林富有外，還有他（指指那老人），除此外再無別人。」

話聲未落，兩個偵緝左右挾着一個雙手給反扣起來的男子從屋裏走出來。那男子大聲嚷叫：「我沒犯法，你們幹嗎抓我！」

一個偵緝惡狠狠地衝着那男子道：「閉口！再叫嚷，賞你兩個大嘴巴！」

那老人看到外孫給兩個偵緝挾出來，慌惶地撲過去。「阿有！長官，你們不能將阿有抓走，他沒有犯事啊！你們憑什麼將他抓走？」

一個偵緝擋住那老人，任志新冷冷道：「老伯，林富有跟張家三少爺失踪一案有重大嫌疑，我們要帶他回去詳加查問！」

林富有大叫冤枉。

老人亦極力呼冤，阻止偵緝將他的外孫帶走。任志新只好叫兩個偵緝將老人攔住，讓那兩個偵緝將林富有押出去。

蕭原眼見那老人三番四次欲衝破兩個偵緝的攔阻，只好上前好言說道：「老伯，安靜一點，我們將你外孫帶回去，只是查問清楚他是否牽涉在張家三少爺綁架案之內，並不是一口咬定他犯案，若查明他與該案無關，一定會放他回來。」

老人聽蕭原那樣說，才稍爲安靜下來。

押着林富有返回隊部後，天已快亮，任志新全無睏倦之意——案子至此才有所突破，教他興奮不已，馬上審問林富有。

蕭原當然不會錯過這齣「好戲」。在審訊室內看着任志新如何查問林富有。

「你是林富有？」

林富有直認。

「白龍廟後那條盤龍巷內第九家房屋，可是你叔父遺留給你？」

「是。」林富有坦然承認。

「只有你才有那所房屋的鑰匙，是不是？」

林富有毫不猶豫應了聲「是。」

「既然只有你才有大門鎖上的鑰匙，除了你之外，別人無法打開門鎖進內，是不是？」

「是。」林富有又點點頭。

任志新一拍桌子，厲聲道：「哼嘿！你既已承認了，而你那所房屋在昨天傍晚時，曾有人在裏面逗留，經查實，在那所房屋內逗留的人乃是張家三少爺及綁架他的綁匪！那所房屋是你的，只有你才能打開大門上的鎖進去，你他媽的好明顯地你是綁匪之一，快快招認！」

林富有嚇得目瞪口呆，一會，才張惶大叫：「長官，冤枉呀！我與張家三少爺那件綁架案全無關連，你們不能因爲那所房屋是我所有，便咬定我是綁匪。」

「閉口！」任志新厲聲道，「若你跟綁匪不是一伙的，他們怎能在屋內逗留？」

林富有給任志新喝得嚇一跳，急急辯解：「長官，那所房屋的鑰匙我在十天前給了一個朋友。他說這幾天可能有親戚從鄉下來探望他，向我商借那所房子讓他的親戚暫住數天。我想那所房屋橫豎丟空，於是答應借給他，將門匙交了給他。至於他是否將房屋拿來怎樣做，我全不知情。」

「你他媽的還狡辯抵賴？」任志新拍桌厲喝。

林富有慌忙叫道：「長官，我說的句句屬實，此事不但我外公知道，隔鄰的三婆亦知道。而且我每天都在菜市場內做生意，收市後便回家。長官大可派人到菜市場及我家的左鄰右里查問，便知眞假。」

「林富有，你將那所房屋借與誰人？」蕭原忽然開口問。

「汪日興。」林富有答。

「家住那裏？幹何營生？」任志新接口問。

「住在菜市場前頭的魚欄巷，往前數左面第十一家，他本是賣魚的，後來不幹了，改行販運乾貨生意。」林富有答得很詳細。

「你可知道，跟他來往的人都是些什麼人？」蕭原問。

「以前跟他來往的，都是在菜市場營生的，自從他改營販乾貨生意後，便甚少跟我們來往。」

「最近什麼時候見過他？」

「就是他向我借房屋那天。」林富有答。「拿了鑰匙後，便沒有見過他。」

「嘿嘿，若我查出你所說不盡不實，你他媽的，有你好受？」任志新兇狠地瞪了林富有一眼。「在未查明你是否清白之前，要將你關押在這裏！」跟着向站在室外的一名偵緝道：「彭新，將他押下去關起來。」

彭新馬上進去將林富有押出去。

待彭新押着林富有走出室外，任志新張口打個呵欠，伸了個大懶腰，用力吸口氣，說道：「老蕭，認爲如何？」

蕭原明白任志新所指，答道：「我認爲林富有的話可信。他供出來的那個汪日興嫌疑最大。」

任志新點點頭。「跟我所想的不謀而合，事不宜遲，我打算馬上去抓那個汪日興回來。」

蕭原忍不住大大打個呵欠。「志新兄，支持得了嗎？」

任志新甩甩腦袋。「我雖然不是鐵打的，但仍然支持得了。」一頓，跟着道：「老蕭，抓人的事，是偵緝隊的職責，你毋需跟着去，回家去睡一會吧。」

蕭原搖搖頭。「一日破不了案，救不回張家顯，我一日睡不安枕，食不知味。我跟你一道去。」

任志新沒有再說什麼，馬上着令人召集第四小隊，跟他一起去拘捕汪日興。

可是，他們趕到林富有所說的地址——汪日興的住所時，却撲了個空。

汪日興不在家。

據他的家人說，六日前，汪日興離家外出後，便一直沒回家。而他每次外出販運乾貨，最長不過三五日，這次逾期未歸，家裏人都很擔心遭遇意外，想不到他惹上官非，但都不相信他跟張家三少爺的失踪有關連。

推算一下，張家顯是在五日前失踪的，換言之，汪日興是在張家顯失踪前一天離家。雖然汪家的人不相信汪日興與張家顯失踪一案有關，任、蕭兩人却認爲汪日興嫌疑重大。離開汪家前，任志新對汪家的人嚴厲警告，若汪日興回家，必須帶同他到偵緝隊投案，否則，治以從犯之罪。

離開汪家後，任志新吩咐兩個偵緝在汪家附近監視。

返回隊部後，天已大亮了。

任、蕭兩人都很睏倦，蕭原懶得返回家中睡覺，留在偵緝隊部，跟任志新同床略睡片刻。

兩人才上床躺下，剛闔上眼，一個當值的偵緝來報：張家管事張升有急事來報，任志新只好下床到前面去見張升，蕭原亦躺不下去，起床跟隨任志新到前面去，看看張升所說的急事到底是怎麼回事。

見了張升，任志新還未開口詢問，張升已急不及待道：「任長官，老爺請你馬上走一趟，有人向老爺報訊，昨晚於桂花崗下見到幾個可疑的人走進呂祖廟，其中一人很像我家三少爺。」

「報訊的人走了沒有？」任志新恐怕又是報假訊——騙取張家的賞金。害他們白走一趟，故有此問。

「還在。」張升答。

任志新聽說報訊之人還在張家，相信了幾分，馬上帶了一小隊偵緝趕去張家。當然少不了蕭原的份兒。

來到張家，見到張宗昌，聽了那個自稱名叫蔡福來的報訊者親口再說一遍後，任志新要那報訊的蔡福來帶他們趕去桂花崗下的呂祖廟。

蔡福來滿口答應，原來張宗昌已應承他，若他所言屬實，無論能否捉到綁匪，救回張家顯，都會給他一筆賞金，他當然樂意效勞。

蔡福來帶着任、蕭兩人及一小隊偵緝來到桂花崗下的呂祖廟前，任志新分派了人手包圍了呂祖廟後，才與蕭原及四個偵緝直入呂祖廟內。

呂祖廟說大不大，只有前後兩進，前面是神堂，後面是廟祝及道士清修居住的地方，中間有一個天井。供奉的是呂純陽祖師。

任、蕭兩人跟四個偵緝才進入廟內，便遇上廟裏的住持立清道人，看到六人神色凝肅，氣勢洶洶，腰間凸凸，知是有來頭的人，忙陪上小心，上前單掌打個問訊：「幾位施主，請問是來上香還是……」

任志新沉聲道：「我們是偵緝隊的人！快叫住持出來見我們！」

立清道：「長官，貧道就是敝廟住持，請問長官到來，所爲何事？」

任志新道：「我們來找幾個人！廟裏昨晚可有人來借宿？」

住持答應道：「昨晚確曾有五人到敝廟借宿。」

「請住持馬上帶我們去見那五

個投宿的人。」任志新打斷立清的話。身後四個偵緝作勢欲往後面闖。

立清道人臉露驚訝之色，語氣依舊從容。「長官，那五個施主大清早已離開敝廟，說要趕着上路返鄉。」

「當眞？」任志新目光銳利，緊盯着立清道人。

立清道人一派從容，「出家人不打誑語。貧道怎敢謊騙長官。」

任志新仍然不相信：「道長，事關重大，我要在廟裏搜查一遍。」不等立清答話，已命令四個偵緝隊展開搜查。蕭原亦隨那四個偵緝一起搜查，並盤問廟內的道士及廟祝等人。任志新則「陪」着住持立清談話。

蕭原跟四個偵緝搜遍了廟內各處，連茅厠也看過，除了幾個上了年紀的男女善信外，沒有別的人在廟內借宿。詢問那些男女善信及其他道士，跟住持立清說的一樣。昨晚確曾有五個人到廟裏借宿，但在大清早便離去。幾個道士都能夠描述其中四人的身形樣貌，但却說不出第五個人的模樣。原來第五個人是給背着進廟的，同行四人說那人感染了風寒病倒，背了那人進入客房，無法看到那人的樣貌，所以說不出那人是什麼模樣。住持立清還叫火工道人煮了一碗薑湯送入客房內給那人喝下。今早離開時，那人仍要一人扶着走。

從幾個道人及幾個上了年紀的善信所描述那四個人的樣貌，蕭原發覺其中一人跟汪日興的樣貌頗脗合，跟任志新一說，任志新亦認爲極可能是汪日興。而汪日興既然嫌疑重大，同行的三人極可能是綁架張家顯的同黨，至於那個生病的人，可能是張家顯。可惜他們遲來一步，給那五個人走了，要不，可能便破了案，如今又要費工夫追尋了。

任志新急忙查詢那五個人離開後往那個方向走，據開門相送的小道士說，五人離開呂祖廟，往左面——西南方向走去。

計算一下，那五個人已走了一個時辰有多，仍有希望追上。蕭原對任志新道：「志新兄，我打算追下去，看看是否追得上那五個人。」

任志新點頭道：「我正有此意，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追下去。」

蕭原道：「我一個人追下去便成。你還是回張家向張翁覆命吧。」

任志新想想，嗯，我派四個偵緝跟你一起追下去。」

蕭原並不反對，馬上帶了四個偵緝朝西南方追下去。任志新則帶同其他的偵緝，還有那個蔡福來返回張家，向張宗昌回覆搜查呂祖廟的經過。

* * *

蕭原帶着四個偵緝一路追下去，沿途都查探到那五個人的行踪。可是，到了城西那個叫金龜窩的地方，便失去了那五個人的踪跡。

多番查問附近的店舖及人家，都說沒有看到蕭原他們所說的五個人。可是，五人明明是往金龜窩這面走來的。

金龜窩是一大片房屋，少說也住了近百戶人家，從高處看，那片房屋形如一隻伏着的龜，金龜窩其名大概由此得來。

五個可疑人的踪跡在金龜窩附近消失，極有可能那五人藏匿在那一大片房屋之內。蕭原查詢之下，得知那大片房屋可謂四通八達。裏面街巷縱橫棋佈，每一個方向都有不少於一個進出口。不要說搜查了，就是要監視每一個進出口，亦需不少人手。蕭原吩咐那四個偵緝分別守在四面，他馬上趕回張家找任志新，要他加派人手趕來金龜窩，監視每一個進出口。

張宗昌聽了任志新的回報後，大爲緊張，連說可惜，要是早去一步，說不定能夠截住那五人。並責備蔡福來，爲何不在昨晚趕來報訊，讓那五人跑掉。爲了那筆賞金，蔡福來不敢說什麼，幸好張宗昌雖則不滿他不及時來報訊，却沒有食言，給了蔡福來三十大洋賞金。

那時候物價便宜，一個大洋可以買一擔米，普通人一月不過掙三四個大洋。所以，在普通人眼裏，三十個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對於任志新及其手下未能搜捕到那五個人，張宗昌大感失望之餘，唯有將希望寄放在蕭原身上。希望他能夠追上那五個人，將他們截下，救回三子張家顯。

他已認定那五人中，有一個是他兒子張家顯，其餘四人是綁架張家顯的綁匪。

當蕭原趕回來，向任志新說出一路追踪下去的結果，張宗昌不等蕭原說完，便心急地道：「任隊長，錯不了，那些綁匪一定將家顯帶到那個金龜窩的地方收藏起來！快派人去那裏逐戶搜查，務必找到那些綁匪，救出家顯！」

任志新先不理會張宗昌的說話，吩咐一個隊目火速返回偵緝隊部，召集一小隊偵緝趕去金龜窩，將那裏每一個進出口守着，暗中監視進出的人，待那個隊目走後，才對張宗昌道：「張翁，可知道那裏一共有多少戶人家？那個地方有多少個進出口？」

張宗昌還是第一次聽聞金龜窩這個地方，當然不知道那裏的情形，於是搖搖頭。

任志新却到過金龜窩辦案，對那裏的情形頗爲熟悉。「那裏起碼有近百戶人家，換言之，有近百所房屋。想想看，那地方有多大？那裏四通八達，每一面起碼有兩個進出口，若要封鎖那裏每一個進出口，一排軍隊也不夠。若要逐戶搜查，我看動用一連軍隊也不夠，偵緝隊總共不過數十人，那夠人手搜查。」

張宗昌並沒有給任志新的話難倒，仰起臉道：「偵緝隊不夠人手，可以動用軍隊，一連人不夠，出動一營人！甚至一團人！無論如何也要救回家顯！我可以向親家李廳長說！要他請求城防李司令出動軍隊！」

蕭原勸阻道：「張翁，出動軍隊逐戶搜查這一着萬萬使不得，那裏的街巷星羅棋佈，四通八達，可能還有不少暗道。出動軍隊不但打草驚蛇，亦未必搜得出那伙綁匪及三少爺。萬一讓那伙綁匪帶着三少爺逃脫了，重新躲匿起來，再想找到他們的踪跡，恐怕不容易，與其勞師動衆，徒勞無功，何不暗中偵查，監視所有的進出口，待查探到綁匪的確實藏匿地點後，才來個突擊搜捕，一舉將綁匪成擒，救出三少爺。」

任志新連聲贊同蕭原的提議。

張宗昌雖則給蕭原那番話說動，却有所擔心。「蕭先生所說的辦法不是不好。但我擔心家顯在那些綁匪的手上，時日太久，恐怕遭到毒手——殺他滅口。縱使那些綁匪不加害他，一日救不出他，一日受苦。每當想到他身陷匪手，擔驚受苦的情形，我心裏便難過如刀割般。」

蕭原道：「張翁的心情我很明白，我們都想快些救出三少爺，了結這件事。可是，正如俗語所說，欲速則不達。何況關係到三少爺的安危生死，更加不能冒失行事。俗語說：狗急跳牆，萬一那伙綁匪給逼急了，自知逃不脫，拿三少爺作賠，那豈不是害了三少爺？因此，此事只能夠暗中不動聲色去幹，萬萬不能動用軍隊。若張翁堅執要出動軍隊，那我馬上退出！」

蕭原之所以一再勸說張宗昌不要出動軍隊，是不想那裏的居民遭到軍隊的洗劫，那時候的人形容軍隊如賊，賊到之處，焉會財物無損。

爲了一個張家顯而令到金龜窩的居民受到軍隊的洗劫，那是蕭原不願看到的。

任志新亦有同感，因此，他亦對張宗昌說道：「若張翁堅持出動軍隊，此案偵緝隊不會再偵辦下去。」

張宗昌見任、蕭兩人語氣強硬，而兩人所言亦有道理，權衡之下，不再堅持出動軍隊。「兩位既然認爲出動軍隊搜查不妥，那就依照兩位所說的辦法去做吧。」

蕭原忽然想起一件事，對任志新道：「志新兄，日前那座房宅是何人所有，查出來了嗎？」

任志新搖頭道：「還未查出，待會我返回隊部，看看派去房土處翻查契册的人查到沒有。」

蕭原道：「志新兄，着緊些，那是一條重要的綫索，查出房主人是誰，說不定查出綁匪是何許人。」

任志新點點頭，「我知道，說不定返回隊部後，便有消息。」

蕭原顧不了睏倦，跟隨任志新返回偵緝隊，正如任志新所猜，果然有消息，到房土處翻查契册的偵緝已回來，向任志新報告，那所房宅的主人是張宗昌，契册上是那樣登記的。

兩人聽聞之後，都呆住——大出兩人猜度之外。

「怎會是張宗昌名下的房屋？」任志新聲音有點怪，一臉訝異之色。「蘇强，查實無誤？」他認爲翻查契册的偵緝弄錯了。

那個偵緝蘇强以肯定的語氣道：「查實無誤，千眞萬確。當我看到那所房宅名下的業主是張宗昌時，亦不相信，以爲看錯了。我沒有誇大，反覆看了十次，都是張宗昌三個字。甚至還叫那裏的人細看，仍是張宗昌三個字，我才相信自己確實沒有看錯，才返來向你報告。」

「太滑稽荒誕了。」任志新睜大眼看着蕭原，「老蕭，你相信嗎？」

蕭原哼了一聲，「我相信蘇强兄沒有看錯，那所房宅確是張宗昌名下的產業。但不相信張宗昌指使別人綁架自己的兒子，那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看他及家人那種惶急擔憂的樣子，不像是假出來的。」

「我也不相信是張宗昌所爲。」任志新拍拍大腿道。「雖說天下事無奇不有，甚至匪夷所思。但這事却不可能！天下間那有老子使人綁架兒子的。正如老蕭你所說，一點好處也沒有啊！何況俗語有云：虎毒不食兒，何況是人！」

一頓，皺着眉頭道：「可是，綁架張家顯的綁匪却藏匿在張宗昌名下的房宅之中，這怎麼解釋？」

蕭原吁口氣，道：「走！去問問張宗昌，聽他怎樣說。」

任志新馬上站起來，「我正是這樣想。」兩人匆匆趕去張家。

張宗昌聽完任志新的話後，登時驚愕不已，目瞪口呆了一會，怪

叫起來：「怎會那樣？我不相信！會不會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任志新搖頭道：「確實是張翁的姓名，契册上登記的地址，正是府上地址，姓名雖有相同，地址該不會吧？張翁，那確是你名下的產業。」

張宗昌道：「既是我名下的產業，待我到書房去查看那些房產契據。老實說，我名下有多少房產，一時間我記不清楚。兩位請稍坐一會。」說完馬上往書房走去。

大約一刻鐘左右，匆匆返回內聽對任、蕭兩人道：「任隊長，那座房宅確是我名下的產業，約四年前買下的，一直空置着。若不是你查出來，我根本記不起那座房宅是我的產業。」

一頓，疑惑地道：「天下間竟會有如此奇事，綁架家顯的匪徒竟然匿藏在我名下的房宅內。說出去，只怕任何人也不相信有這麼巧的奇事。」

稍停，跟着又道：「兩位不會因此懷疑我有嫌疑吧？」

任、蕭兩人對看一眼，同時搖搖頭，「我們絕不懷疑張翁涉嫌綁架自己的兒子。我們想不出張翁綁架自己的兒子的道理，以及有何好處。」

張宗昌馬上接口道：「是啊！我爲何要那樣做？天下間那有老子綁架兒子的，說出去根本沒人相信。不怕對兩位說，我的家財少說點也過百萬，坐着吃幾輩子也吃不完。但凡綁架擄人，還不是爲了錢，當然也有別的原因——例如因仇怨而報復，但我兩樣都不涉及啊。我想那純粹是巧合——那麼綁匪看中了我那座房宅作藏匿之處，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是我的房產。」

任志新道：「張翁，那座房宅可有派人看着？」

張宗昌搖頭道：「沒有，剛才我已問過張升，每月會派人到那裏打掃一次，平日大門都上了鎖。」

「張翁，我們雖不懷疑你，但卻懷疑你家裏有人涉嫌與案件有關連。」任志新說出他的想法。「我不相信天下間有那麼巧的事，綁匪偏會揀中你那座房宅作藏匿的地方！我猜他們是故意選中那裏作藏『參』地點，你想想，有誰會想到綁匪會將三少收藏在那裏？相信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那伙綁匪可說絕頂聰明。綁架了你家三少，將他收藏在你家的房宅之內，既然無人想到，豈不是最安全？可是，若沒有人對綁匪說出那是你家的房宅，綁匪怎會知道那處地方而選中那裏。因此，我才會懷疑你家裏有人暗通綁匪！」

聽了任志新那番話，張宗昌霍然色變，不安地道：「有道理！任隊長你不說，我還懵然不覺。赫！說不定有人暗中接應綁匪潛進來，才能夠人不知鬼不覺將家顯綁走！任隊長，一定要替我查出誰是家賊！否則，實在教我難以安寢！」

任志新道：「張翁請放心，若府上確有人暗通綁匪，我們一定會查出來。」一頓，問道：「府上有那些人知道你名下所擁有的房產座落那裏？」

張宗昌道：「除了我之外，一個張升。他負責打理我家大小雜務，包括派人打掃我名下那些空置的房宅；另一個是我長子家揚，他負責管理所有租出去的店舖及房宅，催收租錢，我手上有一份我名下的店宅產業清單及空置的房宅鑰匙。」

任志新點點頭，沒有說話。

蕭原忽然開口道：「張翁，大少有什麼嗜好？譬如賭錢，喜歡……女色，或抽大烟？」

張宗昌看了蕭原一眼，搖搖頭道：「我一向家教極嚴，對他三兄弟絕不溺愛。他兄弟三人絕無半點不良嗜好，平日都規規矩矩的。蕭先生，你不是懷疑家揚吧？」

蕭原道：「我不過問問吧，不怕對張翁你實說，在未查出是誰暗通綁匪之前，府上大部份人都值得懷疑，不單大少一個。」

張宗昌以斷然的口吻道：「我敢擔保我家至親之人不會幹出那種喪盡天良的事，我不相信他們會爲了錢，幹出那種事！一直以來，他兄弟三人感情深厚。而且，他兄弟三人都不是生性刻薄的人。」

「張翁，我絕對相信你的話。」任志新道：「你別緊張，我們不過有所懷疑，可能偵查之下，並無人暗通綁匪這回事，我們先行告辭。若府上有什麼消息，請馬上派人到偵緝隊找我。」

「嗯，我曉得了。」張宗昌親送任、蕭兩人出大門。

離開張家，蕭原忽然對任志新道：「雖說張家兄弟三人弟恭兄謙，兄弟情深。可是天下間多少人爲了權勢及錢財而迷了心竅，什麼事幹不出？」

任志新點點頭。「我正是想到這一點，才會懷疑張家內有人暗通綁匪。」

蕭原猶豫了一下，開口道：「志新兄，我還有一個大膽想法，我懷疑張家三少監守自盜——他自己綁架自己。這更加叫人想不到，是不是？」

任志新雙眉倏地聳揚起來，睜大雙眼，看着蕭原，驚詫地道：「老蕭，怎會有此想法？那對他有什麼好處？」

「好處可大了。」蕭原接口道：「可以從張翁那裏得到一大筆贖

金，爲了救回兒子，我相信縱使綁匪向他勒索二三十萬大洋，張翁也會答應。」

任志新咋舌道：「二三十萬大洋？那是個鉅數！不過，我也相信張翁會照付。但是，張翁的財產始終會遺留給三個兒子。換言之，張家的財產始終歸張家兄弟三人所有，他們毋需使用那種手段向父親索取錢財啊！」

「志新兄，一個人在急需之時，便會不擇手段弄錢，雖則那些錢遲早歸他所有，但目前却不是，正如狗急會跳牆，我曾見過一個大烟鬼癮起時，向母親索錢不遂，竟然拿刀斬他母親，若張家顯用那種方法向老子弄錢，不算太可惡。」

「老蕭，聽你這樣說，倒也不無可能，正如俗語有云：天下事無奇不有。所以，我不敢說張家顯不會那樣做。」

蕭原道：「志新兄，那個張升及跟他有關的人，還有張家大少，都要派人查一查。」

任志新道：「返回隊部，我立刻派人去查。」

蕭原忽然大大打個呵欠，甩甩腦袋道：「志新兄，實在睏極了，我要返家好好睡一覺。但願今日之內，沒有什麼事發生。」

任志新也忍不住打了個長長的呵欠，揉揉眼睛，道：「我何嘗不拾，管他媽的，天塌下來也要睡一覺，否則，實在支持不住。」

＊　＊　＊

居然應了蕭原那句話，不但那一天之內沒有綁匪的任何消息動靜，接下來的兩天亦沒有，而派駐各處進出省城通道的軍隊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人離開省城。因此，任、蕭兩人倒不擔心綁匪已潛逃出省城，相信他們還匿藏在省城內。

雖則暫時沒有張家顯的消息及綁匪的動靜，但蕭原跟任志新並沒有因此而空閒下來，兩人合作，蕭原利用他在三敎九流的關係，四出打探有關那伙綁匪的來歷及下落，任志新則坐鎭隊部，統籌所有的偵查行動，希望雙管齊下，盡快偵破張家顯這宗綁架案。

關於張家之內可能有人暗通綁匪一事，經過一番偵查，查實最有可能涉嫌的張家長子家揚和管家張升均無嫌疑，負責打掃那座房宅的張家長工潘德亦是淸白的，任志新將之告訴蕭原。

蕭原道：「既然最有可能涉嫌的人沒有嫌疑。依我看，張家顯自己綁架自己這個可能頗大。昨天我睡醒之後，將案發的經過再想了一遍，發覺只有兩個可能性最大，一是張家有人暗通綁匪。二是張家顯自己綁架自己，那才能夠神鬼不驚，無聲無息，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留下。如今涉嫌暗通綁匪的張家大少跟管事張升都沒有嫌疑，豈不剩下一個可能——張家顯是自己綁架自己，那才會神不知鬼不覺。」

一頓，接又道：「當然，那只是我的猜測，或許我猜錯了，張家之內確有人暗通綁匪，不過另有其人。但是，我的猜測不是沒有可能，而且大有可能。」

任志新聽着連連點頭，待蕭原說完，曲指在桌面上彈了一下，說道：「老蕭，你的猜測極有可能，我也是那樣想。我們大可一方面再在張家其他人的身上偵查，看看可有涉嫌暗通綁匪，另一方面在張家顯身上着手偵查，查查他平日跟什麼人來往，跟什麼人有仇怨，與那些人要好，但願有所發現，盡快破案，此案已弄得我心力俱疲，這還罷了，最叫我頭痛的是：至今仍然沒有多大頭緒，昨天上司才追問我進展如何，我據實作答，結果挨了一頓訓，贅了一肚子氣。」

蕭原安慰任志新：「算了吧，別放在心上，當差做事，有那一個不受氣的。咬咬牙，咽下那口氣，將之抛到腦後。今晚我陪你去喝兩杯，消消悶氣。」

一頓，接着道：「老實說，張家這件失踪案確是棘手，我四出打探之下，三敎九流的人都說，自案發之後，收聽不到有關此案的半點風聲，不少人都說，此案有可能不是黑道上的人幹的，否則，絕不會沒有半點風聲洩出來。因此，才加強了我的猜測——張家顯被擄勒索一案有可能由他一手搞出來。」

「若是張家顯一手搞出來的。」任志新道：「老蕭，要不要將我們的猜疑告訴張翁？」

蕭原搖頭道：「暫時不要，目前我們無憑無據，張翁焉會相信，相反，會責怪我們胡思亂想，想出如此荒唐的念頭。」

一頓，又道：「志新兄，剛才你說若是張家顯一手搞出來倒好辦，我不大贊成你的說話。相反，我覺得更棘手。你想想，我們對張家顯這個人所知不多，既不知他的爲人品性，亦不知他與什麼人交往，是否與人有仇怨，以至我們至今仍無法着手從他身上偵查。反之，若是匪盜光棍所爲，多少也有風聲傳出來，只要向在道上混飯吃的傢伙打聽，必有所獲，因而不難破案。說實話，張家顯被擄勒索一案若是爲非作歹之徒所爲，恐怕早已破案，毋須拖到如今仍然毫無頭緒。」

任志新道：「老蕭，我所說的好辦，並不是指你所說的那方面。我的意思是，此案若是張家顯所爲，那麼，他絕不會有生命之憂。縱使我們破不了案，也不用擔心他

被殺害了，遲早他都會找一個借口回家。而我亦不用擔上辦案不力，以致張家顯未能及時獲救，給綁匪殺害的過失，我指的是這一點。」

蕭原咧嘴笑道：「原來我會錯意了，志新兄，你倒會為自己着想啊。」

任志新感慨地道：「老蕭，自古有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個年頭，若不多少為自己着想，吃了虧，那個可憐你？凡是人，都會為自己着想，那並不是罪過。你也知道，我捱了多少年，才當上偵緝隊長這個職位。若因為張家顯一案而一個觔斗栽下去，恐怕再也爬不起來，叫我如何消受得了。當了差不多二十年差，除了這份差事外，別的一竅不通。若不當差，我不知道能夠幹些什麼，在家鄉，我有父母妻兒，還有弟妹要我供養，所以，我不能丟了這份差事。」

蕭原聽着任志新說出那番感慨的話，漸漸收斂起臉上的笑容。「志新兄，我知道你肩上的擔子很重，別擔心，我們一定能夠破張家顯此案。我會竭盡全力，幫助你破案。」

任志新握住蕭原的手，感動地道：「老蕭，眞夠朋友！我很高興交上你這個朋友。」

* * *

自從張家顯失蹤之後，李秀馨這個新娘子一直沒有踏出大門一步，甚至連娘家也沒回——照俗例——新娘子須於三朝回門——娘家。這一天，她終於出門上街。

不過，她並不是一個人上街，那個陪嫁娘跟着她。

以張家的財富，家裏人出門當然不用步行，家裏備用轎子和黃包車，李秀馨出門便是坐黃包車，陪嫁娘跟在車後。

車伕拉着李秀馨到城東一戶人家前停下來，李秀馨下了車，吩咐車伕回去，一個時辰後再來接她回去。車伕答應一聲，拉着空車子返回張家。

那戶人家的大門半開着，大門內便是前廳，由於大門內有一幅屏風，所以，門外的人看不到前廳內的情形，廳內的人亦看不到大門外街上的情形。

李秀馨下了車，走到大門前，向內叫喚一聲：「白麗容。」跟着走入大門內。

廳內馬上有人應道：「誰呀？」

李秀馨邊從屏風左面走入前廳，邊應道：「我呀，李秀馨呀。」

廳內那人顯得很意外——從聲音聽得出來：「呀……是秀馨小姐，快請進來。」

李秀馨剛繞過屏風走入廳內，一個婦人剛好急急迎上來，一眼看到李秀馨，臉上頓時堆滿笑容，親熱地道：「秀馨小姐，來找我家麗容呀，快請坐。」

李秀馨臉上亦現笑容，「白太太，麗容在家嗎？」

那婦人原來是麗容的母親。

白麗容則是李秀馨在省城讀女子學堂時最要好的同學，要好得有如親姐妹。

「在，麗容在房裏。」白太太邊招呼李秀馨坐下，邊扭頭向裏面叫道：「麗容，秀馨小姐來了，快出來呀。」跟着又忙着招呼跟進來的陪嫁娘。然後，又迭聲呼喚傭婦端茶出來待客。

裏面傳出一把女聲道：「媽，秀馨來了，我馬上出來。」一個少女隨即從裏面連走帶跑急急出來。一眼看到剛喝了一口茶放下杯的李秀馨，一臉驚喜地走到李秀馨的面前，執住她的雙手，「秀馨，見到妳……太好了，我幾次想去看妳，又恐不方便，心裏一直替妳着急擔心，那件事怎樣了？張先生……放回了嗎？」

李秀馨亦緊緊執住白麗容的手，苦笑道：「他還未回來。」

白麗容急聲道：「張家不是付了贖金嗎？怎麼還不放張先生回家？怎會這樣的？」

白太太忍不住插口道：「秀馨小姐，我們聽聞張先生出了事，都很替妳和張先生擔心。妳不要太憂傷，張先生吉人天相，一定會平安無事回家的。」

「白太太，謝謝妳。」李秀馨感激地看着白太太。「我也相信家顯一定會平安回家，綁匪擄走家顯，不過為了錢，我家裏付得出，所以我不太擔心。」

一頓，對白麗容道：「麗容，到妳房裏說話。我有很多話跟妳說。白太太，麻煩你招呼牛嬸坐一會。」

那個陪嫁娘原來叫牛嬸。

白太太滿口答應，跟着招呼牛嬸到對面那排椅子坐下來，跟她閒談。

白麗容拉着李秀馨的手，往裏面走去。

兩個人在房裏一說便說了一個時辰有多，使那個車伕在白家門外呆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李秀馨才在白麗容的相送下走出來，坐上黃包車返回張家。

* * *

任志新剛返回隊部，便接到一個報告：張家新媳婦李秀馨自新婚丈夫張家顯失蹤後，第一次外出，帶了一個傭婦乘黃包車到城東石板街一戶姓白的人家裏，逗留了約兩個時辰才返回張家。

向他報告的人，是隊目曹成。

曹成一直負責留意李秀馨的行踪動靜。每日他都派偵緝守候張家

外面，只要發現李秀馨外出，便跟着她。所以，李秀馨出門到石板街去白家，在張家附近監視的偵緝馬上暗中跟着。待李秀馨返回張家後，馬上趕返隊部向曹成報告。

聽完曹成的報告後，任志新隨即問：「可有查過白家的底細，與張三夫人的關係？」

曹成點頭道：「隊長，屬下接到報告後，馬上派小邢去調查，查知白家世居於石板街，戶主白德添是一個商人，在城東那條大街開設了一家茶莊，白家夫婦有兩子兩女，長女已嫁，兩子均已成親，只剩幼女未嫁，名叫麗容，跟張三夫人是書友。張三夫人到白家，正是去找白麗容。」

任志新待曹成說完，沉思了一會，才開口道：「繼續監視張三夫人的動靜，不可疏忽。」

曹成答應一聲，退出室外。

任志新再思想了一會，想不出李秀馨到白家去有何可疑之處，不再想下去，正想到床上去躺一會，蕭原却來找他，只好招呼蕭原坐下，隨口問道：「老蕭，可是有消息？」

蕭原苦笑搖頭，「我今早四出查探，半點消息也沒有，到你這裏來看看，或許有什麼消息，聽你的口吻，恐怕我又要失望了。」

任志新伸個懶腰，吁口氣，「老蕭，我何嘗不失望。他媽的，張家顯失踪一案，確實棘手，弄到我幾乎筋疲力竭，至今仍毫無進展，想起便頭痛。」

蕭原挺挺胸，抖擻精神道：「志新兄，不是氣餒了吧？這個時候千萬別氣餒喪氣，無論如何也要打破這個悶局，悶局一破，那便破案在望。」

任志新抓抓頭，嘆口氣道：「至今仍然毫無頭緒，怎不教人氣餒，簡直悶死人！」

蕭原拍拍任志新肩頭。「志新兄，這個時候，越加要振作精神，不屈不撓偵查下去，切不可灰心氣餒，只要堅持下去，終會破案！」

一頓，馬上又道：「這件案子對你的前途至關重要，你不會想不到吧？難道你甘願捲鋪蓋返鄉下耕田？」

任志新頓時緊張起來：「回鄉種田？我還有臉麼？說什麼我也不會回鄉讓人耻笑。」

「那就振作起來，加把勁，盡快破案，說不定會升官加餉。」蕭原用力拍一下任志新的肩頭。

任志新馬上挺起胸膛，揑着拳頭道：「對！加把勁破案。決不能讓張家顯失踪一案將我弄垮！」

蕭原豎起大拇指，「志新兄，這才是個男子漢大丈夫！」

可是，任志新很快便苦着臉道：「空口說白話，說什麼也成，事實却棘手得很，想着便教人洩氣！」

蕭原提高聲音道：「事在人為！只要鍥而不捨，我不相信有偵破不了的案子！志新兄，一定要有信心。一個人若無信心毅力，辦什麼事也不成。」

任志新聽蕭原那樣說，頓時臉現愧色，「老蕭，謝謝你的鼓勵。無論如何艱難困苦，若不破案，誓不罷休！」

蕭原笑了，「志新兄，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俗語有云：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蕭原忽然道：「志新兄，張家的人沒有任何動靜？」

任志新兄搖搖頭，「張家的人沒有一個行為可疑……就連那個新媳婦……亦沒有……可疑之處。」

蕭原兩眼直瞧着任志新，「志新兄，你說新媳婦沒有可疑之處，莫非你已偵查清楚？」

任志新搖頭道：「不是，我說的是張家新媳婦今天到城東石板街白家那回事，我想了一遍，發覺不到張家新媳婦到白家去，有何可疑之處。」

蕭原大感興趣，問道：「志新兄，可否將張家新媳婦到城東白家的事，細說一遍？」

任志新點點頭，將李秀馨突然到白家的事，以及與白家的關係，還有白家的底細，一五一十，對蕭原說出來。

蕭原聽完後，好一會沒有說話。

任志新看着，忍不住道：「老蕭，白家么女白麗容跟李秀馨是要好的書友，而白家又是老實清白的商人，李秀馨到白家去找白麗容，不算有悖情理啊，我不覺有何可疑。」

蕭原攏起的眉頭倏地一舒，張口道：「志新兄，若換了是你，還有心情去找朋友叙舊麼？」

任志新呆了呆，隨即明白蕭原的意思，想了一下，才答道：「這個……很難說，有時候，彆悶得慌，又無人可供傾訴的情形下，或許會去找知心好友傾訴一番。」

蕭原點頭道：「你所說的乃是人之常情。可是，你可有想到，李秀馨的舉動亦同時有悖常情？」

任志新不解地瞧着蕭原，沒有說話。

蕭原接下去道：「志新兄，你可有想到，李秀馨自過門後，沒有回過娘家。試問一個人在遭遇到橫禍時，有那一個不是首先找至親的人，要傾訴很自然亦會先找至親的人傾訴。據我所知，李秀馨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姐妹情深。照道理，她若有什麼事，也該回娘家跟父母

或是兩個妹妹傾訴，怎會首先去找一個以前曾共讀書的書友？你說，這是否有悖情理？」

任志新聽得連連點頭，「嗯，怎麼我沒有想到這方面，李秀馨這樣做，確是有悖情理。」

跟着壓低聲音道：「老蕭，莫非懷疑李秀馨去找白家女兒，其中有詐？」

蕭原道：「嗯，眼下咱們就像老鼠拉龜那樣，無從入手。在這情形下，絕對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稍覺可疑的綫索，說不定從中查出破案的綫索。」

「老蕭，虧你一言提醒。在無從下手之下，咱們就從李秀馨那方面下手。」

蕭原道：「志新兄，橫豎眼下只有李秀馨這條綫索可供下手偵查，我想參與偵查。」

任志新道：「有你參與，最好不過。」

* * *

過了兩日，李秀馨又到城東石板街白家。

這一次，她在白家逗留超過一個時辰。

由於白家的前門有一個偵緝在附近暗中看着，蕭原便繞到白家後面暗中守着。

白家原來有後門的。

李秀馨進入白家約一刻鐘，便從後門走出來，送她出後門的，是白麗容。

白麗容先探頭出後門外張望一眼，後巷內人影全無，才招呼李秀馨出去，看着李秀馨急急腳往後巷左面那頭走去，飛快地拐入一條橫巷內，才縮回身子，關上後門。

李秀馨腳步很急，不時扭頭往後望，令到在後面暗中跟着的蕭原忙於隱藏，總算沒有被她發覺。

穿過幾條街巷，來到一個巷口，李秀馨忽然站住，回頭張望了一會，才又移動腳步，急急走入那個巷口內。

幸好蕭原反應夠快，在李秀馨陡然停下腳步的剎那，立刻飛快地閃匿一處屋角牆下，險險沒有被李秀馨看到。

噓口氣，微一探視，瞥到李秀馨已走入那個巷口內，蕭原急忙閃身出來，加快腳步往前走去。當他急急走到巷口前，探頭往巷口內張望，已經失去了李秀馨的踪影。

呆了一呆，蕭原站在巷口前思想了一下，決定在巷口外守着，等候李秀馨現身。

他不相信李秀馨走得那麼快，他猜測李秀馨可能在他未走到巷口前，便進入巷內其中一戶人家，若他所猜不錯，只要守在巷口外面，一定能夠等到李秀馨現身出來，返回白家。

蕭原甚至猜測，李秀馨極可能進入巷口內左右兩面十座房屋之內的其中一戶人家。

足足在巷口外等了半個時辰，李秀馨終於出現了。蕭原沒有猜錯，李秀馨從左面那列房屋的第四戶人家內走出來。在那戶人家門前張望一眼，然後往巷口腳步匆匆走出來。

蕭原急忙將身子隱匿起來，待李秀馨走出巷口外，往來路走去老遠，才現身出來，並不跟着李秀馨往回走，飛快地走入那個巷口內。

他不跟着李秀馨往回走，認爲沒那個必要，他判斷李秀馨必是趕回白家，倒不如抓緊時間查探清楚那戶人家是什麼人。李秀馨爲何要利用白家施展金蟬脫殼之計，趕去那戶人家中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秘密。

說不定，李秀馨果眞與丈夫張家顯失踪一案有關連。

來到左面第四戶人家門前，蕭原看看巷內無人，馬上放輕腳步兩步竄到門前，將右眼貼在門縫上，往裏面窺望。

門內是一個前廳，空空的，看不到半個人影。

爲免給別的人家發覺他在窺視那座房屋，蕭原不敢窺視太久，直起身，想了一下，決定拍門，直截了當查問屋內是些什麼人。

舉手往門內拍了數下，同時，蕭原還開口叫喚：「屋裏有人嗎？我是保長，有要事通告。」

屋內沒有反應。

屋內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但却驚動了對面第七戶人家，一個老人家開門從屋裏走出來，向蕭原說道：「小哥，找什麼人呀？不要拍門了，白花氣力……」

蕭原扭頭看着那個老人，「老伯，我來找這戶人家。老伯剛才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那老人道：「小哥，那戶根本沒人居的，你不是找錯地方吧？」

蕭原大感不解，「老伯，你說這戶房屋沒人住？先一會我分明看到有人從屋裏走出來。」

那老人臉上露出驚疑之色，「小哥，那裏根本沒人居住，這條巷內的人都知道。不相信的話，可以問問別的人家。你剛才說看到有人從那戶房屋內走出來，大概眼花看錯了吧？光天化日之下，鬼怪不會現形的啊！」

蕭原相信那老人說的是實話，心頭一動，想起位於僻巷外那座居於張家的房宅，不也是空置的麼，情形很相似。當下不動聲色，對那老人道：「老伯，大概是我找錯了地方，待我想想，唉，是我一時大意，將盤龍里當作蟠龍巷……」

老人哈哈地笑一聲：「小哥，你

果然弄錯了，這裏是蟠龍巷，不是盤龍里啊！」

蕭原拍拍腦袋。「我眞糊塗！老伯，謝謝你提醒我。」說完，往巷口外走去。

老人看着蕭原走向巷口的背影，笑着搖搖頭，返回屋內，將門掩上。

蕭原走出巷口外，隨即轉到巷後，找到第四座房屋，發現那座房屋有一道後門，試着用手推一下，那道門竟然應手而開。

不用說，那扇後門是虛掩上的。

蕭原往後巷兩頭張望一眼，不見有人，立刻閃身進入後門內，順手將門掩上，同時間，亦將身上的匣子槍拔出來，以防萬一。

小心駛得萬年船。

後門內是一個天井，一邊是灶間，另一邊的牆下有口井，查看過灶間沒人，再查看過水井下亦沒人匿着，蕭原才進入屋內。

從屋內塵封的情形看來，那個老人說的是眞話，這座房屋已空置了頗長時間。可是，屋內雖則一個人也沒有，但前廳擺放着的桌椅中，却有三張椅子一點灰塵也沒有，分明有人在上面坐過。換言之，在李秀馨離開此屋之前，除了李秀馨之外，還有兩個人。

絕無疑問，跟李秀馨在此秘密相見的兩個人，在李秀馨離開後，亦馬上從後門溜走。

跟李秀馨在此相見的兩個人是什麼人？爲何要如此秘密相見？要解開這兩個疑問，恐怕要從李秀馨的身上才能解開。

李秀馨與那兩個人選擇這種地方見面，顯然早有安排，並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極可能與張家顯的失踪有關。

既然此屋乃是一座空置的房屋，要找的人亦已溜走了，蕭原沒有多作逗留，馬上離開那裏，趕返偵緝隊找任志新。

任志新聽完蕭原那番叙述後，雙眼睜得大大的。「老蕭，給你猜中了，從眼前所知的事情看來，李秀馨嫌疑極大。但願盡快從她身上偵破此案。」兩眼閃出興奮的光芒。

蕭原却愼重地道：「志新兄，雖則李秀馨的行爲極之可疑，但仍不能因此而肯定她跟張家顯失踪一案有關連。亦有可能她是爲了另一件事，才會有此詭秘行動。」

任志新却充滿信心道：「老蕭，我敢打賭，李秀馨一定跟她丈夫張家顯失踪一案有關！」

一頓，馬上又道：「你日前不是也思疑她涉嫌的嗎？怎麼如今又改變看法？」

蕭原搖頭道：「我沒有改變看法，我剛才那樣說，是要提醒你，不要將破案的希望集中在李秀馨的身上，因而疏忽了其他方面。」

任志新笑笑道：「老蕭，這個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因李秀馨而忽略其他的。但眼下她既然涉嫌最大，當然對她加倍留意，務必要查個清楚明白。」

* * *

連日來，蕭原都盯着李秀馨的動靜，希望在她身上取得突破——打破悶局。

經過偵查，李秀馨曾到過的那座房屋——蟠龍巷第四戶人家，乃是一個名叫蘇澤川的人所有。那裏一列六座房屋皆是蘇澤川的產業，全都空置着。由於他本人舉家搬到上海，這裏的產業皆交托他的內弟打理，因此，蘇澤川應該與案無涉。

蘇澤川的妻弟在月前赴奧探親，案發前已不在此，因此，嫌疑不大。

李秀馨自那日秘密到蟠龍巷那座空置的房屋後，一連三天都足不出戶。

其間，張宗昌不時向任志新查詢案情可有進展，催促他早日破案，弄得任志新不勝其煩，只好盡量敷衍張宗昌。

事實上，由於案情毫無進展，他說不出什麼來。

李伯禧亦曾傳召他兩次，當知道案情陷於悶局，臉色很難看，嚴令任志新盡快破案，限期五日，若破不了案，要他另謀高就。

任志新給李伯禧一逼，頓時急起來，但又無從着手偵查，只好乾着急，向蕭原訴苦，盼望盡快從李秀馨的身上取得綫索。

對於李秀馨的「蟄伏不動」，任志新心裏焦急不已，暗自在心裏求神祈佛，希望李秀馨立刻有所行動。

大概是他誠心暗禱感動神佛，第四日，李秀馨終於又出門去白家找白麗容。

這一次，任志新跟蕭原一起，暗中跟踪李秀馨，並決定這一次採取行動。

李秀馨到了白家，不到一刻鐘便從白家後門悄然走出來，匆匆往後巷的右面巷口走去。

蕭、任兩人待李秀馨走出巷口外，才現身暗中追下去，跟着走了約兩刻鐘左右，終於看到李秀馨走入一座房屋內。

那是一座頗大的房宅。

看着李秀馨進入那座房宅的大門內，任、蕭兩人馬上掩到大門左邊的牆角下，略爲打量一下身前這座房宅的情形，決定翻牆進去看個究竟——到底李秀馨秘密地到這裏來見的是什麼人。

兩人決定從後院翻牆進去。

後院的院牆有丈許高，兩人踏着肩頭而上，亦攀不到牆頭，但蕭原却有辦法攀上去。

蕭原踏任志新的肩頭，半蹲着的任志新慢慢站直身子，身子快要挺直起來的時候，猛然奮力往上，站在任志新肩頭上的蕭原則乘勢往上躍起，右手往上一搭，堪堪攀抓牆頭，下面的任志新再以雙手托着蕭原的脚底往上一送，蕭原借力往上力引，攀上牆頭上，跟着，他解下褲帶，展開來居然有近八尺長，垂下去，牆下的任志新抓住褲帶，在蕭原的牽引下，飛快地攀上牆頭。

接下來，兩人先後攀着牆頭跳落牆內地上，馬上往前面掩去。

兩人在後邊的小內廳外，發現了李秀馨的所在。

李秀馨獨自一人坐在小廳內，似乎坐立不安，不時引頭往外張望，甚至站起身來，往外望，顯得焦灼不安。

任、蕭兩人在窗下窺視着，看出李秀馨在等什麼人來，大概「久候」不到，心裏大是焦急。兩人都不敢喘粗氣，恐防李秀馨覺察。任志新心裏亦很着急，甚至比廳內的李秀馨還要焦急——他很想知道李秀馨要等的人到底是誰人。

聽內的李秀馨似乎越來越焦急不安，連接數次剛坐下，馬上又站起來，伸長脖子巴巴地往外望，接下來，大概再也按捺不住，走出廳外，往前面走去。

看着李秀馨走入前進，任志新才敢透口大氣，兩眼盯着前進，口裏悄聲對蕭原道：「老蕭，張三夫人到底在等誰？會不會等她丈夫張家顯？」

蕭原壓低聲接口道：「這個很難猜。不過，從她焦灼不安，坐立不定的情形看來，她等的是個很重要的人。你說的不無可能。」

任志新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我倒巴望她要等的人是張家顯，咱們可以馬上破案。」

驀地，前面傳來開門聲，跟着是關門聲，然後是李秀馨的聲音：「方紅，怎麼這個時間才來？妳該比我早到的啊，害我急死了，以為你們發生了什麼事。」話聲往裏面傳來。任、蕭兩人都聽出，李秀馨是邊往裏面走來，邊跟那個剛剛到來的「方紅」說話。

另一把聲(應該是方紅的聲音)急急接口道：「秀馨，確實發生了事情，我差點來不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李秀馨的聲音打斷了那把女聲的說話。「不是家顯出了事吧？」

往裏移的聲音忽然停住，任、蕭兩人都聽出，本來往內走的兩個人——李、方兩人突然停下脚步站住了，跟着那一把女聲又響起：「就是家顯出了事，還有世華……」

「方紅，到底出了什麼事？」是李秀馨的聲音。

「家顯跟世華都給人綁走了！」那把女聲帶着驚悸。「我和倩玉剛好在灶間，慌忙從後門逃出外面，才沒有給綁走。」

「無緣無故的，怎會突然給人綁走？」李秀馨的語聲透出驚急。「是什麼人將家顯和世華綁走？」

「我不知道那五個人是什麼人，他們突然闖進來，當時家顯跟世華正在前廳說話，我和倩玉在灶間清洗碗筷和燒開水，突然聽到前面傳來驚叫聲與兇惡的叱喝聲，心知出了事，慌忙往前廳走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剛好看到家顯跟世華給五個人用刀槍劫走，另外兩個人往他們口裏塞布團，我和倩玉驚駭得忍不住發出驚叫聲，其中兩個拿刀的馬上衝出來捉我和倩玉。我和倩玉馬上往後跑，從後門跑出外面，不住尖聲呼叫救命。那兩個賊人追過後門，眼見追不上我和倩玉，加上發覺附近的人家給驚動，不敢再追我和倩玉，急忙返回屋內。我跟倩玉一直跑出老遠，幾乎跑不動，才停下來，發覺那兩個賊人沒有追來，驚魂稍定，喘過氣後，我和倩玉的膽子忽然大起來，決定回去看看……偷偷返回屋裏，發現家顯跟世華都不見了，絕無疑問給那五個賊人匆匆綁走。我和倩玉一時間都驚惶無措。定下神來，想起與你在此有約，於是我急急趕來這裏，倩玉則趕返家將事情告知國杰大哥。」

「方紅，如今怎辦？」是李秀馨惶急無措的聲音。

「我也不知怎辦才好。」那把女聲道：「我心裏慌亂得像塞了一團亂草，想不出半點主意。」

「方紅，好不好報官？」李秀馨的聲音，「我很擔心……」

「三少夫人，發生了這種事，當然報官為上。」任志新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現身出來，向頭進走去。

蕭原當然跟着現身，跟在任志新身後。

李秀馨跟那個叫方紅的女子就站在通向後面的甬道口，乍聞有人發話，嚇得臉色陡變，驚慌地往外急瞧，看到後進小廳右側牆角後走出兩個人來，禁不住震抖一下，往後退縮，作勢欲跑，及至看清楚神奇出現的兩人乃是曾經見過的偵緝隊長任志新及蕭原，一顆心才定下來，不由張口叫道：「任隊長、蕭先生，你兩人怎會在這裏？」

不等兩人答話，又惶急地道：「任隊長，你倆都聽到了，請你

快幫我救回家顯和他的朋友，這一次他眞的被賊人擄走了。」

蕭原乘李秀馨說話時，打量那個叫方紅的女子：年紀跟李秀馨相仿，樣貌娟秀，身形苗條，梳了兩條辮子，額前垂着劉海，身穿黑綢裙子，月白細邊的布衫。看打扮，該是還在洋學堂讀書的，好不清純可愛。

「三少夫人，不要急，慢慢將事情的始末詳細說出來，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替你救回張家三少。」任志新顯得很冷靜，一點也不急。

案子終於有了突破，而且快將大白，他當然不用再發急了。

「任隊長，很對不起。」李秀馨雖則焦急不安，只好强捺着。「之前，家顯被人擄走勒索一事，是假的。如今他給人擄走，是眞的，千眞萬確。」

玩火焚身　弄假成眞

「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三少夫人，你們作夢也想不到，會弄假成眞吧？」蕭原冷冷道：「快帶任隊長和我到事發的地方去看看吧，在路上再細說。」

任志新點頭贊同蕭原的說話，李秀馨也想到丈夫被擄走的地方去看看，當下二話不說，與方紅急急往外走，任、蕭兩人在後跟隨。

張家顯跟他的朋友世華被人擄走的地方，亦是一座頗大的房宅。

蕭原跟任志新前前後後搜查察看了那座房宅一遍，除了頭進廳中有兩張椅子倒翻外，並沒有發現任何異樣的地方。換言之，擄走張家顯和伍世華的匪徒並沒有留下可供追查的綫索。

蕭、任兩人是從方紅的口裏知道那個世華姓伍，亦是一個富家子，放過洋——曾到日本留學。

方紅本身亦是富家女，其父方玉庭乃是省城有名藥材大王。

查察過那座房宅後，蕭原一人到外面去詢問附近的人家於事發時可有聽到或看到什麼。任志新則留在宅內繼續向李、方兩女查問。

蕭原一連訪問了幾戶人家，都不得要領，後來從一戶人家的一個少年口裏，終於略有所獲。

那個少年居住在張、伍兩人被擄的那座房宅的斜對面那條小巷頭的房屋，當時他剛要出門，聽到巷口外頭傳來一聲低叱，跟着是掙扎聲，忙一頭跑出屋外，探頭往巷口外張望，看到五個粗野的漢子挾着兩個人從一戶人家走出來，將兩個人塞入停在外面的兩乘轎子內，飛快地抬走。少年看着，嚇得一顆心卜卜直跳，但不敢聲張，待兩乘轎子抬過巷口，馬上將所見告訴母親，他母親唯恐惹禍上身，加上那時的人普遍抱着「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的心態，要兒子不要說出去，當作沒有看到。做兒子的彆在心裏，遇上蕭原向他詢問，忍不住便說了出來。

蕭原問那少年，可看到那五個人的樣貌。少年說雖曾看到，但記不清楚，只記得其中一人右臉頰上長了一顆約蠶豆大小的黑痣。

蕭原再問那少年，可有看到兩乘轎子往那裏去，少年說他只看到兩乘轎子往巷口外那頭走去。蕭原見再問不出甚麼，給了那少年一個大洋作酬，隨即返回那座房宅內，看看任志新從李、方兩女的口裏聽到些甚麼。

* * *

據李秀馨和方紅所供，事情本來很簡單，張家顯於新婚之夜被擄，乃是他自己弄出來的把戲，根本就沒有人潛入張家大宅內擄走了他，而是他偷偷溜出宅子，與在外面接應他的伍世華和陳國杰會合後，便夤夜趕到蕭原第一次發現的那座屬於張家所有的房宅內躲匿起來，造成失踪的樣子，而整件事情李秀馨都知道，而且有份參與，勒索張家昌八萬大洋，亦是他們所為。兒子設下騙局，勒索老子，任志新還是第一次遇上，說得上是奇聞。

至於張家顯為何串同外人(同謀者都是家境富裕)合謀勒索父親八萬大洋，起先李秀馨支吾以對，不肯實說，經不起任、蕭兩人一再追問，才不得不和盤托出。

原來張家顯與陳、伍、方和妻子李秀馨等人合謀，自行失踪，造成被人擄走假象，却向父親張宗昌勒索八萬大洋，既不是為了還債，亦不是為了拿去花天酒地，而是替在廣東設立，由國父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籌集經費。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乃是受了革命思潮所影响，傾向革命，嚮往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打倒軍閥割據的國民政府，決定籌集一筆款項後，便投奔國民政府，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出一份力，而最易籌錢的方法莫如向自己家裏打主意，因為他們幾人家裏都很富有，尤以張家顯為最，勒索自己父親的主意，亦是張家顯首先想出來的，方、陳、伍等人認為可行，而李秀馨亦贊成，於是便上演一齣失踪被擄，勒索家裏八萬大洋的活劇。

據李秀馨所言，他們幾個在法蘭西留學時，接受了新思想，信奉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加入了國民黨，一心要推翻封建，不惜獻身革命事業，後來張家顯也加入他們的行列。

本來，他們「勒索」了張家八萬大洋後，張家顯便會自行返家，謊稱給「子虛烏有」的綁匪釋放，而且編造了一個故事來應付家人及偵緝隊的查詢，可是，張家顯眼見那麼輕易便從家裏弄到一筆巨資，歡喜之餘，欲再向家裏「敲」多一筆錢，才返回家裏，起先李、伍等人都不同意，認爲適可而止，以免弄巧成拙，給偵緝隊查出眞相，經不起張家顯一力堅持，陳、伍等人亦想替國民政府籌措多些經費。那時候國民政府建府於粵省力薄財緊，極需經費作軍政府開支，正是多多益善，陳伍等人因此心動，遂同意張家顯再向家裏「敲」一筆，他們正要向張家發出勒索信的時候，想不到弄假成眞，張家顯伍世華給五個賊人擄走，事情弄到這個地步，爲了張、伍兩人，李秀馨跟方紅不得不據實供出來。

有一點李、方兩人沒有供出來，由於他們各人家裏皆富有，他們打算輪流向家裏弄一筆錢，沿用張家顯那一條「被擄勒索」的妙計，湊集齊弄到的款項後，便一起投奔國民政府，爲建立民國盡一份力量。

張家顯打算再向家裏「勒索」幾萬大洋，那知道遽生禍變，不能如願。

而他們之所以遲遲不發出第二封勒索信，是要張家顯的家裏人更加焦急憂慮，讓家裏人擔心個夠，然後才發出勒索信，好教家裏人爲了救回他，不加思索，乖乖付錢。

張家顯此計不可謂不妙，但却萬萬想不到，有人眞的會打他的主意，而且知道他的所在，突然將他擄走。

對於李、方兩人所說的三民主義、國民政府、孫中山先生等等，任、蕭兩人一概不感興趣，兩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那些名詞與名字，在他們心裏，管它民國政府還是國民黨，北洋政府還是大總統，那一個政府他們還不是照樣過活。此刻，他兩人心裏最重要的是如何偵查到擄走張家顯的五個賊人的身份下落，破案救人。因此，他兩人都沒有理會李、方兩人所說的主義和革命，先送李秀馨返回張家後，將張家顯失踪的眞相，以及弄假成眞——不幸眞的給一伙賊匪抬走的禍變，向張家昌一古腦兒說出來。

張家昌聽完任志新的話後，整個人愕然呆住，瞪着雙眼張大口，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

——他作夢也想不到，他的兒子想出如此妙計，向他勒索一大筆錢。

大大地吸了口氣，他以不相信的眼光看着任志新。「是眞的？」他仍然不相信他的兒子會那樣敲他一大筆錢。

任志新正色道：「張翁，這種事怎敢揑造？我剛才對你說的，都是你的新媳婦親口告訴我的，若不相信，大可問問你的新媳婦。」

張宗昌馬上轉向臉色蒼白，低頭咬着嘴唇的新媳婦——李秀馨，定定看了她一會，加重語氣道：「三家嫂，任隊長所言，都是眞的？」

李秀馨沒有抬起頭，默默點一下頭。

張宗昌登時又呆住，片晌，突然厲聲怪叫起來：「豈有此理，荒唐！他怎能夠這樣做！太可惡了！兒子居然勒索老子，不怕遭雷劈嗎？」

一頓，又惱怒地道：「我的錢不就是他兄弟三人的錢嗎？我死後又帶不進棺材！還不是留給他們。他要錢，可以向我要啊，何需那樣做？太令我痛心難過了。」

李秀馨仍然垂着頭，低聲怯怯地道：「老爺，請你原諒家顯和我，我們錯了。」

蕭原這時開口道：「張翁，請暫且不要追究三少夫婦那樣做是對是錯，眼下最要緊救回三少。他這一次可是眞的給人擄走了。」

張宗昌馬上瞪起雙眼，氣怒地道：「我沒有這樣的兒子！他是自作孽，死了倒好，省得眼寃！少了他一個不肖子，我還有兩個兒子！」

李秀馨突然抬起頭來，含着眼淚道：「老爺，你忍心不救家顯？讓他死？」

「宗昌，你好狠心啊……」張太太突然哭喊着走入內廳：「無論家顯做了甚麼，他都是你的骨肉。他那樣做又不是拿了錢去花天酒地，嫖賭飲吹。你剛才也說，兩脚一伸，所有的家財便是他兄弟三人的，你就當他家顯預先分了一筆家財吧……」張妻原來早已站在內廳外面聽着。聽到丈夫怒不救家顯，忍不住哭喊起來。

她一向寵愛三兒家顯。

張宗昌仍在氣頭上，怒道：「這種忤逆不肖子，要來作甚？死了倒好！」

張太太哭得更厲害，「家顯若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要活了……」

李秀馨上前扶住婆婆，流着眼淚道：「婆婆，是我和家顯不好，千萬別那樣想，老爺不肯救家顯，我不怪老爺，我回家找阿爸去說，要他想辦法救家顯。」說完，抹着眼淚轉身往外走。

張宗昌跺了跺脚，喝道：「站住！我剛才在氣頭上說說吧了！俗語有云：虎毒不害兒，無論他做了甚麼，始終是我兒子，我一定會救

他！」

張太太聽丈夫那樣說，頓時止哭。「宗昌，你不惱家顯了？」

張宗昌氣呼呼地道：「怎會不惱！待救了他回來，我非要好好教訓他一頓！」

張太太抹淚道：「家顯太不長進了，確實需要好好教訓一頓。」

李秀馨很擔心丈夫的安危，對任志新道：「任隊長，快想辦法追查那伙賊人的下落，要盡快救出家顯。」

任志新道：「三少夫人別着急，我早已派出人手四出追那伙賊人的下落了，相信三少不會有危險，據我和老蕭推測，賊人擄走三少，極可能爲了錢，相信不出兩日，便會接到賊人的勒索信，只要你們肯付錢，三少一定能夠活着回來，所以，你們毋須擔心着急。」

蕭原也接口道：「張翁，只要那伙賊人眞的爲了錢擄走三少，而你又肯付贖金，我擔保三少無恙回來，將那伙賊人一網打盡，並替你起回贖金！」

「任隊長，爲了家顯的安危，請你們千萬別輕舉莽動，一定要在賊人放回家顯後，才能夠行動。」張宗昌神色凝重地對任志新說這番話，可知他口硬心軟，舐犢情深。

任志新點點頭道：「張翁盡管放心，我們一定會顧及三少的安危，絕不會魯莽行事。」

一頓，接又道：「若有三少的消息，請張翁馬上派人到隊部通知我。」

張宗昌連聲說：「一定，一定。」

跟着，任、蕭兩人告辭，離開張家返回偵緝隊。

* * *

任、蕭兩人沒有猜錯，那伙賊人果然爲了錢擄走張家顯和伍世華。

張家在第三天後便收到賊人送來的勒索信。

信上，賊人要張家付出十二萬大洋贖金，才放回張家顯。至於付款的地點，在城西南外的碧水潭上，時間是明天傍黑時候。

十二萬大洋那是一筆鉅款，那伙賊人眞會獅子大開口。

幸好張宗昌家財百萬，十二萬大洋還能夠拿出來，雖則心痛，爲了兒子，他仍然忍痛拿出來。

那伙賊人亦不想錯過勒索伍家的機會——伍世華的父親亦是一位殷商，伍家同樣收到一封勒索信，要伍家付出三萬大洋贖回伍世華，交付贖金的日期亦是第二天，但地點不同——在城西外的龍頭岩下。

伍家爲了兒子的安危，不敢報官。

張宗昌却於接到勒索信後，馬上派管事張升趕去偵緝隊告知任志新。

任志新馬上隨同張升趕去張家，並吩咐一個偵緝去找蕭原，要他馬上趕去張家。

蕭原趕到張家，任志新已跟張宗昌安排好送贖金的人，仍然由蕭原帶贖金到碧水潭上交付給賊人。那麼大筆錢，張宗昌不放心讓其他人帶去，他只對蕭原有信心。

拿人錢財，自然要替人消災。

蕭原二話沒說，接下這付擔子。

昨晚，他去找過歪嘴狗，要他幫忙探查那伙賊人的底細下落。

他已將兩個賊人的樣貌特徵——一個右臉上長了顆大黑痣及另一人頭髮有點黃的兩個賊人描述出來，希望歪嘴狗憑着那兩個賊人的樣貌特徵，幫他查出其底細和下落。

蕭原跟任志新吃過晚飯後，一個人去找歪嘴狗，看看他查探到甚麼。

找到歪嘴狗，不等蕭原問他，馬上向蕭原道：「蕭老兄，你托打探的事，有一點眉目……」

「查到甚麼，快說。」蕭原急急打斷歪嘴狗的話。

歪嘴狗道：「我打聽到你所說的那個右臉頰上有顆大黑痣的人，綽號大粒墨，是個盜賊，專門在東門外一帶鄉村作案。至於那個黃頭髮的，外號黃毛狗，幹的是鼠竊狗偷的勾當，從未聽說幹過甚麼大買賣，相信這一次是頭一遭，據說，黃毛狗好嫖，經常出入西關那一帶的妓寨，那裏有不少人認識他。」

一頓，又道：「我還聽到一個消息，泰盛米莊的老闆伍永泰接到一封勒索信，聽說他的兒子伍世華亦給人擄走……」

蕭原接口道：「亦是給黃毛狗，大粒墨那伙賊匪擄走，想不到他們貪得無厭，連伍家也不放過。」

歪嘴狗笑笑道：「有風當然駛盡幒，世上有誰是嫌錢腥的。換了是我，也會向伍家敲一筆。正所謂一件汚，二件亦穢，只有傻瓜，才會將咬在口中的肥肉吐出來。」

蕭原不想跟歪嘴狗在這件事上說下去：「你繼續替我打聽，有甚麼消息，馬上找我。」說完話，從身上拿出一叠六個大洋，塞在歪嘴狗的手上。

歪嘴狗緊緊拿住那六個大洋，口裏連聲道：「蕭老兄，謝謝你！我會繼續替你打聽。」

蕭原道：「若有消息找不到我，可去找偵緝隊的任隊長，將消息告訴他。」

歪嘴狗點點頭，蕭原不再說甚麼，和歪嘴狗分手後，馬上趕去偵緝隊，將伍家也遭到勒索的事告知

任志新。

任志新決定明天早上到伍家去走一趟。

大清早，任、蕭兩人便來到伍家。

伍永泰聽聞偵緝隊的任隊長來訪，大感愕然，猜到必是爲了兒子被擄一事而來，雖則不願跟官府打交道，但已找上門來，只好見客。

任志新劈頭便對伍永泰道：「伍老闆，你兒子被人擄走之事，我們早已知道，沒有馬上告訴你，是不想你和家人擔心着急。想不到賊匪除了向張家勒索外，亦向你勒索。你接到勒索信後，爲何不到偵緝隊報案？難道你不願意捉到那伙賊匪？」

伍永泰眼見任志新已知曉勒索一事，心知隱瞞不了，只好據實承認：「任隊長，我確是在昨天午後接到一封勒索信。說實話，我怎會不想長官你將那伙擄去我兒子的賊匪一網打盡，緝拿法辦。我之所以不到隊上報案，是想我兒平安無恙回來，不想他遭遇危險。請長官體諒我的苦衷。」

蕭原開口道：「他們向你勒索多少？」

伍永泰道：「三萬大洋。」

「你打算照付了？」任志新問。

「但求世華平安回來，就算傾家蕩產，我也在所不計，唯有照付。」

任志新道：「請將那封勒索信拿來看看。」

伍永泰馬上從身上將那封勒索信，遞給任志新。

任志新看過後，遞給蕭原，蕭原看了一遍，交還給伍永泰。

伍永泰邊將信放回內衣袋，邊對任、蕭兩人道：「兩位長官，請你們高抬貴手，別節外生枝，待我贖回兒子後，才着手偵查，我不想我的兒子遭到傷害。」

任志新道：「伍老闆大可放心，我們絕不會輕舉莽動，在令郎未安然放回之前。」

伍永泰連聲致謝。

離開伍家後，蕭原對任志新道：「可憐天下父母心，眞叫人感動。若伍老闆知道他們兒子打算用『被擄』一法弄他一筆錢，不知他有何感想？」

任志新道：「舐犢情深，還是像張宗昌那樣，氣惱過後，原諒了兒子的作爲。」

「志新兒，如今我明白『一生兒女債』這句話的眞正意思了。」蕭原感慨地道：「我父母早死，報答不了父母養育之恩，我姑母又自小將我養大，對我有養育之恩，非要好好報答。」

任志新深有同感：「老蕭，此所以俗語有云：百行以孝爲先，對父母，我一向孝順，無論如何，也要奉養父母到百年歸老。」

蕭原忽然改變話題：「志新兄打算派人暗中到伍家交付贖金的地方去監視嗎？」

任志新道：「當然要派人去監視，並暗中跟踪前去收取贖金的賊匪，怎能夠放過一個追查到賊巢的機會。」

一頓，又道：「老蕭，明天你去送贖金，千萬小心，我打算派四個偵緝護送你去，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你暗中跟踪前來拿取贖金的賊匪時，不要打草驚蛇，赫！你是個追踪能手，我怎麼還向你叮囑，眞是的！就是改不了這個習慣。」

蕭原道：「希望這一次能夠順利追尋到賊巢，一網將他們打盡。」

＊　＊　＊

碧水潭上面是一個高約二三十丈的山崖，水從二十丈高的斷崖上往下流瀉，形成一個瀑布，瀉落下面的潭中，潭水碧清，游魚歷歷，故名碧水潭，是一個遊覽的好去處。

崖上有一座觀瀑亭，亭外有一家茶館，命名茶館，實則是一家食館，除了賣茶外，亦有酒食售賣。

由於天黑後便沒有遊人在此處遊玩賞覽，因此，那家茶館在日落後便關門。

蕭原在日頭落到西山上的時候，便來到觀瀑亭內，護送他前來的四個偵緝在附近看了一遍，沒有發覺有何可疑的人，向蕭原知會一聲後，便自行離去，留下蕭原一人。

坐在亭內，蕭原看着那個落在西山上面，紅彤彤金芒四射的落日慢慢往下隱——沉，頓悟人生有如日出日落那樣，既有生，必有死，既有起，必有落，不可强求，無法逆轉……

落日終於隱沒在西山後，燦爛的金芒亦轉爲黯淡的彤紅色，天上開始浮現出一抹淡淡的暮色。

落日余暉漸淡，暮色越淡，不知不覺間，天上暮色四合，餘暉亦給暮色掩沒了。

自從來到觀瀑亭，四個偵緝隊離去後，蕭原雖是觀賞着日落時的奇妙情景，但却沒有放鬆警覺，暗地裏一直提高警覺，留意附近的動靜，恐防有萬一的意外發生。

夜色漸濃，四下的景物蒙上了一層看不透的夜色，崖下的瀑布變成迷濛的白色，水聲却依舊响着。

估計與賊匪預定的時候差不多了，蕭原從石櫈上站起來，轉過身，往亭外張望。

亭外寂寂，不見一個人影。

驀地，從崖下傳來一聲呼叫：「上面的人聽着，走出亭外，站到崖邊來。」

水瀑的長流激濺聲雖然响亮，但却掩不住那聲呼叫，傳到崖上，清楚地傳入蕭原的耳中，蕭原馬上走出亭外，來到崖邊，站住往下張望，看到崖下的水潭左邊站着兩個人人影，便開口向下喊：「你們是甚麼人？」

「來拿贖金的！」崖下水潭邊的兩個人，一人向上叫喊。

「上來拿啊！」蕭原向下喊：「我不敢保証不會抛落水潭中。」

「你最好不要抛落水潭中，否則，我們回去後，會割下張家三少的一隻耳朵才放他回家。」下面回應。

蕭原向下喊：「看清楚了，我將贖金扔下。」

「慢着。」下面馬上有人向上呼喊：「先在裝贖金的籐箱子裏放塊石頭，那會抛得遠一點！」

蕭原一直緊緊拿在手上，用來裝載贖金的正是一個小籐箱，下面的人根本不可能看清楚，但却一口說出來，分明早已在附近不知甚麼地方一直盯着他。蕭原雖然早已料到，仍然禁不住心頭跳動。

撿了一塊拳頭大的石頭放入籐箱內，蕭原將籐箱往外揚了一下，跟着大聲喊：「看清楚啊，我抛下了。」話落，用力將籐箱往崖下左面扔下去。

夜色漸濃中，蕭原看到崖下水潭旁邊的兩個人仰頭張望着那個扔下來的籐箱。

水潭附近雖然有不少花樹，但潭前那一片地方却是一塊空地，籐箱扔落在水潭左邊約三四丈外的地上，由於下面兩人一直望着籐箱的落勢，因此，籐箱子才落在地上，那兩個隨即跑到那裏，其中一人將籐箱撿起來，馬上打開來查看。

籐箱子內裝的確是十二萬大洋票子。

兩個傢伙匆匆看過後，撿起籐箱的人急急蓋上箱蓋，另一人仰頭向上呼喊：「馬上回去！等着張三少回家吧，我們回去後點算清楚，若少一個大洋，張三少身上便會少一樣東西！」

蕭原向下喊：「整整十二萬大洋票子，一個銅板也不少，若你們不依諾放回完整無缺的三少爺，張家絕不會放過你們，縱使傾盡家財！」他馬上離開崖邊，往崖下走去。

下面那兩個傢伙呆了呆，隨即拿着裝了鉅款的籐箱往潭外走去，眨眼便消失在附近的花樹後面。

＊　＊　＊

蕭原落到崖下，頭也不回往回走。

雖則不知道身後是否有賊匪的人暗中跟着，蕭原却猜測極可能有賊黨暗中跟着監視他的舉動，因此，他不敢下崖後馬上往水潭那面跑去。

返回南門內，蕭原在一家食店內坐下來，要了一碗茶，一個包子，坐着喝茶吃包，兩眼一直留意外面可有可疑的人出現。

由於已是晚上，那時候的人入夜後大都不上街，因此，店外的街道上行人疏落，而且行色匆匆趕着回家，經過那家食店的人，都逃不過蕭原的雙眼。

蕭原察覺不到店外附近有行踪鬼祟的人出現，喝完那碗茶後，再要了幾個包子，一隻鹽水鷄，包好帶在身上，才離開那店子，再出南門，往碧水潭走去。

來到碧水潭前，他張口發出五聲狗吠，附近的一棵樹上跳下一個人，向他急走過來，口裏說道：「蕭老兄，終於等到你走回來了。」

蕭原迎上去，口裏說道：「林仔，在樹上呆等的滋味不好受吧？我給你買了些食物。」

從樹上跳下來的人，正是偵緝隊的一個偵緝王林。

王林走到蕭原面前，苦笑道：「悶死了，急死了，也餓死了。」

蕭原將手上那包食物遞給王林：「你可有發現有人在後面暗中跟着我？」

「有。」王林邊接過邊道：「在後面遠遠的跟着你，但却不見那人趕回來！」

「望到兩個拿了贖金的賊匪往那裏走嗎？」蕭原問。

王林將包着食物的油紙打開來，用力吸了吸鼻子，點頭道：「望到，他們往西南面走去。在水潭外面附近，他們還有兩個人在匿伏着，應該是接應拿取贖金的同伙，會合後，四人便急急往西南而跑去。」

「快吃吧，吃完後，我跟你追下去。」蕭原動手撕下半隻鷄，吃起來。

王林不再說話，拿着半隻鷄大口大口吃起來，不消一刻鐘，兩人便將一隻鷄、五個包子吃光。

稍爲歇了一會，蕭原跟王林往西南追下去，起先，王林還能夠帶路，後來便要靠蕭原在路上尋踪覓跡追尋下去。

不知道追下多遠，兩人追到一片坡地前，蕭原示意王林停下來，伸手往坡地上右面幾棵高大的樹後指去，壓着聲道：「看到沒有，樹後有座小屋子，那裏極可能就是賊匪的巢穴。」

王林早已看到，點頭：「我們眼下該怎辦？要不要掩前去查個清楚？」

蕭原搖搖頭：「若我猜得沒有錯，那幾棵樹上極可能有人在上面

放哨，我們若是掩前去，一定會給發現。我們暫時匿在這裏，看一會再說。」

王林早已得到任志新的命令：凡事都要聽蕭原的話行事，既然蕭原那樣說，他當然聽從。

兩人匿在坡地一棵大樹凹陷下去的樹根下，距坡地上那座用泥石等物搭建的小屋子約三十丈遠，由於天上有月，仍然能夠在夜色中隱約看到那座小屋子附近的情形。

兩人大約匿了半個鐘頭，屋子內有一個人走出來，在其中一棵樹下站住，抬頭往上呼叫一聲，樹上隨即响起一陣悉悉索索的聲响，一個人突然跳落地上，跟站在樹下的那人說了兩句話，便走入屋內，從屋內走出來的人則爬到樹上。

蕭、王兩人看到，王林由衷地道：「蕭老兄，果然給你猜中──樹上有人放哨，我們若是掩前去，一定會給發現。」

蕭原悄聲對王林道：「林仔，馬上趕返偵緝隊，通知伍隊長帶人來圍捕這伙賊匪，要快！最好能在天亮前趕回來。」

王林點點頭：「我馬上趕回去。」急急往後爬。

蕭原叫住他：「別只顧趕回去，忘了記着如何走回來啊！」

王林答道：「你放心，趕回去時，我會記着怎樣走，擔保不會走錯路。」

蕭原聽王林那樣說，才放心讓他趕回偵緝隊。

* * *

這一次，張家顯眞的返回家了。

他返回家時，張家內廳的自鳴鐘敲了八下。

張家上自一家之主張宗昌及妻兒媳婦，下至管事長工傭人，看到張家顯這位三少爺回來，莫不驚喜不已。

張太太馬上吩咐下人燒香還神。

張家顯絲毫無損給放回家。但給關了兩夜兩日，却顯得很憔悴，大概被擄禁的那兩日很不好受，擔驚受怕，吃不好睡不着，自然免不了。

李秀馨看到丈夫安然無損回來，高興之餘，看到丈夫憔悴的樣子，不由大是心疼，若非內廳內外盡是人，她會撲入丈夫的懷中，緊緊抱住他。

張家顯看到父母兄弟家人，心裏有愧，禁不住跪在父母跟前謝罪：「爸媽，我不孝，對不起您倆和家裏人。」

張太太忙上前扶起兒子，張宗昌看到兒子那個樣子，那裏還忍心出言責備，口裏說道：「起來吧，你既然知錯，過去了的便算了，以後要好好做人啊。」

張家顯感動得流下淚來。

張家揚張家盛亦上前去扶起兄弟，雖則對兄弟的所爲不以爲然，但亦沒有出言相責，畢竟兄弟情深。

最後，張家顯才與妻子相見，夫妻倆執手無言一時間不知說甚麼話。

李伯禧夫婦在張家顯返回家裏才趕到來，看到女婿無恙歸來，放下心來，少不免慰問幾句，替女兒開心。

張宗昌見兒子蓬頭垢面，衣衫污髒，便要兒子先去洗個澡，換過衣服，吃晚飯時才細說遭遇。

原來張家上下人等一心一意等張家顯回來，無心吃晚飯，因此，雖然晚飯早已燒好，還沒吃，如今張家顯既已平安歸來，衆人才想起還未吃晚飯。

張太太想到兒子被擄走後，必定吃不好睡不安，多少也會受點折磨，早已吩咐家廚燉了一盅人參雞湯待張家顯回來喝。

任志新這晚「無所事事」，在蕭原帶了贖金趕了碧水潭後，便待在張家，等候張家顯回來，看到張家顯回來，頓時鬆一口氣，雖然仍未破案，捉拿到那伙賊匪，總算有一個交代，本來，他不想留在張家吃晚飯的，經不起張家挽留，他亦想聽聽張家顯被擄後的遭遇，於是留下來。

洗過澡，換上乾淨衣服後的張家顯判若兩人，雖然臉色仍顯蒼白，精神面貌好多了。一家人包括李伯禧夫婦，還有任志新，在內廳擺放好的大圓枱前坐下，等待張家顯將被擄後的遭遇說出。

張家顯喝過人參雞湯，吃飽飯後，精神了很多，一五一十，將被擄後的經過細說出來。

擄走張家顯的賊匪，其實一共有六人──五人進入那座房宅擄走張、伍兩人，一人在外把風及看守放在門外兩乘轎子。

張家顯和伍世華被擄走後，根本不知道那伙賊匪將他倆帶到那裏去──兩人的雙眼一直被幪着，也不知走了多久，轎子才停下來，跟着兩人被帶入一個房間內關起來，兩眼依舊被幪着，手腳亦被綑綁起來，無法知道身在何處。吃飯的時候，雙手才鬆綁，但雙眼仍然幪着，兩人那有心情吃飯，勉強吃了幾口便吃不下，那伙賊匪也不勉強他倆，馬上又用布團將兩人的嘴巴堵塞起來，就那樣在那裏待了兩日兩夜，其間沒有轉換過地方，直到他兩人被放走之前，才給賊匪扶出房間，塞入兩乘轎子內，被人抬離那個地方，走了一刻鐘有多，轎子忽然停下來，兩人給拉出轎外，被

人推入一個地方，在那裏待了約半時辰，才給人鬆開腳上的繩索，留下一句話：「走吧，快回家去。」

兩人聽在耳中，起先不敢相信，呆了一會，身旁聲息全無，才知道是眞的，兩人立刻掙扎着站起來，忘了雙眼被幪着，發狂般外跑，結果跑不幾步，便撞在牆上跌倒，跌倒後，兩人才給「跌醒」了，於是先設法互相扯去塞在口裏的布團扯下幪布，頓時雙眼能視，看清楚身在一座破房子內，除了他兩人，再無別人，心頭略定，知道確實給放了，兩人不再驚怕，慢慢走出那座破房子，附近有十多座房屋，亦是破敗不堪，闃無一人，兩人壯着膽走到那間破房屋，遇到兩個行人，央求那兩人替他兩人解下綑綁雙手的繩索，詢問那是甚麼地方。

那兩人告訴他們，那間破房敗屋空置了有二十多三十年，由於當年那十多戶人家莫名其妙染上瘟疫，十家有九家死絕，僥倖活過來的人不敢再住下，各自搬遷到別的地方，從此之後，那些房屋空置下來，沒人敢搬到那裏去居住，任由風吹雨打，年久失修之下，變得破敗不堪，縱使是日間，亦少有人到，據說那裏有鬼，晚上更是生人勿近，他兩人聽了那番話後，禁不住心頭發寒，謝過那兩人後，急急各自返回家中。

至於那五個賊匪的樣貌，張家顯只看到其中一人有一頭發黃的頭髮，一人鼻頭發紅，其他的都看不清楚，因爲當時太慌恐及混亂，他根本還未回過神來，便給人指嚇住，跟着嘴巴塞入布團，雙眼亦被幪起來，他根本來不及看清楚那五個賊匪的樣貌。

任志新聽着，知道張、伍兩人給放走的地方是在城北那面，附近都叫那裏「瘟鬼里」，由於恐怕瘟疫未散，加上有人曾在晚上遇鬼，因此，無論大人小孩，白天晚上，沒人膽敢走入「瘟鬼里」，視爲生人勿近之地。

據張家顯所述，任志新認定他和伍世華被擄後，一直給賊匪收藏在城內，並沒有給偷偷運出省城外。

張太太聽聞兒子曾在那發生瘟疫的地方待過，不禁大驚失色，擔心地道：「宗昌，家顯……會不會染上……瘟疫？要不要馬上送他去醫院……」

張家顯不等父親說話，搶着說道：「媽，別大驚小怪，那地方發生瘟疫是在三十年前，那麼久了，風吹日晒雨打，甚麼也消散了，怎會到現在還瘟疫未散，你放心吧，那個地方雖然可怕，我擔保不會染上瘟疫，若是在那裏呆過後便會染上瘟疫，擄走我和伍世華的人怎會選那個地方放我和伍世華走？他們也在那裏待過啊，難道不怕染上瘟病，拿到贖金沒命花麼？」

張太太跟各人聽張家顯那樣說，未嘗不是道理，一顆心才放下來。

任志新問道：「三少，請問在被擄走後直至給放走那段期間，可曾聽到那伙賊匪互相呼叫名字？」

張家顯馬上點頭道：「聽到，他們都以老大、老二、老三來作稱呼。」

任志新在心裏罵一句：「眞狡猾！」口裏說道：「還以爲能夠在三少的口裏得到那伙賊匪的綫索，如今卻落空了。」一頓，跟着起身道：「張翁、李廳長，我還要回去等候蕭原送回有關賊踪的消息，不打擾了。」

張宗昌沒有挽留，着長子家揚送任志新出去。

任志新返回隊部不多久，王林便趕回來，向他報告發現賊巢一事。

任志新聽聞已發現賊巢，好不興奮，馬上召集了兩個小隊的偵緝，親自帶隊，由王林帶路，趕去會合蕭原，來個一網打盡。

* * *

王林帶任志新等人趕到那塊坡地前，與蕭原會合的時候，已經是半夜時分。

蕭原將情形大略向任志新說了一遍，任志新提議馬上展開行動。

蕭原不贊成，認爲還不是時候，待到天色黎明時分才展開圍捕行動最適合不過：「志新兄，這個時候行動，肯定會被在附近放哨的賊人發覺，黑夜中，若賊人四散竄逃，恐怕很難全部將他們追上捉到。待到天色黎明時，在樹上放哨的賊人肯定又疲又睏，加上眼見天放亮了，警惕之心自然鬆懈下來，可能會忍不住睏倦而打瞌睡，我們在那個時候才展開圍捕的比較好一點。」

任志新也知道在天色黎明時才展開圍捕較好，他剛才那樣說，乃是心急難忍，只想趕快將那賊匪一網成擒。如今聽蕭原那樣說，只好強捺下心裏那份急不及待的心情，耐心等待天明。

在難捺的等待中，天色終於黎明了。一直待在樹上放哨的賊匪亦在那個時候從樹上跳下來，邊伸展雙手打着呵欠，邊返回那座小屋子內。

任志新看着，禁不住喜道：「老蕭，天助我也！」立刻向兩個隊目下令，從兩邊向小屋包抄過去，形成包圍圈後，向小屋子掩去。

恐怕小屋子內有人走出來接替走進去的人放哨，偵緝隊的人行動

很快，希望乘這空隙，完成包抄行動。

任志新跟蕭原一前一後，跟隨那兩個小隊行動。很幸運，他們完成了包抄後，小屋子裏仍未有賊人走出來接班放哨。

任志新眼見完成了對小屋子的包抄，再也等不及了，馬上下令向前掩進，掩至距小屋子還有五丈遠左右，向天開了一鎗，第一個向小屋子衝去。

那一鎗，是發動進攻圍捕的訊號。

正所謂一呼百應，其他的偵緝馬上呼喊着向小屋子開鎗，跳起身猛衝前去。

一時間三面鎗聲大作，驚破了黎明時分的寂靜。

蕭原在屋後那面，只有屋後沒有鎗聲响起。

屋內居然一點動靜也沒有，大概給外面驚天動地的鎗聲及呼喝聲震住了。

事實上，屋內的賊人若衝出來開鎗還擊，可謂自尋死路，成爲鎗靶。

居然沒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倒教任志新及其手下大感詫異，三面的偵緝很快便衝到屋子前，一個偵緝一脚將那扇破板門踹開，別的偵緝跟着向門內射了十數鎗，才一擁衝入屋內。

任志新跟在三個偵緝隊後面衝入。

「所有人不准動，舉起手！」當先衝入屋內的五個偵緝厲聲大喝，手上的鎗指向屋內，隨時開鎗射擊。

奇怪的是，屋內的人毫無反應。

其實不是屋內的人毫無反應，而是屋內一個人也沒有！

當任志新跟幾個偵緝看清楚屋內的情形後，全都瞪大眼呆住，一臉驚異神色。

屋內怎會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明明看到那個從樹上跳下來的人走入屋內，換言之，屋內縱使沒有別人，那個不久前走入屋內的人應該在屋內，怎會失了踪？就算能夠溜出屋外，亦必被發現，因爲他們已將屋子團團包圍起來，絕不可能逃過他們的雙眼，除非那不是人，是鬼魅！

莫非他們看到的那個人眞是鬼魅？

幾個偵緝不約而同心裏閃過那種念頭，禁不住心底生寒，不自覺退縮了一步。

任志新可不信邪，口裏喝道：「搜！躲到地下也要將人搜出來！」

幾個偵緝呼應一聲，馬上在屋內展開搜索。

屋內只有一個用破木板分格開來的房間，連房門也沒有，加上板壁有不少破隙，幾乎不用走進房間內便能夠看清楚裏面的情形了。

屋內很簡陋，除了兩條殘舊的板櫈和一張粗糙的木桌子外，沒有甚麼擺設，可謂一目了然。

幾個偵緝很快便將屋內搜遍，結果是：不要說人，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這眞叫任志新大惑不解，下令再搜一遍。

這一次，終於發現在房間內那張板床下面，有一個洞口，任志新吩咐手下將木板拆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往洞內射了三四鎗，再將一把燒着的草把扔落洞下，才探頭往下張望。

絕無可疑，屋內的賊人一是躲入那個洞內，二是從洞下逃出去。

洞下到洞口大約有兩人高，扔下去的草把仍在燒着，火光將下面照得頗亮，洞下沒有人，却有一條地道，任志新看清楚後，斷定賊人從洞下的地道逃了。

蕭原在後面伏着，好一會也不見有人到屋後來告訴他們——屋內的賊人已一網成擒，彎不住一個人繞到屋前，守在那裏的偵緝馬上告訴他，屋內空無一人，他大感奇怪，急忙走入屋內，任志新看到蕭原進來，氣惱地道：「老蕭，他媽的眞狡猾，都從那個地洞下逃了！」

蕭原急對任志新道：「志新兄，快派人四出往前搜索！那些賊人應該逃不遠的！」

一言提醒任志新，立刻下令隊目馮光姚青各帶十個偵緝，分成四撥，從四面往前搜索。

蕭原走到地洞口前往下張望了一會，要一個偵緝拿水來潑熄洞下的火，再拿乾草紮了個火把，由他帶頭下去看看洞下是甚麼光景。

任志新叮囑蕭原小心，派了兩個偵緝跟他下去。

待蕭原拿着火把和兩個偵緝下去後，任志新不甘心無功而還，命令留下的偵緝爬到屋頂上查看。說不定那伙賊人施展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在屋頂上躲匿起來。

想想，他不放心蕭原和兩個偵緝下去冒險，他亦跳落地洞下，看個究竟。

蕭原落到地洞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朝地道內開了三鎗，才將燒着的草把伸前去，探頭往地道內張望。

在火把光照下，蕭原看到那確是一條地道，但不似是人工挖掘出來的，看地道內凹凸高低，縫隙道道的情形，倒像是一條乾枯了的地下洞。

蕭原這時無暇研究是挖出來的還是天然形成的，看到火光所及的地方空無一人，地道深處黑洞洞的，於是小心翼翼拿着火把走入地道內。

由於地道只有約四尺多高，因此，蕭原和押後的任志新三人只好彎着腰行走。

地道頗長，蕭原估計約有十多丈長，終於走到出口，一路上都沒有遇到狙擊，走出地道口外，四人都直起腰，長長呼吸一口氣，然後察看地道外附近的地形。

出口處原來在坡地下一棵大樹前，洞口長滿了半人高的荊棘野草。從那些荊草倒伏的情形看來，經已有人從地道口走出了去。

毫無疑問，那伙賊匪從地道逃跑了。

蕭原循着被踐踏倒伏的野草往前追尋下去，發覺只有兩個人的足跡。換言之，坡地那座小屋內，只有兩個人！其他的賊匪並不在其內。

好明顯，坡地上那座小屋是賊匪用來迷惑任、蕭兩人的注意的地方，然後來個金蟬脫殼，令到任、蕭兩人及偵緝隊的人懵然不察。

蕭原折返地道出口前，將追尋所得告知任志新。

任志新不甘心那伙賊匪逃了，不忿地道：「無論他們逃到那裏，縱使逃到天脚底，也要將他們追緝捉拿歸案！」

蕭原道：「志新兄，你打算派人一直追尋下去？」

任志新點點頭：「絕不能讓那伙賊匪逃之夭夭！」

蕭原道：「這樣吧，我帶隊上三個兄弟追尋下去，你則帶隊返回偵緝隊部，若我追尋到他們的踪跡，馬上派人回隊部報告。」

任志新深心不忿：「老蕭，我跟你一起去。我要親手將那伙混蛋捉拿歸案。」

蕭原道：「你是一隊之長，很多事要親自處置，怎能離隊部太久，你帶隊回去吧，我跟何安和杜坤、王林追下去。」

任志新給蕭原一言提醒，不再堅持：「老蕭，一路小心，若追尋到賊匪的踪跡下落，千萬別輕舉妄動，辛苦你了。」

蕭原笑笑：「不用替我擔心，我曉得該怎樣做。」說完，招呼那王林、杜坤、何安循着賊匪留下的足跡追尋下去。

任志新看着蕭原四人走出老遠，才走回小屋子前，隊目馮光向他報告，將屋頂拆掉了，亦毫無發現。

任志新亦將從地道內追出地道口外的情形對馮光及一衆偵緝說了一遍，然後帶隊返回省城。

* * *

任志新帶隊回隊部，剛吃過午飯，一杯茶還未喝完，蕭原和三個偵緝竟然回來了。

乍聞蕭原四人回來，任志新好不興奮，還以爲蕭原四人已追尋到賊匪的下落，特地急趕回來報告，當看到四人全回來，頓時冷了半截——若是追尋到賊匪的下落怎會四人回來，只須派一人趕回來報告便成，看來，蕭原四人一逕追尋之下，不知在甚麼地方失掉了賊匪的踪跡。

任志新雖然猜到八九，仍抱着一線希望問：「老蕭，怎麼都回來了？」

王林搶着說道：「報告隊長，我們一路追踪下去，結果追到北門，便失了賊匪的踪跡，只好返來。」

蕭原接口道：「志新兄，那伙賊匪好狡猾，那裏也不跑，跑回城裏，每日從北門進出的人不知多少，正好掩沒了他們的踪跡，我們追到北門前，便失去了兩個賊人的踪跡，據此，我斷定那兩個賊匪返回城，那更加難以追尋他們的踪跡。事實上亦無跡可尋，所以，我們三人只好返回隊部，再作打算。」

任志新一拳搥在桌面上，怒罵道：「可惡！他們以爲混回城裏，我們便無法追查他們的下落？哼哼，縱使翻轉地皮，我亦要將他們挖出來！」

一頓，醒覺地道：「老蕭，你們都辛苦了，還未吃午飯吧？我派人先買些飯菜回來，吃過飯後，好好睡一覺，你們都辛苦了。」

蕭原跟王林三人確實又累又餓又睏，巴不得快快吃飽肚子，躺到床上睡一大覺。

吃過飯，任志新提議蕭原不要回家睡，就在隊部他的房間內睡一覺，蕭原懶得回家，任志新吩咐一個偵緝去拿一張行軍床到他房裏架起來，讓蕭原睡覺，他自己亦躺到床上，闔上眼不久，便打起鼾來。

蕭原躺在床上，闔上眼，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在迷糊間，心裏總是不安寧，彷彿有甚麼地方不對勁，無法完全入睡。那樣睡了約一個時辰，陡地驚醒過來，心頭一動，腦裏忽然開了竅，終於想起那裏不對勁，馬上坐起身，看到任志新睡得又沉又酣，不忍心叫醒他，猶豫了一會，還是不忍心叫醒任志新下了床，穿上鞋，急急往外走。

他之所以睡不安寧，乃是心裏推敲着一件事：既然那伙賊匪中的兩個人想出混回城裏，他們同樣可以利用同一辦法輕易混出城外——帶着張、伍兩家交付的贖金，逃之夭夭。他推斷那兩個賊匪必是回城

中會合同伙，然後才一起混出城外，而且極可能不會在城中逗留太久，必須在那伙賊匪混出城外前找到他們，否則，讓他們溜出城外，很難再追尋他們。他醒來後，本想叫醒任志新，將他的想法告訴任志新，讓他馬上派出偵緝四出緝查，看到他睡得那樣沉酣，不忍心叫醒他，何況一時間亦不知從那裏下手偵查，因此他決定一個人先去探查一下，再作打算。

走出偵緝隊後，蕭原一逕去找歪嘴狗。

歪嘴狗是個晝睡夜出的人，蕭原找到他的時候，仍在「元龍高臥」。

給蕭原連推帶吵醒，歪嘴狗好不氣惱，張眼衝口吐出一句罵人的髒話，一時看清楚叫醒他的人是蕭原，忙將下面的髒話咽住，尷尬地咧嘴一笑，急忙爬起身，說道：「蕭老哥，嘿嘿，還以為是誰，做夢也想不到是你來找我。」跟着張大口打個呵欠。

蕭原道：「我來找你，是要問你是否打探到那伙賊匪其他消息。」

歪嘴狗揉揉眼，似乎已睡意全消：「蕭老哥，很對不起，我幾番打探，都打探不到其他的消息，要是打探到甚麼消息，我早已去找你了。」

「連黃毛狗住在那裏也打聽不到？」蕭原仍不死心。

歪嘴狗道：「黃毛狗根本沒有住處，身上沒錢的時候，才回到搭建在北門城牆脚下的狗窩睡大覺，我曾經到那裡去看過，附近有幾個乞丐在那裏搭幾個窩棲身，問過那幾個乞丐，都說有五六天沒見到黃毛狗在他的狗窩出現，這件事對你毫無用處，我沒有去找你。」

蕭原拍拍歪嘴狗的肩頭：「謝謝你。若有那伙賊匪的消息，馬上找我。」

一頓，又道：「有錢吃飯嗎？」伸手入衣袋內。

歪嘴狗忙道：「有，有。這兩晚我手風順，贏了些錢。蕭老哥，無功不受祿呀，何況我身上有些錢。」

蕭原站起身：「不打擾你睡覺了。我走了。」

歪嘴狗忙跳下床，拖着鞋子送蕭原出門。

在歪嘴狗那裏不得要領，蕭原一時間不知從那裏下手偵查，只好返回偵緝隊，看看可有消息。

返回偵緝隊，任志新仍然酣睡未醒，蕭原再也按捺不住，將任志新叫醒。

任志新睡眼惺忪，不大樂意地嘀咕道：「老蕭……甚麼事呀？待我睡醒再說好嗎？」

蕭原在他耳邊大聲道：「再不起來，恐怕張、伍兩家遭勒索一案無法破得了，那伙賊匪可能在這個時候分掉贖金，各自混出城去，逃之夭夭！」

蕭原那番說如同在任志新耳畔響了一個焦雷，震得他一下完全清醒過來，一骨碌坐起身，睜大眼道：「老蕭，這個案一定要破！我馬上派人四出加緊偵查。」說着話急急下床穿上鞋子。

蕭原雖則認為任志新那樣做收效不大，但又認為可收阻嚇之效，最好能夠弄到風聲鶴唳，令到那伙賊匪不敢貿然溜出城外，只要他們仍匿在城內，總有辦法找到他們的下落。「志新兄，不但要加緊偵查，還要虛張聲勢，弄到滿城風雨，阻嚇那伙賊匪不敢貿然溜出城外，只要他們龜縮在城內，遲早會將他揪出來。」

任志新一拍大腿：「好主意！」急急走出外，命令所有的偵緝傾巢而出，四出偵查，弄個滿城風雨。

待隊部偵緝奉命四出偵查後，蕭原忽然想起一事，對任健新道：「志新兄，我想你詳細地將張家顯敘述的那番話再說一遍，說不定，可從中找到一些線索。」

任志新將昨晚在那塊坡地下伏着監視那座小屋，待天剛亮便採取行動的再對蕭原說了一遍。

任志新亦希望從中找到綫索，因此，他不厭其煩，詳詳細細，點滴無遺，也將張家顯敘述的那番話覆述一遍。

聽完任志新的覆述後，蕭原有好一會不作聲。

任志新知道他在思索那番話中的每一個細節，仍按捺不住心裏的焦急，問道：「怎麼樣？從中找到些甚麼？」

蕭原看了任志新一眼，陡地一拍大腿：「找到了……」

任志新大為緊張，疾聲道：「老蕭，快說。」

蕭原眼中異光閃射：「志新兄，那個叫瘟鬼里，張家顯給放走的地方，大有問題。」

任志新馬上明白蕭原的意思：「老蕭，你懷疑那伙賊匪匿藏在那裏？」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我還懷疑那伙賊匪一直匿藏在那裏，張家顯和那個伍世華亦給收藏在那裏，那伙賊匪在昨晚放走張、伍兩人前，將兩人用轎抬離收藏的地方，好可能故弄玄虛，抬着兩人在那裏繞圈子，令到兩人以為給抬到另一個地方給放掉，實則兩人一直在瘟鬼里內！志新兄，你還記得和林仔三人是在追尋到北門前才失去那兩個賊匪的踪跡嗎？我敢斷定那兩個賊匪溜入了北門之內，而瘟鬼里又

在北門那面，我猜那不是巧合……

「有道理！」任志新大為興奮，高聲嚷道：「我怎麼想不到，眞是笨蛋！瘟鬼里在城北，兩個賊匪從北門溜入城北，絕不是巧合，一定是趕去瘟鬼里與同黨會合，瘟鬼里既是生人勿近的地方，正是最好不過的藏匿地方。老蕭，你的猜測極有道理，那伙賊匪極可能一直藏匿在那裏，怪不得一直無法找到他們的踪跡下落！快點，到那裏去搜它一搜。」

蕭原道：「事不宜遲，馬上去！」

任志新道：「好！要不要帶個人去？」

蕭原道：「隊上除了當值的，沒有人可帶去啊？」

「可以找幾個人回來。」任志新站起來。

「倒不如我和你這就趕去瘟鬼里，路上遇到隊上的弟兄最好不過，否則，我和你亦能夠應付得了。」

「好，就這樣。」任志新往外走。

蕭原摸了腰間的匣子槍，快步趕上瘟鬼里。

＊　＊　＊

任、蕭兩人來到瘟鬼里的時候，快近黃昏了。斜陽照在瘟鬼里那一間敗垣殘宅上，黯黃一片，顯得有點詭異。

瘟鬼里附近都沒有民居，看上去孤零零的，附近一個行人也沒有，果然生人勿近。

一路上，任、蕭兩人都碰不到偵緝隊上的人，兩人只好雙闖瘟鬼里。

兩人決定各自從兩頭進去。瘟鬼里南北向兩頭，蕭原從南面進去，任志新當然從北面那頭進去了。

先說從南面那頭進入瘟鬼里的蕭原，為防萬一，他將隨身帶着的匣子鎗抽出來，握在手中，小心進入瘟鬼里，從第一座房屋開始搜索，每座房屋都仔細搜查一遍，地面也不放過——拿磚敲打及用脚跺，查察地下是否有地下室。

一連搜了七八座房屋，全無發現，快要搜到巷中心那幾座房屋，看到任志新從那頭一座屋房內走出來，便向他揚手打個招呼，做了一個毫無所獲的手勢。

那一頭的瘟鬼里亦向他攤攤雙手，然後走入左面一座房屋內。

蕭原亦向前面一座房屋走去，就在那剎那，他瞥到右面一座房屋內似乎人影乍閃倏沒，登時心頭劇跳一下，馬上別轉身，向右面那座頗大的房屋走去，並且輕輕扳開大機頭。

他並沒有從那座房屋的前門進去，放輕脚步，悄然繞到右面屋牆下，從一個窗門腐爛的破窗外往內張望。

屋內盡是腐爛發霉的枱櫈雜物，地上長滿了青苔，瓦面破爛，斜陽從破洞中照射入屋內，令到屋內不怎麼陰沉，却透出幾分陰森。

屋內毫無動靜，別說是人，連鬼也不見一隻。

蕭原張望到的是前廳的情形，廳後是房間，由於有牆壁分隔開前後，所以蕭原看不到後面的情形。

他正要往後走去的剎那，倏地雙眼一亮，兩道目光盯着屋內廳上那張腐敗木桌旁邊的兩張櫈子，握鎗的右手不由緊了緊！

那張腐敗發霉的木桌四面放了四張櫈子，其中兩張上面鋪滿了灰塵，可是，另外兩張櫈子却塵灰稀薄，隱約有脚印，分明有人曾在上面蹲過！

蕭原心頭突突跳起來，想起剛才瞥到的人影，該不會看錯，屋內沒有人匿着才怪，說不定就是那伙賊匪匿藏在內，驚喜之餘，他沒有貿然潛入屋內，悄然離開那裏，急步走向北面那頭走去，進入任志新搜查的房屋內，找到任志新，急急將發現告訴任志新。

任志新興奮得雙眼發光，馬上要去搜查，蕭原勸他不要那麼急，跟他稍為商議了一會，兩人才一前一後掩向那座房屋，由蕭原進入屋內搜查，任志新在下面接應。

這一次，蕭原從大門進去，任志新則在窗外持鎗戒備。

進入屋內便是前廳，蕭原走到那張桌旁，仔細察看清楚兩張上面留有脚印的櫈子，這一次看得很清楚，上面確有兩個脚印，而且，上面的灰塵明顯給人抹過，大概只是用手草草抹了幾下，所以抹不干淨櫈面的塵灰，以至蹲上去時，留下脚印。

向窗外持鎗戒備的任志新打了個手勢，蕭原向裏面走去。

裏面是一連三個房間，全都空空如也，但在一張床上，却殘留着一堆骨頭和飯屑，還有魚骨和油膩的紙塊，床上亦有坐過的痕跡，床前地下亦有脚印。

好明顯，有人在房間內吃飯，從那些散佈在床上的骨頭飯屑等物的情形看來，蕭原猜斷有些是數天前留下，有些是昨天及前天留下的，極可能就是那伙匪賊躲藏在這裏數天之內吃飯時留下來的。

在最後那個房間內有幾個殘破發霉的衣箱堆放在一角，箱角地上不但有脚印留下，亦有人躺下弄出來的痕跡，細看之下，蕭原看出是個人躺在地上弄出來的，另一處的牆角下遺下尿跡與人矢，走入房內蕭原便嗅到陣陣臭味。

蕭原推測箱後那一角地方就是張、伍兩人給收藏關禁的地方。

驀地，他聽到房外有脚步聲，疾忙轉身閃到房門旁邊的牆下，手上的鎗指着房門口，屏息等待。

「老蕭！」房外忽然响起任志新的低叫聲。

蕭原頓時放鬆下來，放下握鎗的手，開口說道：「我在房內，志新兄，怎麼進來啊？」

「我在窗外看到你走進裏面好一會都沒有動靜，擔心起來，忍不住走進來。」話聲中，任志新走進房內，看着蕭原，接着說道：「老蕭，有甚麼發現？」

蕭原道：「你來看看吧。」指指那堆木箱後面及另一處遺下尿跡人矢的牆角。

任志新帶着好奇的心情看過那兩處地方後，剛要說話，蕭原又搶先說道：「來，我帶你到前面那個房間，看看有些甚麼再說。」拉了任志新往頭一個房間走去。

看過頭一個房間床上那些骨頭飯粒及脚印後，任志新幾乎叫起來：「老蕭，這裏分明有人待過，而且待了好幾天！極可能是擄走張、伍兩人那伙賊匪，後面那個房間的情形，亦可能是張、伍兩人給囚禁在那裏遺下的痕跡，你猜的大概都對了，那伙賊匪在這房屋內，他們根本就沒有將張、伍兩人從別處帶到這裏才放走！」

蕭原悄聲道：「加上我剛才瞥到這房屋內有人影閃沒，極可能他們仍躲在這屋內。」

任志新大為興奮：「仔細搜一遍，老蕭，再沒有發現了嗎？」

蕭原搖搖頭：「還有一個房間和後面未搜，咱們小心點。」

任志新點點頭，與蕭原走出房間，一先一後往最後那個房間走去。

最裏那個房間內，地上放着一盞油燈，旁邊放了一塊床板，上面鋪了一塊破舊的棉被，其上有一副天九牌！

任志新衝口罵道：「他奶奶的，居然還弄了副天九牌來玩，倒會尋樂解悶。」

蕭原仔細地察看了整個房間一遍，房內除了地上的油燈等物外，甚麼也沒有，便與任志新到後面灶間及天井搜查。兩人連櫈底和水井也仔細搜查過，一無所獲。

蕭原不甘心，對任志新道：「不可能的，我應該沒有看花了眼，分明瞥到一條人影在房屋內閃沒，怎會找不到人。若是溜了，不可能逃過我的雙眼，若我沒有看錯，一定還躲藏在屋內。」

任志新道：「翻轉了地面，也要找出來！」說着找了一根破木柱，在地上敲敲碰撞起來。

蕭原亦用脚在地上跺踏，查察地面是否有空洞的地方。

兩人查探遍整座房屋的地面，都探不出有那一處地面下是空洞的。任志新奇異地道：「地下沒有地洞可供躲藏，難道你看到人影會飛不成？又或是……鬼影？」話出口，禁不住心頭一寒，兩眼四瞥。

此時，兩人才發覺日頭已快下山，夕陽餘暉已照不進房屋內，光綫比進來時黯了很多。

蕭原抬頭看看那瓦面，搖頭道：「不可能躲在瓦面上，志新兄，想想還有甚麼地方我們沒有搜查過？」

任志新搖搖頭道：「連老鼠洞也拿棍子捅過，我想不出還有那裏未曾搜查。」

蕭原皺着眉頭道：「我總覺得遺漏了那一處地方沒搜查，偏偏一時想不起來。」

「老蕭，仔細想想吧。」任志新希冀地看着蕭原。

蕭原忽然雙眉一展，疾聲道：「我想起來了，最後那個房間……」

任志新苦笑道：「老蕭，三個房間最先搜查最後那個房間……你不是……」

蕭原邊拔脚往裏走，邊道：「志新兄，我們雖然在那房間內探查過，但有一個地方我們沒有探查。」

「那裏？」任志新急忙跟着蕭原往裏走。

「那塊床板下的地面！」蕭原脚下急匆匆。

任志新一拍大腿，恍然道：「對！沒有探查過床板下面！」

蕭原快步走入最裏那個房間內，彎下腰，伸手抓住一角棉被，用力一扯，連被帶天九牌扯到牆脚下，那塊破床板便完全出現在兩人的眼前。

蕭原彎下身，揭起那塊床板。

驀地，那塊床板飛了起來，撞向蕭原和站在旁邊的任志新，兩條人影從床板下的地面竄出來。

蕭原跟任志新在猝不及防之下，給飛起來的床板撞中，各自跌倒。

其實，蕭原是順勢跌倒，雙脚疾快地一縮一蹬，將那塊飛起翻砸下來的床板蹬飛回去，恰好砸在那兩個從地面下竄出來的人身上，各自發出一聲怪叫，跌墮下去。

蕭原於床板砸回去的刹那，忍痛急跳起來，一脚踏在斜砸落地上的床板上，緊握在右手的匣子鎗飛快地往前一伸，指着露出一角的地洞，厲喝道：「舉起手滾上來，否則向下亂鎗掃射！」

喝聲中，任志新亦痛哼着跳起來，衝到地洞前，惡狠狠地道：「

不想死的，快上來，你他媽的原來躲在下面，幾乎被你們這伙該死的賊匪瞞騙了！」

原來床下果然有一個地洞，洞口比那塊床板略小，洞下却頗大——有半個房間大小，只可以躲藏十人，有梯級上落，看那規模及連蓋板也腐爛了的情形，顯然不是新挖的，乃是以前的房主挖下的，大概用來收藏貴重的物品及躲避之用。

「別……開鎗……我們上來。」下面有人抖着聲說。

「別打歪主意！」蕭原喝道：「同時一脚將床板踢開。「慢慢上來。」

地洞下面，一共有四個人，舉着雙手走上來。

蕭原和任志新手上的鎗緊緊指着那四個人。兩人一眼看到走在第二的那一個一頭黃髮，應該就是歪嘴狗所說的黃毛狗。

待那一頭黃髮的人走上來，任志新拿鎗抵在他後肩上，厲聲道：「你是黃毛狗？」

那傢伙全身一震，驚恐地道：「是，我是黃毛狗。」

任志新興奮得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叫。

終於破案了——躲在地洞下的四個人，正是擄走張、伍兩人，向兩家勒索贖金的那伙土匪中的四個！

蕭原却很冷靜，喝令四人在牆下趴下，然後由任志新逐一抽出他們的腰帶，將四人雙手反綁起來。

據歪嘴狗說，賊匪有六個人，如今只得四個，還有兩個去了那裏？任志新馬上盤問四人。

那四個人不敢不如實招供，不在地洞下的兩個人一個出去打探風聲，另一個回去安頓他的姘頭和兒子，晚飯後便會趕回來，分掉從張、伍兩家勒贖金後，便散伙各奔前程。

那個回去安頓姘頭和兒子的賊匪原來就是綽號大粒墨的那一個，姓孟，名金虎。

既然那兩個外出的賊匪遲早都會回來，伍、蕭兩人樂得來個守株待兔，結果，孟金虎跟另一個賊匪於晚上先後溜回那瘟鬼里，一心想着分掉那兩筆鉅額贖金時，落在任、蕭兩人的手上。

那伙賊匪以孟金虎為首，那個黃毛狗名叫石崇山，其餘四人分別是毛寶民、馬永輝、朱高、施威。

經過審問，六人招供，他們起先根本無意擄走張、伍兩人勒索金錢，是在聽聞張家顯於新婚之夜失了踪，張家先後給人勒索三次鉅額贖金，首先意動的是孟金虎，亦想假稱擄走了張家顯，勒索張家一筆贖金，便跟黃毛狗商議，兩人一拍即合，已準備勒索張家，那麼巧黃毛狗的一個猪朋狗友毛寶民認出在他家附近一座房宅出現的人赫然是張家顯，動了擄人勒索的念頭，一個人無法成事，便去找黃毛狗，正有此意的黃毛狗聽聞毛寶民知道張家顯的下落，好不歡喜，帶毛寶民去見孟金虎，合謀擄走張家顯，向張家狠狠敲一筆。商議之下，孟金虎認為三個人不夠，於是找上相識的朱高和施威、馬永輝三人入伙，還弄來兩乘轎子，就在那一日潛入張家顯躲藏的房宅內，將他擄走，而伍世華是給他們順手牽羊一併擄走的。

張、伍兩家付出的兩筆贖金——一筆十二萬一筆三萬，完全起回來，但却少了一千大洋票子，原來給孟金虎拿去安頓他的姘婦和兒子。

至此，整件案子終於破了。

任志新獲李伯禧大大嘉獎一番，並得到張家一筆二千大洋的慰勞金，張家指明一千大洋給任志新，一千慰勞偵緝隊所有的弟兄。

蕭原亦得到張家一筆酬勞——二千大洋。

由於李伯禧是省府高官，又是省主席的親信紅人，有他一手遮瞞女兒女婿打算投奔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一事，事情無人追究下去，不了了之。

若是追究起來，張家顯跟妻子，還有伍世華等人恐怕不給拉去鎗斃，亦要坐牢。

那時候，北洋政府視革命黨人，如洪水猛獸，若給捉到，不殺即關。

三個月後，張家顯夫婦和伍世華、方紅、陳國杰等人同時離家出走，各自從家裏拿走一大筆錢，投奔廣東國民革命政府，投身革命。此是後話，順帶一提。

（全文完）

佛門殺手

清宮劍影秘聞錄／屠龍客‧文　可飛‧圖



受僱殺人

蘇州是古代的魚米之鄉，文物昌盛，園林極衆，至今仍有「西園」以及「東園」遺留下來。園中有假山，用剔透玲瓏的太湖石砌成，佔地越廣，花木越茂，假山越是有氣勢。清代中葉有一個大官歸隱，在蘇州河畔築園養靜，他叫做嚴九秋，那座園林就叫做「九秋園」，園內所起的石山高達百尺，全座由巨大的太湖石當中挑選出來，曲徑可登，蔚爲奇觀。

嚴九秋做過提督，敬重江湖人物，即使他告老歸田，安享清福，仍然沒有人潛入園中刼取財物，事實上他的武功不弱，年近八旬，仍是餘勇可賈，巨宅之中另有高手座鎮，故此他夜間高枕無憂，酣然入睡。

在他七十八歲賀壽的幾天，達官貴人以及江湖上的豪俠紛紛登門道賀，他索性在九秋園擺了流水宴客，嘉賓蒞臨，湊足八人便即開席，如果那位貴賓來頭很大，只是一個人，仍然開席，嚴家另派三四人伴飲，伴飲之人還有文武之分，不會弄錯。

那天嘉賓雲集，門外有人大聲叫喊，道：「朱翁駕到！」靠近內堂的清客，有一個人交

千里尋親

遊極廣，叫做「萬仁知」，他在遠處一望，眉心一皺，先行囑僕款待，另設一席，然後向嚴九秋密告說：「旬日之前，有三個黑衣人潛入九秋園的藏寶閣，企圖盜取獨一無二的柴窰『雨過天青』古瓶，被金楓擊退。名震江湖的盜帥朱仙劍今日親自登門賀壽，必然另有所圖，故此我擅作主張，由他一人獨佔一席，你可否派出幾名高手伴飲？」

嚴九秋笑了一笑，道：「做得好，叫三名高手相陪，決不可少了金楓。」

就在此時，外面有人傳話：「八空大師駕到。」

嚴九秋心中一動，對萬仁知道：「不妨讓大師坐那一桌席上，一僧四俗，不愁寂寞！」

八空和尚一直座鎮蘇州城外的寒山寺，武功卓越，沒有金盆洗手皈依我佛之前，是一個江洋大盜，以盜制盜，由他跟江南盜帥朱仙劍同席，安排得十分恰當。至於八空和尚，一向飲酒食肉，無拘無束，他也樂於坐在盜帥跟金楓的身邊。

好一個金楓，臉如冠玉，唇若塗朱，端的是個英俊小生模樣，只是以貌取人，不容易看出他的武功深淺，他投靠嚴九秋不到一個寒暑

便即被重用，當然不是徒擁虛名。

金楓、八空和尚以及盜帥朱仙劍，有緣同座進食，豪飲健談，看來十分愉快，後來嚴九秋到嘉賓席對飲，這一桌的人也是有說有笑，不拘形跡。

嚴翁離去後，盜帥朱仙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緩緩的說道：「萬仁知，你是嚴府的總管，對嚴府裏的事無所不知，我想問你一句，聽說嚴府來了一名高手座鎮，鼠輩聞風喪膽，此人究竟是誰？兄台可否介紹我跟他相見？」

他不知道嚴府賀壽的規矩，以文人款待讀書人，以武林高手迎迓江湖人物，故有此一問。

萬仁知早就覺得金楓入了嚴家後，如此快速的受到了嚴九秋的器重，賞賜有加，等於貶低了他三分，盜帥朱仙劍既有此一問，他索性搭橋嫁禍，向金楓望了一眼，說：「朱翁，讓我介紹兩位高手認識。」

介紹了三言兩語之後，萬仁知加油添醋的說了一句話：「旬日之前，有幾個黑衣人潛入藏寶閣，就是這位總鏢頭金楓兄打發了他們走了的，金楓兄只有二十三歲，英雄出少年，端的是令人佩服。」

盜帥朱仙劍無動於衷，只是循例客套了幾句，萬仁知看見這幾句挑撥的話，對方沒有不悅，再說一句：「料想那幾個黑衣人並非盜師門人，希望盜帥不要見怪。」

朱仙劍仍是那麼平靜，笑了笑，說道：「那三個黑衣人正是我的門人，習藝未精便即獻醜，令我感到面目無光，不過，總鏢頭金楓兄沒有傷害他們，只是點了穴，使他們知難而退，確是心存道義，難得之至，我今日登門賀壽，亦係想向嚴翁謝罪。此種小事，不必記在心上。」

言下略有刀兵之兆，金楓連忙拱手爲禮，說道：「朱翁，不打不相識，讓晚輩敬你一杯，至於剛才萬仁知管家所述，把我稱做總標頭，恐怕弄錯了，我必須解釋一下，嚴府雖大，並非鏢局，既然沒有保鏢，當然沒有總鏢頭，兄弟只是聽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慕名而來，暫在嚴府歇脚，連守衛也談不上，怎能說是保鏢，更何況說是總鏢頭呢！」

八空和尚認爲說得痛快，哈哈大笑。

一會，八空和尚突然開口：「朱翁，久聞你的攝鐵功登峯造極，任何一件古董放在眼前，你可以徒手拈來，如磁吸鐵，難得今晚有此盛會，不知何日有緣再晤，可否露一兩手，使我們大開眼界？」

朱仙劍再三謙拒，後來，覺得盛情難卻，懶洋洋的說道：「各位想我獻醜，爲了拋磚引玉，我只好演出拙技了，就拿那個窄口長頸闊肚一尺高的醉紅瓶作爲試驗品吧！」

說完他伸出右臂來，伸到盡仍要把五指左右攫奪，去勢如電，有了氣勁，才把掌心對準牆邊的高脚几那邊抽吸，憑着掌心伸縮之勢，居然把高脚几上面擺放之一個醉紅瓶吸至離位，逐漸靠近他，他順勢站起來，似乎要接過來，忽然又改變了主意，掌風一掃，那個古瓶突然如箭離弦似的飛向金楓那邊，向金楓的一邊拋擲過去。

在各人仍沒有看清楚金楓受襲時，金楓已經伸出右手三指把它挾住，挺輕鬆的放了下來，嘴上還輕描淡寫的說道：「朱翁，你的攝鐵功恐怕整個中原武林中人沒有人摹仿得到，晚輩甘拜下風。」

八空和尚道：「金楓兄，你太過自謙了，我們還沒有看清楚向你飛射過去的瓶子是什麼形狀的，你已經出手把瓶頸夾住了，你出手快如閃電，的確是一流頂尖的高手。」

朱仙劍忽然很鄭重的說道：「我一向只知道點穴這種功夫能夠令人昏迷、狂笑，或者倒地喪生，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能夠令到一個夜行人點穴之後就失去武功，一舉一動極爲緩慢，一個時辰，忽又復原，你可否表演這一套功夫給我看看呢？」

金楓略爲躊躇。

八空和尚說道：「我這個和尚一向是不打誑語的，如果金楓兄不肯透露一手，恐怕盜帥不信那晚空手而歸的那幾個門人，認爲他們會扯謊，金兄還是演一兩式出來看看吧！」

金楓向身邊的萬仁知望了一眼，說：「好，那就借管家萬叔叔的一隻手作爲獻醜的試驗品吧！」

說完，他疾快地在萬仁知的背後靠近右邊蝴蝶肌肉之處抓了一把，萬仁知突覺心中一震，那一隻右手竟然沒法活動自如。

他不由自主的驚呼了一聲。

八空和尚說道：「你試用右手去握酒壺斟酒，看看它是否變成慢爪手，便知金楓是否眞有本領。」

萬仁知無可奈何的伸出手來，果然不出所料。

他的右臂雖然可以活動，但却慢吞吞，至於左手則毫無異狀，令他驚奇不已。

金楓笑了笑道：「八空大師，你替他解除痛苦吧！免得他太過驚慌，酒量大減。」

「好！」八空和尚伸手在萬仁知的背後使勁一拍，萬仁知立刻恢復原狀。

盜帥朱仙劍離座說道：「佩

服！佩服！」

他拱手爲禮，一股剛强無比的內勁推向對方胸前，金楓發覺這一招是針對他的，連忙拱手敬謝，却已經吃了一記，覺得心悶，他以爲區區的一拱手不會傷及內臟，不理會它。

那晚兩人暗中過招的精采情形，八空和尚看得一清二楚，散席後久久不去，找個機會對嚴九秋道：「嚴翁，盜帥單人匹馬來送禮賀壽，笑裡藏刀，看來金楓世侄吃了一記悶棍，心脈紊亂，必須及早醫理，如果我對他說個明白，等於輕視他，反而不妙，可否由你出頭，對他說知有很要緊的事情由他陪我到寒山寺去？」

嚴九秋暗暗的吃了一驚，道：「盜帥果然厲害，多謝大師出手救他一命。」

凌晨二時，金楓被八空和尚帶到山上去，他仍不知道爲什麼那個和尚帶他到寒山寺，以爲嚴九秋眞的有重要事情需要他尾隨和尚登山。

二人進入寺裏落座後，八空和尚道：「盜帥朱仙劍眞的非同小可，看來你已吃了他的拜佛手，傷了心脈，急需護理，你未必相信，你不妨坐在蒲團上面施展本門的功夫，細心調息，看看吐納方面是否有些阻滯？如果老衲沒有看錯，你的呼吸决不能夠跟平時一模樣。」

世界上沒有人願意多管閒事的，八空和尚當然是看到了一些竅妙的景象，然後說得如此的肯定。金楓怎會不依，於是他立即在禪房之內坐下，運氣調息，隨覺方寸大亂，心悸已極，似乎是大禍臨頭似的，當堂臉色大變。

八空和尚從牆邊走近，很冷靜的說：「世侄，不要驚慌，我帶你到烘爐焗汗，料無大礙的。」

金楓無話可說，只好依他的吩咐去做。

寒山寺雖然細小，却非荒涼之地，大殿之外另有禪房、偏殿，密室以及練功的場地、烘爐設在練功的一區，那個地方只是爲練功而設的。

整個大房就是烘爐，下邊係階磚，階磚下邊是爐，加炭生火之後，熱氣冒升，離地六尺的橫架上面有幾個蒲團，人坐了下來，忍受逐寸上昇的熱氣殊不容易，沒有內勁的人，片刻也不能夠忍受得來。

就算你可以忍受得來，仍然會覺得很累，渾身大汗，普通人必須喝了三大湯碗的水，才有辦法在烘爐焗汗，所焗出來的汗不過是白豆那麼大的汗珠，要是吃了紅沙掌或者拜佛手，打算焗出有毒的汗，那就不必飲水，能夠焗出多少汗就焗多少汗，這些焗出來的汗珠是紅色的，叫做「血汗」。

這種方法解毒最爲見效，這是少林寺的獨門絕技，八空和尚正式是少林的傳人，內外功夫俱登峯造極，不忍心看見金楓受了傷後還不覺察，決心幫助他使用烘爐焗汗這一方法，果然替金楓焗出一滴滴鮮血色的汗。

金楓由衷的感激他，剛剛走出烘房，仍然是感到頭重脚輕，即時跪下，說：「俗家弟子金楓，極端誠意，向我師謝恩，並懇求收容，傳授武功，弟子辦完了一生的大事之後，便即返寺皈依我佛，長伴左右。」

八空和尚扶起他，說道：「金楓，你本來就是武功深厚的了，我有什麼資格做你的師父？你剛剛復原，體力虛弱，快些休息，靜養幾天，我有話問你，一切到時再說。」

三天後，八空和尚把他帶到了寒山寺最高的「迎聖閣」，四望無人，緩緩的說：「金楓，你還有誠心拜師嗎？」

「當然有此心願，弟子捱了一招拜佛手，心脈受傷，本人並不覺察，師傅不用把脈診斷便即知情，可見師傅的武功高出弟子百倍，弟子渴望探本窮源，追尋武林中至高的境界，反璞歸眞，故此誠心誠意的拜師。」

八空和尚哈哈的大笑，說：「金楓，我仍未答應收你爲徒，你不要口口聲聲稱我師傅，免得我覺肉麻，我有幾句話問你，盼望你照實回答。」

「弟子必然照實回答，衷心直說，並無虛言。」金楓說完，雙膝跪下。

「好，老衲開始問你了，你走出爐房之後曾經說了一句，自稱有要緊的事情要做，還了心願，然後皈依我佛，你是否有殺父之仇，渴望昭雪？」

「不，弟子的心願極爲簡單，但却很難辦到，一句話，我只是想知道我究竟係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那就奇了，就算你是孤兒，當年托孤之人是誰，亦可查問，你既然存疑於心，形格相貌又跟正宗的中原人有異，看來你多半是混血兒了，任由你是中國人或者是東洋人，於人無涉，何苦心中耿耿於懷？」

金楓仍是跪下，但却熱淚滿眶，說：「師傅有所不知，弟子一向在日本的大阪長大，目擊中國人慘受凌辱，如果我是中國人，必然練到一身是勁，把日本的武士殺個片甲不留，反之，如果我是日本人，那就無話可說了。」

「依老衲的看法，金楓，你必

是混血兒了，如果你是混血兒，有何打算？」

「不，同是混血兒，仍有分別，如果我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那我就是中國人，反之，如果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中國人，即使我是混血兒，仍然要歸順日本人，換而言之，我是練武人，以父系爲主，父親是什麼人，我就是什麼人。」

八空和尚想了想，說道：「金楓，我有些明白你的苦衷了，當年你大概只有三歲，便即托孤於日本某一間禪院或神道的廟宇，照你推測，那個人可能贈金捐款，作爲撫養你的費用，除非他是中國人而又被東洋武士追殺才會這樣做，假如他是日本人，必有親友，何必托孤於方外之士？照這樣看，你不單是想獲悉本身是否中國人，還想報殺父之仇。」

「是的，弟子的心裏確是如此想，萬望師父恕罪，剛才你說我是孤兒身份，托孤於方外之士，彷如目睹，不知師傅從何處看得出來？」

「因爲你擧步安詳，出手快如閃電，只是從小習靜的人然後才有此種的表現，閒話休說，我們要談正事了，你想拜我爲師，又說我的武功一定比你好，這只是你的忖測之辭，不過我學的是少林功夫，你學的是東洋功夫，兩種功夫不同，不妨互相印證。十日後，我們正式比劃，或者拜師之人是老衲呢！在這十日之內，你可以放心休養到身體恢復之後，然後才過招印證。」

很少和尚會說得如此灑脫，金楓愕然。

八空和尚補充說一句：「中國的佛學有十大派，三十六宗，我修的是禪宗，了無牽掛，不單是殺鷄劏鴨，殺人也可以，我絕對不是整天枯坐參禪那一類的人。」

金楓說：「弟子正想做可以飲酒食狗肉的那一種和尚。」

八空和尚縱聲大笑，豪氣凌霄。

＊　＊　＊

很快就是十天了，那天兩人在山後一處空曠的地方比試武功。

八空和尚道：「練武之人，先練拳脚，再練武器，能夠做得到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的，那就最好了，不然的話，只是揀一長一短的武器苦練也好，跟着練輕功或暗器，大致如此，至於獨門絕技好像朱仙劍的攝鐵功或拜佛手，那是另外一些武功了，這一類的武功只是好看，全無實學效用，因爲他要凝神摒息，把全身氣力貫注在掌心中，才可以做得出來，搏鬥之時怎能夠容許他慢條斯理的運氣出掌，故此我不贊成練習這種武功，坦白點說：如果他跟我過招，必然毁在我的八臂哪吒拳之下。」

金楓頗爲詫異，道：「我從來沒有聽過有八臂哪吒拳。」

「你就快可以看到了，剛剛交手，你就覺得我只是一個人，却是七手八脚，不易招架，我說了這許多，很想動手了，你快些搶攻。」

金楓道：「那麼，恕徒兒冒犯了！」

只是輕輕的說了這一句，他就飛撲過去。因爲他不知道對方的虛實，脚下運用忽前忽後的伸縮步，行踪飄忽，那雙手快得像一陣風，且又即發即收，照理他穩佔上風，怎料事實上他卻適得其反，八空和尚絕不理會他採取什麼拳出擊，自管自的發招，因爲他的手臂只是打出一半，立即變招，上臂不動，下半截的一雙手變化極速，逼到跟前，看來就像是八隻手臂晃動不已。

金楓不知如何應付，稍爲怠慢就被對方「封肘」，兩隻手的手肘好像被拴在一把鎖裡面，沒法動彈，當然是輸定了，百忙中他改變了主意，踢出掃把脚，殊不料每一脚都是落了空的，不知如何，腿彎被對方的脚尖壓了一壓，不由自主的跪下，只是一個「釘脚」，就分出高下來了。

金楓雖然打輸了，却輸得誠心悅服。

他正想跪下拜師，八空和尚搖手，制止他跪下，說道：「你還沒有用兵器出擊，不妨現在玩幾手，分了個高下再說。」

練武之人俱是如此，除非不鬥，眞個打了起來，不管是友誼比賽，抑或拚個你死我活，俱是如此，殺得性起，總是最多玩一局，那時八空和尚就有這一份閒情逸緻。金楓不想逆意，只好硬着頭皮交鋒，說：「東洋刀或劍都是鋒利無比，我不喜歡那些，只是喜玩短的三叉，日本人叫做『西』，你有沒有這種短兵刃？」

「三叉是十八般兵器之一，怎會少了它？你走進練武場內挑選合用的三叉好了，順便請你拿兩把木刀給我。」

金楓奉命走進練武廳那邊，剛剛走了進去，朝着兵器架看看，不覺驚奇起來，照計十八般武器包括刀、槍、劍、戟等，只有十八般，殊不料它分做十八款武器之外，又再把每款分做五六款，一眼看去，竟有二百多件武器，琳瑯滿目，看花了一雙眼睛。

定眼看時，金楓還看得見有三叉這一款武器，分做長短柄，有長長的叉齒或短齒，三個叉合成「山」字形，每一個叉的大小不一，叉齒之間距離各異，竟有九種款式，他

捸了一對鈍齒三叉，再捸了兩把木刀回到原處，說：「師傅，你的兵器架有二三百種兵器，任何一間武館或鏢局都比不上你，難道你愛好收藏兵器嗎？」

八空和尚說：「這句話等我們交鋒之後我才再答覆你，木刀拿到了沒有？」

「拿到了，我發覺有兩把木刀比較光滑，看來它是經常有人拿着來玩弄的，不知道是否拿錯，敬請師傅過目。」

「只要是木刀就成了，凡是用木刀出擊的人，都不想傷害對方，故此各種銳利的武器雖然款式很多，木刀却是相差不遠，我們立刻過招吧！你切勿留手！」

講完，八空和尚接過木刀，神閒氣定的等候斯殺。

金楓大喝一聲人到叉到，雖是鈍齒的三叉，由於這種兵器貼身出擊，十分威猛，一刀一劍比它長了兩三倍，萬一被叉齒卡住一扭，就會脫手飛開，別看三叉細小，却是尅制刀劍之物，金楓曾經用兩柄三叉殺退四個用日本刀出擊的武士，他實在不相信八空和尚何以認爲木刀必操勝券。

他眞的傾全力出擊，怎料對方身形一閃，移步換形，兩把木刀上下翻飛，很快就繞住了他的身體，越纏越緊，好像由兩柄刀變成八把刀，佔盡上風，他想用三叉套住對方刀鋒總是有心無力，八空和尚始終逗着他玩，不過十多個回合，他就覺得很累，無法支持下去，索性棄了雙叉跪了下來。

八空和尚不再把他扶起，收了木刀，很鄭重的說道：「好的，金楓，我就收你爲徒，不過，爲師必須要你當天發誓，今後任由做師傅的支配，叫你殺誰你就殺誰，變成了佛門殺手，不准抗命，違命者死，死無怨言。」

金楓毫不考慮的當天起了一個毒誓，如果棄師背約，死於萬箭之下，死了還要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八空和尚扶起他道：「今後我把你稱爲徒弟了，何以你毫不考慮就答應我做佛門殺手呢？」

金楓很冷靜的回答：「師傅爲人光明磊落，要我追殺的人，必是該死之人，故此我絕不考慮。」

「好，你說得對，我要跟你痛痛快快的乾杯，細說根由。」八空和尚很是興奮，嘴裏說着，一邊已經移動脚步。

他把金楓帶入密室，有酒有肉，邊吃邊說道：「你突然聽到了佛門殺手這句話，可能認爲我信口開河，我不妨對你說知，我們這一批殺手是眞眞正正歸入佛門的，還有密令追殺，然後動手，投下命令的人就是當今少林寺的住持廣慈大師。」

「他爲什麼下令追殺人呢？這個人是否淫僧？」

「我們只是奉命而行，從不多問一句，十年之內，我們這一批的殺手已經殺了五個皇爺、七個採花大盜，昔日背叛師門的和尚，只是殺了三個。」

原來八空和尚是朝廷特務，表面上是和尚，誦經禮佛，實在是最厲害的刀客，無怪他們樂於飲酒食肉玩女人了，金楓一心一意想查出自己的身份和國籍，對殺人與否毫不在乎，故此他懂得八空和尚的底細後更加高興。

在他的想像中，殺手已經很厲害，佛門殺手更加是頂尖兒的人物，他很想自己的武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留在寒山寺內一心一意的練武，嚴九秋那邊只是暫時性的投靠，由八空和尚找個藉口向嚴老頭子解釋幾句，那就算了，根本上他沒有任何牽掛，所學的武功又是正宗少林秘傳絕技，日進千里，他本人也覺察得到。

除此之外，他還隱約感覺得到，八空和尚不久就派出他出擊，那種生涯充滿了殺機。

金楓留在寒山寺，過了一個寒暑，進入夏季。

有一天，八空和尚召見了他，說：「你的功夫已經不錯了，今天我想你試試飛燕穿簾這一招，你有沒有把握凌空飛躍穿過七個籐圈？」

「我可以試一試。」

他很快就被八空和尚帶到後山遠處的草坪上，早有七個籐圈豎起來，每個籐圈跟另外一個籐圈相隔有三尺，七個籐圈就有二十一尺長的了，穿過七個籐圈還要向草人襲擊，然後雙脚落地，更不容易。

金楓說道：「我立即飛縱出擊了，我想知道這種功夫有什麼用？」

「總有一天你用得着的時候，練過飛燕穿簾的這一招，可以從大窟飛躍出來，又可以在海上飛躍上鄰舟，殺了人再飛射回來。如果你把這一招跟二龍搶珠這一招配合，更有份量。」

金楓聽了微有所悟的說：「師傅早已講過，如果半招可以殺人，勝過用盡一招。」

「你眞是聰明，立刻試試你的輕功吧！」八空和尚冷然的說道。

金楓站定了脚步，大喝一聲，凌空飛躍，果然穿過七個籐圈，不過，他的身子已經飛了出去，左邊的兩隻手指向草人搶攻，施展二龍搶珠的毒招挖眼，突然發覺站在前面的草人踪影全無，變成八空和尚，這一驚非同小可，手已伸了出去，無法收回，被逼使勁凌空飛躍，整個人從八空和尚頭上飛過去。

他吃力落地的時候沒法站穩，在地上打滾，打了幾個滾才可以停了下來。

八空和尚走過笑了一笑，說：「從今天開始，你可以跳過八個籐圈了，記得這一點，碰上了生死關頭，本身的潛力發揮殆盡，就有超一切的力量。」

金楓趕快站了起來，叩頭稱謝。

八空和尚眉心一皺，說：「你就快出擊了，我給你第一個殺人的任務是個千嬌百媚的王妃，你必須把叩頭謝恩這種品德忘記得一乾二淨，身爲殺手，永不低頭。」

過了一會兒，兩人又回到密室暢談，八空和尚道：「金楓，你每次奉命行事，只要達成任務，不必理會殺人的理由，今次雖說是你出道第一宗的壯舉，並無例外，我只能告訴你應死的人是個王妃，別的事情，你用不着開口，因爲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我也是奉命行事的，我的任務就是把你送到北京琉璃街的一間文玩書畫店中，跟店主楊白鬚見面，那間文玩店叫做楊白鬚，到時你一切聽從他的支配。」

金楓道：「我從來沒見過楊白鬚，怎知道我接觸的人是否楊白鬚本人呢？」

「問得好，世界上有許多事情離奇古怪，說不定你所接觸的人，縱然掛着白鬚，並非店主，我教你一個十分古怪的方法，包管你能夠分辨出眞假。」

「此行你是世家之子的打扮，亦可以說是書生模樣，入店看貨議價，不管他拿出多少珍貴的古董給你看，你總是搖頭，對他說知，想看一個會轉彎的瓶子，他自然會意，隨手抓起一個長頸的瓶，向左邊或右邊一拋，憑着卓越的內勁，那個瓶子能夠在空中飛行，繞了一個圈，回到他的手上，它可以在擺設了許多古董的地方兜一個圈，沒有碰到任何一件器物，那就更加困難了，普天之下，只有楊白鬚一個人可以做得到，那就證明他的確是楊白鬚了。此外，你還可以講一句暗語，對他說知，此行並非購物而來，是爲了收賬而來，一定要收九千九百九十九両金子，多一両不收，少一両也不收，那就證明你的身份了，他聽了應該會哈哈大笑，說：『我給你一萬零一両金子吧。』那句話反映出他正是你千里求見的人，明白了嗎？」

金楓很高興，道：「我必然緊記在心，一切不會出錯。」

＊　＊　＊

從蘇州前往北京，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乘船到蚌埠登陸，轉乘馬車到蕪湖，再往北走便是目的地了。琉璃街滿目俱是書畫文玩店，金楓找着了楊白鬚，把事前安排下來的說話照樣交談，又看過楊白鬚拋瓶子繞屋飛的絕技，知道沒有找錯人，滿心歡喜。

使他驚喜的是楊白鬚這個店翁，鬚髮皆白，瘦如竹竿，看來只是個文人，竟能露飛瓶子這一手武功，認眞出色，令他佩服不已。

楊白鬚帶他到地下的雅室中坐下，敬他一杯，緩緩的說道：「八空和尚派人通知我，他將派一名佛門殺手名叫金楓的到來聽從我的差遣，料想你就是金楓了，是也不是？」

「是的，我正是金楓。」

「八空和尚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對我說知，此行任務就是殺掉一個千嬌百媚的王妃。她是誰？爲什麼要殺她呢？如何下手呢？八空和尚完全沒有提及。」

楊白鬚道：「爲什麼要殺她呢？連我也不知道，當然是無法向你解釋。至於王妃的名字，卻可以對你說知，艷譽滿京都的一個美人兒，白芙蓉就是她了。怎麼樣下手？由你自己決定好了，首先要想辦法混入禁苑，站在她的身邊。」

「有辦法嗎？」

「我是策劃的人，當然有極巧妙又極安全的辦法，混入她居住的禁苑中的碧蘿宮，照探子的情報，白芙蓉每隔一個月，揀了吉辰，必到京都郊外的萬安寺進香，隨行侍女有八人之多，那天你預先換了宮裝，扮成宮女藏身寺內，聽到人聲嘈雜，看清楚是王妃進香，會有一個侍女走近簽筒，你就走出來替代了她，她叫做銀月，你把簽筒拿到了王妃身邊獻上，此後你一直就是銀月了，入宮之後，你就有機會殺她了。」

「我是否即刻入宮就馬上下殺手呢？抑或跟她同睡時刻才下手呢？」

楊白鬚心頭一震，說：「金楓，你似乎有些誤會了，她並非蓄意找個俊男入宮參歡喜禪，銀月是我預先放下的一個棋子，如果你能夠趁早下手，那就盡快下手吧，拖下去可能多生枝節。」

「好，我只是看她一眼便即下手，倘若我下了毒手，要不要回到這個地方向你報告呢？」

「你眞傻，已經完成了任務，爲什麼還要向我報告？她是敬康親王的寵妃，若她突然喪命，親王一定替她舉喪，我住在京都，怎會茫無所知？事成之後，你自行取道回去寒山寺吧！」

楊白鬚說到這裡，想了想，續說下去：「舟車往返，當然要花費很多銀兩，我給你五十兩金子作爲歸程的旅費，大概是夠了吧，現時距離王妃進香的日子還有三幾天，你有了金子，不妨盡情享受，用剩的任由你在郊外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埋藏，逃亡的一天才把它挖掘出來，照我看，你大概沒有扮女人的經驗及本領，目前你最好住在本店地室，每天找個時間學習這一套，由我安排你向京腔的紅伶學習，盡量速成，你隨意說個名字，誑稱你想做京劇花旦，拜師費由我交付，言盡於此了，切記切記，殺人之後不要走近琉璃街，更不要白天衝入店內，把我拖累。」

金楓不斷的點頭。

他雖然是武功一流，有資格作佛門殺手，但其實他年少英俊，並沒發胖，身型頗爲窈窕，穿了宮裝，看來有點韻味，可以冒充宮女，他爲勢所逼，只好一切依照楊白鬚的計劃進行。

到了王妃白芙蓉要去萬安寺進香的一天，金楓預先作宮女打扮，潛伏寺內等候時機。

萬安寺十分宏麗，單是正殿已經可以容納二三百人，另有兩個偏殿以及內殿，分別供奉天神，滿漢兩族的神佛俱有供奉，內殿只是皇室中的人可以走出走入，故此王妃進香，不必肅靜迴避，金楓憑着宮裝掩護，看準時機，潛入內殿，還在簽筒附近徘徊，等候王妃駕臨，靠近中午，白芙蓉果然蒞臨，帶了八名宮女，其中有一個宮女搶先走向放置簽筒的牆邊，沒有伸手拿起簽筒，先行跪下稟告，反反覆覆的說出她是銀月，偶然向較遠的牆邊看望，似是等人，金楓認爲機不可失，趕快跪在她身邊，低聲道：「銀月，左邊牆壁有一條小路可以走向後院，有緣再見。」

只是輕輕的一句，銀月立即會意，抽身而起，閃閃縮縮的走開了。

當時萬安寺進香的滿族侍女，沾了點皇族威名，多數喜歡在內殿進香，宮女打扮的人更多，故此金楓頂替銀月，十分順利，他相當乖巧，拿走簽筒，並非直接把它交到王妃的手上，而是透過另一名宮女之手，才送到了王妃那邊，白芙蓉一心一意進香，沒有向他望過一眼，故此他能夠瞞得過了。他只是看見王妃的背影，並不滿足，他想在他出擊之前看看這一個絕色美女的容貌，寧願冒險追隨入宮，怎料他在路上沒有機會看她一眼，入宮之後，他也沒有機會去到她的眼前三尺之遙那麼近，他只好耐心等候。

那些宮女原來是各有各的細小房間的，並非集體住在一間大堂。對他來說，如此安排十分有利，即使他沒有機會下手，也可以多住三幾天，因此之故，他認爲無論如何不適宜立刻動手，最低限度他要留下來研究出入的通道，下手之後才可以安然逃生。

此外，他還想更爲接近的看看她美麗到什麼程度。

只要他沒卸下宮裝，不容易發覺他是個男子漢。

雖然這樣太過滑稽，他卻很高興。

事實上他是充滿了鬥志的人，隨時都可以拚命向惡劣的環境挑戰，故此，他毫不在乎。

* * *

那晚金楓單獨留在細房之內，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冒險撲窗而入，把王妃白芙蓉刺死，忽然聽到敲門聲，有人開門進入，原來是一個十分和藹可親的中年婦人，不覺心上一驚。

既然她看來並無惡意，各人都叫她做「乾媽」，金楓索性擺出「銀月」的身份款待她，問她有什麼吩咐。

那中年婦人說：「王妃想喝酒，你跟我到小花廳去。」

金楓以爲乾媽叫他把醇酒或酒器皿送入白芙蓉的寢室，殊不料王妃想找一個人伴飲，他明白了這種處境，驚喜交集，沉住氣跟隨那中年婦人乾媽去。

小花廳陳設幽雅，只有白芙蓉獨坐，前幾天他已經學會了晋見王妃的禮節，趕快單膝跪下，垂手而立，福了一個福。

「銀月，起來，我想你陪我飲一杯！」白芙蓉沒有看清楚她的臉貌就很輕鬆的說道。

金楓含糊的說了一句話，坐在她右側，偷空看看她。

就在這時，乾媽知趣地自行退下。

白芙蓉看看酒壺。

金楓趕快斟酒，酒杯很細，滿滿的斟了一杯酒給她，另外斟一杯給自己。

如果他想下毒手就不必喝酒了，一招斬頸刀已經可以把她殺掉，可是，白芙蓉的一張粉臉，眼睛一開一合，勾魂攝魄，加上一雙就像白玉雕刻出來的手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不由自主的想到另一方面去，認爲他的化裝相當高明，王妃一時看不出來，遲些下來，不成問題，此念一起，他就把心一橫，索性把自己看做銀月。

王妃叫他斟酒，他就斟酒。

王妃叫他喝酒，他就喝酒。

他盡量迎合着王妃的意思，讓她說個不了，他盡量少講說話，希望不會露出馬脚。

他以爲王妃逃不了，這種想法只是在他沒有喝酒之前才有，喝了一小杯酒後，想法便大不相同，不知何故，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他的殺機逐漸的減少，越來越更加欣賞她。

喝完了第二杯，他把此行的任務忘得一乾二淨了，甚至忘記了他的身份是宮女。

他的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白芙蓉是女人，他自己是男人。

他從來沒有跟女人同睡過，甚至沒有吻過任何女人的朱唇，他也沒有喝過春酒，突然置身於春情蕩漾的氣氛中，便失去了把持的力量，理該如此，可惜他在事前沒有想到。

迷惘中，王妃懶洋洋的說：「銀月，妳的酒量眞好，我不能夠再喝了，甚至沒法站穩，你扶我回到寢宮吧！」

他當然樂於照辦，只是扶她走了幾步，她就搖搖欲倒，他沒法可想，只有讓她緊靠着。

再過一陣，她忽然軟綿綿的倒在他懷中，任他抱着走了，他嗅到吹氣如蘭的呼吸，慾火如焚，最後，他把她抱入寢室放在床上，他的情緒無可壓抑，解衣登床。

他從未試過雲雨之歡的滋味，極爲歡暢，覺得王妃遍體芳香，柔如無骨，叫他死在石榴裙下，他也甘心。

一度春風之後，酒意漸消，他忽然記得本來的任務，他怎麼會變得如此浪漫？他覺得驚奇不已！

王妃緩緩的開口：「銀月，誰派你來侍候我的？」

他靈機一動，說：「我並非別人派來侍候妳，只是私戀着妳，化名銀月，希望有一天得親香澤。」

「現在你的身份已經暴露，你打算怎麼樣？」

「奴婢並無打算，任憑王妃發落。」他說這句話最爲得體。果然不出所料，王妃不忍殺他，柔聲道：「銀月，難得你如此多情，多留幾天，下次進香的時候才偷偷的溜出去吧！」

他喜出望外，他的好夢成眞，而且繼續不斷的可以享受另外一個可能一再發生的好夢，直到他眞的下毒手爲止，那是很美妙的，過幾天他看清楚碧蘿宮的出入通道之後，他就可以依照原定的計劃出擊了，決不會弄出亂子來。

他越想越興奮，由於他的心情太過喜悅，雖然疲倦，也不必立刻睡覺，他並不習慣在午夜之前上床睡覺，因此，分手之後只是坐在房間之內，半閉着眼睛，默想着他跟王妃纏綿的樂趣。

突然，他聽到敲門聲，很可能是乾媽再度進來。

他皺了皺眉，盡量用軟軟語聲道：「誰呀？」

果然不出所料，外邊很快就有回答：「我是乾媽。」

他有些不安，仍然開門讓她入內。

乾媽走進去，向他打量了一下，道：「銀月，你看來有點疲倦了，你需要休息，也需要沐浴，王妃叫我進來帶你入浴，希望你不要拒絕她的好意。」

金楓身份是宮女，當然要聽從皇妃的命令，勉强點頭。

乾媽帶他到浴室，說：「我先走出去，你脫光了在池中浸浴，過一會兒我才走進來，替你擦背。」

她走開了，金楓看見室內的左邊有一個浴池，另有一個屏風，似乎準備入浴的人在屏風背後穿衣脫衣。

他想關門，走近房門，才發覺那個地方雖有房門，却沒有門閂，也沒有鎖，很快就把不安的情緒尅制，脫個清光，在池中浸浴。

稍停，他聽到脚步聲，抬頭一望，乾媽已經笑臉相迎，站在眼前。

既然她已走了進來，金楓當然不能夠把她逐出去的，沉着氣打個招呼。

他想講幾句，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才好。

乾媽再走近點，毫無惡意地說：「銀月，凡是跟王妃睡過的人，我都要做擦背淋水的工作，請你接受我的好意。」

只是這一句話，已經反映出乾媽懂得他的秘密了，金楓索性假戲眞做，說：「乾媽，如果妳發覺我是男人，妳怎麼想？」

「對我來說，你是男人抑或女人，毫不相干。」

她的話越來越加明顯，橫豎她已洞悉了這個秘密，金楓索性擺出十分信任她的姿態，任由她淋水加香皂，有層有次的擦背。

突然，乾媽驚呼了一聲。

她喘息着說道：「銀月，原來你是我的兒子。」

金楓猛吃一驚，他很鄭重的問：「乾媽，妳憑什麼證據認爲我是妳的兒子？」

「證據就是你背上的細小肉瘤，你只有三歲的時候，跌在地上，給大頭釘刺進了背脊左右兩邊最大塊的肌肉之間，就此有一個肉瘤長了出來，難道你自己不覺得背上有一個細小的肉瘤嗎？」

金楓苦笑了一下，說：「很遲我才發覺有的。」

「照情形看來，你必然在日本生長的了，如果我沒有看錯，你一定是在奈良或大阪長大的，你的武功可能是神道傳下來的秘傳絕招，

相當高深。」

「妳怎麼知道我懂得武功？」

「並非是我看出來，是王妃自己看得出來，她跟你同諧魚水之歡，上下翻飛，怎會看不出你的武功精湛？她還看得出你是個殺手，是敬康王爺派來殺她的。故此，先下手爲强，叫我把你殺掉，坦白點說，我替你擦背的時候，隨時可以下手。」

「眞的有這種事嗎？」

「是的，你抹乾了身，我有些古怪的動作給你看。」

金楓很快從浴池中走了出來，抹乾了身。

乾媽的臉色一沉，從她的頭上一個高髻裏拔出一枚金針來，向上一揚，說道：「銀月，這枚金針浸過毒液，你看看吧！」

她把金針浸在浴池之內，很快就看見池水變成灰色，再又變成了黑色。

她迅速放乾池水，免得留下痕跡。

不必她解釋，金楓也懂得他剛才的處境是極端危險，假如她拔出金針刺進他的背脊，他就完了，好厲害的一招！

乾媽忽然很柔和的說道：「我仍是把你稱做銀月吧，你在日本生長，爲什麼要到中國來呢？」

金楓眼睛一亮，說：「因爲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中國人抑或是日本人，如果妳是我的親生媽媽，妳必然知道究竟我的父親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呢？」

乾媽想了一想，眉心一皺，問：「銀月，你是否想我說眞話？」

「我當然想妳說眞話。」

「好的，我照實說吧，我自己也不知道。」

「妳怎會自己也不知道？」

「因爲我當時是一個高級妓女，跟各色各樣的男人睡覺，一時不愼有了身孕，故此我也無法確定你的親生父親是那個國籍的人。」

金楓心頭一震，很痛苦的道：「但願妳不是我的媽媽。」

「好孩子，你必須看清楚，如果我不是你的媽媽，你早已死在金針之下了。」

「好的，我相信妳是我的媽媽，妳是否中國人？」

「我並非純種的中國人，而是中日混血兒，甚至白芙蓉也是混血兒。」

金楓又是心頭一震，怯怯的問道：「白芙蓉是妳的什麼人？」

「她是我的女兒，亦可以說她是你的妹妹。」乾媽很冷靜的說。

沉默了一會，金楓忽然開口：「媽，是否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生父是誰？」

「不，有一個人知道，他叫做『無上天尊』，武功蓋世，住在日本北海道的『四面風』草堂，如果你眞的想知道這件事，不妨去問一問他。」

「眞是出奇了，你還不知道的秘密，他居然知道。」

「是的，因爲他是天地教的教主，他的門人當中，有一個人自稱犯了過失，在風草堂自殺，遺書寫清楚叫教主替他土葬，築墳的錢由他留下來的一件古玉賣出所得的錢撥出來，還有盈餘，那人託教主送到我把你託孤的一處，作爲你的撫養費。」乾媽是這麼說。

金楓道：「我一定去找他，還有一點，妳把我送給什麼人或什麼地方撫養？」

「有一個住在大阪的醬田，她是鴇母，叫做『長門草』，我只知道把你交給她，她把你交給誰呢？我是無法知道。」

金楓嘆了一聲，說道：「事情是原來如此複雜呢，我眞不知道怎樣做才好。」

乾媽很冷靜的道：「好孩子，即使你對我毫不感恩，也要領情，因爲我沒有殺你，看在這一點點親情上，希望你救救自己的妹妹。」

「我眞是胡塗了，一時不愼，竟然跟她同睡。」

乾媽哈哈大笑，說：「身爲佛門殺手，還會拘論這些小節嗎？此後你把她看作妹妹好了，如果我不說明白，你未必知情，你是敬康王爺派來殺她的，即使你放她一馬，敬康王爺也必然另派別的殺手找她，防不勝防，想她活下去，只有把王爺殺掉，就算我求求你好了，請你受我一拜。」

說完，乾媽眞的雙膝跪下。

金楓趕忙把她扶住，道：「媽，我依妳的話去做好了，我並非是官府中人，想殺就殺，不成問題，爲什麼王爺必須要殺她呢？」

「王爺的姬妾太多了，他沒有力量安慰她們，却又擔心她們暗中找男人睡覺，故此要下毒手。」

聽聽這一句話，金楓微有所悟，分明是白芙蓉有了把柄給他抓着，才派人前來下毒手，王爺固然不好，她也不對。

事情發展到了這裡，他想抽身而退也辦不到了，只好硬着心腸行刺王爺。

他定了定神，問道：「媽沒有看見過王爺，怎知道他是該死的一個呢？再往下說，王府宮禁森嚴，我如何動手？」

乾媽道：「你不必看見過他，依我的話去做便即可把他殺掉，首先，你要潛水游泳到他那隻在河岸停泊的船艇前面，施展水上撲翼飛的一招從水中飛到船上去，然後盡快衝入最大而又最威武的花艇，闖入笙歌繞樑最熱鬧的一處，向一個穿着金綫衣裳的中年人出擊，殺了他後立即飛躍而出，若你慢了一步，必受弓箭所傷的。」

說到這裡，乾媽沉着氣又說：「你雖然是一流頂尖兒的殺手，但未必懂得潛泳，你有沒有學習過這種水中功夫？」

金楓道：「我不單只是精於潛泳，還懂得由水中撲翼飛上船艇的一招，大概它就是你說的水面撲翼飛。」

「事不宜遲，你最好今晚動手。」

「好，妳把我帶到河邊，我一定不負妳的所託。」

「孩子，你眞好，幹了此事，你立刻回來，我們三人從長計議如何歸隱。」

「我一定回來。」

乾媽不再說了，叫他們準備出擊，她再走進銀月的房間時，帶了一套夜行人的黑色衣裳，還有一把利刀。

金楓穿衫掛刀，恢復男子漢的本色，着實高興，乾媽道：「你這副模樣不能夠走出碧蘿宮的大門，我帶你從水渠中走出去，你必須記得出入的渠口，弄錯了就無法走回來。」

原來碧蘿宮另有去水的暗渠跟地下室連接，黑得不見天日，夜裡沒有半點燈光的，不易行走。乾媽邊走邊說，要他把轉彎抹角之處緊記在心中，走了一會，望見外邊有些燈光，乾媽道：「前面就是河，水渠高過河水，潮退的時候，渠內會是水，你沒法潛泳那麼久，故此你事成之後，必須立刻回來。」

說完，兩人繼續往前走，果然走出了水渠，他跳進河裡，就此跟乾媽分手。

乾媽是否他的親娘，他一直有所懷疑。

那時，他已經勢成騎虎，無法不偸襲敬康親王了，假如委託八空和尚的人就是敬康親王，他把王爺殺掉豈非遭透？如此一想，他覺得有一股寒氣從背後升上腦門，很不好受。

他一向膽大妄爲，不再多想，決心依計行事，不過在潛泳當中，他忽然想起白芙蓉的枕上風情，想不到她是親妹妹，却又感到惘然。

不管怎麼樣，他已經浸在河中，且又不斷潛泳，只是間歇的升到水面吸氣，他已是沒法罷手了，咬一咬牙，決心依照乾媽的吩咐去做。

他不單擅長潛泳，懂得水面撲翼飛這一招，還有另外一招飛燕穿簾，正好用得着。

乾媽的話一點也沒有錯，他潛泳到河面燈光最亮的一處，探頭露出水面張望。看見幾艘花艇停泊，即便飛躍到艇上去，兩三個起落，已經登上最大的花艇。

兩名侍衛拔刀，他們剛剛亮刀，他就從他們的頭上飛過，撲攻身上穿金綫衣服的中年人，不管此人是否王爺，手起刀落，斬了一頭，跟着向艇上的厚篷衝上空中。

背後一片驚呼聲。

還有哭聲、箭聲，亂作一團。

他沒有中箭，因爲船篷很厚韌，箭穿不過，他是破了篷頂穿出的，故此他沒有損傷，可是王爺遇刺，頭也被人斬了下來，霎時間，噩耗傳遍了各處街巷，他逼於落荒而逃，很快就把濺血的豪華花艇抛得遠遠了。

他脚不停步的走，越走越快，殘夜將盡，他坐在荒山歇息，不斷的沉思，不管他是否信賴乾媽，眼前的處境變了又變，他沒法回到碧蘿宮了。至於楊白鬚那邊，他被美色所迷，不單沒有殺她，還把王爺斬首，怎可以再見他呢？他甚至不敢回到寒山寺去。

天地之大無容身之地，他傷心不已，索性走上高處，找個岩石交疊的石窩，躺下來睡覺。

這一睡，竟然睡到了陽光猛烈的照射下來才醒。

他一身夜行人的打扮，白天不好露面，晚上他才展開活動，有一個問題使他想了又想，仍然拿不定主意，就是他應該怎麼做，即使乾媽包庇他，他也沒法一輩子躲在碧蘿宮，何況王爺遇刺，白芙蓉必有牽累，說不定有人入宮搜查刺客，他貿貿然回來，豈非凶多吉少？萬一乾媽並非他的親娘，只是擦背時候偶然發現他背上的小肉瘤，瞎說一番，騙他行刺王爺，他居然上釣，回去原處，等於自投羅網，只是乾媽一人已可殺他，他的處境遭透了，越想越糟，心亂如痲。

他在山上歇息了一整天，終於作出最後的決定，就是遠走高飛，投奔嵩山少林寺，暫時棲身。

雖然他身上沒有銀兩，却有別的途徑可以獲得財物，他記得起在他沒有到萬安寺潛伏，男扮女裝企圖進入王妃的碧蘿宮之前，曾經在小林一處掘地埋下三十多兩金子，正好作爲路費，又購買了一套粗糙的痲布衣服，餘下來的還可以捐贈給少林寺作爲「香油」，主意打定了，他就欣然的上路。

* * *

他以普通遊客的身份到了少林寺，他入寺焚香禮佛，外表平平無奇，奇在他以布衣客的姿態出現，一出手就捐香油三十兩金子，令人刮目相看。

寺僧待以上賓，他乘機對知客僧說：「你邀我吃些上好的素菜，

我很高興，如果你讓我叩見方丈廣慈大師，我更加由衷的感激。」

知客僧樂於引見。

他進入方丈靜室坐下，七十幾歲高齡的廣慈大師出見，略談幾句，知客僧有事引退，靜室之內僅有他兩人，他突然離座，雙膝跪下，說：「祖師，請恕弟子的死罪。」

廣慈大師愕然，緩緩的說道：「你有何苦衷，慢慢的說，老衲必然盡力替你疏解，不必如此多禮，站起來再說。」

他站了起來，臉色灰白，很鄭重的說道：「弟子係佛門殺手，隸屬八空和尚的旗下。」

廣慈大師茫然不解，叫他細說根由，他索性把結識八空和尚以及做佛門殺手的經過情形細訴。

廣慈大師長嘆了一聲，說：「根本沒有佛門殺手這一回事，施主你受騙了，八空和尚並非少林寺的人，他假借本寺的聲譽吸收英才，苦練武功，替他賺取金銀，罪不容恕。」

金楓恍然大悟，怒容滿臉，恨得咬牙切齒，廣慈大師道：「你仍是年壯力强，有些武功，何處不可以過活呢？不必惦念往事，懷着殺機。」

金楓靈機一觸，說道：「稟告方丈，外邊有許多地方有八空和尚的爪牙盤踞，弟子寸步難移，自願剃度爲僧，乞望方丈收容。」

廣慈大師初時頻頻搖首，後來他鑑貌辨色，知道對方是誠心出家，改變了主意，說：「你暫時住下，讓我考慮一下，然後決定。」

金楓心上一喜，立刻叩頭謝恩，三日後，廣慈大師說：「下個月初旬，本寺有一隊和尚把一卷寶經送往日本奈良的金鹿寺，讓該處高僧過目，留居旬日然後回來，他們缺少一個武林高手護送，如果你想老衲收容，不妨剃頭暫且作和尚打扮，隨同十六個和尚的隊伍出發，將來是否眞的出家做和尚，待歸來再作打算，如何？」

金楓跪下稱謝，說：「中土到處魔影幢幢，到了東洋，弟子反而覺得心靜，早晚懺悔，樂於從命。」

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果然在十日之後跟隨各僧衆同渡東瀛。

他那裡肯留在金鹿寺內，入寺奉上寶經，衆僧留下，他就不告而行。

他急於到北海道找尋「四面風」草堂，找上無上天尊，查問親父是誰，故此離羣而去。

任何一個遊客，祇要身邊有銀兩，都可以走到日本的北海道，金楓是和尚打扮，更加容易到處走動，不過，走到北海道容易，要找「四面風」草堂却不容易，他在那邊混跡了一個月光景，然後才找到它，有人對他說，在大南山最高的一截，有許多峭壁，其中有一座峭壁是方形的，無路可登，滑不留手的岩石約有五十尺高，上邊是平台，平台之上有一間草堂，並無門戶，四面受風，那是天地教教主無上天尊修眞之地，他不是教徒，冒險登門，在危岩峭壁之上相見，萬一言語不合觸犯了教主，那就死無葬身之地。

他牢記於心，先向說話的人道謝，然後帶備乾糧走向大南山。

那邊眞的有一座峭壁，無路可登，不過，他憑着以前苦練的輕功身手，從石上放橫了身子衝了上去，居然可以闖過了這一關，抵達了草堂。

狂風有如鬼嘯，他瞥眼看見草堂的蒲團之上坐着一人，乾瘦枯槁，頭頸手脚沒有絲毫肌肉，只是皮包骨，料想他就是無上天尊了，趕快雙膝跪下。

「三年以來，只是你一人走到峭壁找我，你來這兒爲的是什麼？」無上天尊向他查問道。

他說了個明白，自稱想找親生父親，查明自己究竟是中國人抑或是日本人，還說他會得找上門，是說自王妃母親的主意。

無上天尊緩緩的說道：「她說得對，普天之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的親生父親是誰，他是五〇一號。」

「無上天尊，爲什麼他祇有一個編號？」

「我是天地教教主，任何人投入我的門下，必須忘了國籍，忘了姓名，從頭做起，故此祇有編號，在衆多弟子中，我祇是記得起他，因爲他是我親手安葬的，兼且替他把一百兩金子送到奈良的金鹿寺。」

「無上天尊，你可否告訴我，他是怎麼死的？」

「他患了瘋疾，自責不已，終於自己封了氣門自殺身亡。」

「照這樣看，我的父親也是武功精湛的武林人了？」

「不錯，凡是天地教的教徒，全部都是武功精湛的。」

「無上天尊，你可否帶我到墓上看看呢？」

「可以，我們走吧！」

無上天尊輕輕的說了一聲，然後飛躍起來，在金楓頭上抓了一把，御風而行，兩人從峭壁頂飛了下去，雙脚落地，並無傷痛。

金楓一向以爲自己的輕功了得，跟無上天尊一比之下，望塵莫及，不禁肅然起敬。

無上天尊把他帶到一塊細小的

墓地，說道：「這個地方就是你父親埋骨之處了。」

「爲什麼碑上一片空白？」

「這是他的主意，他叫我如此葬他，我當然不會在碑上加字。」

金楓跪拜一番，凄然道：「我終於把謎底找到了，他是中國人。」

「你怎知道他是中國人？」

「日本的武士覺得絕望，蓄意自殺，必然切腹，我的父親並非如此了結殘生，再又因爲他用無字碑表達心意，碑石向南，分明他想對我說知，他沒有面目再見中國或再見中國人，只是這兩個原因，我便可認定他是中國人。」

無上天尊的好奇心油然而生，問：「他是中國人又怎麼樣？」

「我父親能夠以氣功封住了氣門，閉氣身亡，必然經過很長時間的苦練，這種人怎會是嫖客，惹來瘋疾？他必是被人陷害，我要查明此事，替他報仇雪恨。」

無上天尊聽得心頭一震，說：「想不到你除了是個和尚，還是個孝子。」

金楓無可壓抑的道：「我不是和尚，我是佛門殺手。」

說完，他先拜了墓碑，再拜無上天尊，轉身飄然而去。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目標，才可以心安理得的活下去。

金楓發誓報父親大仇，有了顯著的目標，他必然傾全力去查明這個仇恨的來龍去脈。

本文就此結束了，他怎查出賣瘋的女人？如何報仇？大鬧奈良神社，苦戰日本神道劍客三個高手，大燒金鹿寺，替佛門殺手揚威等事，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另文下一個故事。

（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鐵手無敵

臥龍生・文 / 可飛・圖

上文提要：凌越練功過急，從文汝南和張奇峯口中得知自己的頭髮變白，當他下崖攬鏡自照時，假凌越突襲文、張二人，凌越欲相救，却錯手殺死了張奇峯，被文汝南誤會他是蓄意殺人，假凌越乘機逃遁，凌越下山追趕却追不上。後來，凌越吞了動物內丹，功力大增。一次，他助「香花令主」殺採花盜，但因少女說他老而錯手打傷她……

借宿常家助除兇　感恩圖報嫁愛郎

凌越邊走進院子邊道：「大嬸，我年紀並不大，只是頭髮不知何故變白了。」

婦人將凌越讓入房中，道：「原來是這樣，想是年紀輕輕，不知爲何事用盡心力所致吧！」

「用盡心力？」凌越心中猛然醒悟：「不錯，那三個月之中我參習了兩種絕學，不眠不休，乃至用盡心力，使頭髮一夜變白。唉！怎麼我原來竟未想到呢？」

凌越將黃衣少女放在床上，向婦人道：「大嬸，多謝妳一語提醒，否則，我還一直蒙在鼓裡呢。」

婦人道：「公子多禮了，小婦人夫家姓常，孩子他爹前月患了絕症死了，這間房就讓兩位住吧！我與孩子睡右邊那間。」

凌越道：「如此多謝常夫人了，這些草藥還請夫人煎熬了，我們走時再算銀錢。」

常夫人接過那草藥道：「唉，大妹子傷勢只怕很重，你們既然來到我家，爲她熬些草藥原不是什麼大不了之事，公子不必太過多禮了。」說罷，轉身出了房門。

凌越暗忖：「這位常夫人舉止甚爲得體，想必也是讀過書之人。」

想着，他走到床邊，爲黃衣少女把脈，只覺她脈搏忽而强勁，忽而微弱，顯見傷勢仍很危險。

當下，凌越將另一些療外傷的草藥搗爛，揭開被子，目注黃衣少女道：「姑娘，爲救妳性命，望莫怪在下失禮之處。」

凌越將黃衣少女右肩上的肩衫撕開，露了一段白如羊脂般的臂膀，但見肩頭之處血肉模糊。

凌越半晌方才穩住激蕩的心神，他起身走出房門，來到廚房之中，那位常夫人問道：「公子有事嗎？這藥還需一會工夫才可煎好。」

凌越道：「我想要一盆清水。」

常夫人一指門邊的水缸道：「那兒有水，這是盆子，你還有什麼事嗎？」

凌越用盆打清水，向常夫人要了一塊白布，又走回了房間。

凌越用清水將黃衣少女肩頭傷口周圍的血汚洗淨，那道傷口約有三寸來長，幸好傷口不甚深。

凌越的手觸到黃衣少女的肌膚，只覺得滑膩之極，心中不由一陣跳動，身形微微一震，猶如電殛一般。

凌越强按住狂跳的心，將藥汁塗於創口之上，又解開肩頭的穴道，鮮血流了出來，但却被藥汁堵住了。

這種草藥不但止血極佳，且有鎮痛解毒之功效。

凌越敷完藥汁，便急忙將衣衫拉好遮住黃衣少女的肩頭，又用被子蓋住。

這時，常夫人端着一碗藥走了進來道：「公子，藥已熬好了，我還爲大妹子熬了粥，稍停便好。」

凌越接過藥碗道：「眞是太謝謝了，日後在下一定回報。」

常夫人道：「公子說那裡話，些許小事何足掛齒？」說罷走出房門。

凌越端着藥碗走到床邊，將黃衣少女扶起身來，黃衣少女此時仍在昏迷之中，凌越點了她的穴道，緩緩將藥餵入了她的口中。

凌越將藥給黃衣少女喝下後，又以內力爲她打通各處阻隔的經脈，使藥力發揮得更快。

他見黃衣少女臉上微現紅意，雙目微睜，醒了過來，但目光凝滯，瞧了凌越一眼又閉上了，顯然她神智依然不清。

凌越見狀，心下頗爲焦急，他出去向常夫人詢問附近的鎮集可有藥舖？

常夫人知他是要買藥，便告訴他離此三里外有一鎮集，鎮上僅有一家藥舖。

常夫人道：「公子只管前去買藥，這裡我會照料大妹子的。」

凌越沉吟片刻道：「如此有勞夫人了。」

凌越的輕功奇高，三里之路當不在話下，但他心急黃衣少女的安危，這三里之路在他眼中便如三十里、三百里、三千里一般遠。

半個時辰後，凌越便已採辦了藥物回來。

常夫人頗爲驚異地瞧了凌越一眼道：「公子怎能這麼快就買回了藥物？」

凌越微微一笑道：「在下懂些武功，是以奔行之速度自然比常人快了。」

常夫人仍是滿腹疑問，但她已接過藥物走入廚房。

倏地，她又轉回堂屋，向正要步入左臥房的凌越道：「桌上的粥是給大妹子的，可是小婦人適才怎樣也不能將粥餵入她的口中，她好像已經昏迷了，公子，大妹子長得好美，可是公子的夫人？」

凌越笑了笑，走入房中來到床邊，見黃衣少女安靜地躺在那兒，宛如熟睡一般。

凌越瞧着那張完美無瑕的臉，心道：「似妳這等天仙般的人物，我竟將妳打得重傷臥床，眞是天下最蠢的男人了，我這等模樣又怎能與姑娘妳相匹配呢？除非上天重還我一頭烏髮。」

想着，不由地看得痴了。

良久，凌越才想起那粥還沒有餵她喝下去，當即將黃衣少女扶起，將那碗溫熱的濃粥餵入那張小巧玲瓏而又有些蒼白的櫻唇之中。

一碗粥剛剛餵完，常夫人已將剛熬好的藥端了進來。

常夫人一見空碗，笑道：「還是公子有辦法，公子，我已將你的飯一起做了，待你爲大妹子餵了藥後，便出來與我們一起用餐吧。」

凌越感激道：「常夫人，在下名喚凌越，妳不要再呼我什麼公子公子的了。」

常夫人道：「那好吧，我就叫你『凌兄弟』好了。」說完便出了房間。

凌越檢查了黃衣少女的傷勢，仍是沒有絲毫起色，不免憂心忡忡地將剛剛熬好的藥餵入黃衣少女的腹中，希冀這劑藥能夠起作用。

凌越餵完，便爲黃衣少女蓋好被子，走出了房門。

堂屋正中的桌上已擺好了飯菜，常夫人母子已在那兒等着凌越了，此時，凌越將白髮束起，露出了那張年輕俊美的臉龐。

那個叫「小偉」的孩子好奇地看着他，而常夫人身形却是一震，忙將目光從凌越臉上移開。

小偉道：「爺爺，你好年輕喔！」

常夫人笑罵道：「小孩子亂講，他不是爺爺，只是頭髮變白了，你叫他叔叔好了。」

小偉道：「爲什麼他的頭髮變白了？」

常夫人道：「小偉快吃飯，吃了飯後還要誦讀『詩經』，不要問這問題，你長大後便會知道了。」

凌越笑道：「這孩子很可愛，根骨不錯，不論學文還是學武，將來一定都能有所成就的。」

常夫人道：「凌兄弟，你眞是過獎了，只要這孩子將來平平安安，順順當當就不錯了。」

常夫人說這話時，神情之間隱隱有一絲憂鬱。

凌越安慰道：「夫人放心，以後在下會常來看望你們母子的，只要有我在，我定保小偉平平安安。」

常夫人謝道：「凌兄弟這番厚意，實令小婦人心有不安。」

「什麼話？」凌越道：「妳對我二人招待周到，這份盛情在下尚無以爲報呢。」

常夫人見狀，便不再說道謝之話。

三人吃過飯後，凌越便進房中瞧黃衣少女的傷勢，黃衣少女此時氣息雖不强勁，但已十分平穩了，顯見藥物已起了作用，黃衣少女的傷勢業已平穩了。

凌越深舒了一口氣，在房中地上坐下調息了一番。

此時，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遠

處不時傳來隱隱的雷聲，雷聲在這秋夜並不很響，但風却很大。

當夜色更加濃重之時，外面傳來了沙沙之聲，很快又變成了啪啪之聲，大雨傾盆而至。

小偉早已歇息了，讀書之聲被外面的雨聲所代替。

凌越點亮油燈，將「太清罡氣」取出參研。

在這大雨之夜，凌越開始習練武當最高武學「太清罡氣」，這是內功，也是劍法，是一種以氣爲劍的劍法，這是多少習劍之人夢寐以求的事。

凌越是不是得來太容易了？

不，一點也不容易，他付出了十年的時間，付出了自己清白的聲名。

聲名對一個人的重要就相當於生命，一個人要把聲名變壞，很容易，但要把壞聲名變爲好聲名，無疑是十分艱難的。

「太清罡氣」非常深奧，空塵子窮十年時間才能精通，由此可見一斑了。

凌越雖生具習武的天賦，但看起這部秘笈來仍然有許多地方令他莫名其妙，全然不知所云。

若非那些字裡行間留有空塵子前輩的心得，他只怕很難在短時期運用這項武學。

倏地，他將秘笈放入了懷中，因爲他聽到二十丈開外，正有一人向這屋子走來，脚步極輕。

在這樣的雨夜中來到這僻處山脚下的房屋，會是什麼人？

難道是那桑劍南穴道自解後，回去招來了同伴前來搜索他嗎？

這桑劍南曾在十二年前救了凌越的師父凌虛子一次，那回十五名黑道高手圍攻凌虛子一人，且先使凌虛子中了暗算負傷，就在凌虛子支持不住之時，恰逢桑劍南途經現場，他挺身而出，一柄長劍刺死七名高手，傷了五名，令餘者大駭而狼狽奔逃，救下了凌虛子。

凌越正是因爲師父欠下了桑劍南的人情，今日才沒有下殺手。

就在凌越思想之時，那人已走到了窗前，他揭開窗子躍身而入，同時嘴裡說道：「我的心肝，妳深夜未睡，想是熬不住了……」

話未說完，他就呆住了，因爲他瞧到了房中的凌越。

他是個年約四旬，肥肥胖胖的漢子，他乍見凌越，不由脫口道：「你是何人？怎會在此？」

凌越反問道：「你是何人？深夜來此，想是心懷歹意！」

胖子冷笑道：「咱們也不用認識對方，反正是懷着同樣目的……」

凌越心頭一怒道：「住口，你今夜撞到本大爺手上，豈能饒你！」

胖子見凌越不善，冷笑一聲，一拳搗向凌越，凌越一見對方拳路，就知此人不過學過些花拳繡腿罷了，準是附近的財主，瞧中了新寡的常夫人，深夜來此欲行不軌。

凌越一動沒動地挨了胖子一拳，一聲慘嚎傳出，那胖子捂着右手大叫起來，原來凌越將眞氣佈於胸前，以他此時的功力，早已練成護體神功，胖子那肉拳打上來無異打在一塊岩石之上，頓時拳頭開了花。

凌越緩步走向胖子，胖子嚇得跪倒在地，求饒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凌越見狀，心生鄙夷，立時便要將他斃於掌下，猛聽身後一個聲音叫道：「凌兄弟，住手！」

凌越回過身來，但見常夫人一臉肅然地立在門口，她此時身著一件淡藍色的內衣，體態極爲惹人，想是聽到聲音才從床上起來的。

凌越問道：「常夫人，妳要怎樣？」

常夫人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經過凌越身邊時道：「凌兄弟，你讓開！我要親手殺了他爲我常郎報仇！」說着，從內衣抽出一柄銳利的匕首。

凌越詫然地瞧着常夫人，心下奇怪何以她內衣之中竟然藏着一柄匕首。

常夫人一步一步迫近胖子，那胖子臉如土色，一直向後退去，直退到牆邊，胖子道：「大妹子，妳……妳饒了我吧！」

「不！」常夫人大叫道：「我要爲常郎報仇！」

話聲中，她揮動匕首刺向胖子。

胖子猛然搶上，一把奪下常夫人手中的匕首，右手將常夫人摟住，左手握着匕首放在常夫人脖子上。

凌越畢竟經驗差些，沒料到會發生這樣的變故，却待搶上已是遲了。

「你別動！」胖子威脅道：「你動一動，我就宰了這娘們！」

說着，伸過嘴來在常夫人臉上親了一口，道：「寶貝，妳也捨得殺我嗎？」

凌越見狀，心下大怒，便要搶上前去。

胖子喝道：「別動，你別以爲大爺我會手軟，即使被殺了，大爺也要這小美人墊背。」

胖子說着便揮手一撕，撕開了常夫人胸前的衣衫，露出雪白的胸脯。

凌越心下怒極，靈機一動，叫道：「小偉，殺了他！」

胖子聞言急一回頭，立知上當，身後是牆壁，哪有什麼小偉？待他立即回頭却已經晚了，凌越五指齊揚，勁風銳嘯而出，胖子大叫一聲，身形被那勁風帶動，撞在牆壁，腦袋上立現五個血窟窿。

常夫人轉過身來拾起掉在地上的刀向胖子插落。

她好像瘋了一般，拚命地插下拔出，血濺了滿地。

凌越一把拉起常夫人，將她手中的刀奪下丟在地上道：「他已經死了。」

常夫人抬眼看着凌越，猛地縱入凌越懷中，哭道：「他害死了常郎，他下了毒藥，他强佔了我……」後面的話已泣不成聲了。

凌越猛然間溫香軟玉抱滿懷，心中不知是喜還是愁，總之是十分複雜。

而常夫人的胸脯仍然裸着，此刻正緊貼着凌越。

凌越畢竟是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人，他情不自禁地捧起常夫人的臉，吻住了那嬌艷欲滴的櫻唇。

剎時間，凌越心中湧起一種從未感受過的奇妙感覺，他只覺得渾身飄飄然，天地旋轉起來，屋子也旋轉起來……

良久，凌越才從那櫻唇之上移開，常夫人臉色酡紅，雙頰生暈，嬌羞萬分。

凌越忽地自慚形穢，啪的一聲打了自己一個耳光。

常夫人一怔，看着凌越，只聽他道：「該死的凌越，怎麼做出這等趁人之危之事。」

凌越身形急轉過去，道：「夫人，妳快將衣衫拉好！」

常夫人臉上一紅，將被那胖子撕開的衣襟重新拉好。

凌越緩緩轉過身來，目光在常夫人的臉上一掠，落在了地上胖子的屍首上。

「夫人，我去將他掩埋了，妳把這兒收拾一下。」

常夫人道：「你替我報了殺夫之仇，再叫我夫人豈不見外？」

凌越聽罷，頓覺此話有些說不通，到底哪裡不通，他也不知道，他問道：「那我怎生稱呼妳呢？」

常夫人道：「我比你年長幾歲，你便叫我姊姊，我的閨名是玉華，你便喚我華姊，可好？」

凌越道：「也好，華姊，妳收拾一下吧。」

說完，凌越提起胖子的屍身向外走去。

「等一等。」常夫人叫道：「外面還在下雨，你這樣出去豈不將身子淋濕了？」

凌越道：「不妨事，妳燒好火盆，我回來烤一烤衣服就行了。」

說完，快步走入雨中。

凌越尋了一個山凹，以內家掌力劈出一個大坑，將胖子埋入坑中。

凌越一走入堂屋，便覺得熱氣撲面而來，屋子中央生了一盆極旺的火。

常夫人一見凌越，便道：「瞧你，渾身都濕透了，快來烤一烤。」說着，伸手拉着凌越將他拉到火邊。

凌越頗不好意思地道：「其實我不用烘乾衣服也行的。」

「那怎麼可以？」常夫人佯嗔道：「要是着了涼，生了病，我可侍候不了你們兩個人。」說着，她取過一套衣衫道：「越弟，這是先夫留下的衣物，你與他一般高，想來該是合身的。」

這是一套淡藍色的長衫，幾乎沒有穿過似的。

凌越心下感激，握住常夫人的雙手道：「華姊，妳待我這麼好，叫我如何報答妳？」

常夫人聞言，將本已遞到凌越手中的衣衫又拿了回來，擱在一旁的桌子上，身形一轉，佯怒道：「姊姊待你好是出於眞心，哪個要你來報答！」

凌越心下惶恐，上前扶住常夫人的香肩，道：「華姊，是小弟錯了，小弟實在不該……」

話未說完，常夫人身形轉過來，伸出玉手掩住凌越的口道：「越弟，你知道姊姊的心就好了，何必認錯呢？」

凌越但覺常夫人那掩住他的口的手掌心中，有一股濃郁的異香鑽入了他的鼻中，不由得心神一蕩。

又見常夫人臉色嬌紅，眼波極是嫵媚，他此刻才發覺常夫人已換了一身粉紅色的內衣。

凌越伸手握住掩在口上的那隻手，同時右手伸出，攬住常夫人的纖腰，輕聲道：「華姊，妳好美……」

常夫人將身子偎入凌越懷中，吶吶道：「越弟，你要什麼……」

此時，房中央的盆中火勢正旺，整個屋子充滿了熱力。

凌越只感渾身燥熱，丹田之中也有一股奇異的熱力升起，這是他從未領受過的，他此刻有一種說不出的迫切要求，他的理智似乎在一點一點地消失。

凌越將常夫人擁得更緊，常夫人彷彿無意識地仰起臉，將櫻唇觸到了凌越的嘴唇，凌越立時吻住，常夫人不由發出一聲嬌吟，凌越似乎被刺激了似地，更加瘋狂地吻着常夫人。

光影幢幢，盆中的火似乎將所有熱量散發了出來，屋中異常地熱，而凌越和常夫人此刻正在火熱中……

盆中的火焰跳動着，跳動着，

漸漸弱了下去，最後熄滅了……

遠處，隱隱傳來一聲雞鳴，下了一夜的雨也停了，天空中有一片霞光。

當第一抹陽光射進屋中時，凌越清醒了，他感到懷中有一人，不由驚跳起來，看清了懷中之人正是這間屋子的女主人常夫人，她此刻正赤身坐在凌越那件黑衣之上，雙手拿着那件粉紅的內衣遮在胸前，雙目中淚光瑩瑩。

凌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心中極是歉疚，柔聲道：「華姊，我……我鬼迷心竅，竟做下這等對不起妳的事，妳……妳要怎樣懲罰我都可以，打我，罵我，隨妳，求妳別這樣一聲不吭的，好嗎？」

常夫人泣聲道：「越弟，懲罰你又有何用？反正姊姊不怪你，只怪姊姊太……姊姊求你照顧小偉，我隨先夫而去……」

凌越心中極是惶恐，上前將常夫人擁入懷中，勸道：「華姊，妳千萬別這樣，我……」

凌越生平頭一次碰上這種事，當眞叫他好生爲難：「華姊，妳若是不怪罪，我……我娶妳爲妻，妳可願意？」

凌越說罷，心道：「若是華姊不答應，我便以死謝罪。」

常夫人身形微微顫抖，她從凌越懷中仰起頭，瞧着凌越道：「你莫不是在騙我？」

凌越發誓道：「絕不是，我是眞心要娶妳！」

常夫人聽罷，淚水不由汩汩而下。

凌越大是慌急，口中連聲道：「華姊，若是妳不願，我便以死來向妳謝罪。」

常夫人聽到這兒，急伸手掩住凌越的口道：「別說傻話，姊姊願意的，只是姊姊原已不是貞潔之人，嫁給你，且又帶着小偉……」

凌越接口道：「我不會介意的，華姊，只要妳願意就好了。」

玉華——常夫人心情激盪，她將臉貼着凌越的胸膛，柔聲道：「越弟，你這樣對姊姊，我心裡好喜歡好喜歡。」

凌越輕撫着玉華的香肩，歉聲道：「華姊能不怪罪我，我已很不安了，妳待我這般好，我心裡很感激，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關心我、對我好了。」

玉華輕聲問道：「屋裡的那位姑娘對你不好嗎？」

凌越心頭一震道：「她是我無意間碰見的，因爲她說我老了，我便與她動手，失手將她打傷，如今我還不知道她的姓名呢！」

玉華微一點頭道：「原來是這樣的，姊姊起先以爲她是你的妻子呢！」

凌越道：「我的妻子便是妳了，又怎麼會有第二人？」說着，扶開玉華道：「華姊，妳穿上衣衫吧，我也得去瞧瞧那位姑娘的傷勢了。」

玉華聞言，臉上一紅，嗔怪地瞄了凌越一眼，眼神嫵媚之極。

凌越心頭一蕩，急忙起身穿好衣服走入裡間。

凌越來到床邊，目光一觸到黃衣少女的絕世容顏，心跳不由自主地便加快了，他暗自罵了自己一句，便爲黃衣少女搭脈，心中不由一緩，知道這姑娘的性命已無大礙了。

一陣脚步聲，玉華走了進來。

凌越一見之下，眼睛不由一亮，玉華身上穿的是一件及地的深綠色長裙，將她全身線條展露無遺。

玉華羞澀地嗔道：「你盯着我做什麼？」

凌越道：「華姊裝扮得如此美麗，難道不是給小弟看的嗎？嗯，古語說得不錯，『秀色可餐』一語確是極妙！」

玉華道：「越弟怎變得如此酸氣十足了，要餐秀色，你身邊的姑娘豈不比姊姊美麗十倍？」

凌越不由一驚，慌道：「華姊切莫見怪，小弟所言皆出於誠心，絕非有意訕笑姊姊，這位姑娘確是風華絕代，美麗如此，却不是我這個凡夫俗子所能匹配的。」

玉華伸出纖纖的細指在凌越額上一點，道：「瞧你這等欲蓋彌彰的樣子！姊姊不過隨口而言，何況我本不如這女孩，有一句古語說得不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凌越聞言默了半晌，道：「華姊，小弟既已決心娶妳爲妻，便不會再對第二個女子用情。」

玉華身形微微一顫，臉上神色也微微一變。

但凌越却並沒看出這細微之處。

玉華道：「越弟，我去給這姑娘熬藥，你守在這兒，也許這姑娘稍時便會醒來。」說罷便退了出去。

凌越回身端詳着黃衣少女，只見她臉色仍很蒼白，氣息也很微弱，但却極爲平穩，他起身坐到桌旁，取出「太清罡氣」秘笈細細地研讀起來。

約莫一個時辰，玉華端着一碗藥走了進來，一見凌越的模樣，便道：「越弟，藥已熬好，你餵她服下吧！」

說着，目光掃了一眼擱在桌上的「太清罡氣」道：「越弟，你在瞧什麼書呢？」

凌越解釋道：「那是有關武學的書，妳瞧不懂的。」

說着便端起藥碗走到床邊，將黃衣少女扶起，把藥汁一匙一匙餵入她的口中。

玉華問道：「越弟，怎麼她還沒甦醒呢？」

凌越道：「想是傷勢太重的緣故，我買來的藥很是有效，想來這一劑服下後，她也該甦醒了。」

凌越却沒有料到黃衣少女的傷勢，比他想像的還要嚴重，至令黃衣少女昏迷的時間拖得更長了。

凌越餵完藥後，見玉華在翻看「太清罡氣」，不由笑道：「跟妳說過這書妳是瞧不懂的，若是妳有興趣，我將來教妳。」

玉華將書交到凌越手中，道：「打打殺殺的，我才學不來呢！越弟，我已將早飯燒好，咱們出去吃吧。」

兩人來到堂屋。

小偉已經起身了，一見凌越便叫道：「叔叔早！」

玉華過去拉拉小偉，柔聲道：「小偉，以後不許你叫他叔叔……」

小偉好奇地問道：「那我該叫什麼呢？」

玉華道：「從今以後，他就是你爹，你就叫他爹爹。」

小偉喃喃自語一句，然後掙脫玉華的手，拍着手叫道：「我有爹爹了，我有爹爹了。」那模樣顯然喜極了。

凌越心頭一熱，一把將小偉抱起道：「小偉，好孩子，爹爹以後一定會善待你的。」

他頭一次做父親，心中的滋味極是複雜，却沒注意小偉的歡叫中少了一個「又」字，而且小偉的神情也不同尋常。

可惜，凌越有生第一次聽人叫他「爹爹」，他已喜不自禁，却那會注意那些細微末節。

玉華笑道：「好了，別鬧了，咱們吃飯吧！」

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團圓飯，氣氛極好，這該是幸福的家庭，但幸福往往要靠艱辛才能換取，這一家人能夠將這幸福留住嗎？

有嬌妻愛子相伴，人生該是何等的美麗！而歲月却是匆匆的。

轉眼間，已過了半月有餘，凌越也度過了他一生中從未體驗的時光，他很多次地感謝上蒼對他的眷顧：溫柔體貼的妻子，聰明可愛的兒子，武功也已大大提高了。

但是，有一件事却令他非常煩惱，黃衣少女一直處於昏迷之中。

這日，餵過藥後，凌越又以內功替黃衣少女推血過宮，但仍無絲毫起色。

玉華見凌越滿臉愁色，不由勸道：「越弟，你不要心煩，咱們總要將她治好才行，但治病是不能操之過急的。」

凌越道：「這麼長的時間她仍未甦醒，顯見這藥是無用了。華姊，我想親自上山一次，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具功效的藥物。」

「越弟！」玉華不由自主地握住凌越的手，道：「採藥是很危險的，我實在不放心你去。」

凌越安慰道：「華姊，妳不必躭心，憑我的武功，絕不至於發生什麼危險，倒是擔心妳一個人在家，沒人照料！」

玉華輕輕收回手道：「既然你已下定決心要上山採藥，那就去吧，不要擔心我跟小偉，只是你要早去早回！」

凌越笑道：「瞧妳，我又不是不回來，怎麼這麼傷感？」

玉華走到門邊，抬頭看着巍巍聳立的山峯，幽幽地道：「你不知道，有時我總怕你會突然棄我而去，那我眞不知該如何是好了。越弟，你對我很重要，將來你不會離開我吧？」

凌越笑道：「怎會呢？像妳這樣溫柔體貼的妻子，我怎會捨妳而去呢？」

玉華道：「無論將來發生了什麼事，或者我做出什麼對不起你的事，你也會原諒我，不離開我嗎？」

凌越不由疑惑道：「華姊，妳今天怎麼了？妳會做出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玉華臉色微微一變，連聲道：「沒有，我沒事，我當然不會對不起你。越弟，你既然要去採藥，那就早點去吧，也好盡早救醒那位姑娘。」

凌越微笑道：「那好，我這就起程。」

凌越進屋拿了些備用之物，便辭別玉華和小偉向山裡走去，遠遠回頭一望，瞧見玉華拉着小偉在向他揮手，凌越心頭不由一熱，展開輕功向山峯奔去。

直到凌越的身形完全消失在山中，玉華才將目光收回，幽幽一嘆道：「越弟你這般對我好，我怎忍心繼續騙你？可是，我……我身不由己，無論爲我還是爲我爹，我都必須騙你。若只爲我，姊姊一定不會再騙你，可是爹爹的話，我不能不聽。」

玉華，這個美麗的婦人究竟是誰？她要騙凌越什麼呢？

凌越入山採藥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將得之於天地的五本武功秘笈藏於人跡罕至之處，將它歸於天地之間，也許有一天會有人有緣得到它。

這五本秘笈的內容，凌越都已了然於胸，所以他不想再把這些秘

笈帶在身邊，因爲若是遺失了它，或者落到歹人手中，那將在武林中掀起漫天血雨腥風。

凌越沿路採集了一些有輔助效用的草藥，只是缺一味主藥。

他知道大凡珍貴的藥材往往生於懸崖峭壁之間，所以他毫無猶豫便奔向那最高的一座山峯。

這峯極其險峻，若非凌越這等身懷絕世武功之人，要想攀上這座山峯，那將是極爲艱難而又極爲危險的。

凌越攀到峯腰之時，便感到山風極大，幾欲將他吹落懸崖之下。

驀地，他似乎聞到了什麼氣味。

凌越身形一長，縱上兩、三丈，這時，氣味更加濃郁了，這是一種極爲辛辣的氣味。

凌越心中不由喜極，因爲藥書上記載過這種藥物，若這種氣味當眞發於那藥物之上，那黃衣少女便有救了。

凌越不再猶豫，身形連連躍起向氣味傳來之處撲去。

這是距峯巔五丈有餘的突岩，一株開着一朵艷黃色小花的小草便長在石縫處。

凌越一見那株花草，心頭大喜，這正是他心中所想的「續心烈膽草」，他立時躍上那突岩，伸手去摘那株花草。

轟然一聲，凌越所立之處的突岩竟從峭壁上斷裂開來，直向崖下落去。

凌越武功當眞了得，乍逢此突變，身形隨突岩墜下，他想也沒想，身形急墜，脚尖一點那正在下落的突岩，身形倒翻而起，便在此時，他瞧見那「續心烈膽草」也隨着突岩落了下去。

凌越心下大急，需知道「續心烈膽草」極難尋獲，若是失去這味藥，那黃衣少女只怕再也救不了。

當下，凌越沒再多想，身形正要落在石上，他脚尖猛然一點巨石，身形立時飛起，掠下懸崖，雙掌猛然轟向峭壁，反擊之力使他下落的身形墜速更急，轉眼便追上了那下落的突岩。

凌越身形霍然撲到突岩之上，極速摘到那株「續心烈膽草」，但他猛然下撲到下墜的突岩上，令這突岩下墜之勢更急，頃刻間，便將要撞到崖底。

凌越倏地將身邊備用的長繩擲向崖脚的一株樹上，在將要墜地之時，長繩纏住樹枝，凌越拉着長繩猛然間躍起，轟然一聲，突岩墜落在地上，碎裂成無數小塊。

凌越心下仍不敢有絲毫大意，此刻，他被長繩拉起撞向崖壁。

他此刻右手握着長繩，左手拿着「續心烈膽草」，却無法用掌力撞擊峭壁藉以反彈。

眼見便要撞到崖壁了，凌越急中生智，倏然間放開長繩，右掌急推而出，掌力擊到壁上，反擊之力立刻將凌越撞回空中，凌越眼疾手快，借這股力道將身形躍向盪回空中的長繩，右手疾伸，又將長繩握在手中。

這一瞬間，當眞是險到極致，凌越每一次出手都拿捏得恰到好處，所用之力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長繩再度盪回峭壁，但此番力道早已減弱了許多，凌越以腿蹬往峭壁，才不至將腿震斷了。

凌越翻身飄落在地上，心中暗吁一口氣，暗道：「僥倖！」凌越抬眼打量崖底，竟是一處死谷！

凌越暗嘆道：「唉！看來我還得重新攀回峯頂了。」低頭一瞧那「續心烈膽草」，不由欣慰一笑道：「我這般出生入死將此藥採到，救下那姑娘性命，却不知那姑娘心中作何想法？」

「凌越呀凌越，你這番出生入死地採藥，却又有何人知曉？那姑娘當然不會有何想法……嗯，我又何必管那姑娘的想法如何。」

凌越雖是這般想，但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現出那姑娘的玉容。

「該死，該死，你已對華姊說過終生只對她一人好，怎可心中再想別的女人。」凌越甩甩頭，甩開那些煩人的想法，展開身形向一個崖壁較矮處奔去。

救治黃衣少女的藥既已得到，他的心中便輕鬆了許多，奔起來也迅捷多了。

凌越却沒有想爲何黃衣少女有救了，他便如此高興，是醫生救治病人的心情，抑或是別種感情？實際上，凌越根本不敢想，因爲他已有了玉華。

才奔到小屋七、八丈開外，便聽見不遠處的路上傳來一陣廝打之聲。

凌越心頭一驚，身形急掠而出，待奔到小屋院外，便瞧見道路那邊的拐角處，有三個大漢正在撕扯着玉華的衣裳。

凌越心頭大怒，長嘯一聲，身形電閃而至。

三個大漢一見凌越，先是一怔，旋即丟開玉華，掄刀砍向凌越，凌越冷哼一聲，十指齊揚，勁風銳嘯而出。

三個大漢齊齊慘叫一聲後，仆倒在地，腦漿迸流而出，原來三人的頭皆被那銳不可當的勁氣射穿了數個血洞。

玉華此時已瞧見來人便是凌越，不由喜極大叫道：「越弟……」叫聲中她已向凌越撲去，凌越將她抱住，安慰道：「華姊，別怕，沒事了。」

玉華泣道：「若你不來，我……」

凌越柔聲道：「好了，沒事了，我現在好好地站在這裡，妳不用害怕會有人來欺負妳了。」

說着，目光一掠不遠處的三具死屍，道：「華姊，這幾個是什麼人？怎麼妳竟會在這路上？」

玉華恍然道：「對了，我是給你買布去了。」

說着，她跑到路邊，將一匹落在路旁草地上的黑布拾了起來，又道：「越弟，你不是說過喜歡穿黑色衣裳嗎？我特意到市集爲你買布，想替你做一套衣服，不想在集上被這三個無賴糾纏，因爲集上人多，他們走散了，我只當他們就此走了，却沒料到他們竟跟了上來，在這裡將我截住，若不是你及時趕到，我不知道會怎樣呢。」

凌越心中萬分感激，走上前擁住玉華道：「妳這樣孤身一人上集市，很不安全的，想不到我一句無心的話，妳竟然這麼放在心上。」

玉華輕聲道：「只要你讓我做的，我都會爲你去做，就算爲你而死……」

凌越忙截口道：「我不許妳說這個字，華姊，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我這次已把藥採到了，咱們回去把藥熬好了，給那位姑娘服下，就一定可以治好她的傷了。」

玉華點點頭，讓凌越擁着，緩步走回家去……

玉華憂心地問道：「越弟，這藥眞能治好她的傷嗎？」

「當然可以。」凌越滿有把握地道：「再過半個時辰，藥力就可以起作用了，那時這位姑娘一定能甦醒。」

玉華道：「那好，我這就去爲她燒些雞粥，等她醒來時喝。」說着，轉身走出房門。

凌越心中有些激動，因爲黃衣少女很快就要甦醒了。

他有些緊張，有些擔心「續心烈膽草」的藥力不能夠令她甦醒，其實他完全是白擔這份心，「續心烈膽草」藥性極强，絕對可以令黃衣少女甦醒，他心中對這一點實際上非常有數，那他到底爲何緊張？

驀地，他注意到黃衣少女的臉色紅潤起來，顯得嬌艷萬分，他這樣近距離地端詳黃衣少女的臉已不止一次了，但以往看到的是一張蒼白無血的臉，如今却大爲不同，那張本來就絕代風華的臉，此刻益發地顯出風情萬種，令凌越心跳加速，雙頰赤紅。

凌越正欲將臉轉過去不再看她，黃衣少女便在此時嚶嚀一聲，身形扭動，凌越一怔，正覺奇怪，這個少女却已呻吟起來，臉色愈加地紅了。

凌越伸手搭脈，不由嚇了一跳，只覺得她脈搏極爲强勁有力，而且非常不穩。

黃衣少女倏地嬌呼一聲，雙手捂住腹部，身形激烈地扭動、翻轉，額上汗水滾滾而下，被子也被踢開來。

凌越大驚，想要察看到底發生何事，但黃衣少女掙扎得十分劇烈。

凌越萬般無奈，右臂一伸，將黃衣少女緊緊擁住，左掌貼在她背心「靈台」穴上，他的手掌立刻感到火灼一般，他已明白「續心烈膽草」藥性太强，引發黃衣少女鬱結許久的內力在體內亂竄，若不及時加以控制，黃衣少女必然會走火入魔。

玉華聽到黃衣少女的叫喊聲，急奔入房中，見狀不由一怔，道：「越弟，怎麼了？」

凌越回頭一見玉華，便道：「華姊，不好了，這藥的藥性太强了，若不控制住，這姑娘將會立時斃命。」

玉華聞言一驚，道：「有那麼嚴重，你有沒有辦法解救？」

凌越道：「有是有，但却兇險之極，若在我行功之時受到干擾，那我就與這姑娘同歸於盡，所以妳必須守在屋外，無論用何種方法都要阻止任何人闖進來。」

玉華道：「那好吧，你要多長時間才可完功？」

凌越道：「需要一個半時辰，也許還可能更長一點。」

玉華邊向外走邊道：「那你快些開始，否則遲了她就有性命之憂。」

凌越將黃衣少女扶起，道：「姑娘，爲救妳性命，在下不得已冒犯姑娘貴體，還望姑娘原諒。」

說罷，他替黃衣少女解去上身衣衫，一見黃衣少女的身子，不由心神激蕩，但他立時摒除雜念，此時救人要緊，稍有遲疑，將有不可補救的悲劇發生。

凌越依照醫書之上所言，以右掌掌心抵住黃衣少女的胸中「膻中」大穴，左掌心按在黃衣少女頭頂的「百會」要穴，雙腿盤膝坐於床上，默運玄功爲黃衣少女導引體內走岔了的眞氣。

不一會兒，兩人都處在一片霧氣之中，凌越的頭頂冒出一股濃濃白霧筆直向上。

黃衣少女初時的呻吟聲極大，後來越來越小。

兩人完全處於人我兩忘之境，對周圍的一切都不知道了……

當凌越重新恢復視覺、聽覺時，院中傳來一個聲音：「臭娘們，快說！我那三個兄弟是何人所殺？」

凌越一聽到有外人來到，心頭

猛一震動，眞氣不由一阻，黃衣少女輕輕呻吟一聲，凌越急忙收斂心神，全力爲黃衣少女運功，希望盡早完功，因爲他實在擔心玉華的處境安危。

他又行功了一陣，窗外聲音清晰入耳：「小美人，妳不說的話，大爺立時將妳的衣裳脫下！」接着，是一聲撕裂衣裳的聲音。

凌越不由心中煩悶，雜念一生，綺念立即隨之而來，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風華絕代的美女，而且此時半身裸露。

凌越以理智拚命抑制綺念，窗外一聲聲的撕衣聲卻刺激着他。

驀地，凌越一聲怒嘯，雙掌猛然離開黃衣少女的身體，身形快捷無比地穿窗而出，落在院中。

在院中的雜草之上，玉華已經半裸了。

那大漢聽到嘯聲，猛然回身，瞧見穿窗而出的凌越，先是微微一怔，繼而罵道：「老頭，我三個兄弟八成就是給你這個老混蛋害……」

大漢沒有把話說完，而他永遠也不可能說出後面的話了，因爲凌越已經出手了，而凌越一出手，他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住，他不僅沒有說完話，甚至到死也未能發出一聲慘叫，到死也不知凌越是怎樣殺他的。

凌越解開被制住大穴的玉華，玉華這回居然沒有哭，她問道：「那姑娘怎樣了？」

凌越道：「她沒事了，妳……」

凌越話未說完，身形晃了一晃，一口鮮血湧了上來，凌越急將上湧的血強壓下去。

玉華奇道：「你怎麼了？」

凌越道：「我……」才說出一個字，剛剛強壓下去的鮮血從口中狂噴而出，他身形幾欲栽倒。

玉華見狀大驚，急忙伸手扶住凌越，問道：「越弟，你怎麼了，是不是剛才驚擾了你，令你的眞氣走岔了……」

她說到這兒，忽地刹住話頭，抬眼一瞧見凌越並未注意，不由暗吁一口氣，她說錯了什麼話呢？

凌越道：「華姊，扶我進去。」

玉華扶着凌越向屋裡走去，沒走幾步便停住了，門口立着滿臉寒色的黃衣少女。

凌越猛然想到，適才倉猝出來，忘了替她將衣衫穿好了。

玉華一見黃衣少女，便道：「姑娘，妳傷勢都好了……」話音未了，黃衣少女一指點了她的昏睡穴，玉華軟軟地倒在凌越的懷中。

凌越道：「姑娘，妳這是何意？」

「何意？」黃衣少女冷冷哼了一聲，道：「你給我進來，我有話問你。」

凌越緩步走入屋中，將玉華抱起，放入右邊的臥房。黃衣少女冷冷哼了聲，掉頭走入左邊的臥房。

凌越剛一走進房門，一股掌力湧到，凌越應變奇速，「大無極驚神指」法應手而出，腳下倏地一旋，身形微一側，左掌當前一立，將湧到身前的掌力分爲兩段，全都從身邊流過，同時他右手指法凌厲攻出，令對方不能再度進攻，他身形快捷無比地搶入屋中。

黃衣少女冷聲道：「身手不凡，却不學好！」

凌越急道：「姑娘且慢！你既邀我到房中來，必然有話要說，若是要動手的話，適才在院中就可以打起來了。」

黃衣少女聞言，掌勢一停，道：「我氣不過你，所以我才要與你動手。」

凌越道：「姑娘，在下對妳無禮之處全是爲了替妳療傷，不得不爲，否則……」

「住口！」黃衣少女寒着臉，叱道：「你不僅摘去我的面巾，偷看我的容顏，還……」說到這兒，語聲不由一止，又道：「分明你心懷歹意，現在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未完・三）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劍王傳奇



英俊劍王饒殺手　挑燈刀王戰堡主

雪如鵝毛，漫天飛舞。

長街冷寂，一片蕭索。

一個長途跋涉而來的陌生人，用古銅刀柄掀開了酒舖的簾幕，甫入店堂便嘶聲大叫：「老闆，給我酒！我要最烈的酒！」

回應他的卻是一把銀鈴似的嗓子：「客官，這裏只有老闆娘，老闆早就醉死了，這裏也沒有最烈的酒，只有最香最醇的女兒紅。」

這陌生人抬起頭，看着這個老闆娘。

老闆娘也看着他。

四道目光交投，似是在冰冷的酒舖店堂內燃起了熱烘烘的火。

這個遠道而來的人，大概三十二、三歲左右吧，他個子高大，但並不遲鈍，尤其是一雙靈活的眼神，充份顯示出他絕對不是一個呆子。

只要不是一個呆子，就一定懂得欣賞像南宮金麗那樣標緻的女人。

南宮金麗就是這店舖的老闆娘。

店舖內，只有她這麼一個女人，但卻有數之不盡的美酒佳餚。

「這位大爺高姓大名？」

「游四海。」

「賤妾南宮金麗，來自南方。」

「看妳似是大家閨秀，爲甚麼會流落到這荒涼小鎮？」

「賤妾命途崎嶇，天生命苦，此事不提也罷。」

「老闆娘既不願重提傷心往事，在下也不便勉强，此際即將夜幕低垂，咱們共醉於此，卻又何妨！」

「醉，賤妾是不怕的，就只怕我這個山村之婦，難登大雅之堂，伴君共飲。」

「嗯，這算是什麼話了，來，咱們今晚就喝個痛痛快快！」

游四海是一個江湖客，更是一個以殺人爲業的獨行殺手。

這一次，他北上邊疆，也正是爲了殺人而來。

幹他這一行買賣的，僱主買的是仇人的腦袋，而殺手賣的卻是自己的命！

不賣命，又怎能割掉別人的腦袋，去換取黃澄澄、白花花的金子銀子？

想不到在這裏，游四海遇上了一個絕色佳人——南宮金麗！

南宮金麗的衣衫很單薄。

她把酒菜一罎一罎一盤一盤的捧了出來。

那些酒果然是第一流的好酒。

那些菜也是熱騰騰，是很香滑、很可口的小菜。

「是淮陽菜！」游四海大爲讚嘆：「想不到老闆娘的廚藝竟然精妙到不可思議的境界。」

他一面讚嘆不已，一面牢牢地凝視着南宮金麗。

南宮金麗在陪他喝酒。

她的呼吸均勻而細長，游四海不禁問了一句：「老闆娘練過內功嗎？」

南宮金麗柔聲回答：「練過一點點，那是用來强身健體的。」

游四海笑了笑：「妳很好看，膚色很健康，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妳那麼好看的女子。」

南宮金麗垂下了臉，嫣然一笑：「游大爺取笑了。」

游四海連忙搖頭不迭，道：「不！我是說眞心話，我是個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生意人，決不會口是心非……」

游四海從來沒見過這樣迷人的女子。

南宮金麗笑了笑，道：「游大爺，賤妾酒力不勝，有點醉了，失儀之處，還望大爺包涵包涵。」

游四海忙道：「不，老闆娘若是眞的醉了，在下……在下告辭。」

「我醉了，你卻一走了之，這就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生意人本色嗎？」

「不，不，在下並不是這樣的人，但……但男女授受不親，要是在下還不離去，只怕……不怎麼方便……」

「要是我今晚不想再做生意，提早關門打烊，那又怎樣？」

「這……這當然是方便一點的……」

* * *

店舖提早關門打烊不再做生意。

游四海望着南宮金麗，忽然說道：「我是個寂寞的男人，妳明白嗎？」

南宮金麗輕輕依偎在他的胸前：「我也和你一樣，都是個很寂寞很寂寞的人，你的心意，我又怎會不明白？」

她是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游四海夢中的美人就是她這個樣子的，也許，她比起他夢裡的美人還更嬌媚可愛一些。

但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用力拍門。

* * *

南宮金麗無奈地打開了門。

在門外，站着了一個衣白如雪的劍客。

「這裏已經打烊了，這位客官……」

「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

「我要找的這個人，是個沒出息的殺手，他要去殺一個他絕對殺不了的人，這無異是自尋死路，所以，與其讓他前往送死，不如讓他死在我的劍下，最少，也可以讓我磨練磨練一下劍法！」這白衣人的語氣，聽來十分狂妄。

南宮金麗卻笑了起來：「你這個人很有趣。」

白衣人道：「但我的劍並不有趣。」

南宮金麗道：「你的劍，會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嗎？」

白衣人道：「會！而且現在就殺！」

他的說話才說到一半，南宮金麗的手已從髮髻裏抽出一撮細如牛毛的暗器，更在他把這句話說完之前，把這些暗器射向白衣人的臉龐、胸口等致命要害。

她這一手暗器功夫已足可列爲當世一流高手之列。

但她的暗器，卻全都給白衣人閃了開去。

南宮金麗臉色一變，正要回身變招出擊，白衣人的劍已抵在她的粉頰上。

「妳可以動，但只要再動一下，妳以後就再也動不了！」白衣人輕描淡寫地說道。

南宮金麗冷冷一笑：「好快的『變形流星劍』，你是『劍王』孫秋笙的什麼人？」

白衣人淡淡一笑：「我就是孫秋笙，但我從沒有認爲自己是什麼『劍王』！」

南宮金麗的臉色又變了。

她當然早就聽說過孫秋笙這一號人物，可是，她卻未曾料到名滿天下的「劍王」孫秋笙，竟然是一個如此年輕，如此俊俏的年輕人。

「爲什麼還不動手？」南宮金麗冷笑着：「你不是說過會殺女人的嗎？」

孫秋笙道：「要殺妳易如反掌，但妳實在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要是就這樣把妳幹掉，未免有點可惜。」

南宮金麗瞟了孫秋笙一眼：「你想怎樣？不妨直說！」

孫秋笙道：「我只想妳看清楚我的劍法，認識清楚我這個人，然後拋開一切，跟着我闖蕩江湖！」

南宮金麗道：「我若不依從，那又怎樣？」

孫秋笙道：「妳會的，因爲妳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出色的男人！」

在這段時間之內，游四海一直都在瞧着孫秋笙，也在聽孫秋笙的每一言每一語。

他實在再也無法忍受這個狂妄青年對自己的侮辱。

「決戰吧！」他厲聲大喝。

孫秋笙的回答卻是：「我們不可能有什麼『決戰』的情況存在。」

「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因爲你我的武功相差太遠，你向我動手，並不是『決戰』，而是送死！」

「放你娘的屁！」游四海大怒，揮刀疾劈孫秋笙。

他這一刀極快，極兇猛，也極準確！

他常用這種刀法把別人的腦袋砍成兩爿！

這一刀大有名堂，是失傳已久的「裂頭刀法」！

但他這一刀才劈出去，臉上已連續給孫秋笙打了五六記耳光！

這五六記耳光打得極是重手，竟把游四海打得險些昏倒過去。

雖然，最後他還是硬撐了下來，但第二刀無論如何已沒法子再劈出去！

因爲孫秋笙的劍尖，已抵在他的咽喉上。

「你這種刀法大概只可以在街頭賣武討兩個賞錢，要是靠它去刺殺柳浣天，和送死又有什麼分別？」孫秋笙嘆了口氣說道：「我實在不認爲你有可能在柳浣天的手底下使得上一招半式！」

游四海呆住了，臉色灰白得像個死人！

孫秋笙的話，並非危言聳聽！

柳浣天的武功有多厲害，游四海的確是懵然不知的。

他只知道僱自己去行刺柳浣天的人出價極高，對一個職業殺手來說，那是極大的誘惑。

偏偏游四海很需要一筆鉅大的財富，爲一個債台高築的老朋友解決財務問題，所以，他決定接下這樁買賣。

可是，他還未曾找到柳浣天，已在這裏敗得一敗塗地，而且，擊敗他的人，赫然正是名震天下的「劍王」孫秋笙！

游四海沒話說了，他索性閉着眼睛，等待孫秋笙的劍尖刺入他的咽喉。

但孫秋笙沒有殺他，只是冷冷地說出了兩個字：「快滾！」

游四海呆了！

他沒有死，但卻已再沒有信心去刺殺柳浣天。

經此一役，游四海在武林中除名，再也沒有人能找得到這一個職業殺手。

* * *

燭光柔和，南宮金麗的肌膚閃動着誘人的光澤。

她實在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

她每一個動作，看來都是那麼優美。

孫秋笙手裏有杯，杯中有酒。

酒芳香，美人更是活色生香。

他對南宮金麗說：「妳可以把自己變成一條母狗，但我不會隨時隨地和妳胡混！」

南宮金麗的眼神立刻變了，變得像是毒蛇一樣。

她的慾火，在轉瞬間化爲怒火！

她的眼神充滿怨毒！

因爲孫秋笙的話，就像一把鋒利的劍狠狠地插中了她的要害！

孫秋笙意猶未足，接着又補充了幾句：「妳若不怕冷，要把衣服脫掉，就請妳滾出門外去！」

他的話絕對不留半點情面餘地。

南宮金麗咬了咬牙，突然用力把大門打開，衝了出去。

外面風雪漸大。

她脫掉了身上所有衣服，然後站在雪地上，動也不動。

這女人果然很絕，而且絕得妙不可言！

但孫秋笙更絕。

他把大門關掉，然後吹熄了所有蠟燭，接着盤膝而坐，修練內功。

* * *

翌日，風雪已停。

酒舖的大門又再打開。

打開這大門的是南宮金麗。

她已穿上衣服，還披上了貂裘大衣。

她打開大門之後，把八個少女推入門內。

孫秋笙仍在裏面，他在喝茶。

他這杯茶還沒喝完，就已給八個少女包圍着。

孫秋笙笑了起來，對其中一個少女說：「妳已多久沒有親近過男人？」

這少女紅着臉，垂下頭回答：「我……我還是個處子。」

孫秋笙「啊」一聲，又問另一個少女，問的仍然是那一句話。

第二個少女的回答，竟然也和第一個少女的回答完全一樣。

最後，八個少女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她們全都是玉潔冰清的處子。

孫秋笙呆住。

南宮金麗這個女人果然很不簡單。

孫秋笙咬了咬牙，突然把其中一個少女抱入懷中。

少女的臉立刻紅得像是給火燙一樣。

孫秋笙問她：「妳這樣做可以得到什麼好處？那個女人給妳什麼報酬？」

少女回答：「金麗姐姐沒有給我們任何好處，但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很願意爲她做事。」

「做任何事？」

「嗯，是的，就算她要我們八個人一起跳河，我們也不會留下一人在岸上。」

「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因爲她是我們這條村鎮的再生父母。」少女由衷

地說：「若沒有金麗姐姐，我們這一條村鎮裏的村民早已給盜匪劫殺得片甲不留！」

孫秋笙恍然地點了點頭，然後輕輕把這少女推開：「妳回去吧！妳們全都回去！」

少女吃了一驚，急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不！我不能走！」

其餘的少女也齊聲說：「我們都不能走，我們是屬於孫大俠的。」

孫秋笙嘆了口氣，道：「妳們既然稱呼我是孫大俠，就應該明白眞正的大俠決不會乘人之危，趁火打劫。」

「但……我們是自願的。」

「難道孫大俠嫌棄我們長得太醜陋嗎？」

「孫大俠，我們眞的自願陪伴……」

「夠了，夠了！」孫秋笙揮着手，朗聲說道：「妳們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我很喜歡，每一個都喜歡……但我更喜歡妳們的金麗姐姐！」

「是眞的？」

「那太好啦……但金麗姐姐知道嗎？」

孫秋笙笑了笑，道：「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但卻也很糊塗，有許多事情，她是看不出來的！」

「那容易得很，我們去告訴她，提點她便是！」

好不容易，孫秋笙才把這八個少女送出門外。

不久，大門又再打開。

身披貂裘大衣的南宮金麗又回來了。

她什麼也沒有說，孫秋笙一個問題也沒有問。

他只是輕輕一掌把南宮金麗身上披着的貂裘大衣震碎。

南宮金麗把身上其餘的衣裳褪下，然後才說：「你若再把我赤條條地趕出去，我會臉紅的，因爲現在已經是白天。」

孫秋笙嘆道：「好！好一個淫婦！」

「你殺不殺淫婦？」

「不殺，若把淫婦殺掉，世間上還有什麼樂趣？」

孫秋笙終於英雄難過美人關。

南宮金麗令他知道，一個厲害的淫婦的手段到底是怎樣的。

＊　＊　＊

八十里外有一個游四海曾經準備前往的地方。

這裏有一座堡壘，堡主就是柳浣天！

「兵器王」柳浣天！

柳浣天名震北方，擅使一百零八種大大小小的兵器，由逾千斤的仙人擔以至細如牛毛的奪命金針，都能使得出神入化，罕逢敵手。

是以，在他四十歲那年已被武林中人稱爲「兵器王」！

正午時分，柳浣天正在練武廳中舞刀。

他的刀法亦剛亦柔，快如電閃，沉若奔雷，輕如柳絮，重比泰山。

他練刀既罷，便沐浴於「兵器池」。

「兵器池」遍佈兵器，重兵器、外門兵器以至神兵利器，觸目皆是。

不但池邊的兵器架上遍佈兵器，就連池底也佈滿各種各樣的兵器，池底甚至還有鐵蒺藜，要是一腳踩下去，可不好受得很。

「兵器王」不愧是「兵器王」，他曾大言炎炎：「無論是誰想刺殺柳某，根本不必帶兵器來，這『兵器堡』中，隨手拈來皆是殺人利器！」

柳浣天不但狂傲霸絕，而且好色。

他每次沐浴都有四個絕色美女相陪，正是：秀色可餐。

＊　＊　＊

柳浣天的堡壘，也有人稱爲「兵器堡」。

無論如何，柳浣天都可算是江湖上一號了不起的人物。

了不起的人物通常都有仇人，而且越是了不起的人物，仇人也就越多。

柳浣天當然有仇人，「挑燈刀王」傅崢嶸就是其中一個。

傅崢嶸的刀法獨特，在武林中罕逢敵手，他有「刀王」之譽，理所當然。

但是「挑燈」這兩個字的來源，卻又是怎樣的？

關於這一點，江湖中人就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說，傅崢嶸的乳名叫「挑燈」，因此被稱爲「挑燈刀王」。

也有人說，傅崢嶸的刀法之中，其中一招名曰「挑燈看月」，因此便稱爲「挑燈刀王」。

但也有人說，傅崢嶸年輕時風流成性，身邊有無數佳人可供選擇，但結果卻娶了一個河東獅回來做妻子，雖是「刀王」，卻給一個女人欺壓得連頭也抬不起來，此謂之「千挑萬挑，挑了一盞爛燈籠」。這就是「挑燈」這兩個字的來源。

但不管別人怎樣說，傅崢嶸對「挑燈」這兩個字從不解釋，也從不向任何人反駁。

他似乎只要「刀王」這兩個字就已很足夠了。

＊　＊　＊

這一天天氣很好，兵器堡外終於出現了一個極恐怖的人。

「挑燈刀王」傅崢嶸來了。

他身形高大，衣服殘舊，身上披着一件破舊的皮袍，但在皮袍下

斜斜掛在腰間的一把刀，卻是名震武林的「削命」。

「削命」的意思是一刀削命！

削的當然是敵人的性命！

沒有人能計算得清楚，每年給這把刀削掉的性命究竟有多少！

也許，根本就連傅崢嶸自己也算不出來。

例如在上個月，他單人匹馬直闖蕩雁峯九盜寨，那九個大盜頭領固然是全數被殺，其餘盜匪的死傷更是不計其數。

事後，有人在蕩雁峯上點算死屍數目，發現在這一天之內，死在「挑燈刀王」刀下的盜匪竟有一千二百零九人！

在一天之內，憑個人之力，一個人手持一把刀便把一千二百零九條性命取去，簡直是一件令人無法想像的慘事！

傅崢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也許不能算是「人」的「人」！

現在，這樣的一個「人」已來到了兵器堡外。

他要決戰柳浣天。

理由是柳浣天太好色。

但這當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甚至根本不能算是個理由，而眞正的理由卻是傅崢嶸很想殺一個不易殺的人，來証實他自己有極出色的殺人本領！

也許，這個眞正的理由也不是眞眞正正的理由。

最眞眞正正的理由是根本不必講理由！

他是爲決鬥而決鬥，爲殺人而殺人而已！

＊　＊　＊

堡門大開。

這堡壘氣象森嚴，而且名爲「兵器堡」，它令人產生一種肅殺的感覺。

堡門大開，若按照常理，大門兩旁必然會站立着一些雄赳赳的武士。

但現在並不如此。

站在大門兩旁的，並不是武士，而是兩列令人爲之目眩的美女！

每一個美女的容貌都是上上之選。

足以令人爲之瞪目結舌的美色，一個又一個呈現在傅崢嶸的眼前。

傅崢嶸卻只是冷笑。

他步履沉穩，手握刀柄，一步一步進入堡內。

他又冷冷地說了一句話：「誰敢走近我身邊兩尺，殺無赦！」

四個美女笑嘻嘻地圍了上來。

五尺，四尺，三尺。

在三尺之遙的距離外，四個美女停止了腳步。

其中一個說：「你就是名滿天下的『挑燈刀王』傅大俠嗎？看來眞的很帥！」

另一個笑着說：「天氣好冷，咱們身上衣衫太單薄，傅大俠可以把身上的皮袍借給我們取暖嗎？」

又有一個說：「喲！你這個男人，你的話眞嚇人，說什麼只要走近兩尺，便會大開殺戒，難道你的心腸是用鋼鐵鑄造出來的？」

最後一個說：「照奴看，他是金剛怒目菩薩心腸，我可不相信，他會向咱們這些弱質女流下毒手。」

這個美女的說話才說完，刀光已起！

那是傅崢嶸的刀！

一刀劈下，這個美女的腦袋立刻被劈開兩半！

其餘三個美女，顯然已給這一刀嚇得花容失色，急急向後倒退。

「她還沒有走近兩尺的範圍，你怎麼把她一刀殺了？」

「難道你是個不講信用的人？」

「她犯了什麼錯？」

傅崢嶸的回答卻是：「別再問我，殺她的不是我，這是『削命』的主意！」

「削命？削命在那裏？」美女尖叫。

傅崢嶸把刀一晃，刀鋒有如一泓秋水，雖已殺人於電光石火間，但刀鋒並不沾血。

這是好刀，絕世好刀！

它的名字，就叫「削命」！

傅崢嶸冷冷道：「妳們現在明白了沒有？」

美女們回答：「明白了。」

「既已明白，還不快滾？」傅崢嶸厲聲大喝。

「不必了！」一把柔和的聲音突然響起：「我的命令一向都是鐵一般的命令，沒有人能違背我的命令！」

這人的聲音雖然柔和，但整個人卻並不柔和。

這一個人看來就像是一塊堅硬的鋼鐵，又像是一團可怕的烈火。

他手裏雖然沒有兵器，但整個人的本身就是兵器。

因爲他就是兵器堡的主人柳浣天！

＊　＊　＊

當年柳浣天赤手空拳，但胸懷大志。

二十年前，他年僅弱冠，已有着過人的野心，狂傲的氣魄。

兵器堡本來絕對不屬於柳浣天這個人。

但柳浣天堅信四個字：人定勝天。只要肯去幹，敢去幹和確確切切地去幹，一定有志者事竟成！

當年和他在一起的朋友，全是酒肉朋友。

當這些酒肉朋友知道他有這種野心的時候，都譏諷他是個瘋子。

但不久，這些人就知道自己的眼光，實在是太差勁了。

柳浣天眞的幹了！他在三年之內，做了三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殺了兵器堡的「兵書老人」！

第二件事，是殺掉「兵書老人」所有弟子，所有親戚和一切的朋友！

第三件事，是殺了「兵書老人」唯一的妻子，「蝴蝶婆婆」于荷荻！

至於第四件事，就是他成爲兵器堡的主人，但他既然已做了前面的三件大事，那麼第四件事，早已被視爲順理成章，毋庸驚詫。

當柳浣天成爲兵器堡的主人之後，自然有不少强敵向他挑戰。

這些挑戰的人，各有目的，有些是爲了印證武功，有些是爲了要替親友報仇，有些是要殺了柳浣天，然後把兵器堡據爲己有。

甚至有些人，根本是自尋短見之輩，反正都是求死，不如向柳浣天挑戰，死也死得轟轟烈烈。

總而言之，這二十年以來，死在柳浣天手底下的武林高手以至武林庸手，不計其數！

只是，在最近兩三年，柳浣天已很少親自出手殺人，因爲沒有這個必要。

就算是有人想前來送死，也不能輕易地接近柳浣天。

然而，傅崢嶸是例外的一個。

因爲柳浣天相信，這個姓傅的刀客會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他相信傅崢嶸最終還是要敗在自己手下，但在這人伏誅之前可得大費一番工夫。

柳浣天認爲如此最好。

因爲殺人這件事對柳浣天來說，是一種無以上之的樂趣，尤其是殺一些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那種樂趣更是無可代替的。

傅崢嶸既已送上門來，又豈可輕易錯過！

* * *

傅崢嶸的刀，名爲「削命」。

「削命」當然是一把好刀，但能否砍得下柳浣天的項上首級？

柳浣天冷冷一笑：「出刀吧！別讓時間衝淡了你的鬥志和信心。」

傅崢嶸道：「我的刀已在手中，你的兵器呢？」

柳浣天道：「這是兵器堡，我又是兵器堡的主人，我要在這堡中殺人，還愁沒有兵器可用嗎？哈哈哈……」

傅崢嶸道：「好狂妄的柳浣天，可是今天你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柳浣天笑道：「我幾乎每天都在犯錯，但到了今天，我仍然活得比任何人都更愉快！」

傅崢嶸冷冷道：「笑吧！盡情地笑吧！你現在若不笑，等一會就再也沒法子可以笑得出來！」

柳浣天不再笑了。

他只是問：「傅老兄，你認爲我犯了什麼樣的錯誤，而且是那樣嚴重的？」

傅崢嶸道：「你畢生中最大的錯誤，就是明知道我今天會到這裏來把你一刀一刀的宰殺，但你仍然盼望會出現奇蹟，可以在傅某刀下僥倖不死！」

他一面說，一面把刀尖指向柳浣天的心臟。

柳浣天立刻用手一擋。

兩人的距離，最少還有三丈之遙，但這兩個人的每一個動作，卻似已到達了短兵相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兇險程度。

毫無疑問，這兩位武林大豪都是當世名重一時，聲威顯赫的一流高手。

高手決戰，倘若彼此功力並不懸殊，互相在伯仲之間，那麼，天時地利人和便成爲了勝負的重要關鍵。

若論天時和地利，柳浣天定必佔盡優勢。

他早已習慣了這寒苦之地的天氣，而這兵器堡更是他最熟悉不過的地方，他幾乎知道每一塊地面上有多少塊石磚。

但人和方面又如何？

單對單的決鬥，有「人和」這問題存在嗎？

當然有！

最簡單的，就是在柳浣天的背後有高手如雲，雖然這是單對單的決鬥，但只要柳浣天眞的屈居下風，又有誰能保証他麾下的戰將、武師、殺手，以至嘍囉不會蜂湧而上，先殺了傅崢嶸然後再作道理？

反觀傅崢嶸，此人勇則勇矣，但畢竟只是孤身犯險，形勢對他並不有利。

所以，這一戰看來雖然只是單對單的決鬥，但無論在天時、地利，以至人和方面，佔盡優勢的一方，必然是柳浣天，而決不會是個千里迢迢到此求戰的傅崢嶸。

但傅崢嶸是不是一個笨人？就算笨，是否笨到這一個地步？

他也是個老江湖，難道這些關鍵，他眞的一點也看不出來嗎？

刀已出鞘，强敵就在眼前，兵器堡中，殺氣騰騰，令人不寒而慄。

但並不是整個兵器堡都是殺氣滔天的。

最少，在小月軒中，就並不如此……

* * *

兵器堡大得像個迷宮，甚至像夢幻中的迷宮。

要是不懂得門路，很容易會被困在這迷宮之內。

偌大的一座堡壘，堡主又是一個狂傲霸絕的武林大豪，在這巍峨的房宇中，自有許多隱秘。

江湖上很少人知道，柳浣天有個女兒，而且是一個極之漂亮的女兒。

她叫杏媹。

這時候，她正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衣裳，瞳孔中閃動着美麗而溫柔的眼波。

她的腰纖細、柔軟，但胸脯已發育得很豐滿、很動人。

就連她自己沐浴後照着銅鏡自我欣賞的時候，都對自己的身段感到很滿意。

小月軒是整座兵器堡中，唯一完全沒有擺放着任何武器的地方。

她討厭暴力，討厭兵器，討厭任何足以殺傷人類的一切東西！

但她的父親偏偏就是殺人如麻，滿手血腥的兵器堡主人——柳浣天。

世間上許多事情都可以選擇，最少是有機會可以選擇，唯獨親人是命中註定的，做皇太子的不能把事實改變，做小乞丐的也不能把事實改變。

杏媹也不能。

當然，她沒有怨恨自己的父親，她只是無可奈何。

柳浣天雖然把一切最好的東西都給予杏媹，但她始終寂寞。

她身邊並不乏人，最少有六個侍婢、兩個老媽子，還有廚子、花王、奴隸，甚至是貓貓狗狗之類的寵物也養滿了一大屋子。

但她還是寂寞，甚至是越來越寂寞。

* * *

兵器堡中，有殺氣，也有香氣，還有酒氣。

殺氣來自傅崢嶸和柳浣天。

傅崢嶸已出刀！

刀光一閃，帶着不可思議的高速，直往柳浣天的頭頂劈了下去。

他這一刀是全力出手，還是牛刀小試，抑或只是虛晃的一刀？

柳浣天在這一刀之下居然笑了，笑得像隻修練了三千年的老狐狸。

他竟似是早已盼望着傅崢嶸會如此這般的一刀直劈下來。

刀光一閃，柳浣天已向上拔起，他一拔起就是丈八！

他手上的青筋突然凸了出來，原本赤手空拳的一雙手，竟已抓滿了兩大把暗器！

人在飛躍時，暗器也已出手！

「千梅迸放！」傅崢嶸大喝一聲：「你果然已練成了這種絕技！」

* * *

正當柳浣天使用「千梅迸放」這一手暗器絕技之際，杏媹正倚在一株梅花樹下看書。

她身上散發着芳香之氣。

連她手裏捧着細看的書也是香的。

但忽然間，她聞到了一種從未在小月軒嗅過的氣味。

那是酒氣，而且是極濃烈的酒氣。

她驚訝地環視四周，她知道，侍候自己的侍婢、老媽子、奴隸們，都很清楚自己的脾氣。

她不喝酒，也不喜歡別人喝酒，但是，對着她父親柳浣天，她是無可奈何的。

是誰膽敢在小月軒裏喝酒？

杏媹驚訝地環視四周，不見任何人。

她正要呼叫，原本四周無人的小月軒，忽然就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很好看的男人。

這人既年輕又俊俏，笑起來的時候好像什麼也不在乎，就算是天崩地裂，他也會無動於衷似的。

杏媹怔住了：「是你？」

這年輕人的手裏捧着一個鐵葫蘆，那些凛冽的酒氣當然就是由這個鐵葫蘆裡散發出來的。

杏媹認得他，而且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這個人。

他叫康超羣，是一個很出色的劍客。

在三個月前，他秘密挑戰柳浣天。

這一場決戰，很秘密很秘密，別說是外面的江湖人，就連兵器堡內，也沒有人知道曾經發生過這麼一場的決戰。

因爲柳浣天不想別人知道，康超羣也沒有對別人說出來，至於杏媹更不會向任何人提起。

爲什麼呢？

其中當然大有內情……

康超羣不但是個出色的劍客，也是一個著名的偷心賊。

他偷取女人的心，就像是戰場上的猛將摘取敵人首及一般，易如探囊取物。

杏媹早就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但這樣的人偏偏還是可以讓很多女人爲他傾情，爲他朝思暮想，甚至是爲他而死。

這就是康超羣這種人最不可思議的魅力。

* * *

杏媹的臥室，窗明几淨，佈置雅潔。她是個很愛乾淨的千金小姐。

但她的心是否也同樣很乾淨？

可是，怎樣才算是心裏乾淨？

她又不是一個尼姑，她只是一個凡人。

雖然，她是那麼漂亮。

她的容貌清麗可人，她連走路時的姿態都是說不出的曼妙，就像是舞姿迷人的下凡仙女。

她的鼻樑筆直而美麗。

她的眼睛永遠黑白分明，就算她沒有撒嬌，臉上的神情也足以令男人爲她憐惜。

她美艷如花，但誰會是惜花人？

康超羣是惜花人嗎？一個偸心賊也會懂得憐香惜玉？也會惜花？

這可難說得很了，只視乎每個人的看法怎樣吧。

* * *

床上有一個拳頭般大小的玉像。

那是羊脂白玉，價值不菲。

但這一個玉像，也可以算是兩個玉像。

那是一如二，二如一。

怎會這樣的？答案很簡單，因爲這一塊玉，是雕着兩個人的。

那是一男一女，赤裸裸抱着的一男一女。

雕工很精細，男的威猛有勁，女的艷態撩人。

任何人看見這雕像，都難免心跳加速，臉紅耳赤。

更何況是千金小姐杏嫦？

這是康超羣送給她的禮物。

「喜歡嗎？」康超羣低聲說道：「這是西域巧匠的傑作，有人出三千兩金子也買不到手。」

杏嫦一笑：「你又是怎樣把這東西弄上手的？」

康超羣淡淡道：「三千兩金子不行，用六千兩金子就不一樣了。」

杏嫦吃了一驚：「你瘋了麼？用六千兩金子去換這東西，值得嗎？」

康超羣道：「值得！怎會不值得？只要妳欣賞，只要妳喜歡，就算用六萬兩金子換它回來，也是物有所值！」

杏嫦眨了眨眼：「這六千兩金子，到底又是那一個羊牯的？」

康超羣道：「別人可以說他是個羊牯，但妳萬萬不能，因爲他若是個羊牯，那麼妳就是羊牯的女兒！」

杏嫦嚇了一跳：「你瘋了？竟然盜取我爹的黃金！」

康超羣道：「六千兩金子對他老人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妳用不着心痛吧！」

杏嫦嘿嘿一笑：「你這個沒良心的傢伙，我爹上次饒了你一命，你不但不感恩圖報，還要盜取他的黃金，實在太不講義氣！」

康超羣道：「妳錯了，上次柳堡主放過我並不是因爲看在我的份上，而是因爲妳這個千金小姐爲我求情，否則……」

「算了，別再說我爹的壞話！」

「令尊今天要跟傅崢嶸決戰，妳可知道嗎？」

「知道又怎樣？」

「妳不擔心嗎？傅崢嶸是一個很厲害的刀客，就算不是天下無敵，恐怕也已相差不遠。」

她柔軟的髮絲貼在他的臉上，當他對她不大規矩時，她推開了他：「不，現在是白晝……」

康超羣笑笑：「妳害羞嗎？難道妳不懷念我的『武功』？」

杏嫦咬了咬唇：「我的確是有點怕……要是將來有了身孕，怎辦？」

「若生男的，改個名字叫『君俠』，若生個女的，名字由妳來定！」

「荒唐！」杏嫦吸一口氣。

* * *

南宮金麗本是個風一般的女人。

說她像是風，並不是說她輕柔飄忽，而是剛勁凜冽。

因爲她並不是微風，而是大風、烈風、不可抵擋的狂飆！

但孫秋笙卻好像很有一套辦法，能夠把這個烈風狂飆般的女人收服得妥妥貼貼。

但這是否暫時性的？

這就得看以後的發展了。

孫秋笙似乎像個牛郎，南宮金麗卻並不是織女，而是一條給牛郎牽着鼻子，走在冰天雪地裏的母牛。

但她心甘情願給牽着鼻子走。

孫秋笙並不是個尋常的人，他並不過份霸道，但卻又偏偏有着恰到好處的霸氣。

他不但有霸氣，也有英氣。

他英氣勃勃，好像永遠都是神采飛揚，自信十足的樣子。

孫秋笙帶着南宮金麗來到了一座巨大城堡的門外，兩人一起仰視着這靜靜躺在冰天雪地裏的「巨獸」。

孫秋笙深邃的眼神閃動着奇特的光芒，忽然道：「這就是兵器堡，柳浣天的王國。」

南宮金麗道：「聽說傅崢嶸要找柳堡主決戰。」

孫秋笙點點頭，道：「不錯，而且決戰已開始。」

南宮金麗訝然地問：「你怎會知道決戰已開始？」

孫秋笙指着自己的耳朵：「聽出來的。」

南宮金麗又是一愕，孫秋笙接道：「傅崢嶸的刀名曰『削命』，此刻『削命』正在怒嘯，嘯聲震動得連堡壘大門都巍顫顫地，好像隨時都會塌下來的樣子……要是我連這樣

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可以休矣！」

南宮金麗又是一陣怔呆，但隨即咬了咬唇道：「我就偏偏聽不出這聲音來，是否可以休矣？」

孫秋笙冷冷道：「妳這人早就可以休矣，何須等到今時今日！」

南宮金麗的臉陡地一陣蒼白，眼神就像是一條剛給斷掉尾巴的青蛇。

但她努力在掩飾心中的憤怒，不旋踵間又微微一笑，道：「我們是不是繼續在這裏『聽刀』？」

孫秋笙搖了搖頭，道：「不！我們還有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

說完，他帶着南宮金麗繞過山坡，奔向兵器堡東南方半里外的一間客棧。

孫秋笙要了一間上好的客房，不由分說便把南宮金麗拖了進去。

南宮金麗大爲奇怪，眨眨眼問孫秋笙：「你怎麼了？」

孫秋笙道：「一切正常。」

南宮金麗眉頭一皺：「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孫秋笙道：「意思很簡單，我只是想妳脫掉身上每一件的衣服。」

南宮金麗更爲訝異：「你怎麼了？又想把我赤裸裸的趕出冰天雪地之外嗎？」

孫秋笙搖搖頭：「不，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南宮金麗冷冷一笑，道：「我明白了，以前你並不需要，所以把我當作一條母狗看待。」

孫秋笙這次點點頭，道：「聰明！」

南宮金麗的臉忽然呈現激憤之色：「我只不過是一條母狗，又怎配得起名震大江南北的孫大俠？」

孫秋笙道：「大俠也有禽獸嘴臉的時候，妳就把我當作一條野獸好了！」

南宮金麗咬了咬牙，但卻並不是生氣，而是有點賭氣地把身上的衣裳脫下。

她的裸體是令人怦然心動的。

她瞥着孫秋笙：「孫大俠，我的身體怎樣？」

孫秋笙由衷地讚美：「妳是難得一見的女人，足以令世間上任何男人陶醉。」

「但你看來還很清醒。」

「我這個人有點奇怪，」孫秋笙淡淡一笑：「當我碰見普普通通的女人，往往會糊裏糊塗，反而遇上美麗女人的時候，卻會越看越清醒。」

南宮金麗黛眉一皺：「那麼，你現在是不是已經清醒得快要落髮爲僧、戒色戒慾？」

「和尚嘛，我是一定做不來的，就算去做和尚，恐怕最少也得七八十歲以後才能考慮。」孫秋笙伸手撫摸着她的小腹，覺得又平又滑：「至於妳……妳固然很美麗，但越美麗的女人，也就越是危險……」

「你害怕什麼？」

孫秋笙忽然掏出六顆骰子，道：「權衡利害，不如不問蒼天問鬼神，用這幾顆小東西來算一算，是否應該和妳共赴巫山……」

南宮金麗一怔：「這算是什麼玩意？」

孫秋笙道：「這是我師父遺留下來的寶貝，百試百靈。」

南宮金麗奇怪地盯着他手裏的骰子，問：「怎樣算法？」

孫秋笙道：「我隨手把這六顆骰子一撒，且看看它的點數有多大。」

南宮金麗道：「是不是點數越大越好？」

孫秋笙笑了一笑，道：「果然聰明！這六顆骰子一撒下去，要是加起來只有六點，那便是小得不能再小！」

南宮金麗道：「反過來說，要是六顆骰子的點數加起來有三十六點，那便是大得不能再大！」

孫秋笙又笑了一笑，道：「又說對了！」

南宮金麗道：「那麼，你要擲出多少點數，才會和我幹……幹那件事？」

（未完・一）

上文提要：六龍寺的圍牆外十數丈遠有座九層高塔，泰感動、郝陰功、吳開心、白高興，還有葉神油在監視王小石等人的行動，如「雪人」偷襲溫柔，白衣公子偷襲梁阿牛、何小河，王小石抗擊方應看、胡媚，突然飛來了一塊磚頭，將「大四喜」打得痛楚非常，原來王小石除應付在場的人之外，還須對付窺伺的人……



朝天一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三姑俊俏有度　白乃學佛參禪

班師仍不以為然，故意損他一句：「你不是也說過甚麼：把明明是很複雜的事，簡化為追『名』逐『利』，未免太膚淺了嗎？現在又把兩個搭褳說成『責任』和『道義』，豈不也一樣着相？」

羅白乃道：「道就是如此，說了不增，不說不減，說盡不滅，不說也罷。」

班師見徒弟撐不下去了，也不為已甚，只說：「我說覺得狗屎就是狗屎，垃圾就是垃圾，搭褳也不過搭褳，那有甚麼曲折大道理！」

徒弟聽了，居然也沒爭辯，反而說，「你能這樣想，其實也悟了大道理。」

「三姑」纖瘦的身子卻執着沉重的禪杖，義無反顧的前行，去會合王小石，護送他們下東南。

他大概絕沒想到自己的背上的搭褳居然成了大道如天，為此師徒二人，爭辯不已。

一路上，八百里，佛法高深的三枯大師抑或是給羅白乃整治蠱弄得團團轉的三姑大師，都背着兩口搭褳，跑在前邊。

前面有山賊，卻聽他指揮。前邊有盜匪，也先讓他給打跑了。

前頭若有道上的人物，自會為他開路；前方若有官兵，遇上這位秀氣大師沉重的禪杖，可謂倒了八輩子的霉。

這位「大師」像認識了不少綠林好漢，而一路上不管黑的、白的、官的、民的，對大師都不是聞名已久欽儀効命，就是聞名喪膽掉頭就跑。

所以，有他在，羣俠的逃亡歷程，有了不少方便，少喫了許多苦。

這大師卻吃得起苦。

太陽烈照，他光着頭，連斗笠也不戴一頂。

大雨滂沱，他也拒絕撐傘——連方恨少好心為他遮上一遮，他也一拂袖撥走了雨傘，逕自走在雨中。

這一下，方恨少臉上掛不住，只好恨恨的說：「好啊，走在雨中，好不詩意！大師像位詩人，還多於像個和尚！」

總之，大師吃苦耐勞，或者說，他吃的是「草」，擠的是「奶」，耕的是「田」，捱的是「鞭」，就跟牛一樣。

大師從沒怨言。

人家睡覺他守夜。

別人吃飯他最遲。

他不以為忤。

他任勞任怨，這裏當然不是那兩個原來在「刑部」跟隨朱月明、後來改投了蔡京的惡棍的名字，這兒絕對是一個對他的讚美。

而且，大師還十分聽從王小石

的意思。

總而言之，他對王小石十分維護，言聽計從。

大家甚至有點懷疑三枯大師跟王小石到底是甚麼關係？

羅白乃有次趁王小石走了開去勸解仍鬱鬱寡歡的唐寶牛時，眞的問了大家這個問題。

於是眾說紛紜。

大家邀較老成持重的唐七味先估。

唐七味說：「是天衣居士生前安排下接應他愛徒的人吧？」

大家再要性情比較古板的梁阿牛來猜度。

梁阿牛道：「同門？」

然後到大家胡猜，那就離譜了。

「師徒？」這是班師的猜測。究竟誰師誰徒？況且兩人年齡相距不遠。

「兄弟！」這回是方恨少的看法。

那到底誰兄誰弟？

「舊部。」何小河認為。

理由很簡單：像王小石這樣的人材，不可能只到了京師後才叫紅，在他入京之前，一定也是個極出色的人物。因此，何小河認為王小石在江湖上一定有很多朋友，在武林中也一定會有很多他的舊部。

說不定，「三姑」就是其中一個。

現在輪到羅白乃說了。

他的推論比誰都荒謬。

簡直不可思議。

「女友。」

甚麼？

大概都不懂他的意思。

「他是他的女友，」羅白乃絕對異想天開，「或者，他們根本就是一對夫婦。」

何小河又好氣又好笑：「你是說：三枯大師是個女的！」

「那有甚麼不可以？」羅白乃仍振振有詞，嘴裏也唸唸有詞，「既然連郭東神都可以是個女的，三枯大師有甚麼不可以是女子？何況他又長得那麼俊。」

這倒是。

其實，三枯「大師」的年紀和樣貌，一點兒也不「大師」。

他不但不老，還清俊得不得了，臉上常流露出一種乏倦的情愁來，瞇迷着眼騷，一張清水浸着月光石卵的臉蛋兒，光着頭反而覺得他俊俏有度、美得發亮。

那是一種高貴的情態，還帶着香味佛意，不是一般美女能有，不是一般俊男可得。

所以羅白乃這樣一說，大家倒狐疑了起來，竟然有點懷疑三枯大師是否眞的女扮男裝了。

何小河笑斥道：「胡言妄語……難怪你跟他改了個同音法號作『三姑』……我倒沒看出來。他一來就是大師，我反而沒想到其他的。」

梁阿牛不解也不同意，「他是大師，大師怎會是個女的？」

羅白乃立即反詰：「是誰規定世間的大師就不許是女的？」

梁阿牛為之語塞。

方恨少笑說：「可惜他剃光了頭。」

「可惜甚麼？」羅白乃也反斥道：「世間漂亮的男女，要眞的是好看，就算剃光了頭，牛山濯濯，也照樣美得殺死人。」

方恨少馬上認可：「對，像我，就算擷下方巾，也美不可方物。有人說我改穿女裝，還勝紅粧呢！」

「嘔！」

那是何小河裝嘔的聲音。

「甚麼？」方恨少故作不懂，問：「何姑娘可有喜了？」

溫柔一跺腳，臉色遽變。

班師卻叱斥他徒弟：「小豆丁，你別亂來胡搞的，人家三枯可是得道高僧，你不是有那個……意思吧？你可別搗破了頭，壞了人家修行！」

羅白乃可不說這個，更不想聽他師父這個。他見溫柔不悅，以為獨漏了問她「高見」所致，便笑嘻嘻的找上了溫柔。

「你呢？對三枯有何高見？」

溫柔救過他，他既不能叫「恩公」，有時便叫她「恩婆」，溫柔向來也不以為忤，反而覺得好玩新奇。

可是，這時溫柔卻板起了臉，噘起了嘴兒說：「甚麼三姑六婆的，大師小徒的，有甚麼了不起！」

說着，又一頓足，轉頭就走了。

羅白乃不意溫柔這下翻面就翻了面，不由怔住，搔了搔頭皮，笑對大家說：「我的姑奶奶，又發脾氣了。」

心裏卻愛煞了溫柔惱怒的時候，兩邊粉腮像剛蒸好且發得玲瓏可人的小包子一樣，好像一口咬下去香甜入心肺似的。

溫柔擰身去了。

* * *

大家還在喁喁細語，趁王小石仍在勸解唐寶牛，三枯大師上了一蚊山找走馬賣解的那一幫人馬，要他們暗幫偷渡王小石這一班人的流亡，所以這干流亡男女才正好可以談論人前人後的種種是非，都一致認為三枯形迹可怪可詭，也可敬可佩。

例如：三枯背上的兩個搭褳，左邊那個，一旦解開，裏面有着令

人意想不到，各種各類、稀奇古怪之事物。

右邊那個，他卻從來沒開過。

也從來不肯放下來。

說三枯大師吃的是草，擠的是奶，耕的是田，睡的是棚，後三樣都對：三枯確是吃苦耐勞，不嫌不棄，他除了每天至少要沐浴三次之外（無論多荒僻之處，他還是能找到水源讓他沐浴），別的都是個苦行僧的款兒，但他依然素淨伶俐，香氣自放。

但他吃的絕不是草。

而是花。

他也不是吃花，而是沿路只要見着了花，就湊過鼻子，在那花蕊深深一吸氣，「索」地一聲，他好像就很滿足了。

飽了。

便整日不喫任何飯菜了。

每次羅白乃都很好奇，也湊過去看大師如何「索花即飽」。

三枯當然不喜歡有人旁觀。

所以往往羅白乃在身旁，他就不吸花了，走開了。

偏偏羅白乃好死纏爛打。

他還問出了口：「大師，吸花呀？」

大師只合什：「阿彌陀佛。」

羅白乃又直接了當的問：「大師，您是吸花香就飽了麼？」

三枯只唸：「善哉，善哉。」

羅白乃讚嘆的道：「大師太詩意了。大師在家時可是寫詩的吧？」

三枯淡淡地道：「花比詩美。一朵花就是一首詩。詩有造作，花不。一個人好，本身就是一首詩；好人是好詩。」

羅白乃似懂非懂，忽有點領悟的道：「那麼，大師太自私了。」

三枯大師倒沒料到羅白乃會忽然這樣說。

「吃花嗅花，有這麼大的好處，大師怎麼不介紹推薦大伙兒都吃些花兒呢？看來大師是多吸花兒精華才會出落得如此又白又嫩吧？」羅白乃理直氣壯（其實他就算理屈也一定氣壯——他的經驗是：不管理屈理直，總之，一定要氣壯了再說；氣壯，則理屈也可直；氣弱，則理直亦只能屈）：「這樣說來，一向路人譽為大公無私的大師豈不太自私了麼？」

三枯大師微笑，搖頭：「不是我不對，而是你們一定不從。」

羅白乃不解。

所以他要三枯大師作解。

「我吸的不是花，而是花的味兒，是花香。」三枯大師道：「我吃的不是花，而是花的粉兒。」

羅白乃奇道：「花香可以聞，這我知道，但花粉卻能吃麼？如何吃得？」

三枯道：「這是世間最純淨的事物。花粉是花蕊的粉末，是花之魂、香之魄，活命之源。你想，蜜蜂、螞蟻採了這些粉蜜以飼蜂后、蟻王，壽命特長，體壯精強，且能獨產下千萬蜂蟻子孫，可見其延壽強精、美容袪病之效。千多年前『神農本草經』已載：花粉為食物上品，久服可輕身、益氣延年。人見我寡吃，以為我苦，不知我享受，不知此方為人間聖藥。」

羅白乃嘖嘖讚嘆：「原來花粉那麼好，我今後也吃。」

三枯大師笑道：「這不易吃。你功力未足，分不開來雜質，吸了也收不了。何況，世人太貪饞、雜食，以致吃了甚麼好東西下肚，都給混雜了，吸收不了，如同白吃。」

羅白乃仍是熱衷：「我也可以戒食的呀。你告訴我有甚麼不可以吃的？」

三枯大師道：「你呀？不行。」

羅白乃愈發急了：「我為甚麼不行？我聰明，用心就行。」

三枯道：「你是聰明，悟性也高，要不，我也用不着跟你耗。但聰明人反而貪多務得，難成大器。先專心才能用心，人若花心已先散了心，心力也沒可着力了。」

羅白乃詫道：「那還要甚麼着力處？」

三枯問：「要你戒食葷，你成不成？」

羅白乃搔首道：「吃葷？那就是沒肉吃了？那多難過呀，光吃菜，嘴裏遲早淡出個鳥來！」

三枯笑道：「這就是了，你那頭吃肉，這頭吃花，那還不如雜七混八的胡吃一通好了：正如道釋儒齊修，茅山、密宗、煉丹齊習一樣，到頭來不但一事無成，一失準兒還會成了失心瘋哩。」

羅白乃聽了還不服氣：「大師，這我可不明白了，你也是禪學上有大啓悟的人，穿華衣和打補釘本就沒有甚麼分別，豪宅與茅寮也是一般棲身，吃肉的和吃素的，還不是一樣，大師又何必自苦？何須着相呢？要真的心頭有佛，又何必計較吃甚麼？吃山珍海錯，不見得就富；吃青菜白飯的，不見得便窮。」

三枯道：「這不是相，而是心。相由心生，心才是根本。唯心生意，念念無盡。這分別可大了。禪是自然，渾然一體，但該分的，還是要分的；該做的，還是要做的。否則人跟朽木，豈有分別？又如何成佛渡眾？有益眾生的便是佛，慈悲就成佛，佛豈是一無動靜的廢人？你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你想不想給人切成一塊一塊的、流血流淚的吃下肚裏去了？要是不願

意，又為何吃其他有血有肉的？你吃牠們，就是在枉造殺孽。牠們會痛，會怕，會求饒，求生，一旦想保住性命，就生懼畏，如此遭你殘殺的牛羊豬狗，都死得不甘，牠們的身子都是活着的，然而你為了喫牠們的肉便把牠殺了，牠的肉豈甘心為你所食？蝮蛇一緊張就分泌毒液，鰻魚一遇敵即以電殛，大多動物瀕死前都滲出毒素於全身，只是你不會察覺而已。吃多了，自然酒肉穿腸爛，身體自然會壞，元氣也不充沛了。禽獸也會反撲、報仇的；那叫報應循環，因果不昧。你也不想死，不想人為了你的財物、名權或皮毛、血肉而無端劫殺你，無故加害你，那你又為何逞口腹之欲，而奪取別種生命的活命機會呢？況且，青菜紅果，確要比大魚大肉有滋味，只是你吃不出葷的腐味來，也吃不出素的滋味。」

羅白乃仍不認同：「我們是練武之人，怎可以只吃蔬菜不吃肉，力從何來？不殺生，又何來肉吃？何況，不吃白不吃，你不吃，人家可是吃的，你少吃了，便給別人佔便宜？再說，其他鳥獸可也一樣殺生的呀！大魚吃小魚，老虎噬鹿，飛鷹搏兔，蟒蛇吞鷄，弱肉強食，自古皆然，也是自然律法，我又何獨故意去違反，跟自己口腹食慾過不去呢？」

三枯卻白了羅白乃一眼，反問了一句：「那你認為強的可以吃弱的，大的可以吃小的，那麼，蔡京、王黻、梁師成之類就活該任意宰割黎民百姓，天下第七、驚濤書生、神油爺爺等人可以吃定你了？」

羅白乃喃喃道：「這……也不可以這麼說的……」

饒是他機伶善辯，一時卻沒了對辭。

三枯又斜睨了他，似笑非笑的問他：「怎麼？蔡京相爺那些人權勢不大麼？方小侯爺等人武功不比你高麼？」

羅白乃鼻尖已微滲出汗珠：「他們……我是人，我會反抗的，怎能任由人欺。」

三枯笑了。他的皮膚又白又嫩，白得像剝了層皮的蔥心，不止是人最高貴秀氣的肌膚，甚至還帶了點仙味才能有的造化。

他笑起來的時候，忽然間，臉上就有了許多皺紋，皺得十足好看。

天下間沒有皺紋能皺得那般好看的了。

也許，這就是常年唸經修佛的好處吧？

羅白乃心底裏暗忖：三枯到底多大年紀了，怎麼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來。

「你會反抗，別的動物、禽獸、魚鳥就不會反抗嗎？萬物都是有生命的。你吃它一口，每一口裏都有着牠們的生命。你切下自身一塊肉看看吧：那兒盡是生命。你要活多久，祖先、父母、妻室，還有你自己費多少心，才有這一塊肉，你還捨得吃下肚裏去嗎？那是會痛的哦。」三枯要言不煩的說：「你不吃自己的，卻吃人家的，豈不自私、狠心嗎？」

羅白乃囁嚅道：「那……那我該怎麼辦？要我不吃肉，那……那太……」

三枯好言好語的說：「也沒要你一天就辦到。你塵緣未盡，佛性未固。今天戒了，明天又犯了。明天犯的，更變本加厲，所以不如不求速戒。一天戒一些，少作一些孽，日子有功，加起來就功德圓滿了。戒律不是制限，而是自發的，那才能從『戒』中入『定』，『定』中生『慧』，强求是沒用的。」

「對對對，」羅白乃猛想起一個對他有利的例子，就忙不迭的道：「我師父也是。他也嘗試過茹素吃齋，但吃了一陣，火氣卻更盛了。他也試過念經潛修，但連波般經還沒唸完七七四十九遍，他已煩燥不安，心神不定，且頭頭碰着黑，所以就索性不念不戒了。」

三枯反問：「那你唸經、齋戒，原來是為了要走好運，別有所求的了？」

羅白乃期期艾艾的道：「這……這也不是這樣說……不過，要是連基本的好處都沒有，這苦……受來作甚？」

「哦，是受苦嗎？叫你戒葷，讓你神清氣爽，益壽袪病，這是苦麼？教你唸經，讓你淨化心靈，救人渡己，那是苦嘛？」三枯似笑非笑，這時候的他最俏：「世人既多分不清苦樂，現在連受苦還是受惠都不清楚了。大家都爭名逐利，貪圖私欲，到頭來，文明喪盡，只掙得個無明。」

羅白乃怔了一會，喃喃地道：「大師，你讓我想起一個人，一段話。」

三枯這回倒恍然問：「甚麼人？甚麼話？」

羅白乃睨視三枯，道：「王小石。」

三枯大師忽然飛紅了臉，別過了頭，望向別處，他原先的淡定閑靜也一下子消失於無形。

羅白乃仍直瞟三枯，道：「只不過他不是用『無明』二字，而是用一個字。」

三枯溫聲問：「甚麼字？」

羅白乃道：「那是唐七哥名字的末一字。」

三枯恍然道：「昧？」

羅白乃道：「便是這個字。」

三枯大師饒有奇趣的問：「他卻是因何提出這個昧字來？」

羅白乃道：「大致也跟你這樣。我作了些事，多問了兩句，他就說了這個。」

三枯黯然笑了笑，道：「你又犯甚麼事，才讓他說你了？」

羅白乃道：「我在殺蟻。」

三枯奇道：「殺蟻？」

羅白乃道：「對。我們逃到貓村那一帶，找不到宿頭，只好往地上睡。偏那兒蒼蠅多，蚊子又多，連螞蟻也來湊熱鬧，我給叮了幾口，一時火起，便殺了幾隻……」

三枯道：「阿彌陀佛，虫鼠蟻蠅，都是有生命的，牠們又沒咬死你，你又何苦弄死牠們？」

羅白乃道：「他也是這樣說，可是我不同意。那是無用的、有害的東西，殺了也就殺了，我又不是殺了有用的、好的東西。」

三枯問：「他怎麼說？」

「他說：世上沒有無用的東西。糞便可以成肥料，使蔬菜水果肥大多汁，餵得人胖胖壯壯。朽木枯草，小可塡坑，中可飼畜，大可蓋房，無一物無用。就算蒼蠅、蚊子、螞蟻，全都有牠們的用途，沒有了牠們，鳥、蛙、蛇都吃甚麼？然而，鳥的羽毛可爲我們披衣，有的蛙和蛇，從唾液、脂肪到皮、膽，都是上佳的藥材，可治療暗患惡疾。世間沒有沒有用的東西。如是，難道一個人殘廢了就該殺了嗎？他自有他的用處。然後王小石就嘆了一聲，說：『人只以爲自己有用，其實是給蒙昧了，失去眞正的智慧了。』」

三枯大師莞爾道：「難怪。」

羅白乃反問：「難怪甚麼？」

三枯大師道：「難怪王小石不肯當官，他是不能當。難怪王小石還是不能長久當『金風細雨樓』樓主，他終究是當不了。他就是佛性大。」

羅白乃倒不大注意三枯這番說話，仍得意的轉述他和王小石的辯駁：「我卻不同意他的話，反問他：『你這也不可以殺，那也不可以殺，那你就等別人來殺你呀？』」

三枯問：「他怎麼回答？」

羅白乃道：「他說：『那不然。別人殺我，我也會還手。如果殺一人能救蒼生，死一人能活天下，我就當殺人者也無妨。』我見這難不倒他，就想別的問題來考倒他。」

三枯倒聽出了興味：「你怎麼考倒他？」

羅白乃哈哈笑道：「我跟他說，他要是眞夠佛心，大慈大悲，爲何還是常有吃肉？不乾脆出家當和尚去了？」

三枯就問：「他怎麼……」

羅白乃也不待問完，已說：「他就跟我這樣說：小羅，我們這個時候，應該少幾個出世的和尚，多幾個入世的俠士，那就可以多幫幾個人、多救幾條命了。我不是佛心高，而是俠心不滅，你可別誤會了。我吃肉，但不殺生。已經殺了劏了的，我吃了也不諱忌。但爲我活殺的，我一概不吃，我是習武決戰的人，要有力氣，不能完全把骨肉全戒掉。大師，這番話可跟你有點那個，那個不一樣呢！」

三枯似嚼嘴沉思，好半晌才說：「我也弄歪了：看來，他確只是俠心高，而不是佛性大。不過，這樣說了，俠心佛心，都是很近的東西。他說他是練武打殺的人，非吃魚肉不可，那卻是荒唐話：大象夠壯夠大，卻只吃枯草、水果。牛的力氣遠勝於凡人，但只喫草。猴子夠靈活了吧？吃的也只是果仁而已。」

羅白乃眨着一雙靈醒的大眼睛，仍是問道：「可是吃齋茹菜又怎樣？這世上都沒報應的。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是我最常見的是惡人得勢，就算死了，也壽終正寢，極盡哀榮。反而是善人好人，沒好下場，且多喪於惡人手裏。又有補語說甚麼：若然不報，時辰未到。可是他們一直得勢當權，享盡富貴榮華，到死的那一天仍不報，我怎知道世上有沒有報？就算他們下地獄、受折磨，我又沒見過，怎知道！這當眞成了：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沒屍骸了！如果你有報應，行善作甚麼？行善和行惡有甚麼分別？如有，那就是善行者自討苦吃，惡行者快意平生。」

三枯聽了這一番話，蹙着秀眉，顯得很有些沉重和感慨：「你這些話，有沒有問過王小石？」

「有！」羅白乃坦然道：「所以他又第二次跟我說了那個字。」

三枯一怔，然後隨即想起，「『昧』？」

「對。就是這個字。」羅白乃興緻勃勃的說：「他說：『報應不爽，因果不昧。』這八個字。」

三枯憷然道：「好個報應不爽，因果不昧——王小石可有跟你解說這兩句話的眞義？」

羅白乃懵懵地道：「沒有。他只是嘆了一聲，說：世上就算未必眞有報應，但世事總有因果，不可輕忽。」

三枯道：「那你明白他的意思沒有？」

羅白乃道：「有些明白，也有些不明白。」

三枯道：「你明白的是那些？不明白的是那些？姑且說來聽聽。」

羅白乃道：「他的意思大概是說：報應未必是我們凡人可以眼見的，但不可因此而不作好事，多做惡事。」

三枯說：「這還不足。既然有因果，便是有報應。有的人成天修橋鋪路，布施行善，但不幸夭亡，遭逢意外，那只是我們凡人可見的一面。我們不知道他前生作了甚麼孽，後世修成甚麼功德，就算不信輪廻，我們也不知他是否這頭做好事幫人，那頭劏鷄殺鴨，在有意與無意之間，間接或直接的塗炭過生靈。就像你師父，他一修佛，就遇浩劫，便生畏懼，馬上不修了，這就壞事了。其實，一個人佛緣深，魔障也特別多。佛與魔，本就是一綫之隔而已。這種人一修佛道，心魔反噬，掙扎蒙昧，所以把未來的孽劫先行應驗了。通常眞佛渡人，自己也得代爲應劫，不惜身入地獄，遍身血汚，飽受魔侵，歷盡浩劫，更何況是凡人？所以你師父一修就遇禍，那是應劫，能應始能渡，是好事，修對了頭，渡了小則平安，大可成佛，且可見出他是佛性未泯。可惜，他一遇劫便怕了，放棄了，這就前功盡棄了，往後只怕仍得要遭劫。就像人害了病，醫生予他下藥，他服了又吐又瀉一樣，那就是治對病灶的兆頭，可惜病人反而怕了，爲了不吐不瀉，就不服藥了，那麼，這病怎麼好得？怎去治理？」

三枯嘆了一口氣又道：「人對報應的看法，十分短淺，以爲眼見該報的不報，該應的沒應，那就不肯修這功德了。誰知報應雖未人人立見，但因果循環，總是及時，所以說，人本是佛，只是人自己要脫離佛性；魔壞不了人，只有人壞得了自己。」

羅白乃聽三枯說理，很覺舒服，但舒服得來又倦倦欲睡，他望着三枯那吹彈得破的臉靨，這回便說：「我可不明白一事。」

三枯流麗的笑了笑，說：「世上沒明明白白的事，只有明明白白的心。不明白，用心問，就算還不明白，也會分明些的。」

羅白乃這回誠懇的道：「我不是像方恨少這般飽讀詩書，也不似王小石那般名動江湖，更不如唐七味有家勢實力……你卻爲甚麼常有意無意間提點我？」

三枯哈哈笑道：「我提點你？你不是也常提點我嗎？」

羅白乃這下愧恧地道：「那有的事……大師說笑了。」

三枯正色道：「因爲你是平常人，所以我才跟你多說幾句。」

羅白乃迷惑的道：「平常人？」

「不是平常心就是道，便是佛麼？」三枯道：「當然，你是個悟性很高的平常人。」

羅白乃憮然又覆了一句：「平常心？」

三枯看他懞懞的，便又提省了一句：「其實，自然就是眞，眞就是佛。眞是佛，美是佛，善也是佛。八萬四千法門，無不是佛。只要能悟道，就是法門。你可以劍中悟道，書中悟道，平常心中悟道。你那次在六龍寺說我指垃圾、狗屎，都有用意，那後來成了我背上的搭褳，那也算是一種大智慧了，也就直指人心的說法了。」

「哦？」羅白乃受了鼓舞，這回倒雀躍起來了，悻然道：「那我既已悟了道，豈不也可算是得道高僧了？」

「嘿。」

三枯大師又慪然起來了。

「怎麼？」羅白乃又搔頭皮：「我又說錯了？」

三枯愬然道：「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那還得修行，不是三兩句機鋒，幾句俏皮話，那就成佛升天的事。」

羅白乃這回恪敏的問：「那我要怎麼個修法，才能像您那麼德高望重？」

三枯一聽，便知道這少年人又犯上心燥意急的毛病了。正如一般衆生唸經修佛一樣，爲的是功德、改運、善報，乃至富貴、功名、權勢，如果只爲了這些，不如不必花時間拜佛誦經，多去做事行善便是了。所以他憮然道：「我沒有德望，只有兩口搭褳。」

羅白乃呆了一呆，說：「背了兩口搭褳，就可以成佛悟道麼？」

「不是，」三枯答：「有兩口搭褳，只是兩口搭褳。」

羅白乃伸手道：「那你給我一個。」

三枯揮手道：「你自己也有，我的怎能給你。」

他緊接又道：「每人自己都有。入得忉利天，誰無包袱搭褳！」

羅白乃大惑不解：「甚麼是忉利天？」

三枯道：「那就是三十三天。爲欲界諸天之一，或稱兜率天。」

羅白乃彷彿慴伏了一下子，隨即又執意的問：「但你還是沒指點我，我怎麼才能成爲你？」

三枯道：「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你怎麼能成爲我？」

羅白乃道：「你苦渡我，你不就是我了嗎？」

「要人渡不是渡，自渡方爲渡。」三枯已有點興味索然，只唸了一句：「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羅白乃一愣，問：「甚麼闍黎？」

「闍黎是阿闍黎的簡稱，就是僧侶的意思。」三枯惓然道：「面對吧，它在你對面，中間沒有捷徑。」

說完了這句，他就垂目合什，表示不再多說了。

羅白乃不得要領，越不甘心，不久又藉故挨近三枯大師搭訕，不過，三枯多不回答，有回應也只一句數字了事：

譬如羅白乃問他：「你再指引我條明路吧！」

三枯不言語。

羅白乃問急了，他就用手一指，指的是他腳下的路。

羅白乃沉思片刻，又問：「我當下該走甚麼路？」

三枯指了指嘴巴。

羅白乃當然不解，待又再問，三枯就說：「貪多嚼不爛。」

羅白乃說不過三枯，便又逗開個新話題：「你原號三枯，我叫你三姑，你惱不惱？若惱，我改稱你三枯大師如何？」

他以爲大師一定會着緊、會喜歡、會回應。

大師只說了一句：

「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大師說：「既然狗屎、垃圾都是禪，三枯和三姑都一樣是大師。」

這是近日三枯大師對羅白乃說的最長的一句話了。

也許他覺得羅白乃太急攻求進、貪多務得，他就三緘其口，不教了。

就算羅白乃苦候在三枯大師身側三個時辰，三枯走路時就走路，打坐時便打坐，吃花時只吃花，就是不去理睬他。

羅白乃沒法。

就連這次，這時，忽聽溫柔跳了出來，大呼小叫：「何姊，何姊，我來了，我來了呀……」

羅白乃莫名其妙。

溫柔仍在歡呼叫道：「何姊，你在那裏……我可來了，我那個可來了！」

羅白乃直着嗓子嚷了一句：「恩婆，你來了就來了，叫老天爺做甚？」

溫柔白了他一眼，啐道：「賊殺的，關你娘屁事！」

羅白乃怔了怔，伸了伸舌頭：「嘩，好粗俗！」

只見何小河一長身掠了過來，執着溫柔雙手，歡忭的問：「是眞的？」

「眞的。」

「來了？」

「來了。」

兩人都點了點頭，無限喜歡、開懷的樣子。

羅白乃旁觀在眼，更爲不解。

他只好去問大師：「來了就來了，她們兩個瘋婆子在高興甚麼呀？這總不會也是禪吧？」

三枯不答。

羅白乃再問，也不答。

問了也是白問。

只不過，三枯光滑細緻的臉上，現出了一絲難以覺察的笑紋。

那是笑意多於笑容。

笑容只是表情。

笑意在心。

＊　＊　＊

說也奇怪，羅白乃本來靈靈省省的，而今卻有些兒渾渾噩噩的纏着三枯大師學佛修禪，這會兒倒是比較少去痴纏溫柔了。

近日說過「來了」的溫柔，可鬆多了，羅白乃少去騷擾她，她可是對王小石生起了莫大的興趣。

她開始對王小石好奇。

因爲王小石這個人，很奇怪。

他在對敵之際，鎭定從容；佈陣行軍，更一絲不苟。這一路上向東南蜿蜒迴進，他可燭照在心，令追踪者和截殺者把握無定，但他自己卻指揮若定，過關斬將，手揮目運氣定神閒。

不過，在有些事情上，王小石又直如小孩一樣：梁阿牛爲了充饑，要打殺鳥雀，他就跳着腳跟這「太平門」的高手臉紅耳赤的爭吵了一場。

他一路挖石頭，凡是奇趣、特別（這倒不分美醜）的石頭，他都撿起來，小的往行囊、衣襟裏揣，大的重的，他就將之移開，小心疊放，生怕給人胡亂踐踏、破壞似的。

他可不只是待石頭，而是對任何動物、生物，都十分愛護。有一次，他還爲一隻受了傷的蜥蜴裹傷，就擱了些時候，這幾乎遇了伏襲。

他連對植物，也一視同仁。

他禁止——至少是不喜歡——大夥胡亂砍伐木林、野草，若要生火，他也只撿些枯草朽枝，別人不解嘲之，他還是說那一句：「世上無一物是無用的，任何人都不該爲不必要的理由去篡奪其他事物的生機。」

有一夜，大家圍着火聊天，不知怎的，大家都罰王小石答他們至少一個問題。唐七味和方恨少見他不肯獵殺鳥獸以進食，就各出一難題折他：

方恨少道：「你不打殺動物，卻有時還是照吃肉不誤，那豈不是乃假他人之手殺之，你只坐享其成？」

（未完・廿四）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將軍羽化登仙　巧匠回鄉被傷

「生命如果要開出燦爛的花朵，就需要權勢的灌溉；

生命如果要結出豐碩的果實，不但要權勢，更需要金錢！」

這兩句話不是出自一般人之口，在官場中打滾的人才會領悟到這兩句話的意義。

只不過說這話的人只有一個，那個人名叫忽必顯，元世祖的七世孫，征南大將軍七狠主忽必顯說的。

忽必顯是個有權勢的人，他善於弄權。

有權勢的人如果再善於結交江湖人物，這人就能一手遮天，而忽必顯在江湖中人的心目中卻是個可怕的人物，「八手遮天」的外號便是江湖人私底下對忽必顯的稱呼。

時元順帝二十五年夏末，西元一三五八年。

艷陽高照，太行王屋西麓七十里處老爺嶺正面的荒林前面，二十四名鐵騎護衞着身穿金色罩袍的灰髮老者，只見老者身邊站着七位江湖人物。

老者指着對面半山的開山工人，對那七人道：「本王自知陽壽將盡，不得不爲未來打算。」

他話音甫落，身側一人抱拳忙道：「七王爺千秋正盛，何出此言？」

那老者正是忽必顯，他撫髯一笑，道：「日出日落，花開花謝，生老病死，本王看得極開。」

他回頭看看左右七個江湖梟雄，笑笑道：「你們七位與本王交往有年，今天帶七位前來，那是把七位當成本王的心腹好友，才會坦然相告！」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道：「本王已得了絕症，將不久於人世，本王深知人在權在的道理，不得不爲身後之事預做打算……」

那位稱頌忽必顯的西陵堡主「追魂手」萬子才立刻躬身施禮，道：「王爺，天下名醫多的是，萬子才願爲王爺奔走巴山，把壽天仁請來，爲王爺醫就絕症。」

忽必顯搖搖頭，道：「壽天仁是第一個進入王府的醫師，如今他也力盡智枯，黯然無計可施。」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楞了。

壽天仁乃有再世華佗之稱，他無法醫治的病人，這個人大概死定了！

忽必顯似乎眞的看破人生了。

他淡淡的對七人道：「走，我帶各位走去本王未來的安息之地，觀看『西域巧匠』和本初爲本王設計的陵園墓地。」

他首先往對面山坡走去。

七位在江湖雄霸一方的人物便緊緊的跟着忽必顯走過一道斜坡，轉往半山腰上。

只見半山腰處已豎立起八尊石像，分別立在一個石窟洞口兩邊，有一塊巨大的墓誌銘也放在一邊，那半圓形的場子，足有十丈方圓，上面約百名工人正在挖洞窟，忽必顯站在洞窟口處，有個大漢迎上來。

「王爺，內部正在加修，王爺的寢殿已建好了。」

忽必顯一笑，道：「帶路！」

那人立刻首先往石窟內走進去。

忽必顯對二十四鐵騎吩咐之後，便領着七個江湖霸主往石窟中走進去了。

* * *

那眞是一項偉大的構思，神奇的建築，從外表看，只不過是一座巨型墓塚，但走進裏面，只見雕樑彩繪的石壁上，七彩繪製樣樣精妙，二十餘丈深的甬道邊有長明燈，深入裏面又是一個圓型大窟廳，廳中央是一個石雕三尺高台子，上面放着一口空玉棺。

七王忽必顯立刻走上石台，他仔細地撫摸着那口玉棺，笑呵呵的道：「能先看到本王的長眠之地，也算不枉此生了，哈哈……」

大廳四週八盞長明燈，每一盞燈的下方，均雕着一尊美女玉像，那種半裸又帶笑，翩翩欲舞的樣子，果然栩栩如生，是偉大的傑作。

從廳右方一條稍窄的通道上，這時候奔出一個軍裝大漢。

這人一見忽必顯，便立刻走上前去請安。

忽必顯道：「做得如何？」

那人看看另外七人，他猶豫。

忽必顯道：「此七位均是本王的知己好友，你別多顧忌，但說無妨。」

那人這才指着小通道，道：「稟王爺，王爺的藏寶室已另加整修，大約不出半個月便大功告成了。」

忽必顯愉快的一笑，道：「好，本王征戰到過波斯，四十年出生入死，雖不能把權位帶入這裏，本王的寶物卻不能失掉，件件價值連城的寶物中，本王醉心的便是那件『萬寶星醉』，不但表面鑲着萬顆寶石，裏面更寫着武林至高武學秘笈『大羅心法』，唉！」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又道：「眞可惜，本王也是肉眼凡胎，看不懂那武學秘笈的精華。」

他說得感傷，但卻顯得平淡已極。

七個梟霸已變了臉色，各人心中一片激動！

* * *

天下沒有不愛權的人，如果無法一統天下，那麼，何妨稱霸一方！

七個武林霸主便是統領一方的人物，七王爺忽必顯當然明白這些人的野心。

當元朝穩定中原之後，遠逃南疆的宋臣漸漸消沉而終至淪亡，餘下的便是些江湖人物。

忽必顯結交這些江湖中人，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把這些野心勃勃的梟霸們拉攏在身邊，與虎狠爲伍而知虎狠習性，方能掌握住虎狠不噬人。

* * *

忽必顯的行轅就在太行山中，寶帳中他與這七個人物幾乎是平起平坐，當成自家的好兄弟般款待。

忽必顯定要留下七人陪他半個月。

半個月的日子並不長，但忽必顯卻是單日大晏，雙日小晏的招待得無微不至，軍中歌妓更是曲盡奉獻，極盡熱情的令七人歡愉。

忽必顯這日在席間笑對七人道：「本王知道各位平日繁忙，但本王要各位參觀我的藏寶室，那可是人生難得一見的機會，一旦封塚，各位想見也難了。」

他側臉笑看七人。

七個人忙稱謝不已。

現在，也該提一提這七個人的來歷了。

從忽必顯的右手邊依次看。

長安關洛鏢局總鏢頭「鐵膽飛刀」袁天行。

三江萬船幫總瓢把子「白衣仙子」江彩雲。

西陵堡堡主「追魂手」萬子才。

五台山「小腳和尚」果然大師。

「中原俠盜」來如風。

花子幫八袋掌門「俏佳人」席美姬。

大殺手「十方瘟神」「血刄」成青。

忽必顯的話令這七位霸主動了心，因爲這七位江湖頂尖人物早就知道七王爺忽必顯一生最愛收集天下珍寶，七王府內藏寶室除了警衞森嚴之外，更是機關重重，很難接近，如今忽必顯自知陽壽大限將至，當然會把一生搜得的珍寶帶入他的墓內，這正是權雖喪失，寶卻永在！

* * *

行轅帳內，衆人酒足飯飽，有個巨漢走到忽必顯身側稟道：「王爺，馬匹已備妥，可以上路了。」

哈哈一聲大笑，忽必顯按桌而起，道：「我親愛的好朋友們，咱們可以去了。」

袁天行等七人便立刻站起身來。

七人分成兩邊站，奉送忽必顯當先走出大帳，果見那二十四名衞士已端坐在馬背上，另有九騎馬正

併排在衞士們前面。

忽必顯愉快的跨上馬鞍，隨之對「白衣仙子」江彩雲笑笑，道：「江女俠，妳在萬船幫中有年了吧？」

三江萬船幫幫主「白衣仙子」江彩雲立刻應道：「回稟七王爺，自從五年前家父江上燕去世之後，彩雲便接掌幫主之位了。」

忽必顯道：「江上燕的輕功獨步武林，他的死令本王好一陣子難過。」

江彩雲不由一聲唏噓！

忽必顯已拍馬往前馳去。

就在忽必顯剛走不久，只見另一帳中匆忙的奔出一個半百老者。

這老者的手捧着藥碗大聲喊叫：「王爺的藥。」

他呼叫的聲音高吭，便也引來忽必顯的回應：「壽天仁，本王今天不想吃藥了。」

原來，這老者竟是「巴山名醫」壽天仁，立刻引起袁天行七人轉頭看。

袁天行對「中原俠盜」來如風暗中點頭。

來如風卻不爲所動的笑笑。

「十方瘟神」大殺手成青卻重重的看了壽天仁一眼，立刻拍馬追趕上去。

那「巴山名醫」壽天仁捧着藥碗嘿嘿笑了。

* * *

就在那十丈方圓的小空地上，只見二十四鐵衞分守在半圓型的山坡邊，兩個漢子已自墓道中迎接出來。

「王爺，請容屬下引道。」

七王爺忽必顯卻對身後的袁天行七人伸手讓，道：「各位，咱們進去瞧瞧。」

一行人轉入一條鋪砌着大理石的山洞，左轉右彎有至少七條彎道，忽見前面一亮，那石道繞着一個大圓型的石廳，旋轉在半壁中央三丈高處，由此看向圓廳中央，咦，只見中央廳上以白玉雕成的一個玉棺，那玉棺是躺人的，但玉棺下方乃是放置寶物的地穴。

玉棺移動，已見下方放滿了寶物，只不過寶物尚未放妥，上方覆蓋着一件令人嘆爲觀止的寶衣，那寶衣閃耀着宛如銀河星海般的光芒，粒粒星鑽似落花生般大小，張開來蓋在最上層。

上面的七王爺指着石廳中央的玉棺開懷地哈哈笑了。

七個江湖梟雄也瞪大了眼，張口卻未結舌。

張口爲何未結舌？

因爲其中有三人把舌頭用力的在舐着嘴唇。

那正是一副貪婪模樣，就如同野狠準備撲食一隻被牠盯上了的小綿羊般！

笑着，忽必顯對七人道：「你們都是本王在民間認識的好漢，所以本王才把你們帶來此地觀看這件無價之寶『萬寶星醉』，人的一生很難有一次可以遇上這種寶物，你們說是也不是？」

西陵堡堡主萬子才道：「蒙七王爺厚愛，令我等大開眼界。」

「中原俠盜」來如風，道：「寶物也要有福之人消受，來如風無福享有，但能一觀已滿足了，哈……」

「哈……」忽必顯也笑了。

花子幫八袋掌門「俏佳人」席美姬道：「眞是絕世不二之寶令人心熱眼紅，若非這是王爺之物，席美姬必不放過這絕佳的機會。」

「十方瘟神」大殺手成青立刻冷冷的沉聲道：「誰敢覬覦七王爺之物，那得問問我成青手上的刀。」

席美姬笑道：「喲，姓成的，咱們這兒沒人打七王爺寶物的主意，你省省勁吧！」

「鐵膽飛刀」袁天行道：「是呀！咱們都是七王爺垂愛的人，士爲知己者死，咱們只有以武力捍衞王爺的寶物，可沒半點盜取之意，否則，那還稱得上甚麼俠義之士？」

「白衣仙子」江彩雲直點頭，道：「不錯，我萬船幫全憑七王爺一句話，上刀山下油鍋咱們全幹啦！對七王爺的寶物，咱們又怎會把主意打在王爺身上？」

半天不開口的「小腳和尚」撚着下巴的鬍子，呵呵一聲笑，道：「我和尚早已四大皆空，更不會動王爺的甚麼寶物了，哈……」

「小腳和尚」果然大師雖說這番話，但他那雙充滿迷醉的眼睛，卻仍然一眨不眨的盯着石廳中央那玉棺下面的寶物。

大家和玉棺相距不過五丈遠，石道上幾人的眼光已佈滿了血絲，宛似幾人欲拚命。

七王爺忽必顯的雙手一拍，立見兩個大漢走近前。

忽必顯道：「石衞何日安放？」

有個紅臉虬髯漢子忙應道：「八尊雕像於三天之內便按王爺的指示分立在石棺八個方位。」

一聲深長的嘆息，忽必顯道：「但願本王歸天之後能安靜的躺在這裏。」

袁天行立刻道：「七王爺，可要袁某人爲王爺効勞？」

忽必顯一笑，道：「總鏢頭有何高見？」

袁天行道：「王爺你老是知道的，袁某的營生乃是保鏢，保的是平安，保的是太平鏢，王爺如果信得過袁某，關洛鏢旗插在這老爺嶺的山口處，袁某擔保王爺百年之後

仍享太平。」

袁天行並沒說大話，長安關洛鏢局的招牌三十年來已是金漆招牌，那是响噹噹的名號，何人不賣「鐵膽飛刀」姓袁的帳！

七王爺忽必顯哈哈一聲笑，道：「這保費大概不貲吧？哈……」

袁天行忙抱拳，道：「只收王爺保費白銀一两，哈……」

忽必顯大笑，他拍拍袁天行的肩頭，道：「好，好，也不枉本王結交你一場了，哈……」

「哈……」袁天行的笑聲更大。

袁天行原本是個七尺巨漢，此刻笑聲宛若洪鐘，自然的流露出內力不凡。

笑聲起自衆人，卻見愉快的七王爺忽必顯突然臉色劇變，雙手捧胸急喘氣。

站在忽必顯身側的兩個大漢，立刻大叫着扶緊忽必顯的雙臂。

「快，王爺病危。」

這二人忙着把忽必顯往外扶，卻又聽得忽必顯喘道：「你們等等！」

兩個大漢停下來，忽必顯對袁天行慘然一笑，道：「袁……袁……總鏢頭。」

袁天行忙走上前，道：「王爺治病要緊。」

忽必顯已是滿頭冷汗，臉色白得宛如一張白紙！

「不，總鏢頭……你……剛才的話……算數？」

袁天行一楞，道：「王爺吩咐……」

忽必顯吃力的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他重重的交在袁天行的手上，道：「鏢銀……你……收下，但求鏢旗百日……」

袁天行神色一緊，道：「王爺但請放心，關洛鏢旗立刻豎立在老爺嶺谷口，如果有人想打王爺主意，那就先從袁天行的身上踩過去。」

忽必顯又是一個慘然的笑，便命人匆匆的把他扶出這座剛建成的巨大陵墓穴外，也不等袁天行七人走出來便匆匆的走了。

果然，老爺嶺谷口的山道上，一棵千年古柏下面豎立着一面關洛鏢局的鏢旗，旗子與樹身併在一起，那樹身上明顯的有一個鐵膽印與一個飛刀印。

那是袁天行的標誌，就在這以內家眞力砸印的標誌下方，袁天行更以大力金剛指在樹身上寫出兩個字：「禁地」！

這老爺嶺至少在百日內不許有人出入了。

＊　＊　＊

在長安東大街的關洛鏢局大門口，十二匹健馬已上了鞍，十二名健壯大漢每人背上背着一個小布包。

包內並非裝甚麼銀子之物。

藍色小包中包紮的是「八手遮天」忽必顯的訃聞。

七王爺忽必顯死了，出殯之日選在七月初十，算算日子也不過十二天就到了。

此刻，「鐵膽飛刀」袁天行大步走到鏢局門口。

只見這袁總鏢頭仔細的看看十二個壯漢，點着頭，道：「訃聞由咱們分發各路，之後，你們就駐守在老爺嶺谷口，直至七王爺封墓關陵，老爺嶺在百日忌日中不許再有人進入，這個責任由你們擔當了。」

十二個壯漢齊點頭。

袁天行對兩個壯漢招手，道：「王强、羅剛，你們二人過來！」

兩個壯漢走近袁天行，那王强挺胸瞪眼，金剛怒目，威風凜凜的道：「總鏢頭還有甚麼吩咐？」

袁天行道：「銀子乾糧夠嗎？」

王强道：「計劃中足夠了。」

袁天行道：「路上不能耽誤，訃聞分發之後，便快馬趕去老爺嶺，一個時辰都不能誤！」

王强道：「一切照總鏢頭的吩咐！」

袁天行道：「你們上路吧！」

那羅剛粗聲道：「總鏢頭，我以爲分兵兩路不如分兵三路更快。」

袁天行道：「你解說一下。」

羅剛道：「一路去萬船幫，另一路去西陵與五台山，餘下的就去中原，花子幫的人好通知，他們的消息最靈通，只要找到他們的竿上弟兄便可以，至於那來家村與成青就需要及時趕到，因爲來如風是個很痲煩的傢伙，他與成青都是在江湖上製造痲煩的人物。」

袁天行笑了。

「哈……好，由你們三位鏢師率隊，那就與杜長春商議吧，我不加干涉。」

他抬頭見一彪形大漢在拴東西，點點頭，又道：「我要你們盡快趕去老爺嶺。」

袁天行揮揮手，於是，十二匹健馬便往長安城外疾馳而去，大街上行人走避，誰敢招惹這批腰纏飛刀的大漢？

原來袁天行是得到七王府的快馬通知，由他把七王爺去世的訃聞分送各地。

當然，那是因爲袁天行有鏢行的關係，想要及時通知這些江湖人物，最適當的人選便是袁天行。

＊　＊　＊

袁天行對於七王爺忽必顯的去世，此刻一些也不感到哀傷。

他高興極了！

高興之餘還拍手撫掌哈哈笑：「娘的，忽必顯這韃子，他這一生算是沒白活，六七十歲的人，卻弄了那麼多的寶物，人死還不撒手，帶着寶物下地獄，嘿……」

他自言自語，到最後卻是一聲冷笑！

喝過侍女送上的參湯，袁天行束裝妥當之後，將二十四把飛刀分別插入牛皮腰帶的刀囊中，只見有個漢子已奔進後堂門口。

「總鏢頭，馬已備妥。」

「我就來。」

那漢子回頭就跑，他奔到了大門口，一匹「雪地胭脂寶馬」已拴在門口的馬樁上，只見他匆忙的解去繩子，攏住韁繩，恭敬的站在那裏。

有五個大漢走出來，分別站在大門口，袁天行只一走出來，便對這五人點點頭，道：「局子裏一切照常運作，辦完事後我就回來！」

有個長髯半百漢子道：「總鏢頭一路順風了。」

笑笑，袁天行翻身上了馬，他再看看送行的人，立刻策馬往北疾馳而去。

＊　＊　＊

從太原往娘子關方向的官道上還眞設下不少路祭，自送葬的隊伍進入太行山區之後，有一大半人都是官府中人，仔細觀察，眞正進入山區的除了七王爺的家屬之外，還有不少江湖人物。

誰都知道，七王爺忽必顯生前結交了不少江湖人物，而忽必顯又是一員猛將，便對這些有能耐的江湖中人有一定的關愛。

七王爺死了，江湖人物當然都會趕來送殯。

八仙福壽的刺繡幃幔覆蓋在那口巨大的銅棺上面，八匹健馬拉着大車，靈車前面有和尚道士十八人，又是吹打又是唸葬經，一個個半閉目的坐在一輛敞篷大車上。

靈車後面，七王爺的嬪妃家眷共坐四輛大車，車上傳出哀號聲。

一百二十名送葬的軍士們，一個個身披白紗騎着馬，再往後面看，江湖人物也不少，算一算少說也有一百多人。

就在老爺嶺谷口處，只見有十二個壯漢分兩邊站，恭敬的垂手肅立着。

這十二人不是別人，西京關洛鏢局的人是也。

＊　＊　＊

有一面六尺高的旗桿插在老松樹下面，旗上繡的是飛刀與鐵膽，那是袁天行的吃飯傢伙。

關洛鏢局這十二名武師，個個都是飛刀能手。

袁天行的這一安排，他自己就很滿意。

騎馬進入谷口的時候，袁天行還特別對他這十二名手下人加以吩咐：「過了今日，此谷不許有人進入。」

十二名大漢齊聲答應，他們又把胸膛挺起來了。

附近，與袁天行併馳的乃是「中原俠盜」來如風。

這位專門找黑道大亨伸手索銀子的高手，對這十二人哈哈一笑，道：「袁總鏢頭，你眞把七王爺的一句玩笑話雞毛當令箭呀？」

袁天行卻十分正經的道：「來大俠，老夫當時看不出王爺是在開玩笑！」

來如風道：「是嗎？」

袁天行道：「收了王命的銀子，論交情，這個差事是不能推辭了。」

來如風道：「人死不記帳呀！」

袁天行道：「老夫一諾千金，對朋友不能不守信，對王爺的知遇不能忘了義，來大俠，老夫說出去的話就如同潑出去的水。」

來如風哈哈笑了。

他笑的聲音不大，但袁天行心中已有了不快。

＊　＊　＊

八尊石像前面的場上已站滿了人，那和尚道士靠邊站，法器敲得叮噹彭彭響，三眼子冲天火炮轟得鳥獸盡往密林中逃，王爺的家眷們跪在石洞口。

於是，陵墓石門緩緩的移動開了。

只見一批大漢們把那銅皮包的紫檀木棺移在一輛矮板車上，十二根白色長帶子交由王爺的親眷們每人拉一根，後面的大漢們推動着，一陣炮聲中，那六輪矮車便往陵墓之中移進去了。

送葬的人立刻跪在場子上，和尚高誦「金剛經」，道士直呼極樂無量。

那些進入陵墓的女眷們，進入裏面後，哭的聲音更大了，傳出洞口外，聽的人也心酸。

這光景足足折騰了兩個多時辰，才見矮輪車自陵墓之中移出外。

就在這時候，只見那「西域巧匠」和本初站在一尊石像下面，他高聲的大叫：「各位，咱們再向王爺叩拜三首之禮，咱們這裏就封陵了。」

立刻，又見在場衆人紛紛跪地叩首。

然後，有個軍官模樣的人物站在一道石樑上面高聲道：「對面有篷帳，各位如果守靈三日，就可去對面暫住，各位，這就可以過去了。」

果然，只見對面七王爺忽必顯曾住過的大帳，如今又加了十九個，分別搭蓋在斜坡上。

王爺的家眷們並沒前往。

家眷們仍然伏地跪在陵墓前，按禮節，他們要跪守靈園三日，三日之後才能離去。

* * *

素食大餐剛完畢，七王府的內總管戈幹把袁天行請入他的帳中。

帳中還有七王爺的近衞統領鐵木長風在座。

這些人袁天行早已認識。

「總鏢頭，你請坐。」

袁天行對二人點點頭，道：「大總管，你有吩咐？」

戈幹一聲苦笑，道：「吩咐不敢，咱們把總鏢頭請過來，實在也是奉了七王爺生前的遺命。」

袁天行看看一旁的鐵木長風。

鐵木長風還在拭眼淚。

袁天行道：「既是王爺的遺命，大總管快說。」

戈幹道：「總鏢頭乃是信人，王爺生前吩咐過，他老人家的陵園由關洛鏢局的人守着，萬無一失，但王爺還是要徵求總鏢頭的意思。」

袁天行道：「王爺生前怎麼說？」

戈幹道：「王爺不勉强，如果你總鏢頭感到力單勢薄，官家仍然可以加派人馬前來。」

袁天行一聲洪笑，道：「是王爺多慮了。」

鐵木長風這時問道：「你們可以嗎？」

他指着對面陵園又道：「王爺那麼多珍貴寶物，可不是開玩笑的一句話，你多琢磨。」

袁天行又是一聲大笑，道：「袁某有生之年，難忘王爺的下交之恩，把袁某當成兄弟般抬愛，且不說王爺生前已與袁某人有過約，便是無約，袁某也不容人有覬覦王爺寶物之心，而驚擾王爺的陵寢。」

戈幹點點頭，道：「說得好，總鏢頭，咱們就不再加派守陵園的人馬了，一切全交在總鏢頭的肩上了。」

袁天行道：「老夫擔下這擔子了。」

戈幹在一邊舖的毯子下方提出一包銀子。

「總鏢頭，你收下。」

袁天行道：「這是……」

戈幹道：「鏢銀一兩咱們都在場見過了，但駐守谷口的人卻不能餓着肚子辦事，按咱們軍旅規定，每月送來銀子一百兩，這並不為多。」

那鐵木長風接道：「也是王爺交代的，總鏢頭，請你收下了。」

袁天行能拒絕嗎？

他笑笑，道：「那麼，老夫貪財了。」

「哈……」

三個人都笑了。

* * *

有一輛篷車剛馳出太原西城門，趕大車的大漢抖着手上長鞭打在馬身上，「叭」的一聲響，長鞭抽在街口那家酒館的招牌上。

趕車的也把大車停住了。

便在這時候，一個小伙子「唬」的一聲跳出來，光景要找人拚命了。

招牌被鞭打，開店的當然會憤怒！

只不過當這青年人抬頭看到趕大車的那裝束，他罵到口邊的那句「媽的」便立刻强吞回肚子裏去了。

這年頭韃子是爺，誰活膩了？

趕大車的撚撚鬍子咧咧嘴，沉聲對衝出來的青年人道：「快弄來十斤燒刀子，新出爐的乾餅二十斤，另外再加十斤醬牛肉，快去！」

青年人道：「爺，你稍等，這就來了。」

他說完立刻往回奔，只一進了門便開罵。

「操他媽，幹甚麼呀，韃子兵眞橫行。」

他雖然罵，東西照樣拿，一樣也不能少。

不是不能少，是不敢少，少一樣他就得挨鞭子。

那年頭，元兵最喜歡用鞭子抽打人，也許他們用鞭子抽人的習慣來自抽打馬匹。

韃子把漢人當馬抽打，早習以為常了。

青年人又是抱又是提，一應吃喝送到篷車上，酒館的老板還得站在門口哈腰陪笑。

趕車的看看一應齊全了，他拋出一錠銀子，道：「夠不夠？」

青年人拾起銀子掂了掂，回頭去看門口的老板。

那老板立刻點頭，道：「夠了，夠了。」

不料趕大車的一瞪眼，道：「那麼巧，剛好是五兩銀子呀！」

這話聽得老板一怔！

「說，這一共是多少兩銀子呀？」

老板笑得勉强，那就像哭笑都有了。

大概哭笑不得就是他那樣子。

走到大車邊，老板笑對趕大車的道：「軍爺，就算是剛巧吧，不耽誤軍爺趕路了。」

趕大車的眞會用鞭子，五尺長的皮鞭在他一抖間，那宛如飛蛇的鞭梢便在老板的頭上閃過。

「咻」！

那頂扣在老板頭上的瓜皮帽飛脫出去了，嚇得老板一陣哆嗦。

「軍爺你……」

趕大車的大漢冷冷道：「大爺以為你多取了。」

老板一瞪眼，他左手伸出五指一件件的算。

「軍爺，你聽着！」

他右手去搬弄左手指頭，又道：「十斤燒刀子就是白銀三兩，十斤醬牛肉也要二兩五錢白銀，這兩項就五兩五錢銀子，另外的二十斤烙餅我還沒……」

「叭」！

鞭子又響，鞭梢直往老板的身上抽來。

「你娘的，哄抬物價呀！」

老板歪身閃避，他尚未站定，鞭子又捲過來了。

只不過此刻自酒館內閃出一個漢子，這人的身子快極了，人們還未看清楚，他已用兩根指頭夾住了鞭梢。

趕大車的用力拉扯，竟然拉不開，不由沉聲喝道：「媽的，你不要命了。」

那人哈哈一聲笑，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車帘拉開了，只見從車篷內伸出一個人頭，這人用那一雙充滿智慧的眼神，只那麼一瞥間，便對趕大車的喝道：「住手，不長眼睛的東西！」

趕車的吃了一驚，卻見車內的長髯老者跳下車來了。

「嗨，以為是誰哪，來大俠呀！」

不錯，酒館內跳出來的正是「中原俠盜」來如風。

來如風卻並不吃驚。

「哈……和老呀，怎麼，這就回大漢了？」

姓和的不是別人，「西域巧匠」和本初是也！

來如風笑着迎上和本初，他吃吃笑道：「眞巧，就這麼碰上了。」

和本初也回笑，道：「來大俠，你怎麼會在這兒呀？可是打算到西域一遊？」

來如風搖頭，道：「和老，來某不去西域，來某也不打算誤了和老行程，這件事……」

和本初立刻道：「就憑你來大俠同七王爺的交情，咱們該出多少銀子？一紋不少的算來。」

他又問老板，道：「帳算清楚，不可少要。」

老板點點頭，道：「再加上二十斤烙餅，一共白銀七兩八錢正。」

趕大車的不威風了。

誰敢同王爺的朋友為敵呀，不想活了。

只見他忙又取了一錠銀子拋向老板，道：「拿去。」

那伙計立刻奔回店中，把銀子算清了，贖回二兩二錢銀子送在趕大車的人手中。

來如風鬆掉手上的皮鞭梢，他對趕大車的笑笑道：「這玩意兒抽上身是會皮開肉綻的，是不是？」

趕大車的苦笑了。

來如風伸手掀起車帘，對和本初笑了，道：「和老，你請上車。」

和本初拍拍來如風的肩頭笑道：「江湖人盡做些大快人心之事，來大俠，你就是七王爺在世時候最喜歡的江湖俠客。」

仰天一聲笑，來如風道：「是王爺抬愛了，在下一介粗人，多有得罪了。」

他對和本初鞠了一躬，又道：「和老，你請上車吧，有緣咱們還會再見的。」

和本初上了大車，他還對來如風點點頭，道：「如果來大俠走西域，和本初必盡其所能招待你。」

來如風一笑，對趕大車的揮揮手。

「哈」！

趕大車的一聲呼叱，兩匹健馬直往官道上奔馳而去。

* * *

嚄，來如風成了英雄人物了。

「來爺，你請到屋裏，這頓酒菜我非請請你不可。」

老板又對青年伙計吩咐道：「快端來兩個熱炒，到地窖去把陳年花雕搬上一罎來。」

青年伙計快奔進門了，他回過頭。

「來大爺，你眞神奇，就那麼兩根指頭，哈……」

他笑着奔進屋裏去了。

不料，來如風對老板笑笑，道：「你請我吃酒，是嗎？」

老板點點頭，道：「不醉不休！」

來如風道：「可是我在你酒館已吃了八成飽了。」

老板一聲笑，道：「再吃，吃飽了你在我屋裏睡大覺，等你醒了再吃。」

來如風道：「不如這麼辦，你也不用在此時請我了，改天吧，改天我來叨擾你一頓。」

老板道：「為甚麼？我有誠意呀。」

來如風這就要回答了，卻不料從城內飛一般的馳出兩匹健馬。

來如風只一看，立刻吃吃笑。

老板還不知道吶。

「來爺，進去吧，酒足飯飽後你睡一覺。」

來如風見兩個女子已往官道馳去，立刻對老板道：「快，把我的馬牽來。」

老板道：「你要走？我不放你走，來爺，你一定要進去喝一頓。」

山西人就是熱情過頭，招待客

人比招待自己的親爹還熱情。

這老板上前拉衣衫，口中似乎在求告了。

「進去吧，你不賞臉，我一輩子不快樂。」

來如風指着過去的兩個女子，沈聲對老板道：「嗨，你不知呀，我再不走就會出人命了。」

「出人命？」

「我不騙你，快牽我的馬來。」

老板不拉來如風了。

人命關天，萬一出甚麼人命，把自己也扯進去，那就不妙了。

老板不叫伙計拉馬，他自己往馬廐奔去。

匆匆的，老板牽出一匹棗紅馬，他對來如風道：「來爺，你不會是嚇我吧？」

來如風道：「我爲甚麼要嚇你？」

老板一怔，道：「爲了我糾纏你……」

來如風哈哈一聲笑，騰身躍上馬背。

「老板呀，我回頭再來叫你請，哈……」

老板這才笑道：「你一定要來的，哈……來爺……呀，你是俠客呀！」

他這最後一句恭維話，來如風已聽不到了。

來如風人已在半里外了，他當然不會去聽老板說的甚麼話。

來如風策馬疾馳。

其實應該說他疾追，來如風口中在自語着：「萬家的妖女出現了，這件事眞妙呀！」

他說的是甚麼人？

他又爲甚麼叫妙？天知道！

＊　＊　＊

來如風一路追入山道中，抬頭看，還眞令他吃一驚！

爲甚麼會吃驚？

死了人當然會叫他吃一驚。

遠處，一堆亂石上爬匐着一個人，一個正自流血的人，大概這個流血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那酒館前面揮長鞭抽打人的車伕。

來如風自馬背上一彈而起，七個觔斗空中翻，噗嚕嚕地落在現場中。

他這麼露了一手雲裏翻，可也沒有嚇倒甚麼人。

來如風雙目瞪得圓，他看着一個女子正自流血漢子的後胸上往外拔刀。

一個人後胸上中了刀，而且幾乎穿胸，想必這個人死定了！

來如風再看大車上，嗨，「西域巧匠」和本初的脖子上擱着一把明晃晃的刀。

握刀之人當然也是個女子，美女啊！

事情並不奇怪，因爲兩女也識得來如風。

來如風吃吃笑笑，道：「二位賢姐妹，萬老爺子近日裏可安康吧？」

剛拔出刀的女子冷冷道：「姓來的，你不會爲了向我爹問個安而追上來吧？」

來如風又吃吃笑了。

笑着，他的坐騎便也到了她身邊。

車轅上的女子咬咬唇，道：「來如風，你今年多大了呀？嗯？」

來如風又是一聲笑，道：「我呀，三十幾了吔！」

那車上女子冷然一哂，道：「前幾年叫你去當萬家莊的乘龍快婿，你卻不吭聲的走了，你呀！」

來如風道：「萬小紅，妳還提那碼子事，不是有些作賤妳自己？」

萬小紅失聲一笑，道：「我仍然打算嫁給你。」

來如風道：「我仍然不打算娶妳。」

萬小紅右手用力壓，和本初一聲呼叫。

「來大俠救我呀！」

來如風道：「所以我趕來了。」

萬小紅冷冷道：「是又怎樣？難道你敢對我動手？」

來如風低頭看看已死的漢子，搖搖頭，道：「好慘吶，好慘！」

站在死人一邊的女子叱道：「你又不是沒殺過人！」

來如風吃吃一笑，道：「萬小彩，妳這話原本不假，但來某卻不會亂殺人。」

萬小紅叱道：「殺人就是殺人，沒甚麼亂不亂殺，來如風，你最好閃一邊，休插手。」

來如風吃吃一笑，道：「半敞門，妳想唬來某呀！」

萬小彩被來如風呼叫外號，她卻並不生氣。

萬小彩的外號叫「半敞門」，她姐的外號叫「萬人迷」。

「半敞門」萬小彩不但不生氣，反而吃吃一笑，道：「來如風，你怎麼往我癢處搔呀，你莫非……」

萬小紅接道：「妹子，別忘了正經事。」

來如風道：「妳們還有正經事？」

萬小紅道：「當然有，若無正經事，我們幹嗎老遠的追趕過來？」

來如風道：「追趕？妳們萬家莊眞靈通，得了消息追上來了。」

萬小紅道：「關你屁事！」

來如風道：「休忘了，來某愛管閒事是出了名的！」

萬小彩道：「誰不知道你來如風靠管閒事混日子找外快呀！」

來如風仰天大笑了。

吃驚的和本初又叫了。

「來大俠，她們……」

「叭」！

「哎喲！妳打我。」

和本初的話未完，被萬小紅狠狠打了一嘴巴。

萬小紅叱道：「再多口我切下你的狗頭！」

和本初立刻雙手掩口直點頭。

掩口當然表示不開口，點頭便是順從。

來如風嘿然一聲，道：「和老，你就別多口了，我早知道她們萬家莊爲甚麼要追你。」

他看看萬家姐妹二人，又道：「她們不會要你命的，只要你永遠像這樣的不開口，你一定不會死。」

和本初也猛點頭。

「叭」！

「哎呀！妳怎麼又打我？」

萬小紅怒叱道：「老小子，你落在萬姑奶奶手上，你聽誰的？」

和本初道：「我聽妳的，我不說話。」

萬小紅道：「我叫你不說話，不是叫你永遠不說話，知道嗎？」

和本初怕挨揍，忙着又點頭。

來如風卻臉色一變，道：「萬人迷，妳別盡在和老身上使壞，便是和老不說，來某也明白妳們的目的。」

萬小彩叱道：「甚麼目的？」

來如風道：「難道不是爲了老爺嶺中七王爺的陵墓？」

萬家姐妹吃一驚，二人對望一眼。

接着，萬小紅忽然出一指疾點。

和本初「吭吔」一聲便歪倒在車上了。

扭腰又擺臀，只見萬小紅跳下車來走向來如風。

這光景全變了，變得一團和氣似的。

來如風開玩笑了。

「喲，萬大姐呀脆生生，一把要拉住我來做相公了。」

萬小紅叱罵道：「去你的，你依然貧嘴。」

萬小彩道：「姐，別失身份。」

「失身份？」

來如風冷冷的瞄了萬小彩一眼。

萬小紅道：「不失身份，來如風是我喜歡的男人，在他面前，我寧願做牛馬。」

先是一怔，但來如風哈哈的笑了。

「萬小紅，妳令我感動了。」

萬小紅道：「你早該感動了。」

來如風道：「感動之餘我不得不對妳實言相告。」

萬小紅道：「甚麼實言虛言？」

來如風道：「其實我是個結過婚的人吶！」

「甚麼？你有老婆？」

「前幾年死了。」

「哈！」萬小紅笑開懷了。

萬小彩道：「你還是個光棍？」

來如風道：「我有大羣兒女呀！」

萬小紅再一怔，道：「幾個？多大了？」

來如風道：「一百多個，大部份已成家立業了。」

萬小紅驚道：「一百多呀？」

來如風道：「我收養的呀！」

「哈……」

萬小紅再笑了，笑得很好看，宛似花枝亂顫。

萬小彩道：「姐，他永遠沒有正經話。」

萬小紅道：「我就喜歡他這樣。」

萬小紅伸手，她的嬌柔嫩手便往來如風的臉頰上摸過去了。

來如風並不閃躱，他吃吃笑。

萬小紅摸着，口中呼着大氣，那模樣如果在床上會叫男人衝動的。

來如風終於開口了。

「萬小紅……」

「叫我小紅。」

「小紅呀，妳不會抽冷子刺我一刀吧？」

萬小紅淡淡的道：「你若死了，我跟你一起死，可是，我還未打算死。」

來如風對萬小彩笑笑，道：「妳不會趁我與妳姐擁抱的時候抽冷子吧？」

萬小彩道：「如果你對我姐是眞心的，我不但不會對你使暗算，我還會遠遠的躱在一邊，只裝做沒看見。」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妳以爲我此刻是眞心的嗎？」

萬小彩道：「我以爲你現在虛情假意。」

來如風忽然張開雙臂，衝着萬小紅猛一摟。

「哎唷！」

萬小紅一聲尖叫，道：「把我腰摟斷呀！」

萬小彩一怔間，來如風的嘴巴已狠狠的印上去了。

萬小紅的雙臂也難伸展開，因爲來如風巧妙的把萬小紅的雙臂抱住了。

萬小紅發出「嗚嗚」聲，她還想掙扎，但來如風吻得妙，吻得萬小紅漸漸的不動了。

萬小紅不是不動，她又靜又動，動在兩片嘴唇上，她回吻他。

這光景萬小彩看得清，她尖聲叫：「姐！」

（未完‧一）

上文提要：毛幹將秘密告訴毛正八等人後，隻身來到寶鷄，是夜去「杏花閣」嫖妓，與巴大少爭花巧巧，約鬥渭水河長橋，巴父巴大雷不敵毛幹，花巧巧勸他找人頭店。毛幹回客店聽到「五個屍體九顆頭」，毛正八等五人、三豹、戈顏正是此數，已知是屈掌櫃殺人滅口，他連夜逃命，碰上水怪蔡龍王、黃河醜魔丁成濤，此時李相公已追殺到……

胭脂奴

文・圖
士飛・辛可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跳入黃河保腦袋　上山太行籌善策

丁成濤金魚眼血紅，他不是可惜他那支銀釣竿，而是發覺合蔡龍王兩人之力，竟然對面前這年輕人還是處處吃癟而捉襟見肘，難道黃河醜魔眞的老朽了不成？

心念間，正欲捨死忘生的撲擊而上，突又聽蔡龍王狂厲至極的叫道：「丁兄，這小子手中鋼丸有鬼，千萬抓不得！」他話聲未完，面前人影一閃，李相公早哈哈笑道：「拿頭來吧！」話聲中，但聞一聲「絲」蔡龍王不等鋼丸捲來，矮胖身子就地一連十二個狂翻……

及時的，丁成濤右手斷竿暴擲猛砸，打橫正擊中空中的金綫，一聲似弓的响聲，斷竿被彈飛數丈外，「噗通」一聲，落入水中……

而斷竿落水之聲，也及時提醒二人！

於是，在空中兩個鋼丸盤旋飛舞中，丁成濤怒擲手中鑲鑽短刄，狠狠的朝空中盤動、身法奇詭的李相公胸口擲去，同時口中狂叫道：「蔡兄扯呼！」

蔡龍王左手正血流不止，聞言空中狂翻，與丁成濤不約而同的朝着黃河跳去……

李相公在躲過丁成濤的刄芒一擊之後，兩個鋼丸正準確的纏上蔡龍王脖子時候，想不到蔡龍王會撒腿狂翻而逃，而且是與丁成濤同樣的奔向滾滾黃河……

李相公一連三個空心觔斗，兩個鋼丸快逾閃電奔雷，看着就要繞向二人，距離上他只要再有一個雲裡縱，就可以把二人留下……

然而時不我予，地形受限，因爲他已踩踏在岸邊，眼前就是滾滾黃河，水聲隆隆，浪濤翻騰，他水中功夫一竅不通，只有眼巴巴的望着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踏波而去……

李相公一咬牙，擰身返回石岸，因爲他忽然想起還有個神偷毛幹，那偷兒總不會也跳入黃河遁走吧！

但他追到幾株柳樹下，那裡還有神偷毛幹的影子，最叫他恨的，莫過於他騎的馬也不知怎麼會不見了！

月光下，李相公極目四野望去，夜闌人靜，附近甚至連燈火也沒有。

他覺得奇怪，如果神偷毛幹偷了他的坐騎，自己必然會丟下那一高一矮的兩個水鬼而先搏殺他，可是他用甚麼方法使自己沒有察覺呢！

李相公正感不解而又愁眉不展的時候，突然發現地上蹄印，夜間看來雖不太明顯，却看出那是新的蹄印。

順着蹄印方向，李相公緩緩跟去，漸漸的，他跟到了黃河岸，蹄

印已消失不見。

放眼望去，李相公不由大吃一驚，因爲自己的座騎，不知何時竟陷於河岸邊的黃沙浮泥中，已經只剩下馬首，高高的仰起在外，馬眼泛白，離死不遠！

原來神偷毛幹在李相公與丁成濤蔡龍王二人捨死忘生的拚鬥時候，他原本是要騎上李相公坐騎狂奔而去，但他再一想，却覺十分不妥，當然除了丁、蔡二人對他不滿之外，李相公必然會追撲過來，這種傻蛋幹的事，他毛幹是不會幹出來的……

於是，他想了個絕招，因爲他發現往河岸走全是沙地，蹄踏沙地聲不大，而黃河兩岸有許多浮沙陷坑！

緩緩的，也是小心翼翼的，毛幹把李相公的馬牽向黃河岸邊，藉着滾滾浪濤聲，毛幹狠狠的一掌拍在馬後腿上，只見那馬一縱身，早落在一堆浮沙坑中……

神偷毛幹極目望去，正看到丁成濤的釣竿折斷，他不再停留，掉頭狂奔而去！

如今李相公望着一丈外浮沙坑中的座騎，眞的是一愁莫展，不知如何應付眼前困境。

他知道這是神偷毛幹的傑作，當然，也只有他這種大聰明沒有，小聰明不斷的老偷兒，才想得出這種缺德的絕招出來！

就在這種急不及待的時候，李相公望向不遠處停在岸邊的大木船，也許那上面會有東西可以一用！

心念及此，縱身飛撲過去，却不料正有幾個船家，聚在一條船上指手劃脚說個不停，一見李相公衝到船上，大夥全吃了一驚，幾個眼尖的早飛縱入滾滾的黃水中，只有三個年紀老的，「噗通」跪在船板上……

李相公連看也不看一眼，一手抄起船邊放的一支長竹篙，那篙頭上旋着一隻錚光發亮的鐵鈎。

舉着竹篙，李相公又來到浮沙岸邊，那馬已是半個脖子陷入浮沙中。

急急的鈎過韁繩，李相公奮力往岸邊拉，直拉得那匹馬喘聲連連，白眼狂翻。

也許那浮沙的坑不大，所以當李相公才把馬頭轉了個方向，那馬的前蹄似已觸到硬地，只見怒馬仰首，悲鳴嘶叫，李相公及時奮力一拉，馬背已露出浮沙外。

李相公一見這情形，心中大喜，又是一連數拉，那馬後蹄似也踩到浮沙下面的硬地，只見那馬後腿猛蹬，漸漸的爬上沙岸來！

這時候怒馬一身泥沙，李相公正欲翻身上馬，不料那馬似是精疲力盡，四腿一彎，斜着倒在地上，一時間無法上路了。

李相公急得直跺脚，遙望夜暗深處，把個神偷毛幹恨之入骨，罵不絕口……

於是，李相公只好把馬棄之不顧，他絕饒不了毛幹，非拿下毛幹項上人頭，他是不會甘心的。

終於，李相公朝着潼關鎭上奔去……

他身法極快，耳邊風聲呼呼，身邊樹影後倒，敢情是豁了命也要追上神偷毛幹！

而毛幹却並未離開渡口，他想得相當周全，這時候他絕對不能往來路上跑，因爲他如今相當明白，自己的這副模樣，隨便走到那裡，別人一打聽，自己就會被追蹤的人找到，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李相公又如何能在自己晝伏夜行中，一點不差，半點無誤的找到這潼關的渡口！

也因此，毛幹把馬趕入浮沙坑中，造成了李相公的錯覺，以爲毛幹把馬趕入浮沙坑中，爲了不讓自己追上，而有助於遠逃。

其實，他却伏着身子，藉着夜暗，早溜到附近的船上，當李相公衝上船的時候，還眞嚇了他一大跳！

不過他是躲在丁成濤的小篷舟中，而且把纜繩解去一個，只留下船尾的拴在大木船上，如果李相公撲過來，他只要由懷中抽出他那把牛耳尖刀，斬斷纜繩，小船就會被冲向激流中，李相公再有本事也奈何他不得。

李相公急驚風般的追向潼關，毛幹看得十分清楚，不由得咧嘴笑了！

也正在這時候，小舟突然晃動，水花飛濺中，只見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相繼爬上小船來。

毛幹一見，當即爬出篷外，迎上前去，一副萬分歉疚的模樣，道：「丁兄蔡兄，想不到屈仙姑會調教出這麼一批年輕殺手，再加那兵器譜上也難以找到的金綫鋼丸，未來江湖上必然平添許多冤魂，咱們可要妥思對策……」他說至此，突然發覺蔡龍王左手滴血，急忙托起來一看，不由驚道：「蔡兄傷得不輕，快坐下來，小弟帶有傷藥，先替蔡兄敷上。」只見他自懷中摸出一個小瓶，把一撮白色藥粉灑在蔡龍王的左掌上，然後用一塊布巾包紮起來……

蔡龍王原本左掌十分痛苦，經過毛幹上藥後，痛苦立減大半，血也不再流了，不由讚道：「毛兄這白藥眞靈，不知那裡得到的？」

毛幹道：「苗疆秘藥，治外傷甚有奇效，尚餘半瓶，送給蔡兄。」

蔡龍王本來對毛幹中途溜走，心中不悅，如今看到毛幹這麼慷慨大方，心中悶氣早已化爲烏有。

一伸手接過瓷瓶，蔡龍王道：「恭敬不如從命，我蔡龍王謝了！」

三個人低頭鑽入篷艙，盤膝坐在艙裡，毛幹道：「如今一根繩子拴了咱們三個螞蚱，誰也別跑了。」

丁成濤把他身上濕衣脫下來，一陣擰乾，然後又穿在身上，這才對毛幹與蔡龍王二人道：「姓李的小王八蛋撲向潼關，他絕不會想到咱們還在原地，不如趁着黑夜，回到我那住處，邊喝酒，邊商量對策，順便把我那支匕首與斷竿子拾回去，竿斷沒關係，那麼一根天蠶絲可不容易弄到手，丟掉可就太可惜了！」

毛幹鬥雞眼轉動幾下，微點着頭，道：「一半天姓李的可能不會來，不過時間一久，就很難說了。」

於是，三個人魚貫的登上大木船，然後跳到石岸上，又來到打鬥現場，三個人合力把折斷的兵器拾起來，蔡龍王也把他的一支鋼叉帶着，跟在丁成濤身後，登上一個小斜坡，又穿過一個松樹林，來到一處莊院。

狗叫聲把莊院裡的兩個莊丁叫出莊外，一看是莊主回來，而且一身狼狽樣，兩個莊丁大吃一驚，道：「莊主怎麼了，酒菜已擺在桌上，如今恐怕早已涼了，要不要屬下叫他們重新再做？」

丁成濤沉聲道：「快！另外也把王順找來！」

莊丁急步而去，不久，一個年輕大漢早迎了過來，毛幹望去，只見這人生得虎臂蜂腰，高約七尺，毛幹怕要欠起脚，才能與他的肩齊。

丁成濤一見這人，立刻吩咐道：「馬上把咱們在水上的頭目全找來，時候不多，要他們快來，潼關那面，把平安客店的掌櫃也叫來。」

王順一聽，不敢怠慢，當即出莊而去。

實際說來，這兒原本是個小漁村，只是這「黃河醜魔」丁成濤領着一股水盜在此盤踞以後，小村的幾戶漁民只得遷往別處，於是丁成濤就在這兒大興土木，蓋了這麼一所莊院。

正廳上，酒席重新整治，三個人圍坐在一張圓桌上，舉杯痛飲，席上還眞有三道菜是黃河鯉魚，而三道樣式全不一樣，一道是薑絲火腿冬菇蒸鯉，一道是醋溜，另一道是鮮魚子紅燒。

酒是茅台，三斤重的瓷罈，一整罈，蓋子一掀，酒香撲鼻。

照說，三人應該在舉杯痛飲中表現出歡暢才是，然而，從三個人的表情上看，好像是食不知其味，飲不知酒香，一副愁腸深結，難以消化的樣子。

三人邊吃着，毛幹撫着八字鬍子，道：「當前最要緊的，是咱們應如何把屈仙姑重現江湖這件事，盡快的傳給道上朋友知道，大家約定個期限，然後再殺上鎖龍嶺去。」

蔡龍王咬牙道：「可惜五月節那天我們不知道金沙灘上的人頭店是姓屈那老太婆在弄鬼，否則那時候道上也聚了一百多人，正好可與他們一拚。」

丁成濤愁苦的道：「要想殺上鎖龍嶺，得先設法破他們那獨門兵器，娘的那玩意不知是怎麼打造的！」

望着自己的左掌，蔡龍王狠聲道：「幹那個娘，我當時一把抓個正着，正想與那個小王八蛋比勁頭呢，想不到突然金綫一緊，那個鋼丸竟然從中間冒出三個尖刃，要不是我放手快，我這隻左掌怕要碎了。」

毛幹一聽，汗毛直豎，不由驚奇，道：「那玩意如此厲害，確實要想個破解法子！」

酒醇，但三人已不覺其香……菜香，而三人早不知其可口！

蔡龍王一拍桌子，罵道：「一根細細的金綫，竟會把老子的鋼叉繞斷，太不可思議了，那金綫究竟是怎麼煉的？」

猛然喝乾杯中酒，丁成濤道：「我這個老窩，恐怕暫時得空幾天了，如果姓李的小子約上幾個一同來，我這兒馬上就得變成屠宰場！」

毛幹點頭道：「丁兄之言不假，何不把所有的人全安置在船上，只等風聲一過，大夥再回來！」

也就在這時候，只見幾個船老大打扮的壯漢一逕走進正屋裡來。

丁成濤立刻叫這幾個人也坐到席上來。

看樣子丁成濤就等王順領着平安客店掌櫃到來，就會把他的腑內機關說出來了……

丁成濤自認算是一方霸主，水上陸上功夫俱都高人一等，心高氣傲，不可一世，在這黃河兩岸，自負不淺，一呼百應而目無餘子，如今合兩人之力，却被一個年輕後輩在自己門口打落黃河逃生，對他這種夜郎自大的人來說，何異當頭棒喝！

二更剛過，大塊頭王順已領着平安客店王掌櫃趕來，丁成濤金魚眼一翻，招呼王掌櫃坐在一起，這才緩緩站起來，道：「事情緊急，不及細說，你們幾個連夜回船，咱們這片小小莊院暫時得鎖起來，二十艘船也暫由王順獨挑大樑。」

回頭對王掌櫃道：「鎭上有甚麼動靜，可得立刻派人通知王順。」

有個頭目問道：「那丁爺你……」

丁成濤鯉魚嘴巴一咧，青皮臉一皺，道：「天快塌下來了，你們還是糊塗蛋呢，那終南山出了妖怪，閉眼張口伸大手，來一個鯨吞整個武林，眼看着已經殺到這兒來了。」

一杯酒灌下肚，丁成濤又道：「我已決定與蔡兄毛兄一同上路，連夜先過河朝北走，去太行山秦家寨，找秦二壯他們兄弟，未來怎麼辦，娘的，誰也不敢說。」

丁成濤的幾句話，大事算是交代清楚，事實上他們除了過黃河，經風陵渡北去太行山秦家寨以外，還眞不敢往潼關那個方向走，當然是怕遇上李相公。

毛幹心裡也正琢磨不定，自己身懷寶物，正準備南下江南，趕着早早去到西子湖畔，找到劉家畫舫，帶着老相好的，埋名隱姓，過下半輩子安逸日子呢，如今却跟着丁成濤蔡龍王他們北去太行，往後還不定怎麼折騰呢！

原本是要往南，想不到眞的南轅北轍！

本想携美眷，逍遙下半輩子，看來將似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求的了。

* * *

一隻小篷船，天不亮已把丁成濤蔡龍王毛幹三人送過黃河，三個人立刻繞過風陵渡朝着太行山走去。

中午時分，三人才在官道旁的一家小客店暫時歇下，一夜未曾瞌眼，三人早已心力交瘁，這天就在這小店歇下來了。

第二天，天還未亮，三個人正準備上路呢，突然店外有人敲門，店小二及時打開店門，見是一個青年大漢背了一把砍刀，一進店門，就要吃的，店小二忙着灶上招呼，丁成濤早聽出是王順的粗嗓門，急忙走出來。

王順一眼瞧見丁成濤，精神一振，道：「丁爺在此，可不得了啦！」

丁成濤一驚，急問：「甚麼事？快說。」

王順看着隨後進來的毛幹與蔡龍王二人一眼，低聲道：「有個年輕人，不知誰告訴他的，竟然找到莊上去，那年輕人心腸可眞毒，一把大火把整個莊院燒得片瓦不存，尚且守在那一堆廢墟中直到天晚才離去，大夥聽丁爺吩咐，沒有一個人前去施救，咱們的人如今全在船上呢！」

丁成濤一聽，破口大罵：「他奶奶的，這不正是當年屈大勇的作風，吃肉撿大塊，兼帶不吐骨頭，殺人要殺絕，還要連根拔除，娘的皮，他這是抄了我丁醜魔的老巢，要我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喪家之犬。」

蔡龍王也是一驚，愁眉苦臉道：「他能燒了你丁兄的莊院，難保不會找上太湖去，我姓蔡的在橫山住着一家老少十幾口，手下也有百十個，可是想昨晚那年輕人的武功，只要兩三個，我可就慘了。」

毛幹聽出蔡龍王的心意，當即接道：「難道蔡兄準備冒險南下？」

蔡龍王道：「正有此意！」

搖搖頭，毛幹道：「如果是我毛幹，就不會作此打算。」

指着蔡龍王又道：「不是說過嗎，如今咱們是一根繩子拴了三個螞蚱，誰也別想彈腿振翅遠飛，如果我猜得不錯，南下路上必然有那個小王八蛋在等着咱們自投羅網呢，他下毒手燒莊院，目的還不是逼咱們露面！」

丁成濤嘿嘿笑着點頭道：「還是老偷兒的腦袋靈光，說得有理！」

毛幹心裡舒坦，又道：「合二人之力，尚且不是那小子對手，萬一蔡兄一人遇上，豈能是他對手？再說就算蔡兄能平安回到太湖橫山，也不見得就能擋在姓屈的大舉一擊，倒不如盡早糾合道上各路人馬，一齊攻上鎖龍嶺，才是自救之道。」

蔡龍王一咬牙，道：「想想屈大勇當年血洗武林那股子狠勁，眞是叫人寒心，傳言屈大勇當年攻打趙溝牛長庚的莊子，親手摔死一個三月大的嬰兒，眞個是雞犬不留。」

丁成濤苦笑道：「咱們雖說是領着一衆兄弟在黑道上混，論狠勁，就比不過姓屈的，三心二意，總想有機會換張人皮，想不到如今人皮沒換成，老窩先就不保，這下子可好了，老子眼下無牽無掛一身輕，專心一致的幹起事來，反倒爽快。」一面又對王順道：「回去吧！幫我去照顧衆家兄弟，也許有用得着他們的一天。」

王順一聽，抱拳道：「丁爺只管放心，兄弟們就等丁爺一句話，就算是刀山劍樹，大夥也不會皺一皺眉頭。」

於是，王順搖晃着寬厚的兩肩，大踏步又回轉黃河岸。

不旋踵間，丁成濤三人也離開這家小客店，朝着太行山馬嶺關的秦家寨趕去！

秦家寨在馬嶺關以西四十五里地方，依山傍水，風景奇佳，百里之內，有名的太行王屋，遠近馳名，而秦家寨面對着一彎流水，繞着一條半里寬的溪流山谷所形成的山坳，秦家寨就是沿着這個山坳，築起一道三丈高的城牆垛子，遠遠看過去，有如一個城鎮。

實際上，這道城牆垛子裡面全住着姓秦的，一進寨門，則是一片建築得十分宏偉遼闊大莊院，高牆圍繞，背面高山，一股子雄偉凜然的氣勢，自然的烘托出來。

大寨門的橫石條上面雕刻着「秦家寨」篆體大金字，只要一過對面的山溪，在寬敞鋪石的大道上一站，就會很清楚的看到這三個字，眞的是：金字招牌，確是不凡。

走過山溪上面的大木橋，毛幹三人才踏上石子路面，早看到秦家寨那面快步跑來兩個寨丁，爲首一人穿一件粗布短衫，寬鬆長褲黑布鞋，山羊鬍子瞇瞇眼，看樣子總有個五十上下，在他的身後面，跟着個年輕壯漢，背上還插了一把砍刀，穿了一雙半新草纏布條鞋，脚丫子上一層灰沙，挺胸聳肩，拉開一副唬人架式。

未開口年老的已瞇起兩隻眼，像是在笑的道：「請問三位來到秦家寨有何貴幹？」

毛幹抱拳道：「勞煩通稟一聲，丁成濤丁大俠與太湖蔡大俠毛幹三人拜訪，有要事相商。」

一聽是江湖上獨霸一方的梟雄，外帶一個招惹不得的神偷，老者立刻施禮道：「在下秦家寨的總管秦和之，常聽三位寨主提起各位大名，如今有幸得見，三生有幸，三位快請！」

那蔡龍王左手掌傷，經過幾天下來，似已好了大半，只是仍然用一條布帶吊在脖子上。

三人隨那秦總管走進大寨門，只見這大寨內又有好幾處大小莊院，就中一所最大的莊院，門檻極高，朱紅大門，青石台階，台階兩邊，分臥着兩隻張牙舞爪的石獅子，那獅口中的溜圓石球，足有拳頭大小，這時正有幾個頑童在那獅背上翻上翻下，笑鬧一片，一見秦總管幾人走來，早已一哄而散，跑得不知去向。

領着毛幹三人登上台階，走入大門，只見兩邊廂房，中間正廳，院子裡種着奇花異卉，廊下還掛了三隻鳥籠，只見寨主秦二壯正翹着嘴唇撮口哨，逗那籠中八哥呢。

一下子進來幾個人，秦二壯回頭看，不由雙眉打結，但馬上就換了一副笑臉！

秦二壯心中實在不太歡迎毛幹三人，當然他也不願意得罪這三個黑道人物。

要知秦家寨在江湖上雖然名氣不算太大，但也盡量把自己裝扮成正派人物，平時絕少與黑道人物往來。

如今一下子來了三個，還眞令秦二壯有些心搖搖如懸旌之感。

當下急步迎上前去，哈哈笑道：「甚麼風把三位吹到秦家寨來，快請廳上待茶！」

在這大熱的天氣裡，只見這秦二壯穿了一件薄綢短衫，手上倒拿了一把芭蕉扇，拖着一雙布鞋，一條絲帶把長髮紮在頂上，濃眉大眼，出氣有聲，六尺大漢，完全北方人的標準模樣。

一衆人剛在大廳上坐定，屏風後面，秦二國與秦二天二人也相繼走出來，見到三人，臉露複雜神色。

大廳上東西兩邊各放着六把紅木大椅，椅背上放着錦緞墊子，宮燈珠穗，雕花方桌，門窗鑲花玻璃，几案古玩玉器，人坐廳上外望，庭院花木盡入眼底，加以籠中鳥聲，人如置身畫中。

六人坐下以後，秦二壯特別交代總管秦和之，準備一桌豐盛酒席，要爲毛幹三人接風。

望着蔡龍王的手傷，秦二壯道：「金沙灘一別，蔡大俠尚未回轉太湖，不知這些日子遇到甚麼值得一提的得意事，說出來大夥聽聽。」

蔡龍王心裡直罵秦二壯祖奶奶，明明自己受傷，還說遇上得意事，這不是損人是甚麼！

蔡龍王冷冷一笑，道：「還眞叫秦兄猜對了，看起來在下是受點小傷，但這未嘗不是值得一提的事，因爲當時我眞的見機得早，反應得快，否則這隻手怕早已片片碎了，如今想到我的這只手，還眞的爲自己慶幸呢！」

秦氏三兄弟對望一眼，秦二壯皺眉道：「這是怎麼回事，能說給在下三兄弟聽聽嗎？」

秦二國也道：「江湖上能傷得了蔡兄的，找不出幾個來，這人到底是誰，竟有這麼大本事！」

毛幹微微一笑，鬥雞眼望着秦二壯，緩緩道：「秦當家的，兄弟們這次冒昧登門，就是爲了要把傷蔡兄的人說與你秦當家聽，要不然，大熱的天，翻山跨溪，餐風宿露的跑到你這秦家寨幹甚麼！」

秦氏兄弟一怔，秦二壯道：「敢情與我秦家寨有關？」

冷笑一聲，毛幹道：「極有關連。」

秦二壯濃眉一揚，道：「毛兄何不明說！」

毛幹一捋八字鬍，大門牙外露一大截，問道：「秦當家的可還記得當年轟動江湖的十八盤嶺大決鬥的事嗎？」

秦二壯一驚，道：「一生印象難滅，那是一次武林大劫數，我怎會忘記？記得那年我還不到三十，本來我父去的，可是不巧老人家染病在床，所以秦家寨由我領了四名武師前去，結果我們只回來兩人，正就是秦總管與我二人。」

毛幹道：「自那次決鬥以後，快二十年了，江湖上尚稱太平，可是自從終南山鎖龍嶺前金沙灘上的人頭店開市以後，却無巧不巧的被我老偷兒發現了一項絕大秘密。」

於是，毛幹把那晚所聞所見，說了一遍……

秦二壯一聽不由大驚，道：「當年屈仙姑不是摔死了嗎，怎麼又冒出個屈仙姑？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毛幹又接道：「人頭店只是姓屈的一項陰謀，他們招搖渲染，目的可能在算計當今江湖上究竟還有些甚麼人物，下一步可能就要來個一網打盡。」

秦二壯道：「當年屈大勇率領一批殺手，一月不到，他們燒莊毀寨殺人無算，手段殘忍，令人髮指，有人見屈大勇雙手摔死三月嬰兒，屈仙姑一脚把個大肚子婦人踢得肚破腸流，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普天下黑白道的人物，全得歸他們統領，有人說個『不』字，眞的是被他們殺了個鷄犬不留，這才導致一個武林大結合！」

他一頓之後，長嘆一聲，又道：「江湖黑白道上的朋友，誰不想過太平日子，却不料快二十年的今天，又見屈仙姑他們死灰復燃，眞正是：天網『不』恢，疏而『有』漏，令人浩嘆蒼天無眼！」

毛幹又把這幾日發生的事說了一遍。

當然，他絕不會把長白雪玉的事說出來。

蔡龍王接着又把黃河岸的事細說一遍。

秦二壯望着丁成濤，道：「想不到只有一個年輕人，就把你的基業燒光，眞是令人可恨！」

丁成濤胖腮一晃，咬牙道：「人頭店姓屈的這才剛剛露頭冒泡，只怕熱鬧的還在後面呢。」一面指着秦家寨，又道：「如果咱們再不及時來個第二次大團結，恕我丁某人說句秦當家不愛聽的話，你這座秦家寨也將會步我的後塵而化爲灰燼。」

秦二天年輕氣盛，當年十八盤嶺大決鬥的時候，他還不滿十歲，如今聽了丁醜魔之言，不由冷笑連連，道：「姓屈的甚麼東西，如敢來犯，必殺他個片甲不留！」

毛幹冷笑，道：「眼前我們三個不提，單說那西北大盜毛正八的武功如何？『高原禿鷹』邱炎的本事又怎樣？也全都栽在那兩個年輕人手裡。賢昆仲的本領不錯，秦家鐧，鐧法奇奧，但若眞的正面遇上，怕也難逃厄運。」

秦二壯道：「毛兄之言不差，如果我猜得不錯，由於金沙灘的秘密外洩，可能姓屈的要提前發動攻勢了。」

秦二國嘆息的道：「可惜咱們五月節那天，那麼多人聚在金沙灘上……如果那時候有人知道這項陰謀，正好一鼓作氣殺上鎖龍嶺，也省得咱們提心吊膽，到處邀人了。」

六月初的天氣，夕陽落山遲，不過高山陰影壓下來的時候，秦家寨已是灰暗一片，周圍的蒼松翠柏與竹林山石，全都顯得另一副可怖面孔。

這時候秦家寨的正廳上，巨燈高吊，下面亮如白晝，一張大圓桌上，坐滿了人，除了毛幹三人，秦氏兄弟三人外，還有總管秦和之與五個秦家寨的武師。

秦和之聽說屈仙姑「死去活來」，面露憂忡，因爲他就是當年把屈大勇血洗趙溝牛長庚莊子、親手摔死三個月大的嬰兒這件事，帶回秦家寨的人。

席間，看起來大家全是大杯灌酒，大塊吃肉，但是誰都知道每個人暢飲而不開懷，如果說借酒澆愁，倒是十分恰當。

不過酒席間商談的結果，秦二壯決定自己隨同毛幹三人，繞道南下，趕往鎭江，去找那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因爲放眼當今，不論是修養與武功，也只有林浩然首屈一指，當然，中原大俠方溫中也甚夠份量。

秦二壯要去江南，心中也有着一肚皮的窩囊，因爲武林才子林浩然或中原大俠方溫中，俱都是自視清高，不屑與毛幹這幫黑道人物打交道，自己與他們前去，難免自貶身價，而惹人看不起。

但繼而一想，茲事體大，當年武林大結合的時候，不也是良莠不分，「暫」結同心，黑白雜處捐棄成見嗎？

心念及此，秦二壯也就坦然了！

當天夜裡，毛幹三人就在秦家寨歇下。

次日一早，秦二壯收拾妥當，下人從馬房拉出四匹關外大馬，全都是一色的土紅色，每一匹彈蹄刨地，昂首怒嘶，拖地長尾，揮捲半個後身，牛皮馬鞍錚亮發光，一看便知是千里良駒。

毛幹三人全都大喜，覺得這秦家寨畢竟是名震一方的武林世家，出手倒是滿大方的。（未完・六）

上文提要：五龍會的人派犬養由美施毒，欲將徐西刀、余東劍、余老夫人毒死。燕子飛、柳青青怕他們中毒，到碧雲天觀察動靜，見五龍會的人抬棺材來收屍，徐遠和余老夫人雖然中毒，鼓起餘勇，仍能將他們打走，二老才雙雙倒地不起，燕子飛着大石頭夫婦送二老回去急救，他和青青追踪五龍會的人，發現山本在招待幸二、幸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倭寇手中奪國寶　易攻爲守觀其變

樂乎一陣之後，山本才開口道：「二位王爺，扶桑本土的情形現在怎麼樣？」

幸二慨然長嘆道：「王兄遇難後，織田志得意滿，我們兄弟倆一離開北海道，馬上就得到織田信長下令抓拿的消息，是以未敢久留，隨即搭船趕來天津，但不知此地的狀況如何？我那三位侄女兒還好吧？」

山本笑道：「一切還算順利，全盤計劃正逐步進行中，櫻美、久美、由美三公主都很好，幸勿爲念。」

犬養幸三張口欲言，新任蒼龍會長郭坤忽然出現在三人面前，手裡還提着一個包袱，畢恭畢敬的道：「總會長好，兩位王爺好。」

山本點點頭，道：「東西帶來沒有？」

「帶來啦。」

郭坤將包袱放在桌上，打開來是一個長方形的木盒子，從盒內取出兩樣東西，幸二、幸三猛地睜大了眼珠，齊聲歡呼道：「大明國寶——玉駝鈴。」

山本正經八百的道：「不錯，正是戰神玉駝鈴！」

犬養幸二道：「相傳元太祖鐵木眞視此玉駝鈴爲戰神，更是勝利的表徵，每次征戰之前，必以此駝鈴大宴三軍，故而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道：「史實確是如此，所以，自從駝鈴落入本會之手後，每逢重要聚會，必定以此駝鈴飲宴，意在討個好兆頭，今夜自然更不能例外，請兩位王爺好好享用。」

郭坤已在駝鈴內注滿了美酒，隱隱約約中立有悅耳動聽的駝鈴聲響起。

幸二、幸三雙手捧着駝鈴，目不稍瞬，愛不忍釋。

上菜的兩小二及時又送來兩道佳餚。

男的是燕子飛。

女的是柳青青。

原來他倆打昏了兩名送菜的小二，客串起堂倌來，可惜時間太倉卒，來不及換衣服，僅在臉上抹了一把灰，明眼人還是可以一眼認出來。

幸好，大家的目光都投注在駝鈴上，沒有理會上菜的人。

燕子飛手裡端着一碗滾湯。

柳青青則捧着一大盤熱菜。

「燙啊！燙啊！」

「熱啊！熱啊！」

吆喝聲中，燕子飛走向幸二，柳青青直奔幸三。

冷不防，燕子飛的滾湯倒在幸二手上，柳青青的熱菜扣住幸三雙腕。

痛得幸二、幸三尖聲喊叫，亂蹦亂跳，猛甩雙手。

三個青樓女更是嚇得魂飛魄散，面無人色。

柳青青一手打滅油燈，一手將玉駝鈴抓在手中。

燕子飛更絕，包袱、木盒子一把抓。

寶物一到手，掀翻桌子，雙雙破窗退出去。

這事來得太快，太突然，宛若電光石火，全部一氣呵成，當山本刀之助弄明情況時，二人已消失在窗口。

「追！」

「追！」

山本、幸二、幸三與郭坤，發瘋也似的追出去。

燕、柳動作飛快，行進間已將玉駝鈴裝入木盒內，用包袱包好，綑紮在燕子飛的腰裡，人也衝出去五六丈。

山本猛如虎，快如電，凌空疾掠，好似天馬行空，接連翻了三個觔斗，落腳處已搶在二人前頭。山本刀之助陰森森地冷笑道：「燕子飛，你一向自命不凡，想不到也會幹偷雞摸狗的勾當。」

燕子飛昂首卓立，朗聲道：「老匹夫休得胡言亂語，此乃物歸原主。」

幸二、幸三吃了暗虧，二人四手既紅且腫，當然是心有不甘，同聲道：「山本兄，別跟他磨牙，先幹掉他奪回玉駝鈴要緊。」

昆仲倆身手不凡，出招極快，儘管燙傷了手，威力仍不可小覷，餘音尚自繞耳未竭，洶湧的掌浪已如排山倒海而至。

燕、柳不敢輕敵，全力反擊，雙方互拆數合，勝負難分。

犬養兄弟功力深厚，燕子飛吃驚不小，道：「山本，這兩位扶桑朋友是何方神聖？」

山本刀之助道：「告訴你也無妨，這位幸二先生是犬養王的二弟犬養幸二，那一位幸三先生是犬養王的三弟犬養幸三。」

「犬養王什麼時候又冒出兩個寶貝弟弟來？怎未在天霸府拋頭露面？」

「當時兩位王爺有事往北海道，並未參與江戶之役。」

「這眞是憾事，不然早已埋骨將軍府，免得留下這兩條禍根，危害中原！」

「燕子飛，你說話客氣點。」

「已經夠客氣啦，本俠現在宣佈，犬養幸二、犬養幸三驅逐出境，三日之內必須遠離京都，逾期不走，格殺毋論。」

犬養幸二冷笑連聲道：「既來之，則安之，本王爺現在還不想走。」

跨步欺身，已自拍出一掌，燕子飛左手格架，右掌平推，硬將幸二逼退三步。

山本嘿嘿冷笑道：「這樣說來，老夫應該謝謝燕大俠的厚待了。」

燕子飛道：「此話怎講？」

「本會長不在驅逐之列。」

「朋友會錯了意，你的罪更重。」

「你想怎麼樣？」

「我要殺了你！」

「老夫與你何怨何仇，憑什麼出此狂言？」

「憑你主謀盜竊大明國寶，憑你策劃劫擄皇后、太子，憑你涉嫌謀奪天朝江山……我問你，皇后、太子現在何處？」

「哼！」

「山本，我警告你，若是傷了皇后母子一毫一髮，當心燕子飛殺絕五龍會，踏平扶桑島！」

「燕子飛，你這話唬唬別人還可以，對老夫無效，本會長今天是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扶桑人到底有多厲害！」

「好啊！歡迎之至。」

「請！」

「請！」

山本滿面殺機，一出手就施展出血手印，熾熱的掌浪，激發出一片刺耳嘯聲，以千軍萬馬之勢攻向燕子飛。

幸二、幸三互換一道眼神，滑步游走，欲繞到燕子飛身後去前後夾擊，被柳青青識破了，叱道：「狗老二、狗老三，休得以多爲勝，嚐嚐姑奶奶的打狗鞭！」

爲了玉駝鈴的安全，柳青青不能讓燕子飛涉險，蛟皮鞭舞得嗡嗡作響，在犬養昆仲面前佈下一道鞭網，寸步難移。

山本刀之助下令道：「郭坤，殺了這個娘們！」

事實上郭坤已攻出一招，柳青青以單掌相拒。

反而形成了柳青青以一對三的局面，危機四伏，險象環生。

燕子飛與山本之戰，空前慘烈，以快對快，以狠對狠，以血手印對血手印，燕子飛欲以最快速度制服山本，以解柳青青之危，山本則一心一意想奪回玉駝鈴，起起落落，合合分分，二人皆施出渾身解數，放手拚搏，剎那間便已交手五十回合。

整個方圓十丈之內，盡被熱浪籠罩，花萎草枯，落葉繽紛，雙方旗鼓相當，各不相讓。不論是燕子飛或山本，想要取勝，恐非三五百回合難竟全功。

犬養兄弟始終擺不脫柳青青的長鞭，氣得嗚哇鬼叫不止，陡地拔

劍而出，照準鞭影亂攪一陣。

歪打正着，蛟皮鞭無巧不巧的被幸二的長劍絞住，幸三見機不可失，彈身疾進，撲向燕子飛。

柳青青腕上使力，猛抽猛抖，皮鞭總算撤回，右肩却吃了郭坤一掌，蹬！蹬！蹬！連退三步。

犬養幸三一心想奪回玉駝鈴，丟下柳青青，挺劍猛刺燕子飛，面對一掌二劍，前後夾攻，又都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燕子飛彷彿脚踏陰陽界，生死僅一髮之隔。

猛聽柳青青怒吼道：「把命拿來！」

郭坤得理不饒人，本想一舉置柳青青於死地，柳青青衡情度勢，深知不除掉郭坤，絕難抽身而出，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長鞭上抽下掃，左套右絞，攻勢綿綿，如長河奔流。

柳青青含怒出招，辛辣無匹，郭坤頭破、血流、衣碎，全身血漬斑斑，帽子飛上了天，鞋子不知去向，狼狽已極。

燕子飛的處境却不妙，只有閃躲的工夫，沒有還手的力氣，這還是他身手矯健、絕技無雙，要是換了別人，面對三位扶桑頂尖人物，怕不早已踏上奈何橋，進了鬼門關。

柳青青急得不得了，鞭出如雨，郭坤變成俎上之肉，鷄飛狗跳，卒被她一記重鞭抛上半空中。

「去死吧！」

柳青青恨滿心頭，又加一鞭，郭坤脚斷臂折，到陰曹地府找他老哥郭泰去了。

砰！一聲巨震，劃破長空，燕子飛與山本凌空對了一掌，人影一合即分，犬養兄弟算準了方位，騰身截住，又添了二劍一掌。

雙劍係對準了玉駝鈴而發，布包已被挑破，僅餘一線相連，燕子飛禍不單行，又挨了幸二一掌，立朝後方墜落。

山本猛打「千斤墜」，飄落地面，揚掌虎撲而上。

幸二、幸三凌空來了一個大迴旋，亦以泰山壓頂之勢墜擊下去。

「住手！住手！」

柳青青人在五丈之外，根本幫不上忙，只能大聲喊叫，揮鞭猛抽。

噗通！燕子飛摔落大槐樹下，花叢之中，山本、幸二、幸三咬着牙挨了柳青青好幾鞭，不顧一切的衝進花叢內。

山本沉喝道：「燕子飛，明年此日就是你的週年忌日！」

一掌當頭劈下。

犬養昆仲則伸手去抓玉駝鈴。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花叢後方突如幽靈鬼魅一般，一下子冒出來五個人，刀棒交揮，掌腿齊飛，山本、幸二、幸三連眨一下眼皮子的工夫都沒有，便張惶失措的被迫倒退回來。

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石磊、丁玲一字排開，替燕子飛築下一道肉屏風，柳青青飛身而至道：「子飛，你沒事吧？」

燕子飛將布包繫好，起身道：「沒事，憑他們還奈何不了我。」

展目望去，山本刀之助、犬養幸二、犬養幸三已不告而別，轉身離去。

石磊大呼小叫道：「媽的，這三個扶桑鬼子好滑溜，咱們快追。」

燕子飛搖頭道：「別追啦，我們馬上趕回別有天。」

嚴元伯一楞，道：「子飛老弟，叫我們來的目的不就是爲了對付這幾個老魔頭嗎？」

燕子飛道：「請三位大人來的意思，最初本來是想共商救援東劍、西刀，如今情況有變，子飛已將玉駝鈴奪回，我看山本、犬養他們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咱們不找他，老魔也會找上門來，顧及東劍、西刀與玉駝鈴的安全，自應易攻爲守爲宜。」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了。

別有天依然燈火通明。

警戒也加强了，暗中，人影往來穿梭。

不過，燕子飛特別交代，只是警戒，不可頑抗，一旦山本率衆來犯，應即退守花廳。

燕、柳、嚴等則守在樓下的一個房間內，爲東劍、西刀護關。

徐遠與余老夫人正在盤膝打坐，閉目行功，二老臉色發黑，嘴唇泛紫，頭上熱氣騰騰，豆大的汗珠滴個不停。

燕子飛小聲道：「大石頭，回到別有天後，二老可曾甦醒？」

石磊的聲音也很低：「曾經醒過來一次。」

「可有什麼交代？」

「徐老頭說他倆中毒並不深，發現有毒時，便將菜飯倒掉了，回到房內行功，本已將毒素凝聚一起，只要逼出體外，便可平安無事，偏偏雙龍會的魔徒來收屍，以致功虧一簣，差點丟掉老命。」

「後來呢？」

「說完這番話後，便開始行功到現在。」

「余老夫人沒開口？」

「沒有。」

嚴元伯上前細加審視一番，道：「二老臉黑唇紫，氣色灰黯，看來劇毒仍散而不聚，此刻安靜最重要，我們且到外面去談。」

大家皆未遠去，就守在外面，每隔片刻，便有人輪流入內探視，直至天將破曉，二老臉上的黑雲始退，唇上的紫氣亦不復見，全身濕漉漉的，盡被汗水所透。

鷄叫了三次。

天已經亮啦。

出乎意料之外，空緊張一夜，始終沒見半個五龍會的人。

於是，張鐵虎、孫九峯先行告退，去忙自己的事。

石磊、丁玲夫婦留守別有天，照顧徐遠、余老奶奶。

燕、柳、嚴則帶着玉駝鈴，逕往皇宮大內。

孰料，眼看紫禁城已遙遙在望，關東五龍却突然從兩旁冒出來，橫立路中。

燕子飛下意識的摸摸背上的玉駝鈴，道：「五位早呵，不在雙龍居享福，大清早的跑來京城作甚？」

前田惠良手握天龍斬，直截了當的道：「找你！」

「找本俠？有事？」

「少裝蒜，把東西交出來。」

「交什麼東西？」

「玉駝鈴！」

「哦，原來是爲了玉駝鈴，山本調兵遣將的速度似乎慢了一點。」燕子飛臉色一沉，話峯突轉，道：「七天限期已到，依律當斬，幸好本俠有急事在身，姑且放你一馬。再見！」

「旱地拔葱」，平空拔起丈五，式變「大鵬展翅」，從五虎頭頂掠過。

五虎做夢也沒料到，燕子飛一照面就開溜，齊皆一怔，暴喝聲中，天龍斬、人皮鞭、鬼頭刀一齊出籠，爭先恐後的起身截殺。

嚴、柳當然明白燕子飛的用意，急忙出手阻攔，嚴元伯朗聲道：「子飛老弟，這五隻小老鼠交給老哥與青青了，你去吧。」

話是不錯，想得也很美，一心想把玉駝鈴及早送進藏珍閣，可是，五虎却不答應，攻擊的矛頭全部指向燕子飛，欲將玉駝鈴强行奪回。

經過一陣激烈空戰後，雙方皆勢竭而落，燕子飛功敗垂成，未能突破封鎖。

不由得激起了燕子飛的萬丈豪情，道：「我看五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好，咱們現在就見個眞章。」

山葉武夫怒衝衝地道：「關東五虎，稱霸東瀛，從來沒有怕過誰，知趣的最好自動把玉駝鈴交出來，免得皮肉受苦。」

「朋友，本俠也要你交出一樣東西來。」

「什麼東西？」

「你的命！」

「你……」

燕子飛雙目怒張，殺機已生，「血濺海棠」、「血染江河」、「血洗大地」，血手印三絕掌一氣施展，山葉武夫僅僅吐出一個你字，下面的話全被熱淚塞回去，前田等人想要阻攔搶救根本不可能，這位叱咤扶桑的猛虎，卒告血染長街，橫屍路中，作了燕子飛的掌下亡魂。

「還山葉的命來！」

「拿玉駝鈴來！」

天龍斬、人皮鞭、鬼頭刀、聽風劍又從四面八方攻至。

燕子飛已經殺紅了眼，雙掌蓄勢待發，語出如刀：「不怕死的祇管上，燕子飛來者不拒，照單全收！」

三招絕技又告出手，四虎駭然而驚，紛紛退避，沒有一個人敢挺身硬拚。

就利用這一刹那的工夫，燕、柳、嚴三人已一口氣衝出去二三丈。

四虎不肯罷休，金風颯颯，鞭影如蛇，人皮鞭與天龍斬又已攻至頭頂。

石太郎的人皮鞭被柳青青打歪了，前田惠良的天龍斬十分霸道，堪稱武林一絕，燕子飛伸手沒有抓住不打緊，玉駝鈴反而差點被天龍斬削落。

燕子飛一心只關心玉駝鈴的安全，更躭心別有天東劍、西刀會發生意外，那有閒工夫跟他們爭强鬥勝，當下身形接連十幾個起落，奔至午門附近。

城門內外均有禁軍把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四虎膽子再大，也不敢在大白天明目張膽的硬闖紫禁城，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抬着山葉武夫的屍體，悻然離去。

燕子飛將玉駝鈴取下，交給嚴元伯，道：「嚴總，一切全拜托老哥了，小弟和青青必須立刻趕回別有天。」

目送嚴元伯進入紫禁城後，二人隨即掉頭回奔。

倭賊心懷不軌，果然早有謀算，就在燕子飛離去後不久，山本刀之助、犬養幸二、幸三，領着一羣屬下高手，從對街大模大樣的行來，在幾乎未加頑抗的情形下闖進花廳。

石磊夫婦正在吃早餐，神刀丁玲睹狀心頭一凜，力持鎮靜道：「山本，你這隻老狐狸，眞會挑時間啊。」

山本陰笑道：「坦白說，老夫在外面等了一夜，就是想選個好時辰。」

大石頭揚聲道：「燕子飛，生意上門啦，快來收拾這批狐羣狗黨。」

山本臉一沉，道：「少來這一

套，老子玩這些把戲的時候你小子還沒投胎呢，姓燕的離此已遠，說不定已被五虎送上西天，別有天內就剩下你們這一對歡喜寃家了。」

「老賊，你意欲何爲？」

「找兩個人。」

「那位？」

「東劍、西刀。」

「他們不在這兒。」

「在不在這裡不勞你多言，本會長自己會搜。」

當眞傳下搜索令，屬下高手立即付諸行動。

石磊夫婦怒溢雙眉，丁玲厲叱道：「誰敢放肆，老娘就要誰好看。」

二人正在吃飯，雙刀與七節連環棒就放在桌上，丁玲待要伸手去取，犬養昆仲的劍已遞至胸前：「不要動！」

別有天總共才有十幾個房間，羣魔樓上樓下全面搜，很快便有了着落，有人大聲報告：「總會長，找到了！」

山本大步而行，一頭撞進二老行功之處，果見徐遠正在運氣驅毒，全身業已濕透，像是一隻落湯鷄。

余老夫人唇臉間的紫黑俱已褪盡，汗水中散發着濃濃的藥味，氣定神閑，彷若入定老尼，顯然已至最後關頭。

山本是個老江湖，未敢過份接近，並且示意大家噤聲，凝神默察片刻後，從屬下的手中取過兩柄長劍。

東劍、西刀名頭太大，徐遠且係他的授業恩師，山本一點也不敢輕敵大意，雙手倒握着劍柄，劍尖對準了二老的心窩，猛然奮力擲出。

一擲之勢，用力極猛，速度極快，劍出手後，山本也跟着跨步前衝，外加兩掌，一心欲置二老於死地而後快。

雙方近在咫尺，出手即至，千鈞一髮間二老一齊仰面倒下，長劍掠鼻而過，篤！篤！二聲，插在身後木壁上。

山本心知不妙，想抽身已經來不及，只好一不作二不休，掌上加力，連攻數招。

驀見二老口中噴出兩股紫黑色的血箭，與掌風迎面一撞，化作無數血雨，接見東劍、西刀彈身躍起，各攻一掌。

巨震聲中，房門已碎，木屑紛飛，山本跌跌撞撞的退出去，二老接踵追出來。

西刀徐遠恨透了山本，金環寶刀挽起一片寒芒，連攻五刀，不肯給他還手喘氣的機會。

余老夫人同樣恨滿心頭，詞峯冷厲：「徐山本，不，此時應該叫你山本刀之助，還我東劍的三百條人命來。」

龍頭拐杖劃下一條白茫茫的弦線，當頭砸下。

驀然，噹！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犬養幸二、幸三奮力馳救，火星迸濺中，硬將二老的刀杖架在半空中。

徐遠一臉殺機，眼中幾乎要冒出火花來，望着犬養昆仲道：「兩位何人？」

犬養幸二道：「扶桑犬養王的胞弟幸二、幸三。」

「可是五龍會的嘍囉？」

「不是。」

「不是就滾到一邊去，別碍手碍脚！」

單刀一沉一拖，將幸二的劍撥開，兀自猛攻山本。

余夫人也是同一心意，撇下犬養幸三，單挑山本刀之助。

幸二、幸三不退反進，雙雙加入鬥圈，合力圍攻二老。

石磊夫婦本欲助二老一臂之力，却被五龍會的高手截住，動彈不得，別有天的好漢亦與來犯倭寇大打出手。

一場慘烈的混戰於是揭開序幕。

一聲聲的慘叫不絕如縷。

一蓬蓬的血雨怵目驚心。

雙方皆下定必勝必成，斬草除根之心，打來兇猛淒厲，辛辣狠毒。

二老毒傷初癒功力大打折扣，又是以二對三，起初尚可勉强支撑，但時間一久，便力不從心，漸感不支。

山本、幸二、幸三看在眼中，攻勢更加淩厲威猛。

「斃了這個老太婆！」

「幹掉這個老匹夫！」

「殺！」

喊殺震天，氣勢如虹，一掌二劍，銳不可當，二老反擊無功，貼地倒飛。

山本、幸二勢如破竹，挺腰再進，又攻到面前，西刀、余夫人險險避過，幸三的劍却趁虛而入，刺向老夫人的心窩。

「住手！」

一聲暴喝，一道劍光，一聲金鐵交鳴之聲，余東劍如天馬行空，破窗射入，噹！一聲，震得幸三虎口發痳，劍尖歪了八寸。

余東劍的劍委實太快，劍到了，才聽到劍聲，這對擅長聽風流劍法的犬養幸三來說，可謂苦不堪言，瞬間交手數回合，每一招一式，在速度上均慢了一分半毫，打來心驚膽顫，險象環生。

猛可間，余東劍又一劍刺來，直指犬養的咽喉要害，幸三仰身暴退，惶聲道：「娃兒好快的劍。」

余東劍的話充滿自負：「知道厲害就認命吧！」

「娃兒休出狂言，憑你還不配。」

「配不配馬上便可見分曉，接招！」

余東劍目泛兇芒，一臉殺氣，一輪猛攻下來逼得幸三節節後退，眨眼工夫便退到室外去。

少了一個犬養幸三，徐遠、余老夫人壓力大減，功力又在逐漸恢復中，亦將山本、幸二逼退至屋外。

石磊、丁玲領着三山五嶽的江湖好漢們，與羣魔打得難分難解，彼此互有損傷，一時半刻之間還分不出個勝負高下來。

忽聞燕子飛的聲音朗聲道：「青青，咱們今天要好好教訓教訓這羣倭奴，要大開殺戒！」

柳青青道：「對，把門關起來，籠中抓鳥，甕中捉鱉，趕盡殺絕，一個也不放走！」

燕、柳本想決一死戰，結果却大謬不然，柳青青才關起大門，山本見勢不妙，已率衆逃走。

變生倉卒，山本去勢又快，徐遠刀光乍展，腰斬了最後一人，餘皆逃出了別有天，當大家啣尾追出時，早已沒了踪影，只好重返花廳。

祖孫數日未見，余老夫人緊摟着愛孫，慈祥可親的道：「孩子，這一陣子眞把奶奶給急死啦，你到底是如何逃出雙龍居的？」

余東劍道：「奶奶，我是被人救出來的。」

「是誰救了我的乖孫子？」

「王小美。」

「怎麼不回碧雲天找奶奶？」

「原以爲奶奶仍被困在雙龍居，所以……」

「孩子，你看你，瘦多了，這幾天一定吃了不少苦頭吧？」

「沒有，我很好，孫兒一直跟阿美在一起。」

「東劍，你是說，你跟她生活在一起？」

「是啊，我們日日夜夜形影不離。」

老夫人眉宇之間微露不悅之色，道：「這怎麼可以，孤男寡女的會招人非議。孩子，我問你，眞的喜歡她嗎？」

余東劍一本正經的道：「當然，我愛她，她愛我，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

「那就快帶回來給奶奶看看。」

「不，我要奶奶去看她，孫兒正是爲此事而來。」

「這是爲何，醜媳婦也遲早要見公婆呀？」

「奶奶，別瞎疑猜，人家阿美美得像一朵花。」

「既然不醜，爲什麼不帶回來給奶奶看？」

「不爲什麼，是阿美的意思嘛。」

「奶奶是長輩，於理她應該先來看我，不來也要有一個理由呀。」

「奶奶，我的好奶奶，叫妳去就去嘛，那有那麼多理由好講。」

「好，好，奶奶去，奶奶跟你去。」

余東劍像漿糊似的黏在老奶奶身上，老夫人實在拗他不過，也實在太愛這個寶貝孫子了，不忍掃他的興，只好滿口答應下來，跟着余東劍往外面走。

燕子飛伸手一攔，道：「老夫人且請留步，請聽區區一言。」

余東劍眼一瞪，道：「燕子飛，你膽敢胡說八道，我就殺了你！」

刷！好快的劍，只見劍光一閃，已抵住燕子飛的咽喉。

老夫人叱道：「不得無禮！」

余東劍老大不情願的收劍入鞘。老夫人轉對燕子飛道：「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燕子飛的眸光從徐遠、余東劍的臉上緩緩掃過，不疾不徐的正容道：「余世兄所說的王小美，實際上是扶桑犬養王的女兒犬養由美，也就是徐前輩以前見過的那位扶桑公主。前不久，由石太師獻與皇上，終因淫亂宮廷的罪名被逐，剛才和兩位交手的犬養兄弟，正是她的二叔、三叔。犬養由美之所以會與令孫曲意相交，出手救人，甚至荐枕委身，完全是山本、犬養等同夥欲辱我民族，奪我江山的全盤陰謀詭計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這一番話，聽得二老心驚肉跳，目瞪口呆，余東劍大呼小叫道：「燕子飛，你胡說，這不是事實，絕對不是事實。」

西刀徐遠道：「老嫂子，這個倭女我見過，刁蠻潑辣，一肚子壞水，的確不是個好東西。」

余東劍戀姦情熱，被犬養由美迷昏了頭，一疊聲的嚷嚷道：「你們盡說阿美的壞話，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老夫人皺眉道：「不信就把阿美帶回來，讓你徐爺爺瞧瞧。」

「阿美不要見徐爺爺。」

「奶奶和徐爺爺去看她也可以。」

「不行，阿美只見奶奶一個人。」

「東劍，這樣事情就已經很明白了，她八成是犬養由美。」

「她不是，她是王小美，絕對不是犬養由美。」

（未完・卅九）

上文提要： 水道生爲雪前恥，邀請了三刀會的大巨頭申方良，和白來甲、雷子鳴同赴七巧賭坊，欲以白來甲精湛的賭術令哈玉芳難堪。不料，哈玉芳識破白來甲使詐。另一方面，進寶號被兩條倭寇船夾擊，古照今和佟大川等人失手被擒，被押往一荒島上，島上有不少俘虜替倭寇開山劈石，他們竟在島上遇見了杜老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幽會得情報　奪船脫險境

佟大川道：「你別咤唬，咱們的希望就在他的身上！」

古照今淡淡一笑，道：「二位當頭，我會盡力，但咱們也應該合作無間。」伸頭看看洞外，又道：「我在找機會，這是個大島，我相信必定住了不少人。」

杜老三道：「你怎麼下手？」

「還不知道！」

杜老三洩氣的道：「完了！」

佟大川道：「老杜，別急呀，咱們才來了兩天呀！」

杜老三道：「我們快滿一個月了呀！」

古照今堅定的道：「放心，你們不會再躭那麼久的，我會很快的有所行動！」

杜老三道：「那就看你的了。」

佟大川對古照今點點頭，道：「古兄弟，你放心，咱們必與你配合，你只要有行動，咱們也行動！」

古照今忽的把手一搖，立刻，只見有兩個漢子提着刀與皮鞭進入洞中來了。

這兩個人一看每個人在用力的工作，相視一笑又退出洞外去了。

＊　＊　＊

這夜月黑頭，孤島便在怒吼的海風中宛似海上地獄般可怖，木柵的右邊響動，但響聲不大，響聲被風聲掩去，有一截木杆斷裂一尺多長，於是一個人自那斷處爬到洞外面。

這個人不是別人，古照今潛出洞外了。

古照今算算日子，他們已在這孤島上快半個月了，這個孤島的方位與島上地形，他也暗中記得差不多了。

古照今就是看準了這個大風夜潛出來。

古照今的刀仍在，他的刀在肘的下方，這兒的海盜曾搜他們的身，但他身上的四支飛梭也仍然在……如果他拿着一般大刀，早就被收走了！

＊　＊　＊

古照今走到一處斷崖邊，他靜靜的聽了一陣，便大膽的往山崖下走去。

古照今經過一處斜坡，突然間有一隻手向他抓過來，嚇了古照今一跳！

古照今在黑暗中閃得巧妙，那隻手在他的左臂滑了過去，抓了個空。

「嘻！」

這是把女子的聲音，而且聲音很清脆動聽。

古照今怔住了，這地方怎麼會有女子？他忍不住的凝神看向斜坡，只見那是個洞口，洞口正有個女子向他伸手微笑。

古照今怕這女子叫嚷，急忙移

過身子到了這女子的身邊來，眞妙，這女子雙臂一張，立刻把古照今摟抱着了！

這女子抱住古照今不說話，發了性也發了情，立刻吻上古照今！

古照今原是吃驚的，但覺這女子一身光滑，細皮白嫩還帶着一股茉莉花的香味……

古照今還沒有甚麼表示，那女子已往古照今的身上探索起來了。

孤島上還有這種事，奇怪嗎？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海盜們擄來的不只是男工，女人也弄來不少人！

古照今如今與這女子抱得緊，兩個人已倒臥在洞中互咬起來。

那眞是另一種刺激，幾乎令古照今忘了身在危險之地而盡情的在這女人身上發洩他的慾念。

兩個人在一陣交互衝擊之後，那女的一聲長嘆，忽的仰面伸直了兩條粉腿而不動了。

古照今却精神大了，他自認已征服了這女子，那麼，這何嘗不是機會？

「姑娘，妳是……」

「別說話，你不想活了？」

古照今一怔，道：「你知道我是……」

「你是第二批來的人中那個娃娃臉的，是嗎？你們來的那天我就看到你了。」

古照今道：「妳是這兒甚麼人？」

「我是日本人，我們是在中國長大的！」

古照今一驚，道：「妳們是日本人呀，怎麼會來到這孤島上？」

那女子抱住古照今，十分溫柔的道：「你聽過藝妓嗎？我們是被徵召來的藝妓，這個孤島在改造，將來要駐守大船的！」

古照今不知道甚麼叫藝妓，當然更不會明白東洋人開闢這座大荒島幹甚麼。

古照今只是一心想找出逃走的方法，他回抱着那女子，道：「妳們有多少人呀？」

那女子道：「我們一共來了十一個，這些天因爲都有任務而分散了，這兒只有我一人，我一個人害怕，這些荒僻的山洞好嚇人吶！」

古照今道：「別怕，我想問妳，妳想不想離開這裡？」

那女子道：「走不掉的，他們守得嚴密，看似不怎樣，一旦有事便都出來了，有不少想逃的人都被抓去砍頭，死得很慘！」

古照今道：「這島上面有多少東洋人？」

那女人道：「原有七八十人之多，後來走了一批，再過幾天可能又會走一批。」

「爲什麼走？」

那女人伸頭洞外瞧，遂又低聲道：「他們要休假呀，剛來時聽說挖山洞是由他們在做，而且也是由他們設計的，以後來了一批中國人，就換回十多人，如今你們又來一批，不久便又會有一些人走了。」

古照今道：「妳們怎麼辦？」

那女人嘆口氣，道：「我們是沒辦法逃的，我們只有侍候這兒的男人。」

古照今道：「如果我們可以逃走，妳放心，我一定會救你們一起逃出這大荒島。」

「啊，你太好了。」那女人抱緊了古照今吻了幾下，又道：「你有本事的，我看得出來，你是有本事的年輕人，因爲你能自牢柵中走出來。」

古照今道：「今夜之事妳千萬別對他人提及，我想我會有辦法的。」

他主動的又吻了那女子，這就想走了，但那女子抱緊了他，道：「別走，我怕！」

古照今道：「不用怕，我必須潛回去，晚了就會有麻煩的。」

他推開那女子，一溜煙似的潛入黑暗中了，等那女的爬出洞外來，古照今已不見了。

女的坐在洞口發楞時，忽的有條人影閃過來，那人伸手猛一拉，立刻把這女的拉往別處去了。

這荒島上的女子就是這樣子，任何男人高興了，半夜三更來拉人，她們只有順從而無反抗，那年頭，日本女人生來是爲男人服務的。

差幸古照今早走一步，否則必被發現。

＊　＊　＊

古照今潛回荒洞時，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正眼巴巴的看着木柵外，海風勁急，聽得叫人心驚肉跳，好像天快塌下來似的，但當古照今出現在木柵口的時候，佟大川急忙伸手拖，硬生生把古照今拖入荒洞中。

佟大川急問：「古老弟，怎麼樣，發現什麼了？」

古照今靠在洞壁上喘口氣，道：「嗨，你們想不到的，這島上還有東洋藝妓呀！」

杜老三道：「不錯，前些時也曾看到過。」

他想了一下，又道：「還以爲是這些東洋人的家眷呢！怎麼，她們是藝妓呀，上海就有這種女人，會唱會跳，還陪男人睡。」

佟大川道：「咱們別管那些狗皮倒灶事，怎麼出去才是重要。」

他拍拍古照今，又道：「老弟，可曾看出門路？」

古照今道：「佟當頭，我好像

想通一件事，這件事與咱們的兩條船大有關係。」

「你說！」

古照今道：「哈大姐這兩條船，招財與進寶，運送泥壺去日本，一先一後的被這兒的兩條怪船攔劫，兩船泥壺不但全完了，便是人船也完了，咱們在這兒當苦力，爲他們開挖山洞石堡，他們不但省了人力，而且也賺了一筆，哈大姐那裡當然不知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兒還會再來些咱們中國人，這些東洋人眞陰毒，盡叫咱們上洋當。」

杜老三道：「經你老弟這麼一提，事情還眞的是這樣子？娘的，我杜老三不甘心。」

荒洞中，大伙圍上來，個個直想衝出去拚命。

* * *

古照今這十多天，他天天半夜潛出荒洞外，他現在已經知道那個藝妓的名字叫花枝。

那是個月兒斜掛的夜晚，附近忽然出現兩條三桅大船，兩條船沒有往灣內駛，在石堤外面拋下了錨，隨之有兩條划船分別划入灣內來。

古照今再細瞧，噯，可不正是他曾乘過的「進寶號」大船回來了。

古照今心想，也許另一條船就是「招財號」了。

古照今顯得有些興奮，因爲，那條包鐵快船送人回日本之後，至今未見再回來，灣內只有一條包鐵船。

古照今對懷中的花枝好一陣安慰，他令這位日本女子幾乎可以爲他死。

花枝就曾一再的在古照今耳邊咬耳朵：「哦！我愛死你了，你太可愛了。」

古照今是用眞功夫的，他要抓住這女人的心。

古照今這些天也在這女人口中得到了不少寶貴的情報，荒島上的人已由七十多變成五十幾個了，其中多半是搞工程修造的人，而會武功的乃是來自黑龍會的人物。

古照今總算明白，這兒的東洋人原來是黑龍會的人。

古照今把這個消息帶回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那裡，立刻令佟大川心中一震。

「怎麼？原來黑龍會想把這個荒島搞成個基地呀！」

杜老三更是吃一驚，道：「黑龍會在東洋是個黑道組織，咱們如果再不想辦法走脫，等他們把基地開成，咱們一個也休想活了。」

佟大川道：「不錯，他們爲了保密，非殺光咱們不可，黑龍會不是好對付的。」

古照今道：「灣內來了兩條船，好像是咱們的兩條船，我以爲，兩條船由他們駛回來，兩船的泥壺也就完了，他們變賣以後，再買他們需要的東西運來，二位，咱們應該弄個明白，找機會動手吧！」

佟大川道：「老弟，武器已失，咱們怎麼發動？」

古照今道：「我有個計劃，但不知是否管用。」

杜老三已對古照今產生了信心，聞言立刻問道：「老弟有什麼良策，盡快說出來。」

古照今便在二人之間好一陣嘀咕。

半晌，佟大川道：「成嗎？」

古照今道：「不成也得成，佟當頭。」

杜老三道：「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一招，操他娘那皮的，活要活得英雄，死要死得英烈，古老弟，咱們就這麼決定了。」

古照今道：「現在於月光之下，咱們不能有行動，且等兩天後天上無月光時再動手，這兩天大家別吭聲，照樣的挖山洞，照樣的聽他們叫罵，誰也不許露出馬脚。」

佟大川與杜老三立刻暗中把話傳出去，二十八條好漢們早已熱血滿在胸了。

* * *

天色亮了，荒洞中的人一個接一個的走出荒洞來，每人在寮中取了十字鎬便轉入另一山洞中開挖，佟大川已看到海灣附近停泊了他的大帆船，一看見藍色的帆他就知道那是他的「進寶號」，另一條可不正是哈大姐的「招財號」？

船是看見了，可是誰也無法接近，幾個矮子東洋人，手上的彎刀長三尺半，明晃晃的直往人的眼前閃，口中還在罵着「中國豬」。

這就是荒島上的苦力日子，而且是等着死的一羣人，因爲當工程完工之後，這些人是不會被送回上海的。

* * *

荒洞對面有個斜坡，這時候忽然出現了十多個俏女人，這些女人一路走一路還嘻嘻哈哈的笑。

再看幾個男人，正帶領着這些女子往一個山洞走去。

古照今仔細看，這些女人中並沒有花枝在裡面，他不知爲什麼這些女人排隊走過去。

古照今如今似乎關心起花枝姑娘來了。

* * *

輕輕的擁抱着花枝姑娘，古照今在花枝姑娘的耳邊道：「花枝，我只求你一件事情。」

花枝溫柔的道：「你說，什麼事情？」

「刀！」

「刀？我知道那條船上有刀，而且有許多。」

古照今道：「我是說岸上，這島上什麼地方有刀？」

花枝道：「我沒見過，有些地方是不許我們看的，小弟，你原諒姐姐，我眞的不知道。」

古照今笑了，他至少已經明白海灣中的船上有刀，而且很多。

花枝見古照今未再多言，還以爲古照今不高興，於是，她施展出藝妓的媚功，解脫了全身的衣服，宛似一條靈蛇般的在古照今的身上游動不已。

古照今幾曾享過如此的快慰，便小雪姑娘在這方面也不敵這花枝的妙功夫。

只見花枝的雙峯左右蹭，俏嘴還一直的舐着古照今的胸膛，灰暗中，二人忍不住發出囈語來。

* * *

享受快感達到高峯時，總是會令人達到忘我的境界，就在二人哼哼唧唧中，突然傳來一聲吼叱：「他媽的！」

這一聲咒罵幾乎就在古照今的耳邊響起來，隨之一道冷芒疾閃，但聽「啊」的一聲尖嘷，古照今立刻感覺到身上有一股血腥。

古照今明白這是花枝身上流出的鮮血，那個突施殺手的傢伙就在洞口處站着。

古照今幾乎挨刀，他側滾中，一連閃過七次劈殺，當他最後一次暴閃時，他的左手疾甩，一點寒芒帶起一聲大叫：「哎！」

古照今打出一支飛梭，舉刀的人就沒有再把刀劈下來，直不楞的便倒在地上了。

古照今立刻站起身來，匆匆的穿好衣服和鞋，再把扎在敵人胸上的飛梭收回來，當然，也把那人身上和手上的長短刀也拿在手中。

古照今再看花枝姑娘，眞可憐，花枝姑娘已慘死在地上了，只看那精光身子的鮮血，便知道已救不了。

* * *

古照今在心中想，就在今夜，是生是死，是否能逃出這孤島，全在此一拚了。

他拔腿疾往荒洞中奔去，半途中他抬頭看天色，這時辰應是三更天。

不遠處還有東洋歌聲，大約是幾個東洋人吃了老酒發瘋，唱的歌好似野狼叫嘷。

古照今挨近荒洞口，他沉聲往洞內叫：「二位當頭，今夜咱們幹了，按計劃快出來。」

荒洞中傳出足音來，古照今以手中刀劈開兩根木柵的木條，他把木柵弄開來，於是，荒洞中二十八個漢子一個接一個的出來了。

那古照今當先往前行，這些人跟在後面跌跌撞撞的也不管多危險，一直到了斷崖邊。

於是，古照今低聲對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道：「月亮就快落在島的另一面去了，咱們等到無月光再下水。」

他們原是早已商量妥的，就要潛入水中去搶船了。

古照今至今仍不知這個孤島上眞正的機密在那裡，他只有夥同大家先搶船。

* * *

眞急人，天上的月牙兒移動得眞是慢，荒島上還傳來彼此的呼叫聲，那是值夜的守兵們打招呼，這種呼叫有好處，一是可以叫值夜的人不睡覺，更可提高警覺，二者，又可以嚇住想逃走的人。

當然，在這個荒島上是不怕人犯逃走的，他們有快船，立刻會把逃走的人再抓回來。

這兒的東洋人好像不怕有人會逃跑似的。

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古照今當先往水中潛，他已經和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商量過，由他打先鋒。

古照今現在就快游近海灣中的那艘包鐵大船上了，他手抓住拋在海下的錨鏈未稍動，然後回頭看，噯，後面一片水花傳來，人頭一顆顆的露在水面上。

古照今再看鐵包大船上，好像船尾有人聲，只是看不清人在什麼地方。

於是，古照今大膽的手抓錨鏈往船上攀，只不過幾個錯手間，他已到了船頭邊。

古照今這才剛剛站在船頭上，就聽得遠處一聲吼叱聲傳來，古照今聽不懂對方的話，他只得嘻嘻哈哈的迎着來人走過去。

古照今還把雙手抬起來，表示自己手上沒拿刀。

他一邊笑，一邊走，兩個人就快碰在一起了，對方是日本人，那人雙手握刀斜身走，準備對古照今出刀了。

就在這時候，古照今突然甩出左手，那個日本人一聲「哎唷」叫，刀已握不住的隨着身子倒在古照今的足前了。

只不過那人一聲哎唷，立刻間船尾傳來吼叱聲。

古照今一看，船舷有一條繩梯，那正是用來上人的，他用手把繩梯拋落在船舷外。

只這麼一躭擱，只見船頭上奔來兩個東洋人，也正是值夜的殺過來了。

這時候，就見海面上的漢子們正爭先恐後的往這條船上爬。

佟大川手持一把彎刀，杜老三也是一把刀，那古照今立刻迎上

去，只不過抖手間，兩個東洋人已被他刺死在甲板上，隨之有人奔過來，拾起這二人的刀。

到了這時候，船上的人一大半還在睡夢中，佟大川已高聲大吼：「兄弟們狠宰啊！」

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堵住一個大艙口，艙內的人就是無法衝出來。

古照今率領十多人衝入一間大艙房中，那兒只住了三個東洋人，艙房中掛的兩排盡是東洋刀。

於是，只見奔來的漢子們拚命的搶過這些東洋刀便衝出去了。

「殺！」

「殺呀！」

嘍，還有人在放火吶。

當然，這也是有計劃的行動，這兒原有兩條包鐵皮大船，其中一條走了，佟大川等就可以平安的奪回自己的兩條船回上海，只要脫離此地，他們還怕誰？

這條大船上原有三十多人，有一半去岸上了，另一半倒了楣，全都被殺死在大船上。

古照今等放下小划子，二十八個人立刻往海灣外自己的船上划去，眞幸運，兩條船上只留下兩三個守船的東洋人，他們無法開船，又見划來這麼多拿刀的大漢，遠處的大漢又已着火，在無法可想之下，全都跳海逃往岸上了。

這次事件，佟大川叫它做「迅雷行動」。

佟大川與杜老三分別率人攀上失而復得的船，大伙正在整帆準備駛離這荒島吶。就在這時候，從荒島的半崖上只見火光一現，火炮如雷般的射過來了！

火炮落在水面上，擊起一溜水柱子十多尺高下，再細看之下，從島內划出三四條小划船直往那正在燃燒的包鐵大船划過去，光景是要救那條大船了。

熊熊的大火燒得猛烈，呼吼的聲音也嚇人，幾條小船尚未接近那條正在燃燒的包鐵大船，猛地幾聲大爆炸起處，包鐵大船上的火球往天空升起十多丈高下，火焰衝天而起，嚇得幾個小划子調頭閃避不迭。

「轟！」

又是岸上發了火炮，而且連續發射起來，就見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在船上大吼：「加槳，加槳，娘那皮，山上還有火燒大炮呀！」

就見兩條大帆船的前後左右轟聲不斷，水柱升天，這光景只要中上一傢伙，船上就得死不少人。

古照今也被這種氣勢嚇得怔住了，他還是頭一回看到這樣的火炮！

古照今心想：「東洋人眞厲害，上海大洋船聽說有火炮，不料東洋人也在這荒島上裝上火炮，這座荒島是作甚麼的？必定有陰謀！」

古照今當然想不通東洋人的陰謀。

古照今更不會知道東洋有個黑龍會。

* * *

佟大川的大帆船上加了槳，幾個大漢拚命划，三根大桅拉滿帆，用足了勁的往大海中疾駛而去，有兩個火彈落在船頭一丈遠，水柱子立刻濺到船上面，嚇得有個大漢一聲叫：「我的老天爺呀，厲害！」

再看另一面，杜老三站在船上哈哈笑，因爲他的船駛在佟大川的船前面，光景荒島上射來的火炮已打不到他了，幾發火炮在他的船後炸開來，杜老三還大叫：「謝啦，別送了，爺們有幸會再來的，操那娘的老皮！」

他是大笑着在罵大街，兩條大船越駛越遠，漸漸的那座孤島已消失在水平面下了。

* * *

海上十浬半個船，海上見船十八浬，那意思是說，當你在海上看到對面來船的半個船身時候，雙方距離還有十浬遠，如果剛看到個桅頂，那就有十八浬遠了。

此刻，海上的荒島已不見了，那少說也有二十浬遠，兩條哈玉芳的大船便在這時候慢慢的靠得近了！

佟大川在船頭大聲吼：「喂，杜老三，你看看咱們應該往那個方向駛呀？」

杜老三喜歡喝幾杯，這些天他被弄去開山洞，別說是酒了，便是吃飯也只是鹹魚一條飯一碗。

此刻，杜老三手上提着個酒壺，他粗聲的道：「老佟呀，你想想，咱們來時走的是甚麼方向呀？」

佟大川道：「咱們走的是東偏北呀！」

杜老三道：「那就來個反方向，咱們回頭西偏南！」

佟大川忙大聲笑道：「對，咱們中國地方大，往西是不會錯的了！」

杜老三大聲道：「喂，老佟呀，我敬你，也敬那位少年好兄弟，娘的皮，咱們這是死裡逃生呀，乾！」

佟大川哈哈笑，一邊的古照今沒笑。

古照今心中很痛苦，因爲他想到那個叫花枝的東洋姑娘。

當時花枝赤溜溜的爬在他的身上，那樣能否算是樂極生悲？花枝挨刀幾乎頭被削掉。

古照今心中痛苦，他也想着要替花枝姑娘做些甚麼，但在那種情況下，他只有逃！

古照今在咬牙了！

* * *

古照今是悶悶不樂的，佟大川就看不出來古照今爲甚麼不快樂。

古照今和花枝攪和幾次，這件事也只有古照今一人知道而已，他是不會對佟大川或杜老三去說的。

那佟大川一屁股坐在古照今身邊，道：「老弟，你怎麼不言不笑呀，你應該高興才是。」

古照今道：「佟老頭，我以爲咱們的人應該多訓練，多演習。」

佟大川道：「你老弟的意思是……」

古照今道：「我們遇上東洋人的包鐵大船，連還手的力氣也沒有，太危險了。」

古照今把兩手一伸，又道：「人家船身高，兩邊一挾，他們居高臨下，咱們只有舉手投降了。」

佟大川點頭道：「娘的皮，我看那些大船是衝着咱們這些大帆船設計的，用來專門吃咱們了。」

古照今道：「所以我以爲咱們應該演習。」

佟大川道：「好呀，你老弟有甚麼好主意？」

古照今抬頭看桅杆，道：「東洋包鐵船再是高，也高不過咱們的桅杆吧！」

佟大川道：「那當然了。」

古照今道：「咱們就利用這高桅杆，上面拴着繩子，一旦再遇上東洋大船，咱們的人便由繩索盪到敵人船上，這樣至少有個搏鬥的機會，而不叫敵人那麼容易的把咱們像捉小雞似的捉了去。」

佟大川雙目一亮，大吼道：「對，對，你老弟眞的有見地，咱們說幹就幹！」

佟大川是個粗中有細的人物，就聽他大吼一聲，道：「除了掌舵與瞭望的，其餘的都過來，集合，集合！」

前後艙走出十個大漢來，就聽佟大川對大伙道：「從現在起，咱們要操練！」

大伙一聽傻哈哈的直發笑，操的甚麼練？

佟大川指着桅杆，道：「弄幾根長繩拴在上面，娘的，再有大船夾過來，咱們由上面往敵人的船上殺！」

只一說，大伙便明白了。

於是，有人已拿了繩索往桅杆上攀。

佟大川的船上在操演，幾個大漢抓牢了繩子在桅杆上盪起鞦韆來了！

於是，附近杜老三船上的人發現了，有人就把這事報與正在吃酒的杜老三。

杜老三也覺得新鮮，他立刻出船艙外面看過去。

杜老三看了半天不明白，他大叫：「擺過去，擺過去問一問，他們在耍甚麼猴戲。」

杜老三的「招財號」漸漸的移近「進寶號」了，杜老三大聲喊：「喂，老佟呀，船上人吃飽了沒事幹不是，桅杆上盪來盪去幹甚麼？」

佟大川道：「演練呀，杜老三！」

杜老三道：「甚麼演練？」

佟大川道：「對付東洋大船呀！他們的船太高了，咱們不能往上攀，咱們就上桅杆，吊人往他們船上幹！」

杜老三哈哈笑，道：「老佟呀，這不是你的主意，你想不出，這名堂，必是古老弟的！」

佟大川道：「不錯，所以我們在演練！」

杜老三也叫起來了：「演演演，咱們也演練，操那娘爛汚的，誰不演誰是王八蛋！」

他這麼一罵，兄弟們便也忙起來了。

* * *

這一天走了七十浬，因爲有些逆風行，就在天色快亮的時候，先是佟大川的船上有個瞭望大漢在船頭看，他才回過頭，立刻吃一驚，因爲有條東洋包鐵船冒着煙在右後方追來了！

這大漢一見忙叫喊：「不好了，鐵甲船追上來了！」

大船上一陣騷動，佟大川衝出後艙來了。

古照今已站在船中央，他舉目看了一眼道：「就是這船，娘的，他來得好快！」

這時候，附近的杜老三也發現了，那杜老三大聲吼：「抄傢伙，奶奶的，時辰已到，有仇報仇，有怨報怨呀！」

佟大川大聲喊：「杜老三，咱們兩船接近，力量集中，千萬不可分散開來，被這些東洋鬼子們各個擊破。」

杜老三大叫：「你說得對極了，咱們何不來個夾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呀！」

佟大川舉手爲號，掌舵的立刻來個大滿舵往右旋，杜老三的船往左旋，兩條船立刻並行往前駛！

雙方又駛十多浬，東洋包鐵的大船就快追上了。便在這時候，佟大川與杜老三的兩條大船突然各自又是個大滿舵，海面上划出兩個大漩圈，不等東洋大船撞過來，就聽「颯颯颯」聲起處，大帆落下了，然後這兩條大帆船緊貼在東洋大船的兩邊。

船是矮了一丈多，但帆船上的人並沒在船板上，十多人已操刀盪着繩子殺向包鐵大船上了。

杜老三與佟大川二人分自兩邊落在敵船上，就聽二人齊聲大吼：「殺呀！」

「殺！」

包鐵大船上的人絕對想不到帆船上的人會有此一着！

他們原是打算先撞翻兩艘帆船之後，在海面上一個一個的宰活人，却不料帆船閃避得巧妙，反而兩船把包鐵船夾在中間了。

粗繩子拴得牢，任誰也休想逃離，沒有殺出個結果，那是絕難罷休的！

東洋包鐵大船上的人眞不少，前面站了十七個，後方又有十五人，其中有個小鬍子光頭大漢，雙手操刀，十分凶殘，有兩個黑衣武士緊隨在他身邊往船中央殺過來。

佟大川正巧此刻也躍過來，就在他剛站定時，那小鬍子的刀已到了佟大川的頭頂！

佟大川本能的擧刀去阻擋，就聽「噹錚」，佟大川的刀被削成兩段，敵人的刀勢未已，刀尖已掃過佟大川的右肩上湧出一道鮮血！

佟大川差一點沒被削中腦袋，他在船面上就地滾，那刀聲就在他的上方「咻」聲不絕，佟大川已滾閃到船邊，他已無路可閃了！

就在這時，小鬍子紅臉大漢凌厲的雙手，就要擧刀切下佟大川的人頭了，突然，「噢！」小鬍子紅臉漢擧刀殺不下來了，這光景令隨在他身邊的兩個黑衣武士吃一驚。

兩個黑衣武士急忙衝前看，只見一隻飛梭正扎中在小鬍子紅臉漢的咽喉下面，鮮血正自往下流，而他的雙目睜得大，半空中的刀仍未殺下。

他永遠也殺不下來了，因爲他的巨軀宛如金山玉柱之傾倒般砸在船板上，佟大川已跳了起來。

兩個黑衣武士以爲是佟大川下的毒手，這兩個人合力對付佟大川一個人。

此時，古照今過來了！

古照今冷冷一笑，道：「殺！」

他的聲音有些單調，但出手却實在厲害！

他的臉上也無表情，却是招招要人命！

兩個黑衣武士原是對付佟大川的，根本沒把這小伙子瞧在眼裡，然而當古照今的雙手甩出冷芒的時候，他二人已是直不楞的往地板上倒下去了。

兩個人還未看清楚古照今如何出刀，便已被古照今的刀扎中心口深處。

佟大川也吃一驚，忍不住的道：「兄弟，眞有你的！」

古照今道：「佟老頭，咱們殺！」

佟大川這才又抓起兩把東洋彎刀衝上去了。

也不知何人在狂吼，十多個東洋武士往古照今這面殺過來了！

佟大川也發覺了，不由大叫：「杜老三，咱們集中力量殺呀！」

那面正在船尾拚命的杜老三立刻大吼：「兄弟們，跟我殺呀！」

「殺！」

雙方已黑白分明，敵我識別，形成了敵對雙方，在互相一瞪眼間，立刻又是一聲大吼：「殺呀！」

「狠宰啊！」

大海上但見鮮血標濺，碎肉橫飛，淒厲的咒罵聲此起彼落，還有人被踹入大海裏。

雙方正在惡鬥中，忽的有火苗子自船艙中冒出來，不知是何人放的火，只不過這火起自東洋大船上，令這些狂殺的東洋人陣脚大亂。

也不知他們叫的甚麼，有七個黑衣漢子轉頭便往艙中跑去。

杜老三一見這光景，立刻大吼：「兄弟們，衝呀，殺光這些倭寇！」

「殺！」

對方只有十一個在戰鬥，立刻間，這十一個黑衣大漢退守在船頭聯手殺敵。

只一瞧便明白，這些黑衣漢子們採取以守爲攻之勢，佟大川一見這光景，立刻對古照今，道：「兄弟，堵殺！」

這是要把入艙的幾個黑衣大漢堵在艙口，古照今當然照辦。

古照今對佟大川道：「放心，他們是我的了！」

果然，古照今立刻躍到那七個黑衣人進入的艙口，就在他剛剛站定時，火苗子在艙中發出霹啪响。

火太大了，七個黑衣漢子立刻往艙外退出來，不料他們想不到艙口守了個厲害的刀手。

古照今出刀是不出聲的！

古照今出刀甚至敵人看不到他的刀在何處？

於是，七個黑衣漢子盡被古照今斬死在艙門口，沒有一個活着走出來。

* * *

火越來越大了，那一股濃濃的黑烟已衝上了青天，船艙中有爆炸聲。

古照今剛把幾個黑衣漢子斬死，一團火光已往他的身上罩來！

古照今一見這光景，立刻大叫：「佟老頭，杜老頭，撤，快回船呀！」

他叫着當先撲過去，攔住那十一個黑衣武士，果然，杜老三也發現了，急叫他的人快躍回船上。

佟大川也把人叫回他的船上了。

古照今這是爲大伙斷後，有個

黑衣武士出刀去殺古照今，却被古照今回頭一斬活活扎死在船舷上！

古照今躍回船上了。

只見大伙合力削斷纜繩，三條船在海浪的衝擊下，立刻分散開來。

再看那火光衝天的東洋大船，十個黑衣武士忙慘了，又是水又是桶，只不過那火已是難以控制了。

佟大川與杜老三的兩條大船已駛出十多浬，仍然可以看到海上的濃煙騰空而起。

這眞是一場意外的勝利！

* * *

哈玉芳的兩條三桅大船在海上往西航行已經一天半了，算算時辰，也該看到陸地了，然而茫茫大海海水黑，抬頭天空不見雲，便可以斷言距離岸邊還遠吶！

就在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搔耳抓腮無計可施的時候，忽聽有人大聲叫嚷，道：「有船來了也！」

這是好消息，甚麼船卻得仔細看。

船頭上有個大漢手搭涼棚在眉毛上，一邊看一邊叫：「是大帆船，和咱們的一個樣！」

佟大川急問：「往那兒航呀？」

那人大叫：「對着咱們過來了！」

佟大川一聽，忙叫人用手勢通知杜老三的船，於是，兩條船很快的接近在一起了。

再看遠處，那果然是一艘大貨船，船頭翹，船尾高，幾個大漢在桅杆下忙着，這時候已似乎看清對方有個大漢站在一邊瞧過來，這人手上還拿着刀。

對方船上的人都拿着刀，因爲如今海上有海寇，隨時準備拚搏。

* * *

忽然間，古照今站在艙門口，道：「那不是『飛龍號』嗎？是水道生水先生的大船！」

他這麼一提及水道生，佟大川立刻點頭道：「可不就是姓水的三條中之一呀，娘那皮的，他們把船開去那裡？」

杜老三已大吼，道：「老佟呀，我認得這船，咱們哈大姐也喜歡的，怎麼開來大海上了？」

佟大川當然不會明白爲甚麼水道生的船也來了！

再抬頭，只見雙方的距離更近了，古照今已走到船邊抬頭看，他看到了李長春！

李長春乃是「飛龍號」的當頭老大，人稱他是浪裏蛟，古照今是見過他的。

對方的大船落了帆，因爲對方大船上有人開了腔：「喂，你們沒完蛋呀？」

李長春是個大老粗，不會客氣話，開門見山的就叫人聽了不舒服。

杜老三先回罵：「放你娘的屁，你們怎麼沒完蛋？」

李長春並不氣惱，他哈哈一笑，道：「上海灘都知道你們完蛋了，前後兩條船，運往日本的宜興泥壺半道上被海盜們搶了，傳言人船也完了！」

他站在船頭哈哈一笑，又道：「還以爲你們是鬼船出現了吶！」

佟大川大怒，吼叱，道：「操那娘的，大白天你胡說八道呀，老子們不是好端端的嗎？」

杜老三接道：「咱們這就回上海，喂，你們去哪裡呀？」

李長春哈哈笑，道：「人家日本人訂的貨被你們在海上弄失掉，如今人家叫水當家的船也運一船宜興泥壺趕着去日本的，二位，海上的銀子不好賺，全憑本事賺，哈……你們的哈大姐現已在黃浦灘岸邊設了祭壇請了道士、和尚在超渡各位了，快回去看看就知道！」

佟大川一聽跳起來罵！

杜老三氣得直瞪眼，只不過等到他二人想通一件事，李長春的大船已揚帆往東北方駛遠了。

海面上似乎還傳來李長春的笑聲。

古照今一直沒再開口，他看着水道生的這條大船駛遠，忍不住的喃喃道：「會不會又是東洋人的陰謀呀？」

佟大川走到古照今面前，他指着李長春的大船罵大街，道：「操他娘的，大海上見面無好話，盡說些叫人不痛快的，找機會揍活人！」

古照今道：「佟老頭，我以爲姓李的要倒楣……」

「怎麼說？」

「他運送的是泥壺，也許同咱們的命運一個樣，遇上東洋的包鐵船，他們一樣慘！」

佟大川大巴掌猛一拍，道：「對，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呀！」

古照今道：「這其中只有一點，我還沒想通。」

「你說說，甚麼事想不通？」

古照今道：「我在想，東洋人爲甚麼連人帶船連貨一馬掃，他們有甚麼目的？」

佟大川也想不通這一點，乾乾一聲笑，道：「娘的，我希望姓水的船也同咱們一個樣！」

他笑笑又道：「這不是我的報復心理在作祟，實在是，你看那姓李的多得意！」

古照今也點頭同意佟大川的話。

李長春的笑是極其得意的，那種笑是不爲人接受的。

* * *

對於大海上遇到水道生的船，

原本是不愉快的事情，但至少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哈大姐必然的加一倍賠了那兩個東洋浪人的訂銀。

哈大姐不但失去兩條大船，而且也失去了她的人員，這是一個女人難以承受的損失！

佟大川與杜老三可以想像哈大姐如何的傷心與痛心了。

如今眞是天有眼，他們這兩條大船又好端端的駛回上海來了。

更令人意外的，莫過於杜老三還曾在那孤島之上發現那兩個東洋浪人！

其實杜老三尚不知道，這二人正是黑龍會在上海的活動份子，他們是有陰謀有計劃的行動！

* * *

哈大姐的兩條大船不用再找航向了，他們駛向與李長春大船的反方向。

果然，就在第二天剛破曉，船已發現陸地了。

那古照今站在船頭瞧，心中很激動，因爲他在荒島上曾與日本姑娘花枝幾次洞中纏綿，而花枝就死在他身邊，那眞是又危險又悲慘！

古照今雙目直視陸地，他彷彿看到另一位姑娘了！

古照今想的是小雪，也不知離開多久了，小雪姑娘可曾像他一樣的想他？

古照今以爲，當哈大姐以爲兩條船全完了以後，小雪必然會痛哭，女人失去了她心愛的人是痛不欲生的！

古照今心中很矛盾，他又要小雪高興，又要見小雪痛苦，高興是因爲小雪心中有個他，痛苦乃是小雪以爲古照今完了的表情！

男人只一瞧到女人對他的熱戀，總是有陶醉的感覺，古照今沒陶醉，但他却急於想見小雪。

* * *

兩條三桅大船繞過了崇明島，稍偏西北而直往黃浦江駛來，船在經過吳淞口的時候，岸上有人愣然的大聲叫起來。

這聲音對古照今不陌生，這聲音是水道生的叫嚷。

還眞巧，水道生的一條船正停靠在吳淞的石堤邊，好像正在裝甚麼貨物吧！

那是水道生三條「龍」中的「天龍號」，當頭張天發就站在水道生的身邊。

「東家，這是七巧賭坊那女人的船？」

「不錯！」

「不是傳言遇海盜人船完蛋了？」

「是呀，可是又回來了。」

「難道傳言虛假？」

水道生想了半天，才冷冷的道：「如要想知道，我得去一趟七巧賭坊。」

張天發道：「東家，七巧賭坊與你有過節呀，要不要咱們幾個兄弟陪你去？」

水道生道：「又不是去打架，何用帶人馬？你們忙裝貨，我這就去瞧瞧。」

水道生說走便走，他去上海灘七巧賭坊了。

* * *

七巧賭坊的大門口，十一層大青石台階仍然是人上人下的好不熱鬧，哈玉芳的兩條大船完了，但賭坊仍在，而且賭坊的進帳仍然是可觀的。

賭坊雖然熱鬧，但哈大姐已經三天未曾在賭坊中露面，因爲她受了窩囊氣，被兩個東洋浪人逼得賠了人家的訂金白銀兩千兩！

兩千兩白銀是訂金，按照商場上的規矩，到期不能實現，那得加倍退銀子。

哈大姐就被逼得加倍賠了人家四千兩，非但如此，她的兩條船「招財號」與「進寶號」也完了，便人員也完了！

她這是完完完連三完，再好的修養也抵抗不了這個打擊，而她又是個女人！

哈大姐沒有病，她只是把自己關在房中生悶氣。

當然，哈大姐是不會被這事挫了她的銳氣，只不過她心中不服氣，如果她還有船，說不定她會親自出海！

* * *

小雪姑娘也不愉快，她這幾天也瘦了，因爲自從佟大川的船也傳來出事消息之後，她是三天難吃一碗飯，兩天才喝半碗湯，半夜醒來只叫郎！

那當然是古照今了。

小雪已不只一次的前往黃浦江岸去看船，她眞想古照今一下子出現在她面前，然後兩個人抱一起，便是投入黃浦江她也無怨言！

* * *

這天的天氣還有些悶，人們的午睡才剛開始，便有個年青漢子一路大叫着奔進七巧賭坊了。

二門的管帳丁大發，一把拉住那小子，忍不住罵起來：「操那娘個小癟三子，儂啊失掉魂了不是？」

那小子不回答，一路直往後面跑，他快過第三道大院才叫喊：「回來了，咱們的人回來了！」

側面的圓門迎出夏荷與秋菊兩姑娘，夏荷叱道：「吼甚麼？大姐在睡覺，小心挨揍！」

那小子哈哈笑道：「大姐不會揍我的，大姐一定比我小疵毛還開心！」

秋菊怒道：「你有毛病呀！」

那小子道：「我沒毛病，告訴你二位，快向大姐去報告，江面上咱們的大船回來了！」

秋菊與夏荷吃一驚，裡面立刻又奔出小雪來了。

那小雪衝過來，把那小子幾乎撞倒。

「你看清楚麼？」

那小斷重重點頭，道：「如今應該靠岸了！」

小雪立刻往回跑：「大姐，大姐，好消息，咱們的大船回來了吔！」

精舍的門拉開了，哈玉芳當門站立：「甚麼事？雞毛子喊叫甚麼的？」

小雪急忙上前，道：「大姐，是小疵看到咱們的兩條大船回來了！」

哈玉芳雙目一亮，道：「怎麼會呢？」

小雪道：「大姐，我這就去江邊看看！」

哈玉芳點頭，道：「快去，我等妳回來。」

小雪的腰肢猛一扭，拔腿便往外走了。

* * *

哈大姐很激動，她已不只一回的用力捏自己的手背，手背被她捏得痛也泛了青，她才明白這不是夢。

哈大姐全身血脈賁張，咬着牙，喃喃的道：「回來就好，回來我就滿意了！」

她這裡幾乎變成熱鍋上的螞蟻了，遠處傳來足音「咚咚咚」，哈大姐這幾個女人抬頭看，只見來了四個人，其中一人是丁管帳，他跟來了。

哈大姐立刻命丁管帳去帳房，把兩條船上人員的薪餉先發放，丁管帳笑着走了。

另外三人是佟大川、杜老三與古照今！

古照今見了哈大姐，他的臉上有傷感，而古照今這才剛要開口，側門奔來一個人，是的，小雪進來了。

原來小雪奔到江邊去找船，等她找到船，古照今已與兩位當頭上岸來了。

小雪這才又往回奔，此刻，她也不管面前有個哈大姐，拔身一跳跳入古照今的懷中了。

小雪雙手攀住古照今的脖子，俏嘴巴便一個勁的又吻又咬，光景恨不得把古照今生生吃掉。

小雪的動作，如是換在別地方，那是遭人非議的，上海這地方就不同了，如今上海開埠已久，洋人帶來許多洋習俗，當然男女擁吻也平常，上海人見慣不怪還模仿吶，誰會耻笑古照今與小雪姑娘？

* * *

哈大姐的雙目似現淚光，她拍拍佟大川，再拍拍杜老三，這才對小雪道：「快去備酒菜！」

小雪與另外幾個姑娘立刻去忙辦酒席了。

古照今的心中沒忘一個人，那個人乃是東洋女子叫花枝，他爲花枝而黯然的在悲傷。

當然，哈大姐是不會知道這一段。

佟大川與杜老三人也不知道，他三人進入客廳內，佟大川已對哈大姐，道：「大姐，若非有個古老弟，咱們只怕永遠也回不了頭！」

杜老三接道：「我們已不抱希望了，想不到……」

哈大姐雙目盯住古照今，道：「我知道，我太明白了，當初我不堅持兩條船的保票，而索得古老弟在我這裡，我就知道這一寶我押對了！」

淡淡一笑，古照今道：「大姐呀，事情並非那麼簡單，這裡面必有大陰謀。」

杜老三道：「對，大陰謀！」

哈大姐道：「你們發現甚麼了？」

杜老三道：「他娘的老皮，那兩個東洋浪人是奸細，我在那孤島上見過他們了！」

哈大姐急問，道：「快，快把事情說清楚！」

* * *

原來杜老三的往日本的大船，在海上也是遭遇到黑龍會的兩條包鐵大船中途攔擊，事情的經過與佟大川的是一個樣子。

那黑龍會是有陰謀的，他們一心要在海上建立基地，然後消滅各處海上的大帆船，進而先攏斷海上交通，獨霸東海，自然的就會把勢力伸展到中國！

這是十分陰毒的計劃，更何況他們把抓去的人囚在那荒島上開鑿山洞砲台，那些被劫的船貨也被他們奪去成了他們的財富，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

哈大姐就聽得吃一驚！

哈玉芳永遠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那幾乎就是在海上張了一個網等他們的船入網了。

哈玉芳忿怒了，她却對古照今道：「若非古兄弟，我們的損失大了，這是一件莫大的功勞！」

她伸手拍着古照今，又道：「說吧，你心中想得到甚麼，你只管出來，大姐我盡全力！」

古照今一笑，道：「大姐，我何所求？」

哈玉芳道：「你無所求呀？」

（未完・五）

上文提要：小龍等人喝酒中了翁仲的暗算，正在逼問沉船的事，清水道人忽出現，要翁仲解了小龍的穴道，後公平比試。清水道人曾與小龍有五十招決戰之約，小龍贏可得五億兩銀子，輸則得把此番和尉遲風夫婦交往之事說出，小龍輸了，說出梗概……為了混淆視聽，使錢起與翁仲不會懷疑寶藏在手上，小龍等去錢起的賭場及勾欄鬧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宴上遭暗算　渡頭退強敵

柳談上前扭住她的一臂，鴇母就殺豬般地叫了起來，道：「如不答應，放一把大火燒了你們這人肉攤子，當然，也要把妳火葬！」

鴇母道：「少爺，這家妓院是一位大人物開的。」

「對，正因為他是大人物，有的是銀子，我們才會找上他。」

「少爺，你想知道他是誰嗎？」

「是錢起對不對？」

鴇母一楞，道：「少俠認識錢起？」

柳談道：「當然，錢起本是我們這位少爺的僕人，無事時捏捏腳搥搥背，甚至我們這位少爺幼年時還為少爺擦屁股呢！」

鴇母想不通這小子是甚麼身份。

但至少這小子厲害無比。

范通道：「我數到十，如不答應，就開始行動。」

鴇母以為，反正有目共睹，她遇上了凶神惡煞，換了別人也得乖乖地服從，於是她答應了，但要小龍開張收據，也好向錢起報帳。

＊　＊　＊

五十萬兩銀子又作了妥善的存儲。

現在，七小在這個大鎮上的酒坊中。

這是造酒的槽坊，也另闢出一大廳作為零沽小賣的場所，只賣些現成的下酒小菜，所以凡是來此品酒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家。

小龍等人在此品酒。

這兒是百里之內知名的醉仙居，二鍋頭極為出名。

只是，不一會，七小之中兩個人倒地不起。

本以為是飲酒過量醉倒，但衆人圍攏一看，倒下的范通和柳談臉孔泛紫，口吐白沫，像是中了毒。

酒坊掌櫃的是五十左右精神健旺的人，不由大皺眉頭，他想不通為什麼會如此？酒不會有問題。

如果是別人下毒，自然是有可能。

找來大夫看了一下，說是中了劇毒，而且人已死亡。

小龍一把揪住了掌櫃的，要他賠人。

掌櫃的道：「小友，這件事一定能弄清楚，本號的酒，百里內聞名，絕不會有毒，會不會是你們自己有仇人？」

小龍道：「我們的座位就在你的櫃檯外，你一直在注意我們，你應該知道不是我們的什麼仇人下毒。」

掌櫃的道：「又怎麼証明是我們的酒中有毒？」

小龍道：「酒是自那個大罈子倒出來的對不對？」

「是……是的。」

「就看看那罈子酒吧！別人叫的酒都不是那一種，只有我們要最純最烈的一種，所以自那罈中倒出來。」

掌櫃的當然不怕，他似乎有自信。

因為那罈最烈的二鍋頭就在櫃檯上。

他用小杯子在罈中盛了一杯，弄來一隻土狗，為狗灌下去，不到半盞茶工夫，土狗竟然七竅流血而亡。

掌櫃的大驚。

但為了不使這件事傳揚開去，他開出了條件，一個人賠五千兩，兩人是一萬兩，立刻把死人弄走。

小龍伸出了兩根指頭。

「多少？兩萬？」

小龍冷笑，掌柜的道：「二十萬？」

小龍又在搖頭，掌柜的臉色一變，道：「莫非是兩百萬？」就連嘴唇和舌頭都不大聽使喚了。

小龍這才點點頭。

掌柜的一字字地道：「小崽子，你走錯了門。」

小龍冷峻地道：「沒有，不是錢起的買賣，我還沒有興趣哩！」

掌柜的又是一震，道：「你敢和錢起作對？」

「錢起他算什麼東西，不過是陰謀害人奪得龍頭之位，不擇手段地弄錢，他那有資格作天下最大幫派的龍頭……」

掌柜的突然施出「烏龍探爪」。

這是內家功夫，因為爪上有極輕微的「絲絲」聲。

小龍當然不會外行，故作手忙腳亂閃了開去。

掌柜的連攻數招，都未能得手，這才知道小看了這些毛孩子。

就在掌柜的被砸了一掌，退到後面院中，小龍追到時，門外忽然站着一人，掌柜的一看是這人，一時興奮，發出一聲怪叫。

錢起站在門外，道：「小子，你一直在往死路走。」

小龍道：「錢起，你弄了太多的造孽錢，理應拿出一部份來作為重建洪門之用，況且寶藏得而復失……」

「我不信得而復失。」

「你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不是尉遲風夫婦協助你們弄到東海邊的嗎？」

「對，沉船本已到了東海邊，但又告失蹤，我和尉遲風夫婦也失去了聯絡。」

錢起茫然道：「真的失去了聯絡？」

「你要我發誓？」

「八成又是尉遲風夫婦見我們的人搶奪又弄到別處去了。」

「果真如此，他們應該打個招呼才對。」

錢起冷峻地道：「你們怎知道這些賭場、妓院及酒坊是我錢起開的？是什麼人告訴你的？」

小龍道：「當然是你的親近的人。」

「什麼人？」

「我怎麼可以出賣告密的人？他是一份好意。」

錢起出了手，小龍先用一般武學，再用新練招術，錢起勉強接下，暗中有人窺伺，這是誰可以猜到。

小龍施出第五式時，錢起被震退了四步。

這使暗中偷看的人大為震撼。

只不過錢起並未失招。

錢起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韌性？好像不論對方有多高，他都能勉強應付下來。為什麼？總要有個特殊原因吧！

錢起不以為他只會五招。

他以為先聽聽小龍的也不是壞事，至少目前他制不住小龍，如果小龍繼續施展這種罕見的絕學，他沒有把握。

「錢起，有件事你敢不敢回答？」

「為麼事我不敢回答。」

「為什麼每次我有進境，你的進境必然會比我大？」

「我本來就比你高。」

「但每次動手，你也只是比我高出一點點，每次我有了很大的進境時，再和你動手，你還是比我高出一點點。」

「因為你有進境別人也有進境呀！」

小龍道：「不對！」

「有什麼不對？」

「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錢起神秘地一笑，道：「秘密是有，你卻永遠也猜不到。」

「是不是奇遇？」

錢起不答。

「是什麼樣的奇遇？是不是最最奇特的？」

「對！」

「會不會和尉遲風相似的奇遇？」

錢起再深沉，此刻臉上也不免閃過一絲奇芒。

那可能有驚、奇和殺機的不同成份在內。

誰知道這秘密都要死。

錢起道：「你猜得太離譜了。」

小龍並不深入追問，像他這麼聰明的人，已隱隱猜到，錢起可能就是昔年覬覦寶藏，刖去尉遲風前輩夫婦雙足，丟入海中的人，錢起應該下過海，當然沒得手，可能有很多原因。

第一，沉船距寒穴太近，他的耐寒力不夠。

其次，他的水性還不夠，在水底的時間較短。

第三，可能是在海底遇上兇猛的水族，暫時不行。

問題是，錢起爲何有那麼高的功力？

招術沒見改良，內力卻又取之不盡。

依小龍猜想，會不會他也服過地心寒草，甚至於因緣際會，事有湊巧，正好他下海在寒穴中遇上了「地心靈球」而……

這當然是猜測。

也只有這樣，錢起才能成爲一個內力取之不盡的高手。

錢起道：「尉遲風夫婦教了你多少？」

「不多！你怎麼知道尉遲風夫婦二人？」

「聽說的。」

「他們的存在，大出你的意料對不對？」

這句話就太露骨了，錢起一字一字地道：「小子，你含血噴人，造謠生事，我絕不會放過你！」

「我就是不造謠生事，你會放過我嗎？」

錢起又攻了上來。

這一次小龍再自第二式用起，錢起立刻明白，他只會五招，不由發出一聲獰笑，此刻前面的林琴等人早已開始行動。

她知道，掌柜的不會是小龍的敵手，但等了好一會未見動靜，到後面一看，錢起竟然到了。

林琴立刻叫小松及李靜芝去找帳房弄銀票，說是掌柜的答應賠償一百萬兩。

這是雙方談判結果的折衷數字，本是要兩百萬的。

帳房想拖，立刻就吃了苦頭，只好派人到錢莊去提。

至於范通和柳談，自然都是在梅媚施法之下，看來像是中毒而亡的，如今都像好人一樣。

現在小龍連連中掌。

因爲那五招連續用過三次，已不靈了。

暗中窺伺的人也不由大爲震驚，他現在所忌憚的已不是小龍而是錢起了，他從未想到他會怕錢起。

林琴把銀票弄到了手，把梅媚領到後面來。

梅媚來到後院大屋子窗外作法，就在錢起格架小龍一劍，錢起的長刀本是三尺多長，突然變成了一柄只有一尺二、三的匕首了。

三尺二、三縮短爲一尺二、三，很可能格不開對方的劍。

即使能格上，用力也不夠。

錢起大吃一驚，急退之下，背衣上被劃。

大概也只有錢起能在這種情況下僅被劃破衣而避過這一劍，而現在，他手中居然又是長刀。

錢起道：「小子，你會妖法？」

小龍道：「輸了就是輸了，什麼妖法不妖法？」

錢起再次攻出一刀，發現手中又是一柄匕首。

他自恃身手了得，長刀變成匕首還是照攻不誤。

凌厲的招式卻也不在乎兵刃的長短。

那知小龍一劍掃來，錢起突然發現自已手中的匕首又縮短了一半有餘，如今看來，不過三、四寸長。

錢起大驚，暴退中罵道：「小狗，有一天我會好好收拾你的！」

退出屋外越牆而去，小龍知道，若非梅媚暗中協助，今天要難看。

小龍等離開此鎭後，有人暗暗盯著。

只不過此人的盯人術高明，小龍等人沒覺察。

這個盯人的高手當然並不是錢起，這是個有心人，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很難捉摸的人。

這樣一個武功既高又難以捉摸的人在暗中盯上小龍等人，會有什麼後果，當然，那是十分不利的。

小龍一干人會發生什麼事？至少盯他的人不會立刻殺了他們。

* * *

小龍這幾天忽然發現三女魅力無限。

就連李靜芝也不例外。

當然，林琴、小松和梅媚本來都是美女，本就十分可人，只不過這兩天小龍覺得她們更加迷人些。

有時他十分驚異，他自己的目光居然像是能透過她們衣衫看到她們妙趣橫生的胴體。

他最初不信，就算是盛夏之季，衣衫單薄，也不可能看透衣衫，清清楚楚地看到胴體。

有時他眞的看到了。

他看到小松的乳房一大一小。

他看到林琴的細腰隆臀和那飽滿的聳胸。

他也看清了梅媚的玉腿之美，無出其右。

甚至也看到李靜芝的胴體，儘管比之三女也許稍遜些，但青春本身就是最寶貴的東西。

只是他看到李靜芝時，立刻收回目光。

非禮勿視，李是小柳的朋友。

爲甚麼會如此？他想不通。他不以爲一個人能忽然之間備了「天眼通」的能力，再說，「天眼通」也不可能只能看穿女人的衣衫。

柳談和李靜芝外出，范通去找郭香。

郭香的年紀比范通大了十歲，

不好意思一天到晚和范通膩在一起，她和「血手姑」廖珍珠及「跛婆」狄蕙等人在一起。

小龍和三女在小酌，這是一家小鎭上的客棧。

他們住在一個偏院中，客棧客人不多，顯得很靜。

小松道：「林姐歌喉美妙，何不請琴姐高歌一曲助興？」

小龍道：「在客棧中不必高歌，低唱即可。」

林琴道：「梅媚的舞藝不錯，妳來伴舞如何？」

小松道：「我也來舞。」

林琴展開歌喉，且邊唱邊舞，小松和梅媚也加入翩翩起舞，美好的女人只要稍具舞藝就很動人。

小龍以筷子輕敲碗碟，隨著低哼。

如果有簫、笛，此情此景，豈不是「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旖旎風光了？小龍以爲自己的確有些艷福。

此刻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刻。

小龍呷了一大口酒，忽然燭火一搖而滅。

燭火滅了，屋中視野不清才對，但小龍卻欣賞了奇景，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奇妙的景象。

三女本是衣衫整齊的，此刻看來卻是一絲不掛的。

非但是一絲不掛，她們的胴體上還泛出耀目的光影。

就好像是三具白玉浮雕在月光下泛出光芒。

在美妙的舞蹈中，胴體的動盪、扭擺，乳、臀的波和浪自然形成了撩人心弦的一把火。小龍好像已被引燃了。

林琴肥瘦適中，小松凸浮明顯。

梅媚的胴體上卻有些與衆不同的地方。

那些與衆不同的特徵，是男人視爲至寶的。

小龍忽然有些把持不住了。

此情此景，只怕不僅是小龍，任何一個氣血方剛的年輕人都會如此，尤其是這三個妞兒都算是他的人了。

舞越來越烈，有些擧措根本就是男女合歡好合的動作，甚至還配以低沉的呻吟。

有一種春藥名叫「顫聲嬌」，臨床服下，嬌聲溢於戶外，俗稱「叫床」，大概就是這種聲音吧，小龍忽然向梅媚招招手。

此刻的三女，也像是引火自焚了。

只要小龍向她們招招手，或者僅是點點頭，甚至打一個眼色，她們都會立刻投入他的懷抱，一切由他。

原因是，她們早就願意奉獻一切了。

小龍和梅媚攜手入屋。

林琴和小松還在舞著。

梅媚一入屋就貼緊了小龍，顯示了人性的飢渴和需求，甚至以她自己敏感的部位去找小龍敏感的部位。

這種動作，就像火石與火鐮相碰濺出火星一樣，兩個人立刻就進入了狂熱而不能自拔的境界之中了。

梅媚的衣扣已解開了大半，甚至露出了酥胸。

小龍的上衣也脫了下來，要做的事，不一會就能水到渠成。小龍的胸前有塊玉玦，上面雕了一條龍。

這是他的亡父的遺物。

玦上雕龍，有「龍玉」的寓意，也算是龍玉的信物。

乍見亡父的遺物，春心頓斂。

但是，與此同時梅媚已經全裸了。

她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妞兒，尤其是胴體，任何一寸之處，都洋溢著青春之火，或青春的熱浪，使人無法把持。

梅媚已上了床，小龍的神志忽清忽昧。

當他再次看到胸前亡父的玉玦時，他的神智立刻就清朗了。

他忽然以「蟻語傳音」道：「梅媚，妳剛才跳舞時施行過『奇門遁甲』，使妳們的胴體在我的視野之下？」

梅媚也以「蟻語蝶音」道：「沒有啊。」

「做了就要說實話。」

「我眞的沒有嘛！我只是感覺有一種暴露身體的衝動。」

小龍大疑，這顯示有人弄鬼。弄鬼的人既不是會「奇門遁甲」的梅媚，自然更不會是林琴和小松，應該另有其人，他這麼做的用意何在？

小龍靈機一動，忽然有所悟解了。

於是他閉上門，上了床。

床上的聲音並不是很大，但因外面的歌舞已停，在門外還是可以聽到的。也許只有年輕人才能做的。

半個時辰之後，門開了，梅媚一臉倦容地走了出來。

但她立刻一楞，因爲門外站著兩個人。

一個是林琴、一個是小松。

兩人認識較早，還在互相禮讓，她們以爲，既然梅媚可以得到小龍，她們也不便責備梅媚，只是她們也必須得到，也就是被小龍得到。

二人正在禮讓，卻聞小龍在內問道：「妳們一起進來吧！」

兩人進入，閉上了門也熄了燈。

梅媚在門外偷聽那風雨交響樂章，但事實上，卻在暗中注意一個神秘人物，那人物自然在暗中窺春。

這人的動機如何？小龍剛才已對梅媚說了。

從此以後，小龍幾乎是和三女夜夜春宵。

柳談見此情況，也不後人，就和李靜芝也好起來。

而范通更抓到了理由，郭香也有了藉口，和范通形影不離，好像他們只要閒下來就會去做那件事。

＊　＊　＊

錢起仍在東海岸一帶活動。

他也發現有人在暗中窺伺他，以錢起之所能，他當然能發現是誰在窺伺他和爲甚麼要窺伺他。

白倫和康杰等人來找小龍，商量大事。

他們發現小龍和三女打得火熱，不理正事。

就連柳、范二人也被感染，一天到晚只知「飲食男女」。

白倫大發雷霆，道：「小龍，你變了！」

小龍道：「白前輩，我還不是一樣？」

白倫道：「你完了！」

小龍道：「白前輩，這是不是太武斷了？」

白倫厲聲道：「你一天到晚和一些姑娘泡在一起，你的腦子裡還有武林正義嗎？早知如此，我救你幹甚麼？」

林琴道：「義父，您又何必管這種事？」

白倫大聲道：「我要是不管，他終日在女人堆裡，壯志消磨殆盡，還會有甚麼作爲？這種人能當龍頭嗎？」

小松道：「白老頭，我看你是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躭憂。他喜歡我們，我們也愛他，而我們又是他的人，我們爲什麼不能在一起？」

康杰大聲道：「丫頭大膽！是誰教妳的做人態度。」

小松不出聲，梅媚道：「各位前輩不必操心，我們都是自願，我們雖未成婚，未來總是夫妻。」

「這……這是什麼話？」白倫道：「既然還不是夫妻，怎麼可以逾越此一界限？你們沒有讀過聖賢之書？」

小龍道：「前輩，孔子删詩，不廢關睢。」

「你……」白倫不由跳腳，道：「我把你看錯了。」

白殿卿道：「白大俠，年輕人在一起，也是難免。」

白倫道：「這是甚麼話？在一起就要亂來嗎？」

最後還是「嶺南五虎」等人說情，白倫才消了氣。

只是命令他們在婚前不可以越界。

事後，小龍和白倫私下見面密談。

「前輩眞以爲我晚輩那麼沒出息，和她們胡來？」

「難道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

「小子，你以爲老夫那麼容易受騙？」

「前輩爲何不信？」

「因爲小松經常嘔吐，已有懷孕現象。」

小龍笑笑，以「蟻語蝶音」道：「前輩，那是假的。」

「假的？」白倫也以「蟻語蝶音」道：「怎麼會？」

「那是做樣子給人家看，表示她已經懷孕了。」

「做給誰看？」

「清水道人。」

白倫一驚，道：「清水道人對你不是很不錯？」

「對，但表面功夫誰也會做。」

「他爲甚麼要在暗中窺伺？」

「因爲他曾經利用『奇門遁甲』使我們陷入幻境，差點把持不住和她們發生了那件事，尚幸在緊要關頭，我看到了亡父留下的玉玦，才神志清醒……」然後便說了那天歌舞的奇特現象。

「會不會是梅媚，爲了想得到你而施行『奇門遁甲』？」

「不是她，她會的也只是皮毛。」

「清水道人會『奇門遁甲』？」

「是的，有一次梅媚以『奇門遁甲』對付他，結果差距甚遠，証明清水的『奇門遁甲』術比梅媚高明多多。」

「清水施術使你們有了男女之事的目的呢？」

「清水可能已知晚輩與尉遲風夫婦的關係，也怕我成了氣候，就以此計使晚輩掏虛了身子，成不了大氣候。」

「的確，一個人若是和三女一天到晚做那種事，就是鐵打的身子也受不了。」白倫道：「如此說來，清水也很忌憚你了。」

「有一點。」

「這麼說，他和錢起還是一條心了？」

「未必。」

「這話怎麼說？」

「錢起是個可怕的人物，依晚輩估計，他的身手可能已不在清水之下了，甚至還高出一點也未可知。」

白倫一凜，道：「有這種事？」

「我只是猜測，但也不是沒有

根據。」

「清水知不知道自己的徒弟已經青出於藍了？」

「大概知道。」

「錢起知不知道清水已知他青出於藍了？」

小龍道：「對於這一點，晚輩尚不敢下定論，至少知道他們師徒之間態度曖昧，難以捉摸。」

白倫道：「錢起的武功怎會高過清水？」

「晚輩還不敢確定是否高過清水，但至少他們已不分上下了。」

「爲甚麼會這樣？」

小龍道：「前輩，晚輩的猜測，您不妨姑妄聽之。」

「好，你說說看。」

「據晚輩多次與錢起對話，加上各方面印証，他可能就是昔年刖去尉遲風夫婦雙腿的人。」

「會是他？這不可能吧？那時他才不過二十左右。」

「是的前輩，據說錢起二十左右已成名了，做壞事與年齡沒有關係。」

「他刖去尉遲風夫婦的雙腿，目的爲何？」

「只爲了海底寶藏。」

「可是這些年來寶藏仍在海底沒動。」

「那是因爲海底的水族太兇猛，無人敢動，還有，海底寒穴太冷，無人能長久躭在海底沉船上。」

白倫微微搖頭道：「說了半天，你還沒說明錢起到底爲甚麼會青出於藍，成爲一個百戰不敗，內力取之不盡的人。」

小龍吶吶道：「有句話說出來可能前輩也不信。」

「不妨說出來聽聽。」

「晚輩聽黃烈香前輩說過，十年前某次，尉遲風前輩由石穴中出海與黃前輩約會見面，那次回到海底，寒穴中兩個『地心靈球』就少了一個。」

白倫猛然一震，吶吶道：「你以爲那個失蹤的『地心靈球』已被錢起納入體內了？」

小龍點點頭，道：「晚輩不希望如此，只怕八成是如此的，要不，錢起的武功無限制的發展就無法解釋。」

白倫楞了很久很久。

他不想承認小龍的大膽假設，可是一個人的武功高出師門，又須有特殊理由。而清水道人又不是那種易於自滿，不求精進的人，這些年來，他的武功大有進境。

也就是說，錢起能苦心鑽研武功，清水也會。

所以師徒間的差距應該是永遠無法拉近的。

白倫道：「老夫不想相信這說法，卻又擔心正是如此，如果正是如此，尉遲風夫婦如何對付他？」

「如果眞是如此，」小龍道：「他們夫婦能不能有把握除去此賊，也很難說，前輩，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白倫道：「尉遲風未談過這件事？」

「沒有。」

「他們知不知道是錢起吸收了那個靈球？」

「也許知道，但未對晚輩說過。」

白倫道：「要是尉遲風能把另一個地心靈球納爲己用，他就會絕對比錢起的造詣高得多。」

小龍點點頭。

白倫道：「他爲甚麼不那麼做？而又可能隨時被別人搶先一步，萬一再被錢起搶了先，那就太……」

小龍道：「晚輩雖不知原因，卻相信，要納爲己用，只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錢起若眞的已佔有了一個，大概也是因緣際會，事有湊巧吧！」

白倫道：「我們該和尉遲風夫婦聯絡了。」

小龍道：「白前輩，這要特別小心。」

「我知道，如今大敵環伺，有清水、錢起甚至還有翁仲的人，不可大意，一旦洩秘，壞了我們的大事，也可能害了他們夫婦。」

小龍道：「是的前輩，前輩現在應該相信，晚輩和他們幾個姑娘之胡來，只不過是表演而已。」

「佩服！連小松嘔吐都裝得很像。」白倫道：「年輕人眞可怕，居然能把這種事表演得入木三分。」

＊　＊　＊

不但小松嘔吐，林琴也不後人。

幾個人下館子喜歡叫酸的菜，如「醋溜魚」及「糖醋排骨」等等，另外她們還愛吃不熟的杏子和葡萄。

因爲這些水果未熟之前是很酸的。

這些現象使暗中窺伺的人很滿意，小龍左擁右抱，夜夜春宵，於是他停止暗中監視，因爲他們在床上是否眞在「辦事」，覬覦的人無法証明。

小龍迴避錢起，錢起卻在到處找小龍。

小龍到他的賭場、妓院及酒坊中去弄錢，在他來說，並不是甚麼大災難，而是在名譽上不好聽。

他找小龍是爲了別的事。

此刻他把小龍當成頭號敵人，比翁仲的份量還重。

當然，小龍也把他當成最大的對頭。

錢起希望自小龍身上知道一些

尉遲風的秘密。

在錢起來說，要找小龍並不是一件難事。今天傍晚時，他們在一個河岔渡頭上冤家路窄地遇上了。

錢起身邊有三個人，一個正是副龍頭孫之初。

另外一個是「長江雙鯤」霍奇和桑乾。

小渡頭上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個小草棚和一葉扁舟。

擺渡的老人大概有八十歲了吧！動作已很不靈活了，正在小舟上睡覺。

錢起道：「小龍，跟我走吧！我會好好待你。」

「你會的，至少我躺在棺材裡你是不會打擾我的。」

「要不，你就回答我幾個問題。」

小龍道：「甚麼問題我都不想回答你，除非你能先回答我一個問題，而且必須老實地回答。」

「成，你問吧！」

小龍以「蟻語蝶音」道：「昔年你就認識尉遲風夫婦？」

「誰說的？」錢起一震。

「錢起，你必須老實回答，因爲你說的是不是眞話是瞞不了我的，況且，你不是還要問我一些問題嗎？」

錢起一想，反正他並不怕甚麼。至少他並不怕小龍，只是不願意提早公佈昔年的秘密而已。

錢起道：「不錯，我昔年就認識他們。」

「你那時最多不過二十歲是不是？」

「不錯。」

「但已經成名了？」

「也可以這麼說。」

「你到過嵊泗列島，對不？我說的是昔年！」

錢起道：「去過嵊泗列島的同道太多了。」

小龍道：「你發現了尉遲風夫婦的秘密。」

「甚麼秘密？」

「他們知道在那海底有元末的沉船寶藏。」

錢起道：「小龍，你到底要說甚麼？何必轉彎抹角？」

小龍道：「那時你雖已經成名，但尉遲風夫婦乃是天下聞名的第一高手，任何一個你都應付不了。」

「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你要奪取他們手中的寶藏資料，以及除去兩個獲得寶藏的最大障礙，你……」

錢起突然揮手冷峻地道：「小子，你要愼言。」

他們的交談都是以「蟻語蝶音」談的。所以只見他們比手劃腳，卻聽不到聲音。

小龍道：「錢起，你無法狡賴！」

錢起一字字地道：「你有甚麼憑據？」

小龍道：「當然是被害者的口述。」

錢起似乎不想否認，道：「尉遲風夫婦現在何處？」

「他們自然是在大海之中。」

「我願意陪你去見他們對質。」

錢起道：「我敬佩他們夫婦，至少可以去看看他們。」

「那叫著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

錢起道：「小子，你該知道自己的命運了吧？」

小龍道：「老實說，我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你也不知道我的命運，沒有人能預知自己或別人的命運。」

錢起道：「我知道你的命運。」

「你不知道。」小龍冷漠地道：「你本來以爲自己知道我的命運，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腳，控制了我的命運，你絕沒想到，我的宿疾也能治好。」

錢起似乎連這一點也不想否認了。

現在，他有理由宰了小龍，因爲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錢起抬抬下顎，孫之初和「長江雙鯤」向衆小撲去。

這些年輕人除了小龍，論武功底子就數林琴了。

她先接下了孫之初。

梅媚接下霍奇，小松接下桑乾，柳談和范通一人協助林琴對付孫之初，一人協助小松對付桑乾，李靜芝幫梅媚對付霍奇。

小龍撤出了軟劍，又以那五絕招應付錢起。

錢起雖然身懷絕技，對這五招還是十分忌憚的。

「嗆」地一聲，他突然撤出了一柄名刀。

本來小龍還沒注意他身上有一柄名刀，由於此刻天色漸黑，名刀一出鞘，霞光耀目，寒氣逼人。

錢起過去所用的長刀雖不是雁翅刀、朴刀或鬼頭刀，卻絕不是寶刀，而他手中這一柄卻絕非凡鐵。

小龍小心翼翼地攻出兩招。

當他攻出「大地驚蟄」時，錢起的名刀一挑一掃，「嗆」地一聲，小龍的軟劍竟然一斷爲二，不由大驚。

手中只有三分之二長度的軟劍，如何對付手握寶刀的人？

由此刀的鋒利及製造精細看來，不是普通的利器。

「會不會是沉船上幾柄寶刀寶劍之一？」

小龍想到此處，錢起又是一刀掃來。

小龍全力一閃，錢起收刀又道：「小龍，你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保命，你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小龍道：「甚麼路？」

「帶我去找尉遲風夫婦。」

「只可惜我也不知道他們在何處，因爲他們失蹤了。」

「我以爲你在胡扯。」

「怎見得？」

「他們能教你武功，告訴你昔年的秘密，且聽你的口氣他們似要把寶藏全部送你作爲重建洪門的經費，他們就絕對不會突然失蹤而不和你聯絡。」

事實的確如此，只是小龍目前不能承認。

因爲此事關係到尉遲風夫婦的安危，寶藏的得失，甚至關係到整個武林的未來前途，他不敢洩秘。

這工夫錢起又緩緩欺近。

小龍沒有把握能接下他五招，因爲小龍的絕招已用了三招，這眞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林琴發現了這危機，放棄孫之初來幫小龍。

她不顧一切地自錢起的右後側攻出一劍。

「嗆」地一聲，錢起連頭也沒轉一下，林琴手中只有半截劍了。

梅媚一看不妙，急忙退出圈外，想唸加持咒以「奇門遁甲」對付錢起，那知霍奇的峨嵋刺一下子就傷了她的左手腕。

只要身上任何一處流血，就無法施法唸咒了。

現在已到了千鈞一髮，生死存亡的關頭。

非但小龍有生命之憂，他一死，這些少女無一能逃過錢起的狠吻，小龍知道危在旦夕，趁錢起張望時，突然全力攻出一劍。

這是他剛在研習的第六招，還沒完成。

現在急了，也不管有沒有研成就施展了出來。

這一招的威力並不會太大，卻因爲它以前沒使用過，而錢起又在到處張望，居然把他逼退了兩步多。

小龍以爲，他研的招式威力夠，輸給錢起的只是內力，接著，他又攻出第一式「三星伴月」。

錢起有了準備就不靈了。

「嗆」地一聲，小龍的斷劍又被削去半尺。

他手中握的殘劍大概只有半尺左右了。

林琴助小龍，二人被寶刀逼得滿地翻滾。其餘幾個年輕人哪是孫之初及「長江雙鯤」的敵手？也都被逼得團團轉，甚至掛了彩。

這工夫忽然自那小草棚中傳來了懶洋洋的聲音。

這一聲哼，有人聽到，有人危在旦夕則沒聽到，但梅媚卻聽到了，她多麼希望救星從天而降。

絕的是，哼了一聲，卻未見人出現。

這一手無異是吊小龍等人的胃口，也等於吊錢起等人的胃口。因爲他們也有人聽到了，因而張望。

這証明確有人哼了一聲，而像錢起這等高手也會被一聲哼吸住而張望，可見來人非同小可。

或者，是一種絕技，人不在場，而能在數十里外送到現場而產生一種現場眞實感，這一手是不是？

小龍此刻是戰不能戰，逃也逃不掉，人急生智，也可以說是孤注一擲，攻出了莫名其妙的一招。

這一招是他未研成的第六招的副招——預備招，也就是還不確定會用之爲第六招的基礎，卻又很喜愛這半生不熟的一招。

就這樣使出了這麼一招。

這一招比起剛才施出的第六招(正招)更生疏，更無把握，但正因爲他較喜歡這一招的怪異，別走蹊徑，施行時並不太滯礙難行。

錢起已視小龍爲強弩之末，所以四下張望，並沒太提防小龍，何況小龍的劍已不到一尺長了。

這一招名叫「咫尺天涯」。

顧名思義，這一招能使對手的距離感產生偏差，看似遠在天涯，卻近在咫尺。

毫無疑問，這是步法上的奧妙使然。

當錢起警覺時，爲時已晚。

怎麼會這樣？錢起閃過這念頭，幾乎小龍也有相同的驚嘆，他早知這一招厲害，也早用了。

不管錢起如何厲害，臨場經驗如何老到，他知道都無法全身而退。

也正因爲他想不通，這一奇招怎會由小龍這個小崽子施展出來，而誤了千鈞一髮的良機，全力一閃揮刀以攻代守，都無濟於事。

「刷」地一聲，自錢起的左腋下一直劃到他的小腹上，這一道血槽足有一尺多長。

劍雖斷成一尺長左右，它總是一柄尖銳的東西。

絕的是「長江雙鯤」老二想撿便宜，也自左後側攻擊小龍，小龍這招餘力未盡，又在他的背上掃了一下，也是皮開肉綻。

錢起發出一聲驚吼。

小龍望著斷劍發楞。

孫之初也在張口結舌，因爲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原因是除了小龍自己，無人看清了這一招。

先是一陣死寂，然後是一陣歡呼。

錢起可算是栽到小人國去了。

他和「長江雙鯤」老二傷得不輕，就此一走，臉上無光，要是不走，不知還會發生甚麼事。

因爲他們以爲那一聲哼和這結局有相當的關係。

或許是一位高人在左近以「蟻語傳音」指點小龍。

的確如此，他們正是這樣猜測的。

要知以「蟻語傳音」指點小龍施出如此奇招，這個人眞是非同小可了。事實如何？只有小龍心知肚明。

錢起傷得很重，兩人負傷，還有希望，但他們走了。

衆小們像做了個短暫的噩夢，迄今無人知道哼的人是誰。

他們嘲弄小龍，說他藏了絕技，小龍只有苦笑。

只不過他也在暗暗稱奇那一招的霸道，儘管那算是施襲，他們雖不知哼的人是誰，卻也能隱隱猜到。

爲了這次死裡逃生，反敗爲勝，他們在旅店中大肆慶賀。

他們說，有小龍這一招，今後誰也不怕了。

小龍大聲制止道：「千萬別有此想法，這完全是僥倖加上錢起的疏忽……」就在這時，屋中三支大蠟燭一齊熄滅，屋中帶進一陣寒風。

乍熄燈火的屋中，伸手不見五指。

小龍知道，人家是來找他的，在急劇的衣袂聲中，知道人家已向他下了殺手，而他，也毫不考慮地又施出了那一招。

「蓬蓬蓬」三聲，顯然分別自三個人身上發出。在此同時，梅媚去擋小龍，先中掌的是她。

來人似乎用了九成以上的力道，梅媚慘呼一聲，身子飛出。

小龍知她是爲他犧牲，隱隱聽到骨折之聲。

爲了報答梅媚，小龍決定只要他不死，絕不作第二人想，儘管以前他不曾這麼想過。

第二聲和第三聲「蓬」是小龍和對方各挨了一掌，只要是稍有經驗之人，都可聽出，掌力至渾，必欲置之於死地。

小龍如此，來人也是如此。

小龍恨來人行爲卑鄙，來人也有理由要小龍的命。就在這短暫時間內，來人似乎已經走了，可以聽出來人步履沉重，傷得十分嚴重。

重新亮了燈，衆小一陣驚呼，小龍倒臥在血泊中，另外一行血跡由內間迤邐到院中及短牆上。

在短牆之外倒斃一人，正是錢起，但小龍卻昏迷不醒，梅媚斷了一腿。

他們想盡了辦法救小龍，雖是一息尚存，就是醒不過來。一天、兩天、三天、五天都過去了。

看過名醫，吃過名藥，只是昏迷不醒如故。

梅媚哭得最傷心，在當時，她毫不考慮地捨身救他，結果她賠上一腿，還是沒有救得了小龍。

小龍會醒過來嗎？連名醫都不知道，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寄託在「吉人天相」這句話上。

未了之事，林琴和梅媚會去辦，但最重要的事却是小龍是否能醒來？只要有一口氣在，希望總是無窮的吧！

（全文完）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